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二二二冊目次

新編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十卷 元刻本 〇〇一

駢志二十卷（明）陳禹謨輯 明萬曆刻本 一四九

新編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十卷

元刻本

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二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中所引事蹟迄於南宋季年蓋元人所編次相其版式亦建陽麻沙所刊乃當時書肆本也其例以十干分集每一集爲二卷依廣韻次第以四聲分隸各姓末二卷爲複姓則以上一字爲韻而排次之每姓俱引史傳人物摘敘大略而採其中三四字爲標題大抵在摘取新穎以供綴文之用姓末多別附女德婚姻一門歷敘古來淑媛及兩姓結婚故事蓋宋元之閒婚禮必有四六書啟故載之獨詳亦以便於剽掇也葉盛水東日記曰近代雜書著述考據多不精如翰墨全書以彭思永爲明道母舅所謂氏族大全者尤甚如以趙明誠爲趙抃之子廣州十賢有李朝隱一作李尚隱因而譌爲李商隱今考中閒所列朝代先後多顛倒失次如王導妾雷氏干預政事陳之張貴妃龔孔二嬪怙寵亾國而竝入之女德深爲不倫又如韋思廉劉奉林諸人既別立仙之一目而張果姜誡諸人亦以仙術顯名乃仍混入人物之中無所區別體例亦殊疎舛至每姓之末閒附韻藻數語如洪韻龐洪涌洪翁韻仙翁塞翁之類既與氏族不相關涉且挂漏無取徒滋蛇足特掊擊尚爲廣博有其人爲史傳志乘所不詳而獨見於此者頗足以資旁證至於王氏有臨沂太原二派甸氏避宋高宗諱分作數姓蘭亭會詩名氏諸本之不同亦閒附考訂寸有所長固未嘗無裨於藝苑也

新編排韻增廣書類氏族大全綱目

卷之一

上平聲

一東

馮 茂平 明 熊 江陵 明 童 福門 明 洪 徽煌 南 戎 江陵
翁 益常 南 种 終南陽 南 駿 鄱陽 南 鄧 京兆
豐 括陽 南 宮 太原 南 蒙 安定 南 東 平原 南 通 西河
紅 平昌 南 公 括陽 南 充 梁 南 融 南唐 南 弓 太原
風

二冬

龍 武陵 句 鍾 頭 南 宗 京兆 南 封 渤海 南 龔 武陵
容 威婷 南 逢 熊耳 南 雙 天水

四江

江 濟陽 南 龐 蜀 南 淙 吳興 南 皮 天水 南 師 太原
五支

支 邵陽 南 郗 山陽 南 施 吳興 南 皮 天水 南 師 太原
麋 汝南 南 蔡 南 伊 太原 南 姬 南陽 南 眭
邳 清河 南 郝 太原 南 龜 河內 南 綺 南 時 隴西
脂 南 危 汝南 南 寧 渤海 南 逵 太原 南 池 西平
夔 京兆

八微

韋 京兆 南 歸 京兆 南 祈 太原
九魚

徐 東海 南 余 新安 南 舒 京兆
疏 東海 南 儲 河東 南 張 馮門 南 遽
十虞

虞 陳留 南 胡 安定 南 盧 范陽 南 朱 沛國 南 蘇 武功
吳 延陵 南 于 河內 南 俞 河間 南 符 河東 南 符 河東
蒲 河東 南 烏 頴川 南 塗 豫章 南 涂 南昌 南 須 渤海
瞿 山陽 南 扶 京兆 南 都 黎陽 南 艾 武陵

卷之二

十一齊

齊 汝南 南 黎 京兆 南 薛 譙國 南 奚 譙國 南 倪 千乘
注

十二佳

柴 平陽 南 懷 河內
十五灰

裴 河東 南 崔 博陵 南 梅 汝南
來 河內 南 臺 平虛 南 哀 會稽
十七眞

眞天水 甄中山 陳潁川 秦天水 荀河內
辛龍山 申錄郡 郎

二十文

文扶門 殷汝南 云琅琊 聞吳興

二十二元

元河南 原太原 袁汝南 垣
樊上黨 孫樂安 溫太原 言太原 渾

二十五寒

寒 韓高陽 桓譙國 安武威 潘滎陽
檀敬亞 樂西河 干河內 蘭 官京兆

二十七刪

乾

山河內 顏魯國 班扶風 關隴西 環

一先

田扶門 錢彭城 蓮隴西 崔天水 燕范陽
牽 全京兆 堅 先

三蕭

蕭河南 姚京兆 刀 陳潁川 秦天水 荀河內
橋 喬梁國 譙 焦中山 苗東陽
饒平陽 堯 昭太原

五爻

包上黨 巢彭城 茅東海

六豪

陶泰陽 曹河南 高 海 毛滎陽 敖譙國
勞杜陽

七歌

羅金華 何盧江 和 波南 柯太原 戈臨海
過商平

九麻

麻上谷 車京兆 巴 高平 家京兆 查弘陽
花東丘 沙汝南 余東南昌

十陽

陽玉田 楊弘農 揚 羊太山 王太原
黃江夏 張清河 章河間 姜天水 梁安定
涼 房清河 虞晉昌 江平陽 方河南

常平原 秦恭陽 臧東海 莊天水 郎中山
廉京兆 臣晉陽 湯中山 商東平 昌河南
袁長陵 郡 皇 張天水 襄 倉武陵

卷之五
十二庚

彭龍西 程安定 京杜陵 榮上谷
成上谷 平河南 明吳興 英晉陵 衡平陽

十五青

丁濟陽 邢河間 冷

十六蒸

曾魯國 應汝南 滕南陽 凌渤海 承

弘太原

十八尤

尤吳興 游潘州 劉彭城 周汝南 丘河南
鄒北陽 侯上谷 婁豫州 優相國
求 裘渤海 留安南
牟 仇南陽 由北郡
勾 陽 州 歐 陽 區

二十一侯

任梁安 陰 岑 南陽

二十二覃

金京兆 林潘陽 諶河南 柿 尋
譚齊郡 鐔 甘丹陽

二十四鹽

閻太原 嚴天水 廉河東 詹河間

二十七咸

汜 咸汝南 凡

一董

孔魯國 董隴西 華山陽

三講

項建西

四紙

李隴西 司史宣城 紀丹陽 士
爲 遠 子
梓 姊 是
里 祀

八語

許南陽 呂河東 褚河南 楚 汝陰 沈陳留

巨 所 處 苦
九魚
杜京兆 魯扶風 虞虞鄉 伍安定 古新安 鹵
鄔頴川 巨京兆 武太原
卷之七
十一齊
禰平原 米京兆
十二解
解 隔門
十四賄
宰西河 隗天水
十六軫
閔太原 尹平陽
二十阮 十三早 韻
阮陳留 死范陽 管平原 筦 滿汝南
罕 簡范陽
二十七銑
蹕南安 蹇 俛 勉渤海 善
典 扁 淵
二十九篠
趙天水
三十一巧
鮑東海
三十二皓
秉頴川 老 保
三十三哿
左潘陽
三十五馬
馬扶風 賈汝陽 夏會稽 假
三十六養
蔣汝南 養山陽 彊 壤 党馮翊
廣弁陽 蕩 賞 掌 黨
三十八梗
耿扶風 冷京兆 幸 應門 景 丙
邴平陽 井扶風 頴
四十四有
柳河東 苟河內 后
壽京兆 有
四十七寑
紝 長 母 鉅鹿

沈吳興審 四十八咸
昝太原 五十琰
冉魯國 五十三豏
范汝平 湛豫章 卷之八 去聲 一送
貢廣陵 仲中山 宋西河 雍京兆
五寘
摯 李渤海 知章國 義平原 冀渤海
利 貢宣城
八未
魏汝南 費汝南 貴
九御
菹江夏 豫
十遇
傅清河 顏武陵 劍江夏 儒汝南 步潁陽
十一暮 度 遇
十二霽
衛河東 麥扶風 苪平原 計京兆 劉內黃
厲泥陽 桂天水
十四泰
蔡濟陽 賴潁川 艾天水
十五卦
蔡潁川 劇襄陽 介河南
十八隊
戴梁國 代太原
二十一震 二十三問 問
閻中山 新西河 棋天水 印昌平 晉平陽
貧平涼
二十五願 二十八翰 附
頡魏郡 萬扶風 段天水 灌潁陰 眞上谷
襲
二十諫 三十二霰 附
諫 晏齊郡 卞濟陽
三十四嘯 三十七篠 附
召魏郡 邵魏郡 攀汝南 銑 到彭城

三十八簡
賀慶平
四十橋
謝若南相對
四十一漾
向河內尚汲郡
四十二霰
敬平陽鄭榮宅
正
四十九宥
五十四闞
念

入聲
一屋二沃附
伏太原宓平昌祝太原
卜西河谷
一東元陵
十六屑
薛河東折西河列
十八藥
約

二十陌 楊職一 楊職 白南陽 石武威 邵襄陽 席安定
秋天水 郡鄉新泰 戚東海 易大原 伯 姜始興
昂 籍隴平 棘 墨 翟 藏 二十六緝
汲清河 習東陽 隰 力 食 號
二十七合
盍 北南部 二十九葉
葉南陽 葛高平 涉 二十一治
法秋風 郟高陵
四卷之十
廣韻 平聲上 東第一
上平聲
公孫 公沙 公儀 公孫 公冶 公東方朔 司馬 司空 司徒
蔡毒 馬陵 胡毋

百里 奚虞 百里 奚
上聲
仲長 士孫 晉舒 耿丘
賀若 今狐 皇甫 梁丘 複姓
入聲
發梁 叔孫 斛律 屋紐 太史
万俟 上官 相里 第五 太叔
万俟 獨孤 尉遲 僕固
長孫 宇文 拓跋 乞伏
達奚 尉遲 漆雕 析
百里 夾谷

新編排韻增廣故事類氏族大全卷之一

一東

馮漢

能斷

白首郎官

崔郎封侯

世宦

州上一簡

戴良拔萃

九齡科選

八俊

州上二簡

馬伸中

點力

馬伸

馬伸擢

兄弟

馬伸之事與馬漢

馬伸

馬伸

馬伸

蒙

東

紅

充

弓

風

一冬

龍

劉鶴類鶴

揣骨相

龍駿

知名東南

鍾

知音鍾子期伯牙為友

九膺台輔

一代偉人

石心松操

詩評

小鍾

終南進士

搏虎之勇

乘風破浪

飲谷

王書聖語

金陵才士

宗

姑蘇美季

梁甫吟

禮部決

小兒學士
忠義
士君子
封
封建
封公復來
封豕長蛇
封侯
封疆
封事
封君
封君達
封君彥
封君義
封君義肅
封君義肅之
封君義肅之後
封君義肅之後一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春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春封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春封事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春封事畢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春封事畢以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春封事畢以後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春封事畢以後一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春封事畢以後一十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春封事畢以後一十二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春封事畢以後一十二春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春封事畢以後一十二春秋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春封事畢以後一十二春秋
封君義肅之後一十春封事畢以後一十二春秋

伊 古天子有罪祇…
…其後區以伊爲姓…
…伊祁十有帝之…

耕莘 …野…以幣…
…莘…起…
…未見…用…提…

挺 …生數…
…
…制禮作樂以開…
…傳說…高…

桂 …
…
…
…

邿 …
…
…

祁 …
…
…

隨 …
…
…

倚 …
…
…

時 …
…
…

破鏡 …
…
…

脂 …

揆 …
…
…

危 …
…
…

譬 …
…

逢 …
…

池 …
…

斐 …
…

斯 …
…

八微 …
…

韋 …
…

鄒魯大儒 …
…

明珠出蚌 …
…

公 …
…

東西晉 …
…

動搖山岳 …
…

入海求仙

南州高士

名將

西省

十年

托弧

風亭月觀

人中騏驥

北邙

鳳閣舍人

南徐

天下無覓

仙才

天上麒麟

女官

八歲能文

白髮

狀元賦

甘露連理

江南文公

水墨高品

見如骨肉

鈴光

河東二絕

擇婿特重老女才兼大會席佳賓之一女子以擇婿之期沸為江東投資家○余有由余之後以下山所

四賢四諫 余謂伊尹為天下除石氏之亂制昌時紀文正以大臣事宣仁太后制置中外之權以安社稷其事業功名可謂盛矣然其心有所繫戀不忍遽去卒為小人所間而不免故曰大夫之仕也行其義而已矣不為苟合不為苟去不為苟難不為苟避不為苟利不為苟害其所以為伊尹者如此而已矣

石月老人 會稽有老婦百人擔貨過市其貨皆奇之或以金寶購其貨婦人皆不與獨與一物黃卷而已或問之曰此書能使人富貴故也

神救水患 余嘗行宇彙書中見神救水患事不載所出之書及其人姓名蓋亡之矣

擇婿特重老女才兼大會席佳賓之一女子以擇婿之期沸為江東投資家○余有由余之後以下山所

四賢四諫 余謂伊尹為天下除石氏之亂制昌時紀文正以大臣事宣仁太后制置中外之權以安社稷其事業功名可謂盛矣然其心有所繫戀不忍遽去卒為小人所間而不免故曰大夫之仕也行其義而已矣不為苟合不為苟去不為苟難不為苟避不為苟利不為苟害其所以為伊尹者如此而已矣

石月老人 會稽有老婦百人擔貨過市其貨皆奇之或以金寶購其貨婦人皆不與獨與一物黃卷而已或問之曰此書能使人富貴故也

神救水患 余嘗行宇彙書中見神救水患事不載所出之書及其人姓名蓋亡之矣

雪月善 善夫善事也為善而不知其善者小人也為善而知其善者君子也為善而樂其善者聖人也孔子泰山觀日觀東海一物黃白而不晦孔子以為大人之兆

鳳隱起 舒州有信士張老數百人投資請詩且曰此間文公分明書吾輩不敢忘公德公為作鳳隱起詩張氏子孫刻之石

魚 家司馬子魚之賢以王父字為氏

儲 儲胡氏之後

渠 周大夫渠丘公之後

居 晉大夫先且居之後以王父字為氏

諸 越大夫諸稽郢之後

虞 有天下而傳子啟以後世以國為氏

十虞

雪月善 善夫善事也為善而不知其善者小人也為善而知其善者君子也為善而樂其善者聖人也孔子泰山觀日觀東海一物黃白而不晦孔子以為大人之兆

鳳隱起 舒州有信士張老數百人投資請詩且曰此間文公分明書吾輩不敢忘公德公為作鳳隱起詩張氏子孫刻之石

魚 家司馬子魚之賢以王父字為氏

儲 儲胡氏之後

渠 周大夫渠丘公之後

居 晉大夫先且居之後以王父字為氏

諸 越大夫諸稽郢之後

虞 有天下而傳子啟以後世以國為氏

十虞

公姑皆賀

不事女主

朱

藏虎

大俠

折尚折

桐鄉

指腹爲婚

女自擇

妹妹婚

留刀

金山玉海

志士

結盟

雖陽五老

至道九年

七老

疾惡

神仙風致

水春風

奇士

六國相印

蘇秦

駒不受

天

蘇仙

雪

奇士

駿

戰功

地

李泰

古君子

飛仙

玉

重母喪

風神詩散

吳越人校製電動滅蚊器

蚊子小而善飛，人不易打死，且其繁殖力甚強，一雌蚊一次可產卵數百枚，故蚊子之多，打不勝打，撲不勝撲。吳越人新近發明一種電動滅蚊器，其構造原理，係利用蚊子喜歡光線之特性，在器內裝置電燈，燈光射出，蚊子即飛入器內，觸及電網，即被電死。此器製造簡單，成本低廉，每具僅需國幣十元左右，頗為經濟。

吳越相交通商

吳越兩國，自從相交通商以來，兩國人民，往來頻繁，吳國人民，多喜購買越國之絲織品，越國人民，多喜購買吳國之棉織品，兩國貿易，日益興盛。

吳越兩國人民之婚姻

吳越兩國，地理相近，人民之間，常有婚姻關係，吳國女子嫁於越國者，不知凡幾，越國女子嫁於吳國者，亦復不少。

吳越兩國之戰爭

吳越兩國，本為鄰邦，人民之間，常有婚姻關係，吳國女子嫁於越國者，不知凡幾，越國女子嫁於吳國者，亦復不少。

兵法

吳起論人曰：「其治也，與之安而不驕；其戰也，與之樂而不厭；其用也，與之勞而不怨；其守也，與之固而不移；其去也，與之期而不欺；其來也，與之信而不疑；其動也，與之利而不害；其靜也，與之正而不亂；其進也，與之勇而不懼；其退也，與之義而不侵；其合也，與之親而不離；其分也，與之和而不爭；其居也，與之安而不危；其行也，與之順而不逆；其戰也，與之勝而不敗

懷

四十五厥

裝

東西春

領袖

八葉

玉山

武庫五兵

後俊

立使君

掌銓衡

雪鬢手

僕射印

元老

經

四朝

滿堂

大隱

達吉詞

崔

鶴雀

摩士喜

弱心爲

阿堵

碧

人
崔公橋
水精硯
二戦崔家
三世同名
冬手可熱
一門三相
除名八百
親子判
沒字碑
美並二十所
哦松
異雀集相
皮鞭
千卷
汗馬賦

知貢舉

枚

安車之召

滕膝

面中六尺夫

易學

清白吏

一門二相

嚼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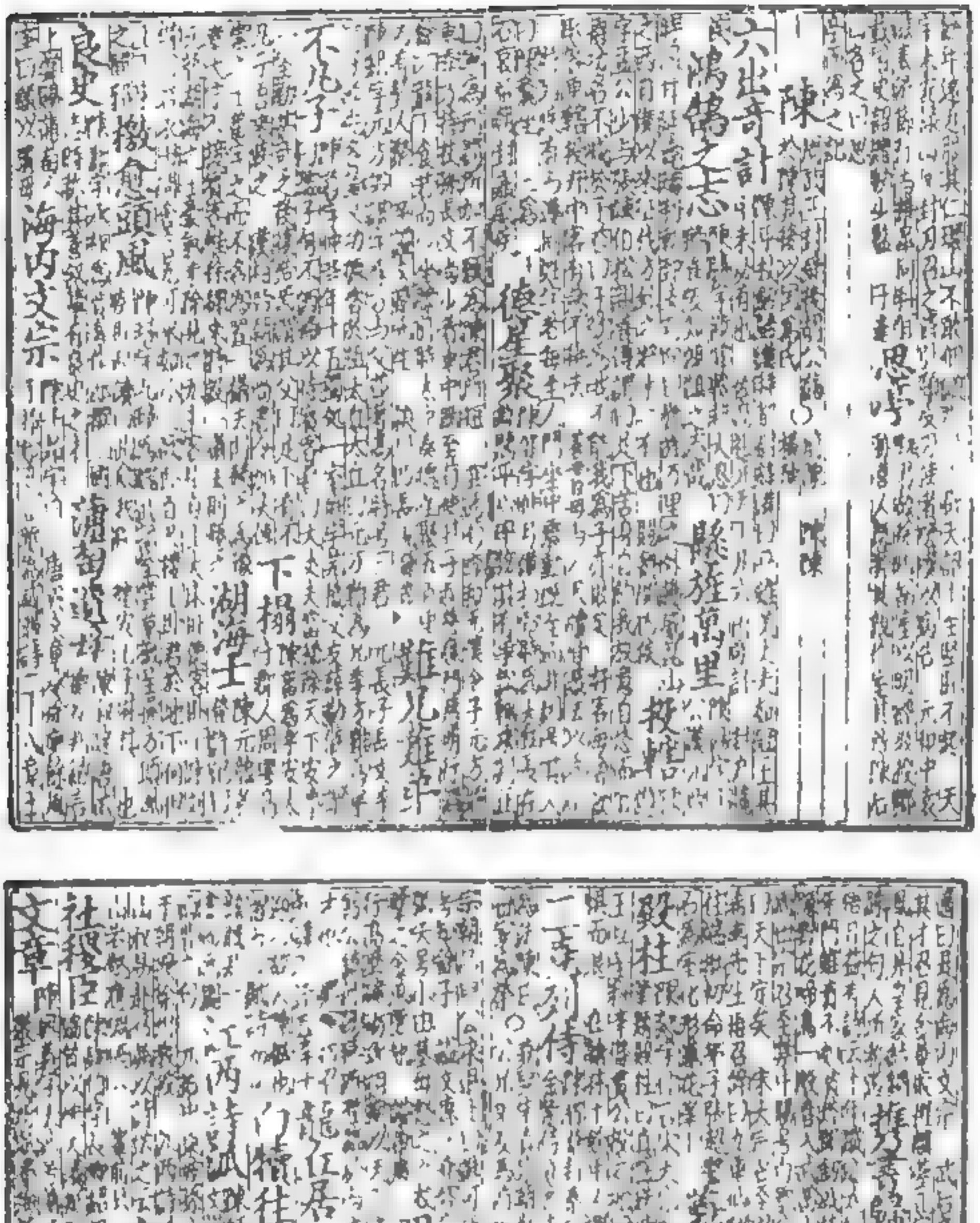
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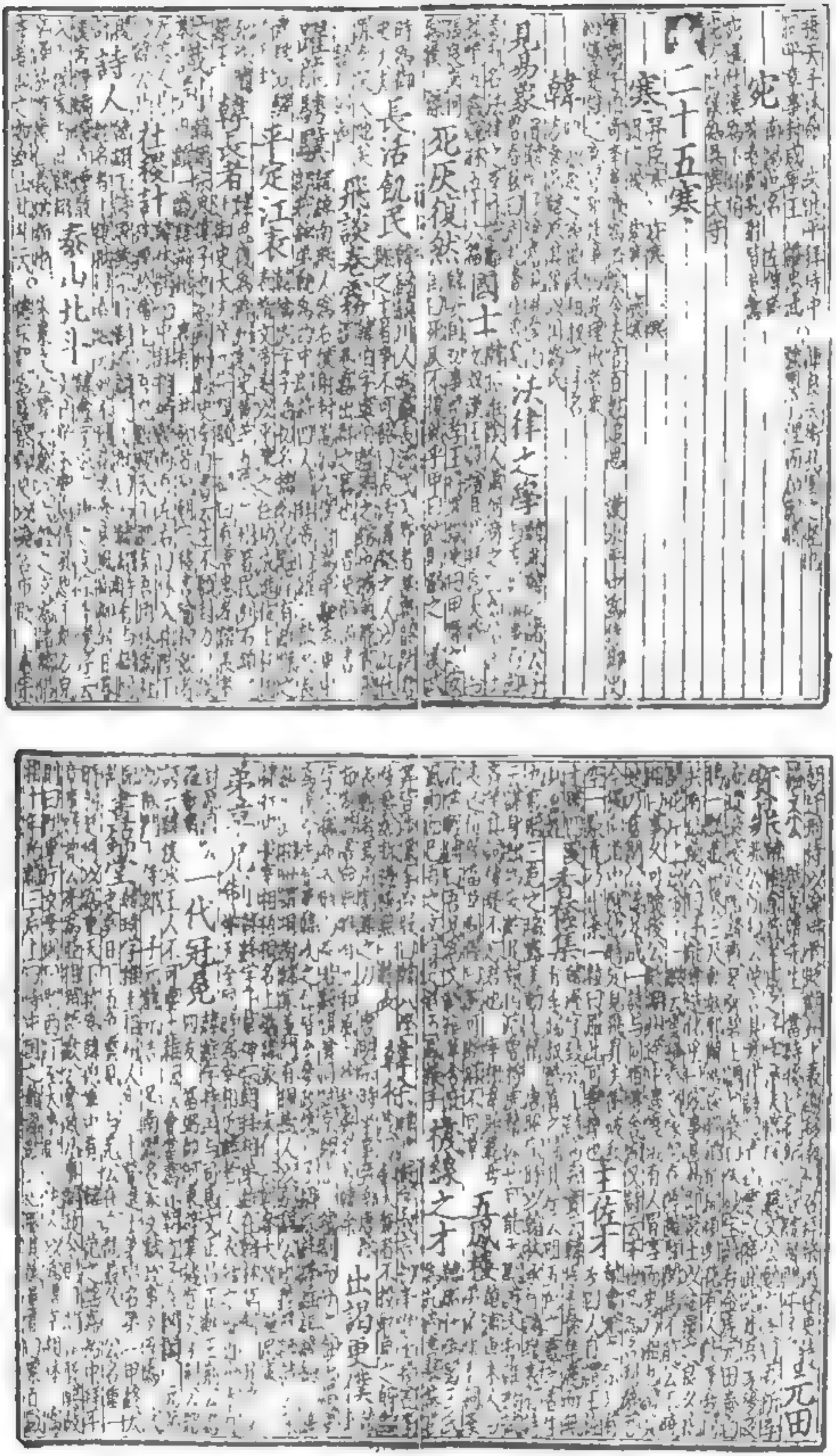
十七貫

瘦羊博士

召新

崔之祥





宮樣文章

中興元勳

城

紅葉

安祿山之妻

師參婚

胡床三事

英物

仁者之勇

盛德

止盛

元勳

夫人

新編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卷之二

一先

田 東萊以陳子貴以陳子禽名氏

貧賤驕人 田子方段干木為魏文侯師

食客三千 田文號孟嘗君齊威王封之於薛門下食客三千人

黃金滿籯 邴吉為丞相出行逢清道人民以百數吉過之不顧

司馬法 田穰苴齊景公時為將

錢 錢鏐為鎮海節度使

手中首選 錢唐人錢易年十歲能詩舉神童

錢塘江 錢鏐築

湖山勝概 錢惟演為錢塘守

燭跋門外 錢若水為開封府推官

明化天下 錢惟演為樞密使

泉石膏肓 泉石膏肓謂人有泉石之癖如病之入膏肓

徐騎三千 徐孺子名穉豫章南昌人

父子兄弟 徐孺子父名釋兄名建節

朝陽翮翔 徐孺子年十歲

揚劉高名 揚雄劉歆皆以博古聞名

父子冊科 父子俱中冊科

參流更退 參寥子名道潛更退一見之

安定

三獨坐

王佐才

堅

先

功第一

私石間

史酒賞

老

茅誠感

江西瑞

延

王祥卧冰

良璞

風勁草

八葉宰相

聖世才郎

姚

試考功

相

救時之

詩人

梁溪子

景鳳

釣魚女

三女配三子

唐德宗

錢

刀

晉六隊

西湖集

藏春塢

晁

餘

百錄箋

五文

包

魯論章句

四士

昭

堯

十萬詩傳

江西詩派

梁

洗耳

重要

宋拜

死諫

箕

殷之三仁

二葉君

八豪

陶

三世封侯

東生朝鮮相爲佐

子宋

八天折漢

上人

未竹頭

華陽真逸

陽二

山中宰相

茶

老堂

侯老

泉水

南山樂

名

洞

鼓作氣

入相

春四二月朝

趙

行

七步八斗

五色之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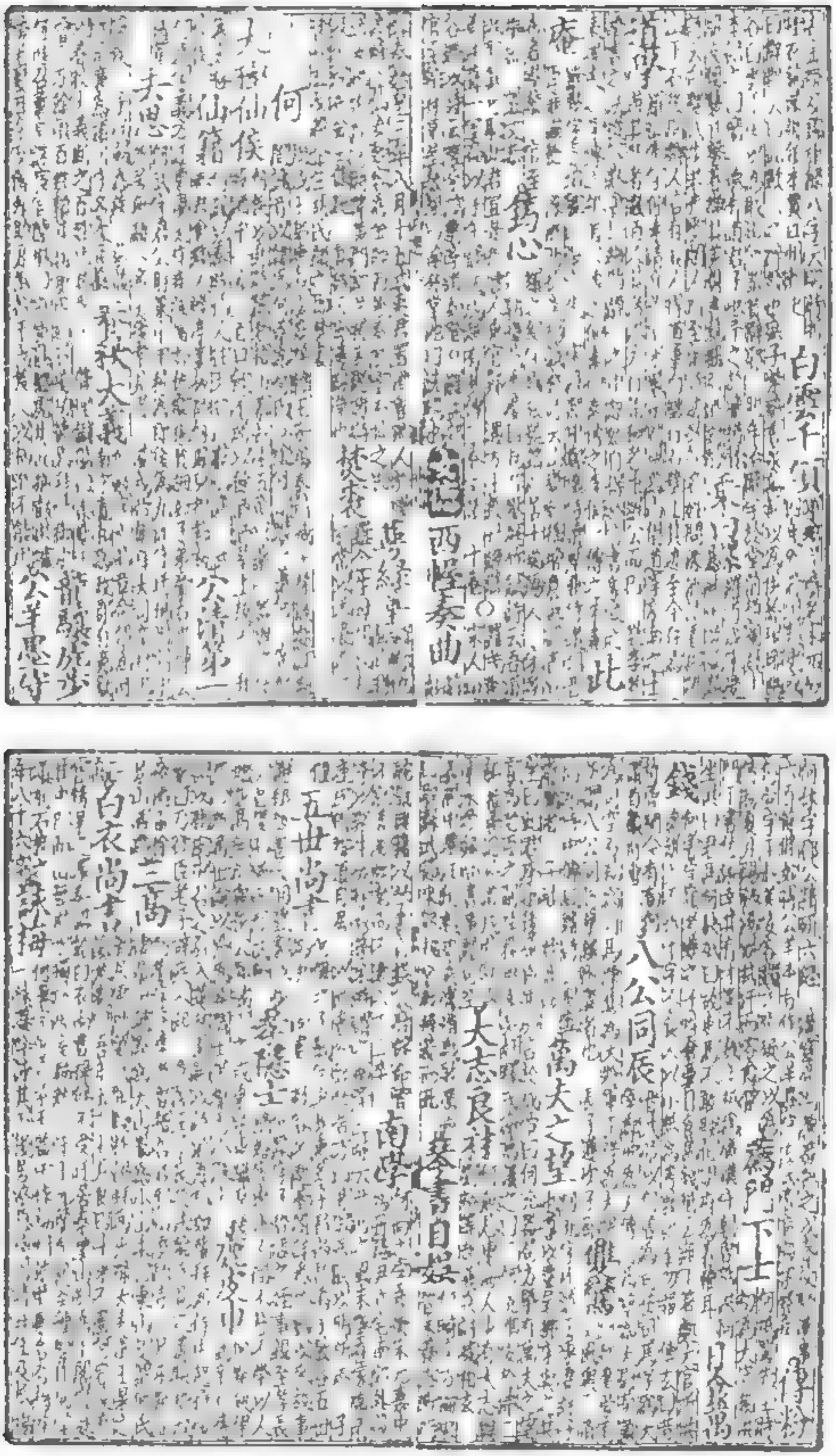
詩

祖豆千步

舟中風和

高

一代偉器


何仙姑
呂仙祠
呂公著
呂大臨
呂氏鄉約
呂祖師
呂祖三戒
呂祖三戒尚書
呂祖五世尚書
呂祖孝感忠良祠
呂祖師孝感忠良祠
呂祖師孝感忠良祠碑
呂祖師孝感忠良祠碑記
呂祖師孝感忠良祠碑記略
呂祖師孝感忠良祠碑記略
呂祖師孝感忠良祠碑記略

子222-054

六十陽

陽

楊字心旁

楊秀

楊氏祖先

楊震

楊修

楊素

楊廣

楊堅

楊貴妃

楊柳枝

楊花

楊梅

楊桃

楊柳

楊柳岸

楊柳腰

楊柳風

楊柳青

楊柳春

楊柳煙

楊柳絲

楊柳枝詞

楊柳枝曲

楊柳枝舞

楊柳枝歌

楊柳枝調

楊柳枝詠

楊柳枝詩

楊柳枝辭

楊柳枝引

楊柳枝令

楊柳枝慢

楊柳枝拍

楊柳枝弄

楊柳枝吟

楊柳枝謠

楊柳枝行

楊柳枝操

楊柳枝怨

楊柳枝別

楊柳枝送

楊柳枝贈

楊柳枝和

楊柳枝答

楊柳枝寄

楊柳枝憶

楊柳枝思

楊柳枝夢

楊柳枝愁

楊柳枝恨

楊柳枝悲

楊柳枝歎

楊柳枝嘆

楊柳枝泣

楊柳枝淚

楊柳枝血

楊柳枝骨

楊柳枝肉

楊柳枝皮

楊柳枝毛

楊柳枝爪

楊柳枝牙

楊柳枝齒

楊柳枝舌

楊柳枝口

楊柳枝鼻

楊柳枝耳

楊柳枝目

楊柳枝眉

楊柳枝髮

楊柳枝頭

楊柳枝面

楊柳枝手

楊柳枝足

楊柳枝腹

楊柳枝背

楊柳枝胸

楊柳枝脇

楊柳枝腰

楊柳枝臀

楊柳枝陰

楊柳枝陽

楊柳枝男

楊柳枝女

楊柳枝子

楊柳枝孫

楊柳枝曾孫

楊柳枝玄孫

楊柳枝來孫

楊柳枝昆

楊柳枝仍

楊柳枝雲

楊柳枝礽

楊柳枝胤

楊柳枝嗣

楊柳枝續

楊柳枝緒

楊柳枝統

楊柳枝系

楊柳枝譜

楊柳枝牒

楊柳枝錄

楊柳枝記

楊柳枝傳

楊柳枝誌

楊柳枝銘

楊柳枝贊

楊柳枝頌

楊柳枝箴

楊柳枝戒

楊柳枝訓

楊柳枝誥

楊柳枝命

楊柳枝令

楊柳枝制

楊柳枝詔

楊柳枝敕

楊柳枝冊

楊柳枝文

楊柳枝章

楊柳枝奏

楊柳枝表

楊柳枝疏

楊柳枝啓

楊柳枝箋

楊柳枝書

楊柳枝檄

楊柳枝移

楊柳枝牓

楊柳枝榜

楊柳枝帖

楊柳枝劄

楊柳枝符

楊柳枝契

楊柳枝券

楊柳枝約

楊柳枝盟

楊柳枝

廿四孝

刺血書禁

千載生氣

日月爭光

留待代祖

夫婦獲任

仙婚

佳婿

經

揚

秦四賦

難棄小兒

面

羊

羊羔之恋

死友

懸魚

探淚

八伯八達

折樹梢

踏龍尾道

鬼谷子

王

獻

三世清廉

後世必興

床頭周易

榴社

依劉

默深九

阿堵物

子222-057

口中雌黄

風塵表物

綠珠之歌

三笑

蕭公

佳子弟

蘭亭勝集

西山爽氣

管中窺豹

人

投梭折齒

將門有將

郭泰拯孫

而書生

金友

白團扇

琴河汾

明珠彈雀

香祖 西江集 五經指南 三珠樹 澠湖場清 聖祖仁皇帝 御製 四論 聖德老臣 氷雪琴 經綸才 梅花詩 天子門生 梅名臣 手摺狀元 真宰相

政治第一

黄童無欺

被褐懐玉

對日食

龍頭獨露

拓枝舞

波里汪汪

江西詩祖

敦厖

馬喜聞

風鴈

黄氏審言

幼悟

嫁村

十要道

醜女

十年擇對

緊巫女

青瑣登賢

通玄先生 張 老在 取積

京兆 帝師 黒獄 美士 五日

生 白馬 人參 五里霧 埋輪 鵠印 十腰銀文 草聖 海人敬 道風 高卧風 六合 正始 宗 黒 代文

閑忙令

白鳧孤鶴

文有三代風

三影部中

浮休居士

虎皮講易

無盡居士

忠貞日月

山人婚

友情

滿居士

高梁之忘

公侯紀

狀元

雲燕子樓

尚娘子

升仙鉢

章

孝子

兄弟甲科

風月司貴

鈞天

一心穿地

江水出鯉

水龍

秋霜烈日

河堤便民

姜

萬貫君子

一世大儒

梁伯鸾之配

生而封侯

方士

双白石

名在仙籍

甘露寺

玉堂现

状元兒

调鼎

绿珠

五鹿

嘉禾之瑞

甘露之瑞

荆高墨侠

凤栖梧

凉

旁

校書

規矩

泥印 方

方小海者「初學記」引「後漢書」曰「方儲字子宣以家貧客於同郡陳元方之家元方時年九歲其父出見客以問其子子宣年雖幼而志氣過人客奇之」

後人方 附後方

後漢書曰「方儲字子宣以家貧客於同郡陳元方之家元方時年九歲其父出見客以問其子子宣年雖幼而志氣過人客奇之」

大方 趙人方

後漢書曰「方儲字子宣以家貧客於同郡陳元方之家元方時年九歲其父出見客以問其子子宣年雖幼而志氣過人客奇之」

風谷鳳云方儲氏之

後漢書曰「方儲字子宣以家貧客於同郡陳元方之家元方時年九歲其父出見客以問其子子宣年雖幼而志氣過人客奇之」

鑑湖處士

方干字雄飛睦州青溪人家於鑑湖之畔故號鑑湖處士干貌寢而黑兔缺唇人多陋之然其吟詠性情極為清雅有詩一卷行於世

帶經耕鉏

帶經耕鉏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 傅說築於傅巖之野而思乃辟之道 甯戚飯牛而歌桓公聞而舉用之 朱買臣負薪而誦其妻羞而求去 皆帶經而耕鉏者也

儒林先生

儒林先生 漢興文帝時博士明於經術人少能說唯老人為能說百餘歲乃徵之 轅固生 齊人也以治詩為博士 景帝時為清河王太傅免歸 武帝即位以賢良徵固年九十餘老不能對策 固生 齊人也以治詩為博士 景帝時為清河王太傅免歸 武帝即位以賢良徵固年九十餘老不能對策

知人受賞

知人受賞 漢河南郡中部督郵吳祐之子汜年十歲隨父之縣遇父親客於道客以為小兒不知之汜曰昔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今君為桓公使而與管仲同載不下車而去是君不及管仲也客慚而還

設鄉校

設鄉校 鄭僑相鄭子產以其鄉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之得失子產不毀鄉校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論執政之善者而行之其所惡者而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論奏時相

論奏時相 馬大常嘗上疏論蔡京奸臣如成都公孫述天下之賊言非汝陰處士

汝陰處士

汝陰處士 阮逸字天隱汝陰人舉進士不第隱居茶山之陽自號茶山居士

士

士 閻小珠之為孫中翰十齡隨其父春秋君子論不說無爭中翰召其賦詩文章字字皆有根柢年十二為文精深華妙

心計

心計 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聞年十三侍中以用籌算為郎

桑

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聞年十三侍中以用籌算為郎

同居

同居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天下稱其義高宗幸泰山親幸其宅問其所以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

甲

甲 晉范甲年四歲時謝太傅問諸姪欲使何如人甲答曰願如王家郎但願無事耳

識視

識視 晉王戎幼時嘗與諸小兒遊於道邊觀道傍李樹多子而折枝戎獨不動人競走取之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信如其言

奇怪

奇怪 唐李白少時嘗與一老人對棋觀者如堵老人顧謂白曰觀子風骨當是謫仙人也脫有過誤願賜恩庇白後官翰林果以事忤旨將斬之老人適為監刑官見白大驚下馬問其故白具以告老人曰太白星精也上帝方令開府延之奈何欲殺之乎老人即馳驛以聞上亦驚悟白遂得免

花木像

花木像 宋宣和間徽宗皇帝嘗命畫院諸生畫芙蓉各極其妙上親為題詩其一曰「秋入芙蓉小苑城」其一曰「拒霜開盡小池邊」其一曰「千葉芙蓉向日開」其一曰「秋色向人無別意」畫者皆不能對

題南樓

題南樓 宋神宗朝宇文鄴為開封府推官嘗題詩南樓曰「清山谷遶之字字皆有根柢」公喜之

名士

名士 晉王濛與劉惔俱為當時名士濛每見惔輒嘆曰「子汝清疑神」惔每見濛輒嘆曰「茫茫沙漠中行人見水喜」

輕俸抄書

輕俸抄書 唐柳玭為侍郎時嘗以俸錢買書數千卷手自抄寫

五世

五世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天下稱其義高宗幸泰山親幸其宅問其所以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

遁

遁 晉王戎幼時嘗與諸小兒遊於道邊觀道傍李樹多子而折枝戎獨不動人競走取之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信如其言

藏

藏 晉孝公子疆食采於藏景為諸侯以

撫劒抵掌

撫劒抵掌 戰國時齊人蘇秦字季子東周洛陽人也出遊數年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而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秦聞之慚自傷乃閉室不出發書陳箧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期年以揣摩之術出游說周顯王顯王不禮秦乃西說秦惠王惠王大悅封之為武信君秦乃撫劒抵掌而談

有後

有後 漢張伯松大夫南中貢生不忘漢之沙漠其梗中興封胡時嘗慶國務參軍事給事黃門侍郎為人隱居東

莊

莊子名周宋人仕蒙爲漆園吏楚威王聞其賢以重幣迎之卿之終身不仕其書十餘萬言大抵寓言也○莊有弟子名曰列禦寇之師人性甚愚○莊有弟子名曰列禦寇之師人性甚愚○莊有弟子名曰列禦寇之師人性甚愚

郎

唐民爲郎中之時○諸史書宋祁子孫

善風角

郭璞北海人少傳父業精明於占象夢

前漢

郎顗字伯求潁川人少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之術順帝時陳災異之變召詣金商門上封事名曰前漢

西昌逸士

西昌逸士錢郎

康

康崇禮之後

金帶

金帶圍延年以

六可畏

六可畏

待詔金馬門

待詔金馬門

庄

庄

廬山君

廬山君

湯

湯之說

詩僧

詩僧

東西府學士

東西府學士

軍有法

軍有法

三元坊

三元坊

御

御

傳易

傳易

詩

詩

商

商

昌

昌

始

始

四十二庚

程

程嬰晉趙氏孤之後趙氏名族多為人所滅程嬰抱孤兒匿山中卒存趙氏子孫事見趙世家

立孤

程嬰晉趙氏孤之後趙朔妻莊姬公主遺腹生男屠岸賈欲殺之程嬰與公孫杵臼謀取他人子名為己子匿山中屠岸賈殺杵臼程嬰乃抱孤兒匿山中後十五年卒存趙氏孤事見趙世家

強

強梧為雁門參軍華原流水人善多謀奴揩引梁水以浸田一方利之為仇家所訟強不服遂入朝封二千戶為陰

程李

程不識李廣皆為將名聞匈奴匈奴號曰飛將軍

倩益

倩益為秦將

騰過貴有

騰過貴有

伊洛

伊洛劉淵子聰僭稱漢王

龍淵

龍淵云平生

四十二庚

名

名山大澤公卿大夫多以名山大澤為食邑

羌

羌姓也炎帝長子姜姓其後人多以姜為氏

貴生

貴生漢高帝時人

貴信

貴信漢高帝時人

貴言

貴言漢高帝時人

貴仁

貴仁漢高帝時人

貴義

貴義漢高帝時人

貴禮

貴禮漢高帝時人

貴智

貴智漢高帝時人

貴忠

貴忠漢高帝時人

貴孝

貴孝漢高帝時人

貴悌

貴悌漢高帝時人

貴廉

貴廉漢高帝時人

貴節

貴節漢高帝時人

貴恭

貴恭漢高帝時人

貴儉

貴儉漢高帝時人

貴讓

貴讓漢高帝時人

貴和

貴和漢高帝時人

貴平

貴平漢高帝時人

貴正

貴正漢高帝時人

貴直

貴直漢高帝時人

貴敬

貴敬漢高帝時人

貴貞

貴貞漢高帝時人

貴潔

貴潔漢高帝時人

貴清

貴清漢高帝時人

貴慎

貴慎漢高帝時人

貴勤

貴勤漢高帝時人

貴謹

貴謹漢高帝時人

貴能

貴能漢高帝時人

貴賢

貴賢漢高帝時人

貴明

貴明漢高帝時人

貴通

貴通漢高帝時人

貴達

貴達漢高帝時人

貴博

貴博漢高帝時人

貴文

貴文漢高帝時人

貴武

貴武漢高帝時人

貴勇

貴勇漢高帝時人

貴力

貴力漢高帝時人

貴善

貴善漢高帝時人

貴美

貴美漢高帝時人

貴行

貴行漢高帝時人

貴言

貴言漢高帝時人

貴容

貴容漢高帝時人

貴德

貴德漢高帝時人

貴能

貴能漢高帝時人

貴賢

貴賢漢高帝時人

貴明

貴明漢高帝時人

貴通

貴通漢高帝時人

貴達

貴達漢高帝時人

貴博

貴博漢高帝時人

貴文

貴文漢高帝時人

貴武

貴武漢高帝時人

貴勇

貴勇漢高帝時人

貴力

貴力漢高帝時人

貴善

貴善漢高帝時人

貴美

貴美漢高帝時人

貴行

貴行漢高帝時人

貴言

貴言漢高帝時人

貴容

貴容漢高帝時人

貴德

貴德漢高帝時人

明

薛瑄

盛夏取雪

君平

父子宰相

楊井湯泉

荊

楊相

易水悲風

名將

京

易學

名臣言行錄

松窗雜錄

歐陽修撰

歐陽修撰

歐陽修撰

曙子守 增訂

淮陽一老 七世通

顯 半面識 三入承明 百姓歌謠

鳳池 二紅秀才 寒瓜之養 活孤民

應 三公孝行 通家二好 善書地

陳 五侯食客 文武材 通家二好 善書地

名著文選

游

上卿林

歲寒貞松

立雪

依劉

解圍之謀

任達

曹劉絕唱

泛洲

大談玄

來儀

花中秋

菜圃

從容

平島

一錢太守

蒲鞭

一飛百萬

父子異趣

虎北渡河

三君八俊

五北封忠

知遇

烈丈夫

仙婚

安劉

周

五經緯橫

中興名將

人倫之鑒

賜早韭曉松

斗印

夜書墨校

平閒光

仙道

丘

終身祭酒 仕宦時官職之一 漢代太常博士 二千石 飛翠鳴

玉 仙名 李賀詩 八歲能屬文時謂之奇才 射雉賦 奔鯨賦 楊文時 以落花寄華

不食武昌魚 古云不食武昌魚乃為千里事 王僧孺詩 東南之美 仲

事字公信少好奇讀書萬卷 吳民悲服馬射術 號為天下第一 時

語曰一條光武 孫權 五 死節 孟之反拜江 自行其志 東南之美

書後也 斷石雄功 人馬跡 事事雄健 以殊其功 討大水鄰公

10 自敘 中和元年 事事雄健 以殊其功 討大水鄰公

馬跡奉郎 素女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郡 以馬武為 [illegible]

三郎 [illegible] 黎谷回春 [illegible]

[illegible] 王 [illegible] 曳行 [illegible]

[illegible] 王郎 [illegible] 曳行 [illegible]

曳裾王門 [illegible]

楔蒲之飛 [illegible]

南陽人傑 [illegible]

萬里 [illegible] 江山烟靄 道綱

國家之光 [illegible] 送行

[illegible] 梅井 [illegible] 賜綵

敵 [illegible] 舞袖破

侯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使子羽對侯

虛左自迎

侯嬴之過魏也公子無忌聞其賢

曲論振理字子瑜以孔子弟子爲博士

民藏侯霸子孫以孔子弟子爲博士論

位至昌侯

侯霸字君房宣帝時爲關內

刻石紀功

侯君字子侯位至昌侯

獵多罽邪

罽毛織也

高而枕處

侯者大也

石投擲之

侯者射也

敦正之學

侯仲良字師聖

侯子

侯者射也

女德婚姻紀內文

侯子

侯

宴

宴安也

脫驂

脫驂贈人

脫略

脫略不拘

脫兎

脫兎走

脫粟

脫粟米

脫漏

脫漏不錄

脫誤

脫誤不正

脫身

脫身免難

脫空

脫空不實

脫賦

脫賦稅

脫免

脫免罪

脫籍

脫籍爲民

脫巾

脫巾投地

脫帽

脫帽見上官

留

勾

川

歐

文章早然

青春

由

二十一侯

任

釣海

一食萬錢

旗鈴入夢

御書閣

大任小任

五知

弘文館

一題葉之緣

仙遊

林

徳門

西湖處士

高隱處士

風節

聖賢之學

仙道

二十二章

南

鹽 出白鹽氏 小串

望仙樓 出李太白集 小串

秦鶴飛仙 出李白集 小串

甘棠 出元氏長慶集 小串

鳥巢 出白氏長慶集 小串

築士 出文苑英華 小串

慈烏反哺 出白氏長慶集 小串

臨食三嘆 出禮記 小串

士 出文苑英華 小串

先進 出論語 小串

醫 出左傳 小串

丹青 出明皇雜錄 小串

高鷹館 出文苑英華 小串

雅望 出晉書 小串

有大節 出晉書 小串

孝門 出後漢書 小串

明舜 出尚書 小串

四鄉堂 出元氏長慶集 小串

遠 出文苑英華 小串

虎臣 出後漢書 小串

離車乘雲 出後漢書 小串

德政 出晉書 小串

近古逸民 出後漢書 小串

文館望 出文苑英華 小串

孔

一董

先聖世系

著書

累世通家

建城君

布衣之心

印綬左顧

酒聖

北海相

書學

娃嘗鼓吹

竹溪逸士

一宜去

擊鼓劾

一世司業

右置水

座右銘

青氈舊物

袖君

孔雀東南飛

女司馬

四瞻

烏羊鵬

董

良史

天人三策

強項令

通儒

郡鴞

忠亮

羔羊素絲郎

服鵬杖

上林三賦

宿白社

安樂河汾

春宵夜

洛魂

達人戴頂

力扛鼎

水殺錢

飲水

項羽

鴻

子222 087

李

氣淨閑

立軍

龍乘鶴

邪軍

國士風

鼎用陸年

於長城

七品清要

人猶

翰林六絕

良金美玉

花等祭

山判

孝義村

梁眼錢

王在才

老拳

陳情表

小友

金鑾召對

六逸八仙

三絕

文解頤頦

好脚訝門生

錦裘繡袴

八磚學士

朝廷於菟

揖場

戰勝客

少龍人物

短李

柳下衣

井底六尺

半夜鈴

莫逆

星風

吉鄉飲

黍谷

清川巷

半夜鈴

父子業話

登發馬

山房李氏

龍眠三李

中興名將

海外偶和

抱才尚志

斷髮終老

孟母夜紡

勝丈夫

梁上君子

四孝童兒

八語

上

許 許氏譜云許文休之後文休漢末避地會稽之上虞因家焉文休子靖字子遠與從兄劭俱有高名汝南俗有月旦評每月輒更品題故海內重其月旦之稱劭字子將靖字子遠劭為功曹太守徐璆所辟舉孝廉不就劭為汝南太守陳蕃所辟舉賢良方正不就劭為汝南太守陳蕃所辟舉賢良方正不就劭為汝南太守陳蕃所辟舉賢良方正

中和之氣

甘露嘉禾

兄弟尹京

丁卯橋

孤進還丹

大許小許

百花洲

婚制

丞相漕使

大貴

呂

著月令

赤兎

吳蜀

封侯

投詩免罪

四俊

連綿書

瑞柳

台輔器

漢輔

中彈文

冊

才

德操風成

公輔器

宰相

夾袋

子222-093

心涵千古

七字舍人

克己工夫

身成仁

美德

回先生

古仙之樂

敬賢

性似乃翁

五經博士

東南之貢

皮襄陽秋

受

從白雲遊

登瀛洲

晉心經

還家羽歸田

楚

親吏

汝

巨

所

處

杜九疑

宮

杜

定策功

小兒子夏

杜父

中人

良相

赤松子

神仙

輔弼

五代五相

自然參軍

慕中六客

秀眉星

小杜

九華山人　著

清白宰相

二冢上現

五經復興

指揮公

十州帝慶

統中驅寇

教紀綱以立社

問政得對

文章四友

詩史

射策第一

畫山水名家

仙道

徽君

演

鄭用卿法

俊秀

夜登樓

月夜

異行

青雲遠民

青雲遠兒

同年學士

十八學士

笙帝之訓

祖

思文神

聖小兒

定雅樂

國士

武

龍門

陰萬山

笙宰相器

劉輝瓜蔓

十一齊

伍

姓大夫伍○黃帝之臣伍○武吉謂尚中宗舉伍公以治天下

伍員字子胥楚大夫伯嚭之子父奢兄尚俱為楚平王所殺員奔吳王夫差以為行人與謀伐越越王勾踐乞盟而去後又伐越越王請盟員諫不聽後果為越所滅

伍喬生伍商為唐人力事高宗

伍子胥正直而剛毅時伯嚭讒陷之胥知吳王夫差不可與謀乃告其舍人曰必抉吾眼懸之東門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遂自殺

伍被為淮南中尉王安反被諫不聽

伍倫為太子舍人作賦令太子悅者八○悉任昌為尚書令以惡名太平御覽

列丈夫

子胥父奢兄尚俱為楚平王所殺子胥奔吳王夫差以為行人與謀伐越越王勾踐乞盟而去後又伐越越王請盟子胥諫不聽後果為越所滅

米

姓出河東

米芾字元章太原人襄陽人見宋高宗高宗書其畫曰米芾人品高書畫第一

米信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崇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脩之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登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貴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萬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福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良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賢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忠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恭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信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崇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脩之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登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貴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萬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福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良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賢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忠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米恭後漢人與王霸同時俱為漢將

黍

姓出河東

黍谷氏

十二霽

弟

姓出高陽氏之苗裔

弟子孔子門人

弟子孔子門人

弟子孔子門人

閃十四晴

李

閃十六軫

閔

盧花梨

尹

閃二十阮

南北

頭須貧賤才爲寵枝

天台仙遇欽錢爲婚

元龍高臥

白雲先生

筆端風雨

管城侯

八胡

仲父

割席

二十七銑

單

仙道

五侯

清儉

端

漢○

持節

畢學

簡

滑稽

子222 100

卷末參看

居中總政

貴戚敛手

詞格清美

韓公仇

能詩決

貴交

跑馬

知人

娶名士

一門貴顯

秉

走田

契不如義

石

玉

老
保
左三十四哥
素性
銅盤引魚
洛湯紙貫
斬巫
侯舌之官
三十五馬
馬
大才晩成
澤車
兄弟貴盛
舞帳
白肴
新豐斗酒
化魚蝦
鉅下二卿
建銅柱
武幹絶倫
酒狂
妖孽
食怪

洛陽年少
賈君鵬
少子公明
時年二十生皇室問
有才辨
賈君鵬
千里
詔金馬
治河二策
至言
婁護訪問
孝友
不欺
神童
公輔器
父子継美
榮
折衝
岳耕
待
賈父曾
州
慶
夏
父子継美
榮

賜金百鎰

備

木腸石心

宰相器

兼資文武

兄弟才吏

社稷器

父子

蔣侯

嗜酒能文

貴在天真

穿楊

疆

瓖

党

金帳羊羔党白九

廣

賞

黨

三十八種

掌

湯

掌握

耿

常平倉

北道

主人

拜井出泉

將帥之器

幸

道府

編員增珠

景

友錦還鄉

戒石碑

禮聞

一送 二宋

貢

彈冠

仲

賀來

宋

華山冠

夫虎害

九辨

清行

神父

人中

郡縣生滿

手足才

一絕

忠清君

織石心腸

三絕

元和風俗

奪袍

編竹漆蟻

修唐書

十賢堂

四鄉堂

碎金

總領衆職

宅相

三代遺直

耐久朋

君子

問世貞編

中興名將

故勿

遺愛

書錦

長者

遺直遺愛

草堂

聰明

忠純

顧名人

金名人

家棋墓

蒲柳第三絕

羽翼軍

吾日再三省

諺

押韻先生

西洛淵源

忠義

路

太液詩書

載浦

十年奎相

步

度

遇

十二畫

衛

無他

封侯

十二畫

明珠照人

計

惠

尚

十四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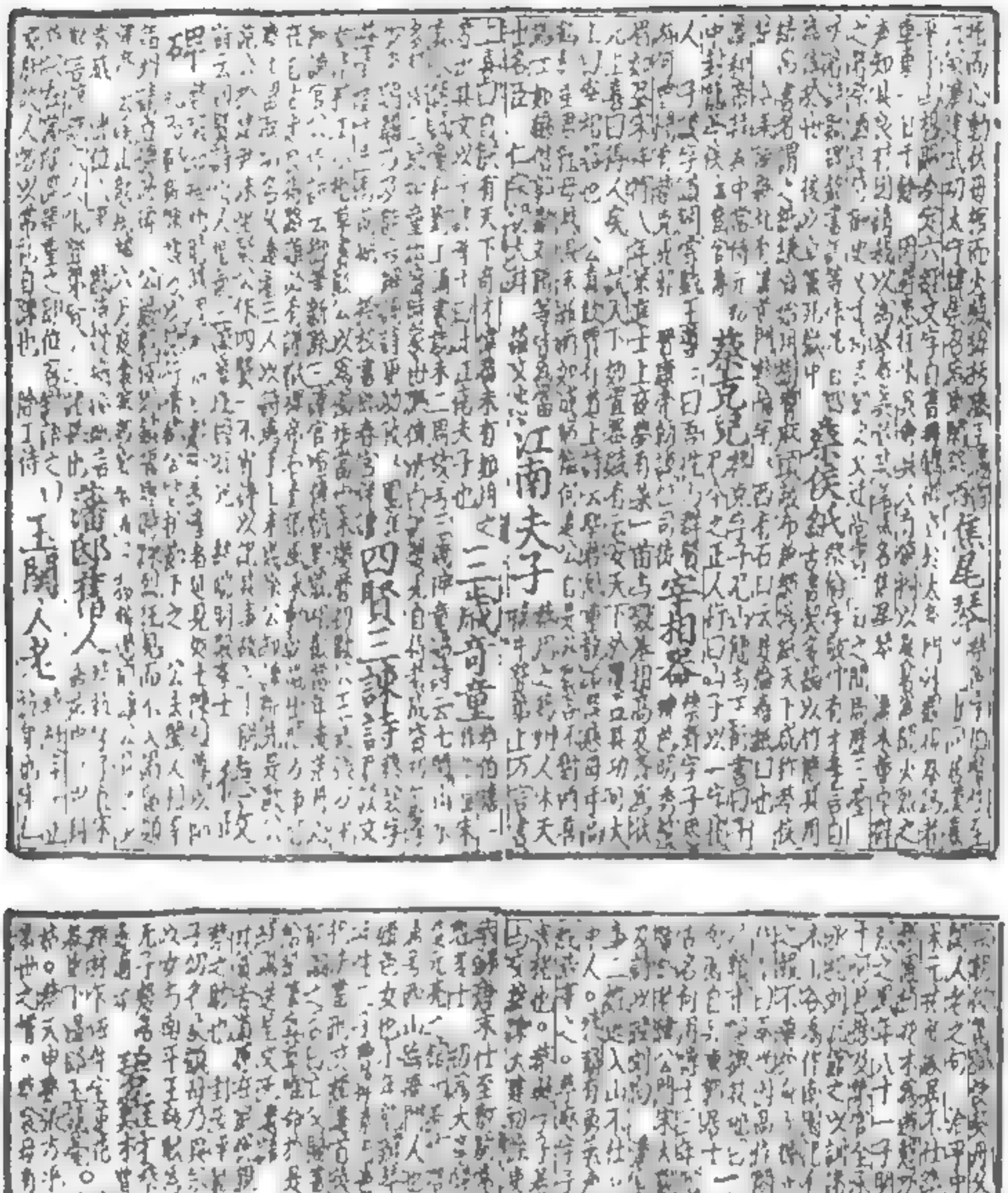
蔡

金印紫綬

孝女

五可

氷清玉潤



賴 姓也秋時有賴國為楚所滅人或以國為氏

顏先仕楚為文學大守○顏仲
日南呉子遊記仙傳云正月二十四
異中奏事行至十日沐浴更衣端坐
成事顯有理趙景奏云大呉立

文 孔之後○晉大夫文子○宋文
晉大夫文子○未文
姓文氏

梁都督益州天臨山智真人姓文名
初十餘歳修道學中百經少
使列文殊八要部內官不許仲
經等八人有合道者昇天書
司徒右長史有實一卷名為
居知事或錯誤物則事其卷
行 文氏人
致 文氏出
東漢人工書花竹翎毛狀物
康被南詩談其書盡四軸

十五卦

祭 周公第五子景伯子孫以為氏

三家仲卿為祭封人食采於祭因
雅歌投壺 劉向別錄曰投壺射之
布明帝制
梁武帝令朝士習投壺以為講武
之事又制投壺大夫小夫之禮
封諸侯氏

前 晉大夫荀

前氏出自姬姓荀叔之後荀息
十一荀息以忠於獻公奚齊卓子
橫江船社後漢五官掾荀恁
生吾儕空事終無知東部都尉荀
肥博士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家
交人欲之而不言瑾亦心許而未
荀彘 晉人
荀悦 仕魏為侍中著申鑒五卷
荀勗 仕晉為尚書令著新撰文
荀崧 仕晉為侍中著晉紀二十
荀組 仕晉為尚書著晉紀二十
荀綽 仕晉為冀州大中正著晉
荀伯子 仕宋為臨川內史著左
荀昶 仕宋為豫章太守著荀氏
荀濟 仕梁為給事黃門侍郎著
荀卿 趙人名況著書三十二篇
荀子 名況著書三十二篇
荀悦 著申鑒五卷
荀勗 著新撰文章家集目錄
荀崧 著晉紀二十卷
荀伯子 著左傳
荀昶 著荀氏家傳
荀濟 著古今善言
荀卿 著書三十二篇
荀子 名況著書三十二篇
荀悦 著申鑒五卷
荀勗 著新撰文章家集目錄
荀崧 著晉紀二十卷
荀伯子 著左傳
荀昶 著荀氏家傳
荀濟 著古今善言

介之推逃文公被焚而死文
公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以旌善人
後降通稱
仙○介琰

十八隊

戴 出自姬姓

以謚為氏○衛武公之後○衛
大戴小戴 戴德戴聖兄弟之子
戴侃 晉人
戴逵 晉人
戴顒 宋人
戴法興 宋人
戴僧靜 宋人
戴明寶 宋人
戴昭 梁人
戴顒之子著書十卷
戴之元 著宋朝故事
戴之邵 著晉紀
戴之元 著宋朝故事
戴之邵 著晉紀

中大夫 下邳人與秀才入江東
大夫 下邳人與秀才入江東

聚良第一

琴書自娛第一

言若溺泉 言若溺泉
飛白之勢 飛白之勢

子222-121

得仙道

四十橋

名僊

謝

泉石樂

遺老集

元氣

龍鳳

一丘一壑

田

芝蘭玉樹

巾幗

西玉人

齒牙餘論

西堂吟

風毛

烏衣之遊

謝家之金

門

伊洛間意

孝詩謝賦

遇仙

江左第一

狂司馬

忌伊山小隱

死節

四十三敬

敬

鐵石心

鄭

推穀

谷口耕夫

金華說書

尚書領聲

白衣尚書

馮座

子222-124

酒 書帖草 白雲翁 一字師 南鄭北鄭 大郎小鄭 碧箭

七松處士 人瑞 廣文館 高士傳 忠孝狀元 者之勇

晚年勁節 堅貞不撓 孝女曹娥 仁義七博物 千里

天下長者

易學

浦澥珠

合

養

孝

龍山落帽

嘉禾瑞麥

以詩鳴世

孟母

盛

慶

正

審

傲牛

鄭

鍋山

垂

入水斬蛟

累世龍榮

民挽不留

平剪立功

四世同名

古循吏風

陸玄先生

十賢

四十九峯

白霞丹景

借冠一年

野水橫舟

孤峯絕岸

富

退讓君子　賈　拔起風塵　侯白我得

勤幼蒙然　觀於技書

六儒　書疑

一門四相　聊珠堂　昇菴五種

妹烈行　經

救　五十四開

咲

念

新編排韻增廣類氏族大全卷之八

一屋

新語

陸賈

陸賈時時進說稱引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湯武逆而用之文武順而守之順逆雙用乃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窮兵以喪其國秦任刑法不變古道二世而亡趙高閉塞賢路專權自恣以滅其家陛下誠能反之於道乃與古合也高帝不懌而有慙色乃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語其所以然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因名其書曰新語

史記

司馬遷

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豈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以逆取以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漢書

班固

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豈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以逆取以順守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

文武全才

陸賈

高帝不樂學而賈每進說稱詩書高帝罵曰乃公以馬上得之何事詩書賈曰雖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也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國家長久之術也昔吳王夫差智伯極武窮兵以喪其國秦任刑法不變古道二世而亡趙高閉塞賢路專權自恣以滅其家陛下誠能反之於道與古合符高帝有慙色乃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語其所以然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因名其書曰新語

有父風

陸機

宋武帝謂檀道濟曰卿家阿元有父風

桂石

陸機

江淹初為王鎮軍參軍王以為大中大夫每論事輒稱善王謂淹曰卿論事甚有條理可謂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智過其師

劉向

智伯欲伐仇由而道難為之鑿大鍾遺之仇由人多智相謂曰智伯數來請地與之乎不與乎子胥曰智伯為人貪而愎數來請地不與必舉兵加我不如與之智伯必驕而輕敵我乃得以其間圖之仇由君從子胥言與之地智伯果舉兵伐仇由仇由君遂亡其國

智過其師

劉向

智伯欲伐仇由而道難為之鑿大鍾遺之仇由人多智相謂曰智伯數來請地與之乎不與乎子胥曰智伯為人貪而愎數來請地不與必舉兵加我不如與之智伯必驕而輕敵我乃得以其間圖之仇由君從子胥言與之地智伯果舉兵伐仇由仇由君遂亡其國

一門二相

晉書

王導

王導為丞相時人號為江東二王

一門二相

晉書

王導

王導為丞相時人號為江東二王

雙璧

晉書

衛玠

衛玠年總角與從父同車觀者十數人皆謂玠神清朗從父形容甚陋觀者以為玠珠玉在側轉令人穢

蓮花博士

五世封王

伏

以授古書

禮世之儒

祝半州

花

泌

儒學門

卜

谷

鞠

麴

服

束

曲

叔

宿

沐

牧

鬻

逯

沃

王

風
晉大夫孝伯之後
竺
本天竺人後漢桓
靈中到縣中民
栗
孝武帝以宮婦武
四覺
樂
朱穆子之後以
大心名相門故
不貪爲寶
國士風
披雲
言新陳代謝
憲臺風采
父子繼相
珠毓瑞
四世郡守
畢
後必大
畢李與汲黯同時
畢卓
貧
天晴氣
畢卓
五質
以酒
拍浮酒缸

重德

泰

乙

梁

對

郵

郎

十月

越 越為楚所滅以國為氏 何

謁 漢有謁者掌賓贊受事 漢有謁者令秦有謁者

關 秦漢時皇帝之子孫 秦漢時皇帝子之孫

勃 秦漢時皇帝之親臣 秦漢時皇帝之親臣

十二月

葛 葛天氏之後夏殷皆為諸侯 葛伯放其祀湯以其不祀也

便宜四時 四時祠官 皆文帝時置

仙 仙人好道能致神仙 仙人好道能致神仙

公 公車令秦官 公車令秦官

門 門者守門 門者守門

侯 侯者候也 侯者候也

十六府

薛 河東薛氏之後 河東薛氏之後

謀王斷國 謀王斷國 謀王斷國

安車駟馬 安車駟馬 安車駟馬

清名之士 清名之士 清名之士

孝友 孝友 孝友

三恨 三恨 三恨

定天山 定天山 定天山

東塗西抹 東塗西抹 東塗西抹

良金美玉 良金美玉 良金美玉

三風 三風 三風

十八藥

織女爲偶

白雲先生

納貝成婚

設席求婿

公侯骨髓

理出黨人

崇姚

第一功

莫

錦步障

水北山人

聖德詩

謫仙才

姜公城主

平劇險

夫妻相敬

詩人冠冕

六二十七合

蓋 廣益公文談

清靜爲治

蓋公善黃老言治盡去秦苛法與休息無爲而天下大安隱開之後

酒狂

蓋曹參爲齊相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至舍之上舍而治黃老言相齊九年齊國安集稱賢相後曹參爲漢相舉事一遵蕭何約束

虎牙將軍

蓋延字巨伯南陽人初爲郡吏王莽末天下亂延乃亡命江湖間後歸光武於鄗北謁見即拜偏將軍從征伐常先登陷陣所當輒破建武二年拜虎牙大將軍

郃陽令

曹全爲郃陽令百姓愛敬之後改換他官民

曹

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參之後也父嵩乃夏侯氏之子過繼與曹騰爲養子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唯橋玄見而異之

四二十九葉

巢

巢父堯時人堯讓天下於巢父巢父不受乃逃隱於山中

默易亭

默易亭在今安州有默易亭相傳昔人讀書於此

同遊月宮

唐玄宗開元十五年八月十五夜與葉法善遊月宮見仙女數百素練霓裳舞於廣庭上天下天

道

書和靖

再入翰林

唐李白初供奉翰林後乞還山帝賜金放還

瑞榴

人間罕有三年一實實時清如水味甘如蜜

清如水

詩酒娛老

李相器

李昌符字德垂隴西人僖宗幸蜀昌符竊其符璽僭稱天子

二百篇旨

月賞

刺客

聶政爲軹人嚴仲子刺韓相俠累事見史記

二疎圖

疎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疎受字公子皆以明經有行爲博士

修鰲書

死節

四十三洽

法

郟

四上平聲

公孫

知人樂善

公西

公沙

公羊

公儀

公冶

東方

東閭延賢

堅白之論

文史足用

鍾離

良史之才 司馬

凌雲賦

水鑑

童孺知名

政績第一

胡毋

沮渠

藍田生玉

吾丘

司空

巫馬

奚特

攜里

兩門

申屠

淳于

新垣

閭人

端木

完顏

顓孫

下平聲

鮮于

高堂

哥舒

耶律

王孫

羊舌

皇甫

西州豪傑 皇甫謐高士傳中載人物自此西州

百姓歌思 州一作刺得與之語自言

居 後徙大梁 書淫 表請以貴

後表聞而嘉賞 清白自處 性不飾貌而

子說注晴為時掛史 蘭帶綸燈 皇甫謐高士傳長史李

之孫乃與陳留高仕晴為時掛史 一字二縣 晴河內人

居為諸生 成公 姓朱氏公之後

成公精學好古稽書記事定而號令 梁丘 梁丘賀字長翁琅琊人

授京房之學 仙業間至尚書

歐湯 湯越王勾踐有德才稱

石渠講論 石渠閣藏書 八世 數數新

百人 才藻擅名 歐陽修唐柳公

權傳 六一居士 自號

主父 其後門人 第一客 公孫弘

字文 南單于之降 一番 哥舒翰

安西 筆視 在文藝字中最

累石為營 字林累 參謀惟幄 左文苑傳 取公侯 字文舉

子222-145

五鹿

丹書錢券

夏侯

長孫

虞初

清白

儉素

去聲

仲長

慕容

車狀

第五

太史

賀若

賀拔

上官

相里

令狐

西土冠冕

梁丘

逢炬

入聲

叔孫

上呂

金善

解斯

僕固

万俟

獨孤

連聲

尉遲

孔炎

禿髮

佳胥

淡雕

達奚 五帶之後

若干 出自北代 以國爲氏

乞伏 出自北代 以國爲氏

紇拔 出自北代 以國爲氏

索盧 出自北代 以國爲氏

百里 出自北代 以國爲氏

息夫 出自北代 以國爲氏

黑齒 出自北代 以國爲氏

夾谷 出自北代 以國爲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卷

駢志二十卷

（明）陳禹謨輯

明萬曆刻本

子222 119

明陳禹謨撰。禹謨有經籍異同、已著錄。是書取古事之相類者比而錄之。對偶標題、而各註其所出於條下。不立門目、但以甲至癸十干爲序、而大較以類相從。其中嗜博愛奇、務盈卷帙。如晏子宅蘇秦宅蘇秦家之類、古來有宅有家者豈能獨收。蔡趙商爲丞相、漢趙高爲太守之類、古來同姓名者更難悉數。又如平仲君遷、乃吳都賦之本文。橘不踰淮、貉不踰汶、乃考工記之成語。因而採爲駢句、名爲該事、實則鈔撮。齊梁來儀偶之文亦恐藉竹難盡。至於癸部所載及於經典一字之異同、如浴乎沂浴乎沂、詠而歸詠而饋、則經典釋文且將全錄矣。然所採既繁、所備遂富。或一言而出典各殊、或兩事而行誼相近、多可以考證異同、裨別疑似。其中即有考證。如漢高帝母溫氏、駁司馬貞依託誌銘之類。雖未必果確、亦可存備一說。大抵簡核不及趙崇絜之雞肋、而博贍則勝方中德之古事比也。

騈志自叙

不佞謨性庸塞特耽耆古籍自
為諸生輒請之先莊靖府君出
所藏書披涉之時益以什之二三攷今識涞
以一時名碩型范多士多士荅
騈志自叙
慫慂以六館印導明教無復事
事入擁皋比青衿環侍惟是整
古点何異資車甫而適越失忘
鵠而修招乎於是始以強半攷
公暨偉一棣隨敬縗視公車義
既謁選浮薾庠三周星篇日督
課諸生重以葦黌宇脩薾乘諸
務填委置古事未皇理也甲辰
冬隨牒入南雍　兩司成先生
以一時名碩型范多士多士荅
騈志自叙
慫慂以六館印導明教無復事
事入擁皋比青衿環侍惟是整
古点何異資車甫而適越失忘
鵠而修招乎於是始以強半攷
公暨偉一棣隨敬縗視公車義
既謁選浮薾庠三周星篇日督
課諸生重以葦黌宇脩薾乘諸
務填委置古事未皇理也甲辰
冬隨牒入南雍　兩司成先生

南面百城也叱退食亦復爾爾
而襆閒頗得諸未曾有第善善
忘謀劄而志焉獨念往牒中事
詞多肖不若臚列肖者多備遺
忘忘便商訂嘗憶曩時閱史如
駢志自敘
山公嫗謂甚肖河伯婦一蘇則勝
不祝佞人甚肖羊侃床不坐閻
人怦側人言顧吳郡甚肖整中
兒呼蕭舁陽凡若干則曾述向
府君前府君喜而頷之顧未之
志也茲益以近歲所得彙為一
編命曰駢志大都史家為多閒
出諸子稗官自隋唐而後則鮮
及焉曰胡不以顥顥業有顥顥部諸帙溷若千古比
物連類者在茲編何以襍焉計
卷率得二十為一集行之餘尚
有待云

萬曆丙午玄月穀旦海虞陳弟
謨書於金閶舟中

甲部上

舜得玉曆于河際之巖

禹發金簡于宛委之山

搜神記舜耕歷山得玉曆于河際之巖愛知天命在已

體道不倦

吳越春秋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按金簡玉字得通

水之理

舜耕歷山烏耘之耘

禹葬會稽烏鳶之耘

文粹陸龜蒙曰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

烏爲之耘吾得於農家詩試辯之吾觀耕者行耘而徐

起發欲深厭之形甦者無出于象行必耘屢必深法其

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耘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

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烏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

鳶之于天其爲端且深非得于象耕乎去凶恐害于

政其爲疾且畏非得于烏耘乎好事者張以就其怪非

聖人之意也

水經注會稽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爲樂緒云禹治

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

位十年東巡狩于會稽因而葬之有烏來爲之耘森

拔草根秋豚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烏犯則

刑無赦　按論衡云傳書言舜葬于蒼梧象爲之耕禹

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

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

黃龍負舟

黑龍負舟

淮南子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

主禹乃燄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壽

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螾顏色不變乃弭

耳掉尾而逝禹之視物亦細矣

南史宋文帝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有黑龍躍負上所

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

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殷湯汝戊子戰于郝

周武以甲子戰于牧

呂覽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郝遂

禽移大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桀既奔走于是

行大仁義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遠其野良順民所喜遠

近歸之故王天下

又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

野而紂爲禽縞野者之位進殷之道老而問民之所欲

行當及禽獸行罔不辟天子視殷如周視人如已天下

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爲天子

夜徑澤中斬蛇

伐荻新洲斬蛇

漢書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

南史武帝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裡問有斫白聲往視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于脉中啼泉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今散佛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吃之皆散仍收蘇而反

沛公王漢中

先主王漢中

漢書高帝紀項羽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

蜀志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群下上先主爲漢中王

吳書傳國璽文

漢官傳國璽文

吳書孫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壁雖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

應氏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獻帝得玉璽

孫皓送金璽

獻帝起居注得六玉璽于閣上

江表傳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　案古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行璽皆玉帝信璽天子之璽六字所封事異故文

字不同

殷湯置網而祝

唐宗中網而止

呂覽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禁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國鳥也

西洛雜俎唐太宗觀魚于西苑見魚躍者問其故漁者

曰此當乳也于是中絕而止

周文王轢繫解自結

晉文履繫解自結

韓非子文王伐崇至鳳黃虎轢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呂氏春秋武王至殷郊係壞五人御于前莫往見其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乃盡其使也何爲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君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士左臂白羽右臂黃鉞勉而自爲係

韓非子晉文公與楚戰至鳳之陵麾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

畏

秦孝公前席備軼

漢文帝前席賈誼

史記儒林傳魏文侯孝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語罷日不足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君之驩甚也軼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得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霸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幸國之衰政治之極

漢書鄭崇每見東華殿上笑曰我歲事尚書厀生厭聲

前史鄭鮮之坐定陶太后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事帝大笑引入

恒農東面几杖

王祥南面几杖

尚書鄭鮮之請禪歸門求解事帝大笑引入

以比於殷周矣

漢孝文帝思賈誼徵之入見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原所以然之故至夜半

後漢書桓榮傳顯宗即位尊榮以師禮甚見親重帝乘輿常幸太常府命榮坐東面設几杖天子親自執業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

晉書王祥拜太常天子幸太學命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主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祗肅

命百官以承順

左書初曰季使過魯兒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告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

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及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軫之縣賞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

又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行之縣曰吾襲伏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乎吾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憑庸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齊桓公賞鮑叔

晉文公賞子虎

呂覽管子東縛在魯桓公欲相鮑叔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叔曰夷吾爲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爲君射人桓公不聽彊相鮑叔固辭讓而相桓公果聽之于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乎醢魯君許諾乃使吏鞫其拳膠共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軺車迎之後以轘火轢以戮徇爲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

逵几而爲之曰自孫之謂夷吾之言也曰益明耳益聰

管仲遲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

又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鄴將行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鄒子虎文公召鄒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鄴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于子虎曰賞于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鄒子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益能竭

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國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

秦繆公禮由余

漢武帝重日磾

史記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繆公卒用內史廖計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後用其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漢書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諜降漢休屠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時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及弟倆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而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郎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由是貴重之上間燕厚焉

解衣覆衆

以蓋覆基

魏氏春秋高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摧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行觀察諸吏見柔寢之徐解衣覆

衆而去自是辟焉

吳志孫權大暑時嘗于船中宴飲于船樓上值雷震以蓋自覆又命覆劉基餘人不可得也　基旨曰基遭多難娶丁困苦辛酸處味道不起妻妾希見其面諸解敬憚事之猶父不安交游門無雜賓　又吳志吳軍振旅過武昌孫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陸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于是吳與公共

齊高祖爲崔暹授轡

脩世宗爲崔暹回馬

北齊書高祖勝崔暹長史馬倦行馬觸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

又世宗欲假崔暹威勢諸公在坐今暹高視徐步兩人肇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下讓廉而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頗食願公少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于道前驅稱赦赤棘所擊世宗回馬

南史宋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每有好官缺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晉書蔡謨爲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每有好官缺輒爲中書令庾冰以謨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

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
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常還走北面載拜
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二天必
三賞今夕懷惑其徒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
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懷有三徒舍舍行
七星星一徒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
一歲矣臣請伏于陛下以何候之懷惑不徙臣請死之
公曰可是夕懷惑果徙三舍

光武不省

曹公皆焚

後漢帝紀光武詠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

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
魏志公收袁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 魏
氏春秋曰公云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而況衆人乎

晉武帝焚雉頭裘

隋文帝焚綾文布

晉成帝起居注大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
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宜於殿前燒之
元經隋文帝開皇十五年夏六月焚綾文布 郭
不許金釘

命毀玉介導

南史宋武帝紀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床金釘
釘上不許使用直脚床釘用鐵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
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竊之極以爲
佳乃歎曰未牀且貴而北石邪即令毀之 二史必
又齊高帝紀帝身不御精細之物末中有玉介導以
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紗帳宮人著
物關鎖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
紫皮履華葆除金華瓜用銀畫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
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投鼓

警枕

陳書宣帝日昃勞倦人伺漏得更籤于殿中乃投

者必投鼓于階石之上令鏘然有聲云吾寤眠亦令驚
覺也

吳越備史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復用圓木小
枕晝夜轉動則欹仍是得悟名曰警枕

不忘反支

不避四廢日

不避往亡日

淮南萬畢術曰民既廢遷來詣國而復過反支是謂又奪其
日而寃之也乃勃公亟要者不避反支 又宋武帝將
汗南蠻校尉過門陳石虎反狀帝以告之時白虎日不許
宋武帝以往亡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在彼亡聖

免之　又舊唐書李勣初將攻吳房軍吏曰往亡日請避之勣曰賊以往亡謂我不來正可擊也及戰勝捷歸

太宗發哀不避辰日

太宗餌藥不避臨喪

舊唐書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皇后將臨之司空房玄齡以上無萊公不與

皇后以故舊情深婦義重卿勿復言也太宗從數百

騎與皇門至延喜門長孫無忌馳至馬前諫曰餌藥

石其年左史闕上曰邢文偉以吾兒不前與肉

前帝乃還宮

新羅眞女樂二人遣還之

高麗獻美女二人並還之

舊唐書貞觀五年新羅遣使獻女樂二人皆眞髮美色

太宗謂侍臣曰昔聞齊色之娘不如好德且山川阻遠

使至可知近日林邑獻鸚鵡尚辭思鄉況情還國乎猶

如此兄人情乎愍其遠來必思親戚宜付使者放還家

又貞觀二十年高麗遣使來謝罪并獻二美女太宗謂

其使曰歸謂爾王美色者人之所重爾之所獻宜爲美

而傷其心我不取也並還之

不與鮑魚

不進邪蒿

貫太傳新書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嘗鮑魚公不與

曰鮑魚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餐太子

北史邢峙仕齊以經授皇太子峙歹正純厚有儒者風

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

名非殿下宜食文宜聞而嘉之賜以彼蒿續　唐書

乾封初太子弘稍見宮臣典膳那文偉輒白減膳太子

谷口尋觀來請良符宿志自非義均弱喪能進此藥

石其年左史闕上曰邢文偉以吾兒不前與肉

此人甚正直遂拜焉

漢武帝爲太子立博望苑

梁武帝爲太子立慧義殿

漢書孝武皇帝年二十九乃得戾太子甚喜爲立禖使

東方朔枚皐爲禖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

公受穀梁及冠就宮七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

好故多以異端進者

南史梁武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昭明太子亦素信三

宜備覽經乃于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祖

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

詔王褒講讀尚文殿侍太子

命王褒賦詩談論匣在左右
漢書王褒爲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
衆召使褒誦書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書文及
所自造作
北史王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
賦詩談論恒在左右
皇太子聘疏廣黃金五十斤
皇太子賜陸卓黃金五十斤
漢書疏廣爲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後父子俱移病滿
三月賜黃金辭去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

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梁書陸倕爲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
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于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
五十斤
齊申武帝紹宗與世子
唐太宗爵李勣與太子
北史齊神武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
君揚跋扈志領我能奄有汝爲御也少出敵侯景者
唯有綦毋紹宗我故不貴之一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
以經略
舊唐書李勣除太子左衛率太宗嘉歎謂宰臣曰汝輩

勤無恩我今將貴由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門尚汝
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潞州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
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今同中書門下參掌機
密是歲册拜尚書左僕射
人也惟恐當吾世失之耳豈後
若國家必須遠恩則彼受顧命
勣而爲臣者也紀

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又漢書張釋之傳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于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願太后使梁王然後得入文帝踪是許釋之

天子子過誤殺人

天子兒過誤殺人

漢書車千秋傳尚寢邸令衛太子爲江充所構收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戾恐懼不知所出願賜清室一見而白之臣愚以爲子弄父兵不誠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

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爲吾輔佐

南史王承子綽殺僕佐武帝召數僧韶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太急恣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忽遣軍西上人情是禮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

漢武感于秋之言作思子宮

晉惠感閻謐之言作思子臺

漢書武帝既知戾太子惶恐無它遂而車千秋復令太

橋上及泉加兵刃里加兵刃于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降太子無事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悲之

晉書愍懷太子之喪大風折木發屋震電幣盪飛裂患帝感悟之言乃思子靈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　殷基通語載宋敏求攜太子基自臨淄入洛門臣聞太子固之本根在仁孝天下歸心今幸貴之將有一朝之患者非所謂也

梁山王彩

搖山往則

舊唐書裴度奏憲宗初命許敬宗上官儀等于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撰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搖山玉彩表上之　又許敬宗傳自言觀以來例近所修五代史及晉東殿新書內載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纂瑤山玉彩姓氏錄新舊志皆據知其事前後實參不可勝紀

唐書裴光庭爲弘文館學士造搖山往則經城前忧二篇成之明皇部皇太子諸王于光順門見光庭論所以紀忘忘

劉章取愉平之事

雍王示風于種瓜

漢書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爲王擅用事劉章入侍高后宴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乃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之父雖不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忌亦耕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

非其種者鉏而去之人我后所由者自爲行第長曰孝敬

高帝高因仁明爲后所忌而弟之又曰淮王肖爲太子

文曰中宗次曰睿宗受華夏寄皆所不安晨夕

侍寢誠文妹之前無由敢言太子賢乃作黃臺瓜詞令

樂人歌之欲以悟上意歌曰種瓜黃臺子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四摘抱蔓歸后

黯然太子竟亦流黔中黔州

晉郭璞思

宣城雷板

魏志文帝爲五官將而陳思以才名方盛各有黨與

有爭宗之誠文帝使人問植自曰之術植曰爲將軍

太罪被此名也以出人當道行車馳騁二公

子曰皆知之重耳伸冤吾又不免曰子其行矣

文帝從之深自戒勵太宰屢除左右問所以

不對太祖曰與鄙意合也謂曰勵還告所思故

不能對耳太祖曰何思則曰昔

惲後每害其寵加毒以進王王將嘗之後母曰儻從二
千里來當試之王與近臣飲文王大怒遣司馬
錯賜惲劒使自裁惲惶夫婦自殺奏誅其邸中令嬰等
二十七人蜀人葬惲郭外
豎牛讒而殺壬
妾余讒而殺甲
齊非子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拙用
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妒而欲殺之曰與壬游
于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
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請之矣使佩之壬
用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玉于君乎叔孫曰猶子

何足見也豎牛固已數見于君矣君賜之玉環壬
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
兄曰丙豎牛又妒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鍾鍾成丙不
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
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
輒擊鍾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謂叔孫叔
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
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
曰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
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從其所欲竟
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慈之

患也
又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有
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做傷其身以視君而泣
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
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陽死若優
幸于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作妾余之詐爲
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製其親身衣
之衰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
也今乃欲遣賊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
幸莫大于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

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此備可以而害也君臣
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紀也而群臣之誠能若子其
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誅死哉
爲善最樂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少有孝友之質仁弘雅明帝部
書示諸國曰詔問東平王蒼處家何等最樂王對曰爲
富最樂帝曰其言甚大副其腹腹爲何事樂臣以政使劉
向講禮頗頗講易朱威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生兄弟
大集宗親之他日罷除卓王孫

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
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疑曰未若皇帝之次第爲貴最
多也
冀河間王服儒術
齊河間王愛文學
漢書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于儒者
北史齊河間康獻王孝琬字正德篤慎寬厚兼愛文學
魏任城王破叛胡桑乾
唐任城王敗突厥城下
魏志曹彰與叛胡轉戰乘勝遂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
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
得過代不可深進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遠
何能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遠
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

黃門三年左爲任城王
魏志曹彰與叛胡轉戰乘勝遂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
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
得過代不可深進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遠
何能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遠
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
黃門三年左爲任城王
晉州遣弟洛兒引突厥兵數萬至于
晉唐書梁師都傳見州遣弟洛兒引突厥兵數萬至于
之所無使漢屢遭匈奴之寇帝不如早爲
八下拿道宗開門北走伏兵四出戰徒大敗高祖聞而
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北齊氏于已公子呂曰
叔良高事之若弗與
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
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

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漢書高祖爲漢王時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

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爲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頓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爲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爲周呂侯次兄釋之爲建成侯遂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

帝立呂后爲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薄槀常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槀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俱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頻氏家訓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獘多矣昔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毋寧爲之趙王之戕文寧使

賜吳王濞几杖不朝

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漢書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子是遣其喪歸葬吳王濞幅曰天下一家死長安郎葬長安何必來葬徒勞百姓重傷吳王由是怨望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侯使來輒係其使而後使人爲秋請病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口窘見漏中語不謝吳王始詐疾反覺見責亦益解

又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安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安作妖言間諸王王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意有口上愛陵多予金錢爲中尉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燕剌王自歌

廣陵王自歌

漢書燕剌王旦事覺憂懣置酒萬載宮會宮客群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鷄不鳴橫衍衍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眞骨籍籍兮亡居及得璽書以符頒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絞自殺

又廣陵厲王胥祝詛事發覺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既見使者還置酒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偕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爲苦心何用爲樂心所喜出入無悰爲樂亟高里召兮郭門閉死不得取代屬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鴟鳴時罷寢謂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欲骨嘗暴幸而得葬墓上無厚也即以絞自殺死

文帝母薄太后賢徵

文帝母王太后貴相

漢書高祖薄姬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通生薄姬姬內其女于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貴子立爲王而薄姬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約楚及項羽許召吾心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見薄姬有部內後宮歲餘不得幸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美色召幸之生文帝薄姬初時約漢王四年坐河南成皋靈臺此兩美人侍相與笑薄姬許諾後遂幸有身俱以賢告漢王心愛然憚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夢龍據妾胷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成之遂幸有身

歲中生文帝

論衡王莽始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薦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偏君寄者遇相正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后吾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霸爲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吾太子元帝崩太子霸爲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　又丞相黃次公故爲魯夏侯勝與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令此婦人不富貴十倍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鄉里大巫家子也即娶以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

何準生女之夕群鳥夜啼則天初誕之夕雌雄皆雛

晉志海鹽南三里有烏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夕群烏

啼聲準適生女他日復夜啼及穆帝立準女爲后
西陽雜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雛右手中指有黑毫
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
一夜兩盡生
無何旋盡失
晉書成恭杜皇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
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南史梁武丁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
多疣子及帝賜以金環約之無何盡失所在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甲部下

茅容以草蔬與客同飯
樂順以菜俎爲客設食
後漢書茅容字季偉年四十餘耕于野時與等輩避雨
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
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
爲己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
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
南史吏部郎候泉之賞往樂順之廨之爲設食唯枯魚
菜俎泉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
泉之曰卿過茅季偉我非郭林宗

孝婦汲江水
後漢書廣漢姜詩妻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
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派流而汲
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子奇止鄰舍晝
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姑怪
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愧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汲
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
華陽國志孝子隗通爲母汲江喬水天爲出平石生江

中今石在馬湖江

任彥昇不嘗櫬椰

陳叔達不食蒲萄

南史任昉父遊本性重櫬椰以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以父所嗜好深以為恨遂終身不嘗櫬椰

舊唐書高祖賜羣臣食於御前果有蒲萄作中陳叔達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遺手遂流涕嗚咽久之乃止因賜物百段

劉士儁母喪勺飲不入口七日

段秀實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

隋書劉士儁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于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唐書段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有間然後飲食

開函流涕

開函流涕

南史齊河東王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晝臥纏髮鉉上高帝寤上弄繩賜鉉及崩後鉉以貧母感繩流涕嗚咽鉉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

又張敫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放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絹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筒流涕

輒圍象日順在此

輒到墓日衰在此

後漢書蔡順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遍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呼天火遂越燒宅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柬閤祭酒每平坐晨雷日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

晉書王哀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哀在此

六世同爨

九世同居

南史漢諱人部崇興六世同爨刻牧表其門閭

魯詩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時東安王高永樂語宅舍悉張公藝子恭亦祝慈重太其門貞觀中特勅更加旌表高宗右事太山路過鄆州臨幸其宅問其義由共人書紙筆但書百餘忍字賜宗為之流涕賜以縑帛

李氏七世同居

鄭氏七世同居

北史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同居共財家有二十二

死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里嘆美標其門閭曰義門閭

又郭世儁字弘乂太原晉陽人也家門雍穆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敞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彧敞等至其門閭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　又南唐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百口每日設廣廈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者犬爲之不食建昌令李渤高其義爲之表聞詔旌其門閭曰義門陳氏家訓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如華元終于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如華元

預氏家訓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曾參不娶此皆足以爲誡其後假

南史吳達經荒饑糧儲將竭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臥閭隣里以葦席裹之埋于村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曹則傭賃夜則伐木樵薪妻亦同達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葬亡中成七墓

晉書夏方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幹造得單屋屋干爲後者賢恚恨不肯於是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婿賢入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驅使其旁

玄成為後賢鑒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稱竟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御史丞相按驗玄成素有名譽士大夫多疑其欲讓辟兄者按事丞相史適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家耻辱為狂癡光耀捨而不宜徵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適為宰相執事顧少閒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汙其志使得自安衛門之下而永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

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為太山都尉後漢書丁鴻傳鴻父絳從世祖征伐鴻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絳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杜衰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版含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遠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柱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祀之義可謂

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選就國開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

鄧彪讓國與弟夙

劉愷讓爵與弟憲

東觀記鄧彪字智伯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封鄧侯彪少修孝行脩志清高與同郡宗武仲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稱南陽五伯彪以嫡長為世子邯薨當嗣辭讓國與異母弟夙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夙襲爵彪仕州郡

後漢書劉愷字伯豫交般尊崇敬班第寬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愷愷固讓愷國滿百里素侯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謙讓為國于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敏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絕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鄧侯鄧彪並以高行潔身尊尚未聞取制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

姜伯淮兄弟常共臥起

張弘策兄弟常同臥起

後漢書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

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
以係嗣當立乃遷往就室紘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
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生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
譽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紘嘗與季江遇郡收于
道盜欲殺之紘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　謝承
後漢書紘與季江俱乘車行適野虜爲賊所劫取其衣
物欲殺其兄弟紘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愍又未聘
娶願以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
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賊義壯曰二君所謂賢人
吾等不良妄相侵犯兼物而去紘車中尚有數千錢盜
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復不受紘以物經歷盜手

人爭求免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洋州議以爲益不合
罪
又晉景帝傳建康人張悌坐叔姊連及悌死罪悌兄
松訴請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
乞代悌死景又曰兄是嫡長後母惟生悌若從法母亦
不全亦請死母曰悌應死宜以弟景悌亦引
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議希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得
爲例　又南都江陵縣人荀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
沙門所淫夜入荀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刻
家門隨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寧已所後胡之刻又
如此兄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啟州刺史盧江王泰
泰表錄曰夫迅寒急雨乃見松筠之操忠義迫切乃見

識貞孤之風編以蒋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識之日
友于讓生事憐左右義我哀行路昔文舉引傍援漏疎網
蒋之心迹同待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僞為善由是將之
兄弟免死
淳于恭教兄子用扶自箠
繆豫公教弟婦掩戶自過
後漢書淳于恭兄崇卒恭養幼孤教誨學問有不如法
輒反用扶自箠以感悟之兒輒而改過
又繇彤字豫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諸
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責詞數乃掩戶自
過曰繇彤汝修身律行學聖人之法將以整風俗奈

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敦
睦之行
例得一子解褐
例得一子出身
北史邢巒為南兗州例得一子解褐乃改其孤弟子子
愼為朝請于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滄州
復啟孤兄子斯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
多之
又房亮為東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
不言其子而啟其弟子啟為秦郡守薦之
蔡子于樹
晉書鄧攸逃石勒遇賊掠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
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
可絕止應自棄吾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
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故繫之于樹而去
史臣曰攸棄子存姪以義所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
情恐痛何至預加微纆絕其奔走者乎斯宣慈愛仁人
之所用心也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
矣
陳書王元規字正範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
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府宅元規雖有一小船倉卒

引其母妹並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楫而去留其男女
三人閻子林抄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
以子易姪
以身代弟
崔鴻十六國春秋江都王延年十五喪二親奉叔父
李閻子良孫及弟從子為敬人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
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為叔父所養
此叔父之少孤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免之
宋書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發遲期不
至棘自詣郡縣引已為家長今弟不行罪當伍已以
身代薩薩又辭曰引太守張侯言其不實以棘代薩

一處報云聽其相代辭色並悅甘心赴死爲棟妻許氏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但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　又南史元嘉末吳欣之弟慰之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

夫妻相對如賓

夫妻相敬如賓

左傳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想略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性好學漢末爲諸生帶經耕鉏其妻當自饋飼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懸魚干庭

攻瓜于梁

謝承漢書羊續好食生魚爲南陽太守府丞侯瑾作倫貢鯉魚受而懸之一歲倫復致一枚續乃出所懸枯魚一國人歎魚而不受其第書曰皆魚不受何也曰夫欲明象示之以杜其意　韓詩外傳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故不受也受魚而免于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于相長自給于魚此明于爲己者也　五代史補王寬

知遺推官黃仍魚徐演代爲辦設曰郎君斷案總從羊續懸來列在雕盤便到馮驩食處時大稱之

北史蘇瓊爲南清河太守性清慎不發私書郡人趙穎宦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瓊恃年老苦請遂便爲留乃致于廳事梁上竟不割人間受趙穎厥猶在

第五倫受俸裁留一月

第五訒不炊或至十日

後漢書第五倫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悉以賑貧與民之貧羸

者

三輔決錄注曰第五倫字子陵爲部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史南頓令性好學廉潔大方洛陽無王人鄉里無田宅子孫常自饋汲雖太史令張衡尚書盧江朱伯不欲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盧江朱伯不欲司隸校尉南陽故書各致禮餉終不受

迺令悉還歲化大行

後漢充豪陳咸張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寄妻又遣金鎥八枚與並受之而召主簿於階先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栗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

之先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
及英正身絜己感化大行
北史梁毘為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
金多者為豪傑由是遞相陵辱每干戈邊境略無寧
歲毘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競金座側
對之慟哭謂曰此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
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
悟遂不相攻
宜受一錢
為食一口
後漢書劉寵為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有五六老叟

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
生未嘗識郡朝忽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
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
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口吾政
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北史齊彭城景王浟為定州刺史徵為侍中人吏送別
詣路哀潸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舍之織紵花以自供
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浟曰自殿下至此五
又潸為兖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
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今化殿下
王衍口不言錢
崔洪口不言財
晉書王衍疾其妻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
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行處輒見錢洪婢口銅臭
寫書當慎嫌疑
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波車其意為食一
口
寫書亦是罪過
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
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
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
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音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
衣囊徵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
吳氏世不乏季子矣季子謂吳札也
北史潘子義遷郎基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
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又郎基性清恒無所營求
當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拔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乎唯願

令人寫書
留牀淮南
留牀兖州
魏志注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車黃特牛布被
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縣留牛與主簿曰昔來
時本無此犢犢是淮所生有也
記略表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舍之織花以自供
又潛為兖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
王衍口不言錢
崔洪口不言財
晉書王衍疾其妻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
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行處輒見錢洪婢口銅臭

物邦
又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謂公卿
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盧有執
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說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爲廬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載
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
見土而去
南史江革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選故依舊
賜賓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
打納革並不納唯隨所給一劑餉倫敦不得妄臥
烏得左右于公厨取之放知而命還

齊文帝賜公卿任取左藏
北史李崇在官和厚明于決斷然性好財賄阪畢聚斂
李明霸太后常幸左藏王公嬪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
力負希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惟長樂
公丙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
崔昂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顧什于地崇乃傷腰融亟損
時稱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我
明王　又洛陽伽藍記靈太后賜百官負絹任意自取

朝臣莫不稱力而去唯章武王融堅持兩足太后問侍中何少
過性躁倒傷踝侍中崔光止取兩疋太后問其故對曰盧有執
對曰臣有兩手唯地兩足所獲多矣朝貴服其清廉
北史庫狄士文當入朝遇隋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
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匹上
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
盧鈞爲廣州市舶一不干預
崔弘禮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放性公廉南海
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
自營辦于市

又盧鈞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蜃
能之利珍貨輻輳前後作法與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
皆不問載而歸鈞性仁恕爲政廉潔請託靡行前使
已一不干預自貞元以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
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先在封境者爲寄
錢爲營葬貧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瘞多所全
救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
嚴而人化
馬位不受遷帛德宗固而授令
僧孺不受遺物穆宗固而命相
韓皇甫澤潞節度使李抱貞卒馬位爲弔贈使抱貞男

遺仇鼎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屬醴泉關縣令宰臣進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
灤路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海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
令縣中百姓多稱爲著論敘仲共倡曾在縣七年童稚牛
義勤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使家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
薦爲給事中
又初韋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以家
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
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爲所養竊發乃命中使至其家
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但有約賠之所唯千牛僧
孺宣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

一狐裘三十年
一熊皮數十年
楊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其死也二妻二妾
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一狐裘以朝遣車
適君子哉盈禮焉馬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
禮晉司空長孫道生康約身爲三司而衣不重彩食不
兼味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
先從侯從
引成組騎

北史袁叔德侯李僧伽先咸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
令吾羞對軒冕
舊唐書楊綰字公權元載伏誅綰拜相綰久積公輔之
望及詔出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
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四
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
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道毀折中書令郭子儀在邠
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
以承恩每出入騶吸百餘亦即日減損車騎唯留十騎
而已其餘望風遽各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
此　又魏志毛玠典選舉務以儉率人

鮑宣夫妻共挽鹿車
後漢書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
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物甚盛宣不悅謂妻
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願不敢當妻曰大
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奉承君子
唯命是從宣嘆曰是吾志也妻乃悉更服飾更著
短布永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裁遺出汲修
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
初爲泰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宜復設
挽鹿車時否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昔時

敢忘乎
尚史劉毅之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遭遇盜賊毅之惡
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毅之共居儉苦夫妻共
乘浦筆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
和嶠以策數馬
乾寶干寶兄弟相友
史記尚在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間車幾日慶以策
數馬車聚手曰六馬慶下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伯君
注
北史崔光太守楊琳當與十餘人同來詣見帝問張乾
咸曰其人有病頭風乾咸下殿就視而答曰風南太守
昨忽
楊琳當與乾咸曰卿等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
進之知上以弘微能屬意求食欲使與諸經營及
賓客無它
漢書百慶爲丞相文深密謹無他大略
之宜綰以戚里爲郎將事文帝功大遷中郎將謹愨在
舊最編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
詔拜綰長者嘗過之及景帝立歲餘不執何綰
晉書孝景日綰長者嘗過之
石崇以謹慎見稱
石崇以謹慎見稱
子孟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子孟小心謹慎未嘗有過
論撰考議曰邑名朝歌頗淵不舍
歌墨子迴車
論撰考議曰邑名朝歌頗淵不舍七十弟子唯有學子
獨頗由慶隨車宋均曰子路名仲由字子路

廢之使陷車也　淮南子曰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
志者也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見上
盜泉勝母曾子飲襟
（小字：此考識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母曾子飲襟校
以孔子之聖十萬也至而不宿下盜泉不飲亞而不宿
盜泉勝母共有不飲亞其名也）
冠一免安可冠也
一杜其可開乎
高密貢生學賢長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
免冠謝高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也

晉書范粲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
張闓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受歎曰生於亂世貧而
能貧乃可以免斂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
書自適張既徵之爲府司馬騎日門一杜其可開乎
後漢光武崩趙憙受遺詔典喪儀是時溫王皆在京師
溫王莽篡位當時
後漢光武前趙憙受遺詔典喪儀乃開上後因宴從容
白王莽篡亂與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
憙容無序意乃正色指殿階狀下諸王以明尊卑時
諸國宮屬出入宮省與百官無別憙將護
分止宅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參倍儀嚴門衛
內外肅然
北史宣武崩後二日嶽平王恢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
徑至太極兩廡哀慟禁門侍中黃門頓軍二衛云身
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　北齊
抗對者崔光獨據殿戶　後魏
依當階推下視王扶　唐
理或有慢懈淚俱止云　後魏

殿于是遂還
劉行本置笏于地
褚遂良置笏殿階
北史劉行本傳隋文帝踐祚拜諫大夫檢校中書侍郎
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
上當怒一郎于殿前笏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貧過六
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于理
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于地而退上欽
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唐書褚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
帝先帝疾詵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朕今付卿且德音
在陛下耳可遂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
復召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首事
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
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遂良此笏当歸田里帝大怒
命引出
郭子儀執詔封還
皇甫之持節不與
舊唐書有詔王崔儇曰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敕至南
省郎餘慶執之封還以告諸道故好無故受正員五品
官是開徼倖之路且無闕可供
又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小府監蔣其子爲門
生辈貴之持其籍不與曰王爵之子不當仕忠義以蕞
通權倖爲請者非一貫之持之愈堅餘而疏陳忠義不
宜污朝籍詞理懇切竟罷去之
批敕
塗詔
舊唐書李藩爲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詔written後批之
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敕
邪
又李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河東節度使王鍔用
錢數千爲路宜權倖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
客言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奏藩以筆塗兼相字

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
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曰又慕何暇別
作表事果寢
李大亮不順宰使求名鷹
倪若水不聽宦官採鴆鵰
舊唐書李大亮爲涼州都督以惠政聞嘗有臺使到州
見有名鷹飄大亮獻之大亮容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
使者來應若是陛下之意深垂其責若如其言便是使
非其人太宗下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
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蔣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
寐使遠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故露愚心

非常艱到覓門嘉歎古人稱一言之重作于千金卿之
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胡餅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
自用之物又賜筍悅漢紀一部
又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令宦官往江南採鴛鴦等
鳴鳥路由汴州若水知之上表諫曰方今九夏時忙三
農作苦田夫擔秉饁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
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南達于京師水慮舟船陸倦擔負
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于
是誦鹿鳴騶虞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
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恐爲忤旨遽止之

衛弼不爲齊王操琴
故連不爲武陵鼓琴
晉書 卷二 二七
晉書楊紹嘗前齊王冏諮事遇冏讌召董艾爲旗等
共論時政艾言于冏曰嵇侍中善言于絲竹公可令操之
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爲樂卿何吝此邪紹對
曰公匡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于後紹雖虎鄙忝備
常伯豈被冠冕臨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爲伶人之
事若稱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薛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
而退
又載逵字安道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衛士
范宣于豫章豫章太宰武陵王晞聞其
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
吟人皓齒發引其兄逵逵兄逵逵獨命
駕俊曰臣所謂博而無要倪曰君子之事上

從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獨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　又南史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歐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絃

因太和夏旱請斬鄭注

漢書元封初歲小旱令百官求雨上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祝而已今桑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與民爭利故天乃雨

舊唐書太和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誣構宋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李中敏

上言曰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奸弊今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而雪申錫

漢文帝謂馮唐辱我

盧德宗爲蕭復輕朕

漢書文帝問廉頗李牧爲人良說乃稱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爲虜曰主臣陛下雖有雖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虜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孝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虜謝以言曰語將軍邊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今臣爲閭巷小人而道以

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舍人是以能

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寇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不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跟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竊忠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魔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之訶不正德宗然退謂左右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爲虜曰主臣陛下愛幸臣臣安敢不奉詔吾私之寵朝坐廷中嘉爲相臣臣安敢不奉詔吾私之寵朝坐廷中嘉爲相

漢書申屠嘉爲丞相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于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嘉朝坐廷中嘉爲相時召通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流涕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

此吾輩忘君殉之節也
北史劉行本爲上洛王統軍既至爲上流日巡相幾殺臣
太子所昵嘗于閤內與太子戲褊太子屢闚千外行本
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
仗執法者推之太子爲請乃釋之
按大項公謝
趙宣頭使謝
漢書龔大因行酒罵坐田蚡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乃
令騎留大夫不得出福起爲謝按夫項令謝大怒
不肯頓蚡適戲騎縛夫置令
後漢書董宣殺湖陽公主奴湖陽公主訴帝帝使宣叩

頭謝主宣不從强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格殺湖陽公主奴
棒破壽陽公主車
後漢書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奢恣日殺人因
臨上家吏不能得及乘出行而以奴驟乘宣於夏門亭
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
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
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
即以頭擊柱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
宣不從强使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門吏

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頒諸吏
北史高恭之字道穆爲御史中尉時尒朱世隆當朝權
盛因內兄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
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
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
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
深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按
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
逶迤車去半頃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遲以赤棒
棒之
晉志
歸志　卷二
段灼權要渠碟
舊唐書李元紘爲蒲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
碟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斷還僧
寺實懷真爲蒲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
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竟執正
不撓
又李元紘爲京兆尹奏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諸王公
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碟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
之百姓大蒙其利
蘇則之膳不枕佞人
羊侃之非不坐閒人

魏志蘇則與董昭同寮昭密抗則勝則推下之曰蘇則之勝非倹人之枕也

梁書羊侃遷都官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宾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非閽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敖嗣倹

漢書陳萬年嘗病召子咸教戒于牀下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扶之咸卻走頭觸柱而出

晉書馬寔議百官降禮于王尊問之顧命合曰馬面

倹于我有邪德于不過諂品不與點言

晉書周顗爲尚安王簡居喪廢禮崇尚老莊脫略名教時論宾伯頗中正不過總品爲之議曰拜下之敬前違衆從皆備之道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以庾伯爲惡世所不能澄哉世所不能裁

唐書林宋璟爲廣府都督玄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追璟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或中詆于玄宗上嘆良久拜刑部尚書

華貴之不過李京兆

宴罷曲意安能改行

南齊書袁人阮佃夫在會上請假東歸客勸王儉慶以佃夫要侍宜加禮接儉庇曰我立身自有本末豈能由意乎後若見憑當拂衣而去耳佃夫言于宋明帝曰而

陳書謝引字升作爲建康大令時敕以引爲侍讀不肯屈節度察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由是見疏爲黃門郎謝引曰李察之身在仙境身計引曰吾之元身自有本末亦安能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興章仲山

色益弘領婚已
大悲語敬奇婚已
其婚暴語于朝
大唐新語敬奇寫大理正與姚崇有姻紀崇感疾
故奇還宅省崇湯液中置生雀數頭一手執
而後放之視云頗令公速愈也崇遂從之敬奇從出崇
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遊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荷
駙馬 卷二 三日
突闕朝覲詣少室山時高僧文以才代
稱伏于壇盤今僧道迎入宅中所設特
盛實左司員中張元一爲代徵回以道后大笑盛厚
湯茶亦器具爲人
雪夜留客分坐
司馬家居白簡
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
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門
聚觀上及去職印封如初
南史王惠拜吏部尚書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瓠
不視求官書
又王球居選職接客未嘗不視案求官貴賤而答答
不遑子婁梁
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
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門
聚觀上及去職印封如初
又王球居選職接客未嘗不視案求官貴賤而答答
不遑子婁梁

吳志先是二官並關中外職門後遣子弟給侍全琮報
陸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爲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
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誘敵有彼此古人
之厚忌也
陳壽評曰張昭雅素名重孫策以後事業多行賄賂今文豪謂袁憲父君正具
卿等宜與建官懇告其第既而曰中客未敢舉箸待璟
久之方至先執酒勸周拜謝飲不盡卮遷稱腹痛而起
桓溫爲子求婚于坦之
徐孝爲子求婚于倩女
晉書王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與子求婚于坦之及還
家省父而迎愛坦之雅長大猶抱置牀上坦之因言溫
意速大忽遽排下口汝竟願邪卑馬幸奉天爲賊所逼欲受僞
也坦之乃解以他故溫曰此乃國事卿何見沮而以女妻兵
尚史江備方雅有風格侯射徐邈重性寡與子規抗
禮不爲之屈勉因備問答雅是景爲子求婚女不
答景再言之乃扶景而下
宋宗室盡聚庭中
宋隆慶盡落其家
漢魯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于庭中
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復其
婦里共止之因固謂吉令婦還如里中爲之
句容王陽書去東家妻完益
貴玄風可師物學非遠諸在茲

北史趙軌爲舜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隣有桑棋落其家
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
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
乞不使王彥方知
皆唯恐楞德廣知
後漢王烈字彥方少師事陳寔以異行稱鄉里有盜牛
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忽
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聞其故烈曰盜牛小事
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恐之
北史楞建少方雅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
唯恐楞建知也　又南史沈道虔傳有人竊其同系

者刈還兒之乃自逃隱待稍定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
後大箭令八止之曰惜此箭欲令成林更有隼者相與
乃今人買大箭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其門內
前還常以楞拾自資向楞者或爭穗道虔聞之不止悉
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而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范冉辭麥
度易曾
老於後漢書范冉去官歸里躬耕隱節使兒捃拾麥得五斛隣人尹
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
雜矣遂誓不敢受
南史臨川王映愈度易麥石斛易謂使人曰走推探囊
鹿之伍終其解之毛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係自耕之祿
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
送絹償刈殺
以繩盟禾下
晉書羊祜出軍行吳境刈殺百姓稻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
北史鹿愈嘗館徐州馬援附船而至大梁夜鼾從官上
岸竊禾「山東何馬船行數里愈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
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　又齊神武召多聞舊事左右
共左石馬邊入田中暴人禾孰狂馬得助哉

道存從弟彼頗營產業二弟請假
出渚迎之牽車十餘船皆是綿絹悉與之
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載還
汝尊恭敬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焚蓋乃去
又顧覩之家門雍穆爲州郡所重子純私財甚豐階
士庶多負貴覩之禁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誅出文券一
大厨悉令爽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純慙歎竊曰
標牓賣宅
券契賣牛
北史皇甫完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所居宅外有

乙部上

師經援琴撞魏文侯

師曠援琴撞晉平公

說苑師經鼓琴魏文侯起儛賦曰使臣言而無見違命經援琴而撞文侯曰昔先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固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宜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止曰君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

師曠　而莫之違師曠侍坐于前援琴撞之以避坐

孟子　於璧公曰太師調律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

卷三　八

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　又南史何尚性篤

家中常之閤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　注曰此亡

孟子　保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還還之深息

況若絕之　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

論不諫楚子臨之以兵

保申諫荊子加之以荊

左傳幼窶奉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

論奉曰吾聞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笑

閻詡之太伯使其後掌之

呂覽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

不反得丹之姬洋非年不聽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

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

姬洋非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教免衣寇葆而

齒於諸侯願請絕更而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保申束綑荊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管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不愛痛之何益保申趣出自流於淵商鞅罪文王曰此不殺之過也保申何罪乃殺管聽保申殺之刑恕路之之謂故曰之姬後荊遂國三十九荊日衰北者保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唐紀二 高民請苑

高何為民苑

唐太子 大饑隋應侯請曰子苑之有蔬菜橡果以活命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有罪而受賞今發五苑之蔬菜者使民有功安得為民苑而治

都梁移及丞九十一人遷官吏及軍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給動搖之端是上乃從之

唐鹿門子德裕奏

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文宗下尚書議與棄狀請如德裕策牛僧孺奏曰此議非也吐蕃疆土四面萬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況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改之令一朝失信戍醜得以為詞雖得百維州亦何補也上曰然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

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晉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又貢禹請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天子善其忠乃下詔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

賈捐之議棄珠厓

牛僧孺議棄維州

漢元帝初元年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誅覆舟之略曰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臣恐後必復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已非所以子萬民也上從之罷珠厓

與之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
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詔時僧孺沮議乃詔德裕
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特善得之皆加虐刑會
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等于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
快戎心絕歸降之義上頗尤僧孺

魏相請棄車師

仁傑請棄四鎮

漢書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不能下上與
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
不敢復授西域魏相上書諫上從而止

舊唐書仁傑以百姓西戍跋涉等四鎮極爲勞弊乃

上疏略曰國家頃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
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收用不支
糧無益轉輸靡絕朽軸殆空越領海分兵防守行
役既久怨讀亦多昔漢元納賈捐之棄而還珠厓之郡
宣帝罷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
憚勞人力也

棄龍纈新錦

秦龍進綾綾

傷齋書錄頗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馬皇甫恂
破鼈物纈新樣錦以進頗一切罷之或問頗曰公今在
遠豈得作聖意頗口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豈以遠近

閻易忠臣節也竟棄罷之

又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詔進可輻盤條綾二千匹
德裕進諫其畧曰玄鵠天馬拘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
聖明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
昔漢文帝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纖之服仁德慈儉至
今稱之伏乞陛下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革弋
之恭已優詔報之其綾綺羅進不能進

孔光所言罷削纂

戴胄奏已則削棄

漢書孔光荐有所言罷削草纂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
直人臣大非也有所薦舉恐其人之罔知沐日歸休

樊宏刪草 文右焚草

義真毀草 陳群刪草

漢樊宏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輒手自書寫刪本草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前後上表陳棄有損益者五百餘
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也

魏志荀彧字文若以書陳事臨薨焚其草故奇策嬴謀
不得盡聞也

魏書陳群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子弟
莫能知之
晉書羊祜嘉謀論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能聞之
陸元方密封以進
陸象先密有申理
舊唐書陸元方在官清謹再爲宰相則天將有遷寵
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
悉令焚之凡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
矣又有書一函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祝之乃
開後功書
又陸元方子象先清淨寡欲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

雅爲時賢所服時窮至忠等枝黨連累稍衆象先密
有申理全濟甚多然未嘗言及當時無知之者
羅欽順傳贈
潘清清敏贈
魏志太祖征并州留崔琰傳文帝于鄴世子仍出田獵
還遲期琰諫之高容內鑒近戒外揚遠節
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容內鑒近戒外揚遠節
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很讓虞人之賤服忽馳驁而
險忘雉兎之小娛忘社稷之重斯誠有識所以觀心
也昭世子婚嬪指稱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于天世
子報曰昨承嘉命惠示雅數欲使婚嬪指稱以塞已壞矣
稱亦去馬後有此比冢復爲諸
江表傳曰孫權數與潘濬陸議權輒曰相與別後時時
覽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
射雉非急弦絕轄破皆能爲害乞特爲臣故悉覽之滿
出見雉驚故在乃手自撥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陳矯張明帝案行尚書
楊顒諫孔明自校簿書

魏志明帝車駕幸至尚書門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
行之帝曰欲案行尚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
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
車而反
襄陽記楊顒入蜀爲巴郡太守承相諸葛亮主簿免喪
白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譬爲
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炊爨雞主
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
足雞客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日產欲以身親其役不復
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
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
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大夫故郎吉不問
情道吹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
者彼誠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

流汗竟日不亦勞乎宗謝之

徐生上書言霍氏

梅福上書言王氏

漢書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大奔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宮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願上頗言霍氏亦盛陛下且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上乃賜福帛十疋後乃爲郎

又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擅執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劾鳳爲鳳所誅王氏淩盛災異數見陛下莫

敢正言梅福上書其略曰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遣舅霍其位援以勢柄使之驕逆至于滅族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擢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焰焰燎于原撲滅之道在初滅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此生一泰

是生一隋

漢書武臣至邯鄲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將軍張黶爲都尉徇趙北略燕代趙地皆降武臣等家屬在邯鄲武臣等欲誅之住國人皆怒乃相與聚而攻武臣等武臣等走保信都項羽引兵北救趙至鉅鹿秦將王離圍之張耳數使人召前兵而陳餘度兵少不敢進又度秦軍強重怒張耳之使往死秦軍乃益發卒不滿萬人使張黶陳澤往試秦軍皆沒張黶還報陳餘以爲必殺張耳復請益兵餘復以數千人往皆沒於是陳餘乃悉發三縣兵可得五千人皆使嘗一軍軍漳南陳餘軍漳北自守

孫策破劉勳陳兵斬董卓

張九齡勸留張仁願守豐

後漢書張溫出屯美陽會董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見拒顧天下無可慮者（西京雜記、新六漢學校教授）

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

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征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于卓而賴之三王古之名將伐叛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成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干今若縱之自貶威重後悔何及

駐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聞表紹曰卓權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從信遂還鄉里

徵詣書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劾執送京師請行朝典張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

誅莊賈係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徐山不宜
免死上特捨之九於秦口辭山很子野心面有逆相臣
請出軍救之一薄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
惠侯告忠良遂成敗績
相如奉璧入秦怒髮衝冠
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
皆呼萬歲相如示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列士傳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奉
璧心 卷三 十二
王大怒並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背裂血出腰虎虎
不敢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

舊唐書孔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于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太宗行恭乃迴騎則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于御馬前步執長刀巨矟大呼以衆行恭按箭之狀立于昭陵闕前

谷神投乃向舵工

江表傳孫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微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鞭緩控利于後者鞭以助馬勢遂得過橋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

又何承天纂文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又從北中歸還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爭與部衆及畜產又俱北歸漢拜騎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太僕常爲人強力寬大重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冬月能於雪中逐鹿射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

蘇武杖漢節

漢書蘇武使匈奴杖漢節臥起

上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苦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難以助馬勢遂得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

又何承天纂文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又從北中歸還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爭與部衆及畜產又俱北歸漢拜騎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太僕常爲人強力寬大重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冬月能於雪中逐鹿射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

蘇武臥雪與毳毛并咽之

東觀漢記段類破羌明年春羌復大衆來攻類自下馬大戰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類追之且圍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

蘇武杖漢節

漢書蘇武使匈奴杖漢節臥起

駢志　卷三

上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苦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難以助馬勢遂得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

又何承天纂文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又從北中歸還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爭與部衆及畜產又俱北歸漢拜騎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太僕常爲人強力寬大重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冬月能於雪中逐鹿射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

蘇武臥雪與毳毛并咽之

東觀漢記段類破羌明年春羌復大衆來攻類自下馬大戰刀折矢盡虜亦引退類追之且圍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

蘇武杖漢節

漢書蘇武使匈奴杖漢節臥起

頭可得城不可得
頭可斷吾不可奪
留心先去自殺明日
將進將楊帛誘峻求兵宇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
得帛乃退去
唐張守相張延賞怙權嫉柳浑宇仁直見居己上明公
桑通結陳以自固實棕縱通子訴令往論之通大呼曰
肯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
報使于肝
還奏頭下

呂覽衛懿公有臣弘演有所于使狄人攻衛殺懿公盡
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于肝呼天而啼盡哀而
北曰臣請為君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實訖
公聞之復立衛于楚丘
漢書樂布為梁大夫使于齊未反漢召彭越責以謀反
越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捕之布還奏事彭
走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
邪布樂大夫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方提
鼎湯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方提
鼎湯人心危恐願將軍變慮乃由是赦布以
趙陽預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
敗滎陽成皐間項王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
漢合從若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
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
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一見梁彭王兵千梁彭王兵
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誅細誅之臣恐功臣人

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爲都尉

五百人皆自殺

數百人不肯降

史記田橫既自剄高帝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于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按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葹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自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

上露易晞戚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近者歌之俗呼爲挽歌

魏志諸葛誕既死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干寶紀曰數百人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

妄何一日殺二烈士

奈何一日殺二義士

魏志臧洪傳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隆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表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

滅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倚空復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哉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爲紹相謂曰如何

南史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沈攸之爲荊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尚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城不早來榮曰沈荊州是宋世忠臣不可謂之賊身不早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斬之榮歡笑

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拷素依隨榮左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二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而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前先殺邕之然後殺榮三軍莫不垂淚

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

王叔治獨能冒難

王僧達必來赴義

魏志王修字叔治北海孔融舉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犯刼者殺入孫氏吏不能執修將吏民圍之孫氏怕守吏民畏威不敢近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怕乃出

強愎服舉孝廉修濮邵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遠不行頃
之都中有反者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
右曰能冒難來唯王修耳
南史元凶弒立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
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
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
達尋至孝武即以為長史
華人當如此
為臣當若此
北史綦連猛為神武親信後都督佘朱文暢將逆猛

曰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
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
人為起井州傳伏聞後主已夜襲率衆入城于廳事前
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滿泣曰臣
世本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
武乳乾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
元申不作吳主父
公不作吳章
魏書王父偃方貴幸時答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
收葬焉上聞以卓為長者
又云故師事吳章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充盛弟子千餘
人王莽以為惡人禁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散
他師敵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去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
斂葬之京師稱焉
寧為表榮死不作彥回生
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
南史宋褚彥回歸心齊高帝世廟以名節議之于時百
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表榮死不作彥回生
又齊高帝遣沈攸之下司徒左長史元琰齎敕令斬斷
之其以示攸之攸之曰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
魏室忠臣
晉家遺老
晉書司馬孚性至慎慮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

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曰臣死之
日囚大魏之純臣也　南史梁王琳舉義為陳將吳明
徹所敗傳旨建康遣之于市琳故之朱瑒致書陳侯射
徐陵為晉家遺老當塗公琳輕躬殉主以身
已甫焉子論魏室忠臣梁故建寧公琳輕躬殉主以身
許國徒蘊包胥之念終遺長弘之旨至使身沒九泉頭
行萬里身首異處封樹不施士民傷悼早造未除預參下席降
薛布之吐操亡魏公之知遊是用冠巾而祔痛可識之
顏回腸疾首切角生之高伏惟聖恩悼厚明詔愛發故
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場疇刻石魏篇亦有心琳經淮壽
陽留游江右願歸彼境遂修舊塋庶孤墳既築或飛銜

士之鰥曠砰式樹時茵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綝等已有
詳牒仰案制議不遂所陳昔蕭公告逝即肥川而建營
城叔孫云亡仍考陵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柳有其例不
斐詩春城下唯信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
昧死陳祈伏待裁旨州愚陵希其志節又明徵亦數學琳求
首並爲啟陳主而許之
宋書徐廣祖玄篤位安帝出宮徐廣陪列悲慟哀動左
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流涕交流嗚咽見
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爲
宋朝佐命晉乃哀亡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爲
欲因表衰老乞歸桑梓性好清靜老分不倦

功封都鄉侯
不乘高車駟馬終不出關
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
水經注昔郭丹西入關歎慨于其下曰不乘駟馬高車
不復出關 後漢書丹從師入長安買符函谷門乃慨
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爲都講
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吳光薦丹辭病不就王莽文敬
之遣與諸生逃于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
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未嘗還
鄉出關如其志焉 東觀記曰丹從宛人東洮買入關符既

入關封符乞人也

華陽國志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其鄉西上有永平橋干是江衆多作橋故蜀立里多以橋爲名

起宅開門欲使容長戟

立宅起門當使容馬車

晉書王濟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濟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濟又陳顧父訴立宅起門頗曰當使容馬車訴笑而從之及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遥家宗榮之

晉敦未施武帝樂府歌

蕭登高臨武帝樂府歌

白晉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

問昔蕭登臨上既狹居常快快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肝衡扼腕歎咤者久之

恨得美酒五百斛船

問得滿數百斛船

吳書郡泉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閒居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曰

住而啖看鵝酒有斗許即益之不亦快乎

晉書畢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坐客常滿樽酒不空

虛無空席門不停賓

張璠漢紀孔融以法兒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晉書王渾鎮壽陽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憚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于

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

便自有滄浪間想

使人有伊洛間意

世說簡文入華林園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南史車騎將軍王彧嘗於孫子荆臺孫子荆臺即謝鯤子妙解音律彧之坦腹東牀

白起舞頃而嘆曰今日共使人感忽有伊洛間意

延明奮衣坐席

晉書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令就交會

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皆

於時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胡牀不動王逸少見郗嘉賓歎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北史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分千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于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奪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

開閤驅放

即時遣出

晉書王敦嘗煞忠于色體爲之疲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

南史宋武帝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

謝奕爲方外司馬

王珣爲方外司馬

世說謝奕字無奕桓溫辟爲司馬奕銑上牒推布衣支遁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逢此人不堪使令舍入內奕亦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奕欣然俄而車騎羽儀倂至門方知是袁卉

韓昌黎登華山華陰令百計取之方下

南史宋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人大不堪使令在右閉門不聽出乃留坐盡歡而去

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奕欣然俄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君與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將轉還猷興盡乃出門主人迎之乃還

晉書王徽之嘗寓居山陰偶大雪夜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即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答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唐書嚴武鎮成都杜甫所依之武幸門甚峻賓無能剛者武入覲簾下微窺客見武之威容嚴毅不能仰發任流矢投書于家人訣別華陰今百計取之方能下

舊唐書嚴武鎮成都杜甫所依之武幸門甚峻賓無能剛者武入覲簾下微窺客見武之威容嚴毅不能仰發任流矢投書于家人訣別華陰今百計取

高適既至而逸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甫嘗游嶽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以還

師伯遽欽子

韋叡遽反子

南史宋孝武嘗與顏師伯博帝每行五六十局十勝一擲直七百萬疏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欽子曰幾作虜爾日師伯一輸百萬

又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韋叡時監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

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

賭八百里駁

賭七百里馬

晉書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行八百里駁常駕其路與王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面射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而至一射便去而至一射便去的因探胡豕吃左右遽探牛心炙須臾而已別有告愷而叡然玄不敢復言乃命張玄重請安遂

賭墅

晉書謝安安石之役謝玄問計于謝安安安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告愷而叡然玄不敢復言乃命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基賭別墅

南史王玄保善棊基品第三文帝亦好棊與賭勝玄保以御宅城太守

羽戲

羽戲交馳圍棋半戲

一擲百萬

晉書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欲求濟于耽而耽在銀牀以坐馬絡頭無雜名遂變服懷布帽蒲褲與傅客雜坐傾身戲賭意氣甚雄傅客謂其常不辦作如此輩生計耽曰卿當不辦作此輩生計遂成就局十萬一擲直七百萬耽投馬絡頭與傅客角勝傅客識麦彥道不其通脫如此

南史桓玄曰劉毅家無儲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

圍鵝

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圍棋雜種名及方目群臣皆宜勿與惟曰彼在

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與之聖哉其以與之

圍見綠倚采好圍鵝數幸六王宅與魯池與諸王圍鵝

一鵝值五十萬錢

賭墅

晉書謝安安石之役謝玄問計于謝安安安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告愷而叡然玄不敢復言乃命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基賭別墅

南史王玄保善棊基品第三文帝亦好棊與賭勝玄保以御宅城太守

羽戲交馳圍棋半戲

尔白急數圍棋長嘯
蜀志魏軍次于興平假費禕節鉞率衆往禦光祿大夫來
敏至禕許別求圍棋于時羽檄交馳嚴敏已下皆與敏
兩局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觀君耳信可人必能辦
賊若禕至賊遂退
水經注陳留志阮瑀字元瑜弘農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
白甚急數阮方圍棋色無變云劫急阮曰居上有劫亦
甚急其耽樂如是故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棋爲坐隱或
亦謂之爲手談又謂之爲棋聖
魏氏春秋曰何晏好圍棋見上
晉書荀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
討大都督謝玄入問計安處然無憚色答曰已別有旨
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
堅親弟融與玄圍棋時別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
玄憂便爲敗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
汝安遂游步至夜乃還桓伊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破
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畢克便攝放牀上了
無喜色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
還內過戶限心甚不安不覺屐齒之折其爲情鎮物如此
又南史謝惠連拜東部尚書明帝廢前林領兵入殿左
右驚走報潘淑與客圍棋安坐下子如故有頃乃定

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
西吉不罪吐茵吏
安世不罪醉便即
漢書丙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有酒數
逐湯官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二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
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掾忍之
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此取吏邊耶人皆知邊衆發事
命警備事常出逢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
來至取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遼
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
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察其言各異尊案邊長吏
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謹讓而吉見嘉
邊思職馭吏力也
又張安世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毛事白行法安
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
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若適奴其
隱人過失皆此類也
羨汗神色不異
晉嗣頻色不異
後漢書劉寬夫人欲試寬令婦當朝會裝嚴已訖使
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跪謝寬神色不異乃徐言

曰羣兒聞汝手抆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南史褚淵字彥回性和雅有器度不妄喜怒容止閑華

將羣至門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

趙孝欲止郵亭遲不名而去

劉寵欲息亭舍遲無言而去

後漢書趙孝父普上黨時爲郡門下掾賓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宋時聞孝

歸常白衣步擔酒待之孝既至不肯名長不肯內

甯過以有長者容情酒待之孝既至不肯名長不肯內

閤門閭田禾將車子當從長安來何暫至乎老曰卓

到矣 [illegible] 于是遂去

又劉寵爲會稽太守徵還欲止郵亭亭吏止之曰舊制府掾以

[illegible] 卷三 三

顧元敬封鄉侯家人不知

孫伏伽拜御史子弟不知

吳志顧雍字元歎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

後閒乃驚

唐書孫伏伽拜御史時先彼內旨而制來出歸臥于家

晉書衆處子深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處爲

卷二 三十二

研七

直不疑同舍郎金

衆子深嘗同宿客脯

漢書直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

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

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爲長者

晉書衆處子深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處爲

客處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矢烏肉寫

鬧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氷閒之

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處之不顧

認冲猶

認茂焉

徽之遽走取視默之神色怡然徐左右扶出

南史褚淵字彥回性和雅有器度不妄喜怒容止閑華

將羣至門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

趙孝欲止郵亭亭遲不名而去

劉寵欲息亭舍遲無言而去

後漢書趙孝父普上黨時爲郡門下掾賓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宋時聞孝

歸常白衣步擔酒待之孝既至不肯名長不肯內

甯過以有長者容情酒待之孝既至不肯名長不肯內

閤門閭田禾將車子當從長安來何暫至乎老曰卓

到矣 [illegible] 于是遂去

又劉寵爲會稽太守徵還欲止郵亭亭吏止之曰舊制府掾以

顧元敬封鄉侯家人不知

孫伏伽拜御史子弟不知

吳志顧雍字元歎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

後閒乃驚

唐書孫伏伽拜御史時先彼內旨而制來出歸臥于家

晉書衆處子深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處爲

客處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矢烏肉寫

鬧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氷閒之

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處之不顧

認冲猶

認茂焉

後漢書卓茂嘗行有人認茂馬茂心知其誤嘿解與之
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
晉書朱冲傳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
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
還屐笑受
還屐不取
南史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
先生嘗行路隣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那卽跣
而返隣人得屐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那笑而受
之
又劉凝之嘗出市易買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

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着屐笑曰僕
着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
還不肯復取
吳志鍾離牧居永興躬自耕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
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閑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
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豈不
宜自行義事使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爾公寧而止
君邪牧曰此是鄙界緣君意簡故來墾住今以少稻而
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
民民慙懼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餘米送還縣令教閉
門不受民輸置道傍棄有而去牧由此發名
代木爲橋
南史平原平它上種竹有淺其谷者原平過見之盜者
海走平原平乃于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築
簡置郵外路里懸幌無復盜者
海上爲橋
又范元琰家貧唯以圃蔬爲業每出行見人盜其菜

孫資不念舊惡

張既不挾舊怨

魏注孫資別傳曰初資在邢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懿皆妬害之而楊俊貴附豫每稱薦資既不以爲言而終無倦意豫感資構造誘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爲言而終無倦意豫感資構造誘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爲言而終無倦意豫感資構造誘端怨隙甚重

乙部下

始皇欵不得與此人同時
孝武欵不得與此人同時
論衡韓非之書傳於秦庭始皇欵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　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大欵思與人與皆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慨氣發於內矣

史記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復奏大人賦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　又論衡漢武帝子虛之賦微司馬長卿孝成玩弄狸之多若揚子雲出入游倦子雲後說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下位之官快於君山

大才當晚成
大才須大用

後漢書馬援少有大志若時龍子陽公孫述皆其舊友也
章句乃爵兒況欲就邊郡田牧況不能守
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舊唐書韋安石應明經舉高第累遷監察御史長安元年遷襄州司兵參軍時大才須大用何爲徒勞於州縣也
永昌元年遷鳳閣舍人時爲文昌左相安石

陳蕃謂文武兼爲臣不如李膺
王佐謂才兼文武臣不如李膺
聰明睿達文武兼資臣不如李膺
舊唐書李勣代楊秉爲太尉秉嘗與人言自房玄齡杜如晦後天子不復委重宰臣不如太尉謂廣齊七政司直與臣不如太尉謂廣平也
後漢書馬援上書言宜鑄五銖錢以便百姓事下三府三府以爲不可鑄錢之弊輕重大小不可不均均之於民不如均之於官今以一當五則人盜鑄之利十倍矣雖嚴刑峻法猶不能禁也
政貴簡易不煩苛察
後漢書明帝紀元年詔曰朕不敏不明奉承大業戰戰兢兢不敢荒寧而政事多闕不稱天心百官各修其職務在簡易不得苛刻以爲明不得以不言爲忠不得以不語爲不知不得以不問爲不識不得以不察爲不見不得以不聞爲不聽不得以不理爲不治不得以不禁爲不威不得以不罰爲不明不得以不決爲不斷不得以不行爲不能不得以不達爲不通不得以不正爲不直不得以不廉爲不清不得以不慎爲不謹不得以不勤爲不敏不得以不學爲不博不得以不問爲不識不得以不察爲不見不得以不聞爲不聽不得以不理爲不治不得以不禁爲不威不得以不罰爲不明不得以不決爲不斷不得以不行爲不能不得以不達爲不通不得以不正爲不直不得以不廉爲不清不得以不慎爲不謹不得以不勤爲不敏不得以不學爲不博

徐庶以孔明爲臥龍
符堅以景略爲臥龍
蜀志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
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晉書苻堅謂王猛曰卿昔嬌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屈卓
事紛紜爲世之際顧展德朕奇卿于韓見優卿待卽
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惜契神交千
載之會歟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揆亦不殊也
按景略與孔明同蓋武侯 許曰玉之未理者勝璞
之未琢者亦奇也豈必爲琢璞
北史造奚武子震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於渭北校
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賜震雜綵一百段後除
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胄胤少習武藝然頗有政術

孔明臥龍士元鳳雛
士載伏鸞士龍隱鵠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
爲水鏡皆龍德公語也
世說世目鄧士載爲伏鸞陸士龍爲隱鵠
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
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
晉書殷浩字深源時望之深謝尚稱其出處
以上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覺反指
謂曰深源不起將如蒼生何

又謝安石發新亭朝士成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
朝旨與百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
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
非此母不生此子
非此父不生此子
史記張湯死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
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以牛車載有棺無槨天子
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 又列女傳孝廉范逵宿
於陶侃家時大雪侃母湛氏撤所臥薦自對剉其馬逵
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北史造奚武子震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於渭北校
獵時有兎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
不停蹄因步走射之一發中兎顧馬繼起遂回身騰上

谷子雲之筆樓君卿之舌
潘安仁之筆衆彥輔之旨
漢書陳湯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永
筆札優湯卿湯辯吾言其見信用也
晉書張翰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
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
便成名筆時人咸曰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

無以成斯美也

膽定　膽幹　膽決

膽守　膽烈

吳志朱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交采
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飲飲常在戰場臨陣定尤
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
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又虎威將軍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
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
江陵

晉陽秋稱虞潭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內堅正有膽幹
會稽典錄曰賀景輕財貴義膽烈過人
吳志孫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
梁高祖稱羊侃勇者有仁
會稽俗數楊惜仁者必勇
梁昭明太子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
梁昭高祖謂羊侃曰吾聞仁者必勇定非虛論
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
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魏志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嘉靡風素馮几
賜毛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按先賢

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
南史孔珪父靈產頗解星文齊高帝以旄盛靈產上靈
臺令其占候珪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
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
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南史昭明太子有缺食器因以賜劉峻峻曰卿有古人
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
又傳昭明服率陋嘗持燭板牀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
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卿貞宰相
此貞諫官

晉唐書則天嘗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
祥也諸宰臣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謂之
恒陽也臣即為災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謂陰陽也臣
虞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宰臣助天理
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與宰
相也
又李景伯為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
令各為迴波辭衆皆為諂佞之辭及自要榮位次至景
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誼
譁寫恐非儀上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曰此貞諫官也

晉書衛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嫩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

南史伏曼容嘗與袁粲寵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絶

唐書韋維少嘗業倫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于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爲戶部有二妙

此是君坐　卿必居此

晉王導與世說何次道往來丞相許丞相以麈尾指座呼何共坐曰此是君坐卿必居此

唐書李靖初仕隋爲長安縣功曹楊素見而異之謂靖曰卿王佐才也當自愛勿以一官介意靖深自晦匿素不知也嘗召與語天下事靖慷慨論列指畫形勝素大奇之謂賓客曰李郎終當坐此

南史王儉爲丹陽尹于後堂引見袁昂指北堂謂曰卿必居此　又蕭摩訶傳高祖嘗宴羣臣及摩訶等一一論功摩訶不欲先陳寶應乃跪曰臣平生勞一束于廣前而去眾怪不知其人陳宗曰忠勇不欲先陳寶應登大位

南州冠冕

後漢徐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葬乃負糧徒走到江夏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非常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詰騎追之及于途容爲設飯其言一一如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啓處及甚宗有生憂者非之曰生勞一束于廣前而去眾怪不知其人甚宗曰忠勇不欲先陳寶應登大位必南州高士徐穉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

後漢書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群僚單賀賜等皆無德以堪之　卿本作慶

晉陳寔大位未登媿於先之及當登昭解太將軍何進司徒袁隗欲特表以不次寔乃閉戶稱疾杜門不納進等乃止

晉袁宏往弔當于家設祭宏乃就位哭畢以裹鷄徑到所進之米飯白茅爲藉以鷄置其上而已時　八　新館

弱志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于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子國有顏子
當今之顏子

後漢書黃叔度汝南征羌人也父爲牛醫叔度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過憩子逆旅時年十四淑陳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

言書劍史閔凌名陸雲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回也尚八歲神悟夙成祖親嘗撫之逸客或馬氏五常白眉最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北齊馬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收曲宛子康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詩言贈休之總爲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俱白眉皆白眉者也

如鶴在鷄羣

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如鵝在鵶羣

北史高思孝討蠕蠕文宣悅其曉勇謂曰爾鄉談如鵝鵝入鵶羣宜思好事故改名思好

慧曉如明鏡
思遠如懷水

南史何點嘗稱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

儉殿寒續
曲室花穀

南史劉孝標稱劉訏劉敬躬儉歲之梁穆寒年之紵續
也

世說世稱庾文康爲蒯年玉稱恭爲荒年穀庾家論云
是文康得公爲荒年穀庾長仁爲蒯年玉

桂林一山

翰林總事漢武帝謂東方朔曰孔子顏淵之道德何勝
朔曰顏淵如桂林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

桂林一枝

翰林總事漢武帝於眾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
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

王弘以爲三絕
文帝稱爲二寶

南史謝靈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當作喜遷詩
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以爲三絕
又謝靈運詩皆慕嵇絕每文意未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

書籍盡當與之
書籍尋以相付

魏志王粲徙長安粲逸見而奇之時邊才學頓盛賓客
詣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邊曰此王公孫也有異
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儉殿寒續
曲室花穀

南史孔奐好學屬文沛國劉虯深相款
美乾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希彼蔡君足
下無慙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折角巾

晉志

窄角履

後漢書郭林宗常周游郡國干陳遇雨巾一角
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 北史獨孤信在
秦州嘗閱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敝側詰旦而吏人有
衣帽皆成慕信而倒戴焉

北史王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常著窄角履
多以新履以學之 又南史王儉作解故幘斜插簪朝
野慕之

蒲葵扇五萬

南史蕭穎胄與從弟靈運俱有盛名當作喜遷詩

廣異記數千

晉王濛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濛每入有客中有操持麈

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
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又時祭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
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
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
所慕如此

涼州三明

中興三明

後漢段熲字紀明與皇甫規張奐並知名顯
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 贊曰山西多猛二明儁跡戎
駿絆結蓬斥河滸規奐審衆敵遏寇凶文會志比更相

嗇容段追兩狄東馬縣鋒紛紜勝安谷靜山空

晉書琅琊諸葛恢字道明與族川劉閩字道明陳留蔡
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
三明各有名聲號氏儒雅荀葛清
尚北二玄

會稽三康

晉書吳興太守晉康侯張玄之以才學顯自吏部與謝
裒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
者美之
又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
凝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

二陸

三陸

晉書陸雲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
號曰二陸

南史陸慧曉三子僚任俾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
授憲曉宛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
歎服

荀氏八龍

王氏九龍

魏志荀彧祖父淑當漢順桓之閒知名當世號曰八龍

張璠漢紀淑八子儉琨靖肅敦恢虞爽居西豪

望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爲高陽
里

北齊書王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並風流
雅籍時號王氏九龍

卞氏六龍

張氏五龍

晉書卞壼父粹以清辯聚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
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

南史張裕子演鏡水辯伐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
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嗜飲酒喧呼不絕而
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

坐聽辭意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酬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

二柳

三柳

南史陸慧曉與張融並宅共門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樹便是交讓

李錫集去思頌錫天賛中爲虞城令蠃丘傳東有三柳

馬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竹林七賢

竹溪六逸

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國劉伶相與友善遊于竹林號七賢

南部新書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隱于徂徠山號竹溪六逸

謝家玉樹

王氏珠樹

晉書謝安常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生庭階耳

瀣曰濟冲清簡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北史房彥謙爲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周朝集時左僕射高熲深見嗟賞屢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熲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

晉書王戎良久然後出

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按地形訓云三珠樹在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

此吾家麒麟

是吾家龍文

晉書顧和總角時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也

北齊書楊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

子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若蜂腰矣

皮裘春秋

戶裹晉書

晉書桓溫字季野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而其德淺識時人爲其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吾具外無缺否而內有所裁也謝安亦雅重之恒曰溫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南史劉孝綽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

觀過知人

論語曰觀過斯知仁矣

辨志　卷四　一八

後漢書高夫孫性私賦民錢百萬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必欺之促歸服罪性慙懼詣闕待衣自首吳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以父言祐曰據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使歸謝其父遂以永選之

南史張緒爲司徒左曹掾母年八十猶使衣綵便去官從會稽養有司以緒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按也

會稽于卿卿憨于長

謝不及孫孫不及父

尊物志云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

是非乃那魏之優劣也

臣叔不癡

此兒不癡

晉王濟才氣拔邁于湛器識不及濟而湛之姪數歲輒悟遇于湛睡覺憮然心形俱喪嘗武帝亦以湛爲癡女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

後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于庾公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其海岱清士

南史沈懷文與江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穫侯見事遲

先主得計晚

史記王稽范雎入秦至湖聞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恐內諸侯客此必辱我寧且匿車中

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恐內諸侯客此必辱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寧有意乎王稽曰不敢竊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其慮患深不知出關逐車中有人忘案之乎是雖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止

山陽公載記曹公船艦爲劉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踏藉泥中死者甚衆騎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儕也但得計少晚自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走亦放火而無所及

張茂先華而不實
張惠恕華而不實
晉書華廙字令思
辨疾不起人間其故忠曰吾茨舊賤士本無宦情且茂
先華而不實裴頠怨而無歛棄與恒而附然后皆此豈
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嘗有心託我常恐決壽將餘
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　又左傳陽子華而
不實

曾稽與錄虞俊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
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褚裒聞俊憂溫意未之
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
故思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滑稽大明善惡太
分　裴松之以爲非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
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名之爲害古貴既知之矣是
以遠見之士深藏於密不使名溢於位不以華傷其實
故不能被禍昭著從容進退使才映一世令聞人上冲
深遠則可以保福全身　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貴疾溫名盛
而騁其美至云卓躁寇燁曜世世人未
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療之方盛又構背以織之哉
尋於慢撫知於御兵
長於支計短於用兵然立法嚴整士卒
晉書劉琨長于清談而短于軍政
劉孝標自比馮衍者三
劉子玄自比揚雄者四
梁書劉孝標嘗爲自序其畧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
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
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
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嬰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
忌妻至于身黥并日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蹙軻此三同

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
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福
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
余有犬馬之疾漸成羸瘵此三異也敬通雖芝艾終
頭溝壑而爲名賢所嘉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
余蓽廬寂漠世不吾知謝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
所以自力爲序云
晉書劉子玄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而爲
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速者自名雄集多作經
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見尤于人作解
嘲吾亦作釋謗雄少爲范劉歌所器及聞作經以爲

必覆醬醯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
槩如此
晉袁欲望遠伯玉墓
田豫欲葬西門豹邊
魏志中山恭王袞救令官屬曰昔衛大夫遂瑗葬濮陽
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蔽髮齒營吾兆域
必往從之　按陳留風俗傳云長垣縣有蘧伯鄉一名
新鄉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家曹大家東征賦曰到長垣
之境界兮察農野之居民覩蒲城之丘墟兮生荊棘之
蓁蓁遠氏任城之東南兮民亦懷其丘墳唯今德之不

魏畧田豫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于西門豹邊妻子
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于其邊乎豫言所履
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從之　按
豫清約儉素賞賜皆賜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
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見俚逐鼠貪志發于瑟聲
見蝗向蟬殺心形于琴聲
韓詩外傳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入門而聽曲終曾
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卒有貪狼之行何其不
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
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

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智知音矣鄉者丘鼓瑟
有鼠出游狸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已而脅求
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後漢書初蔡邕在陳留也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
往客有彈琴于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愼以樂召我而
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
去色素爲鄉邑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
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螳蜋方向鳴蟬將
去而大飛蝗爲之一前一卻吾心懅然惟恐螳蜋之
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竟然而笑曰此

足以當之矣
識雀音
識鼠語
冷語疏公冶長辨鳥雀語云惜哉噴噴白蓮水邊有車
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
果然邢昺云檀說冶長解禽語故係之緲緲
高僧傳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漢桓帝時人聰
敏博學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群燕忽謂伴曰燕
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　又白龜年
見二雀飛鳴知其言城西民家有粟可共食
杜陽先賢傳成干郴中人能達鳥音爲郡主簿與衆俱

坐聞雀鳴曰東南巢雀相呼往食之衆還祝信然
烏何知而有衰角
知知而牛先起
食雞知半露栖
食豭知黑白處
載記或人殺雞以食苻朗既進朗曰此鷄柄柄半露檢之皆驗又食豭肉知黑白之處人之信記而試之無毫
釐之差
牛鳴
駝語
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者用之矣其言

云問之而信
投轄錄有駝房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合人來日當
有萬里之役然途免此苦吾將奈何願自寬
倉當免耳使臣竊覩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
駝載軍衣入蜀遂死徇中
永興鐘鳴
劉淵鐘鳴
永方朔別傳漢武帝時太史令前殿鐘鳴三日
三夜不止詔太史占之朔朔曰東
方朔朔曰臣聞知之子山者知之母以陰陽感動
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裂者故鐘先鳴而應之南
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爲告使驗行相及從者不信行
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馬應之
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
食雞知半露栖
食豭知黑白處
載記或人殺雞以食苻朗既進朗曰此鷄柄柄半露檢
之皆驗又食豭肉知黑白之處人之信記而試之無毫
釐之差
牛鳴
駝語
左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者用之矣其言

云問之而信
投轄錄有駝房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合人來日當
有萬里之役然途免此苦吾將奈何願自寬
倉當免耳使臣竊覩之乃庭中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
駝載軍衣入蜀遂死徇中
永興鐘鳴
劉淵鐘鳴
永方朔別傳漢武帝時太史令前殿鐘鳴三日
三夜不止詔太史占之朔朔曰東
方朔朔曰臣聞知之子山者知之母以陰陽感動
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裂者故鐘先鳴而應之南

除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
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里
小說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叩以白張
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潦擊故聲應可
鑪令輕則韻垂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服匿

鎛于

南齊書陸澄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銘方腹而
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盥罍于以奠酒
武子良後詳視器底髣髴有字可識如澄所言
南史或自蜀得古禮器人莫能識斛斯徵曰此鎛于也
齊志 卷四 三二
案依干寶周禮注為筍將之其聲條清衆乃歎服
荀公曾道逢牛鐸
李商隱路逢車鐸
晉書荀勗為路逢趙賈人牛鐸聲及掌樂晉武帝末
問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謂有得趙之得復衆樂遂和 南史
諧者 公曾
晉宇
世有太常缺黃鐘鐘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甲宅十中
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真曰官聲也市
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得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
張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晏武帝以問永答鐘
有銅滓乃和鐘求其處遂得而去之聲遂清越
陸鴻漸嘗南遊水
李德裕識江表水
溫廷筠採茶錄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鴻
漸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別茶鬧揚子南零水又殊
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命軍士謹視挈瓶者深入南零陸利
器以俟俄而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似
臨岸者使者曰某操舟深入見者累百敢有紿乎陸不
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
零者矣使者驟然變色曰某自南零至岸舟蕩覆過半
懼其妙挹岸水增之處七之鬻茶畢卿驚也其敢隱焉
中朝故事李德裕居廟廊有親知奉使于京口李曰還
到 卷四 三八
日金山下揚子江中冷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舉棹日醉
而忘之況舟至石城下方憶及汲一瓶于江中歸京獻
之李公飲後嘆訝非常曰江表水宗有異于頃歲矣此
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也 許曰誠
鑒如二
齊君王后解環
兒說弟子解閉
國策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
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錐
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昌寧縣鄙人遺宋元王閑元于號令于國有巧者皆來

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
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
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
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兒說
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陳遵憨几口占

王平口授作書

裴書僮遵字孟公性善書與人尺牘下筆輒去以爲榮
請求不敢違所到衣冠懷之唯恐不後時列伏與遵有
同輩宇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
非因院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薦

者歸是起爲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史
十人于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遣馮几口占付書史且
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河南大驚

劉玄平口授各書

玄平生長戎狄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
又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衆擁陳元康于氈
下作檄書颯颯運筆不及凍俄頃數數紙

馬上作書

馬前令作

燭下作詔

與客太祖常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
從因于馬上具草

北史商恭之字道穆時孝莊夜到河內郡北命道穆爲

必珍足不動行手不釋文輸勤若紛紙落如雲
鄭畋灑翰泉湧
陸展灑翰如飛
舊唐書鄭畋爲中書舍人時王師討徐方軍書旁午畋灑翰泉湧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罷之
又陸展爲中書舍人文思敏速初無屈虛揮翰如飛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又子蘊侍宴作賦令學士和展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陸翰苑元時陸機英通玄兄弟能作內庭文書後來絕不一人今我得卿斯文不降矣
晉公綏之脫俗脫矣
唐公綏之脫俗脫矣
駢云 卷四
李公徐之手腕脫矣
齊任昉集云時京師臺閣文帙遺尠郡國悉上民間所藏郡阿無爲郡小吏差遣至京奏乞書史二百人口占分校并白布筆紙遣如飛史曰告公給之
脫穎脫矣
唐李白蘇頲字廷碩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時玄宗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未半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素讀數徧大旨已誠好秀才
頲時並成
北史杜正玄舉秀才場策高第秦欲試選之乃手與
二百人口占分校并白布筆紙遣如飛史曰告公給之
駢志 卷四
手披刀左手把筆直斫直刺慎莫畏死
及時並了
北史杜正玄舉秀才場策高第秦欲試選之乃手與
敎直付空紙即令宣讀
又周文帝委任蘇綽或出游嘗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
右手按刀左手把韁
南史王僧辯少學騎射弓馬絕倫嘗與周文帝獵馬馳逐僧辯左手執韁右手持矛刺殺數獸
至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須伏食天書筆與自全
之皮何異犬羊乎 又僧辯永字八法皆有佳勢過人
北史耿秉從周文戰芒山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
駢志 卷四
手拔刀左手把韁直斫直刺慎莫畏死
及時並了
北史杜正玄舉秀才場策高第秦欲試選之乃手與
二百人口占分校并白布筆紙遣如飛史曰告公給之
脫穎脫矣
唐李白蘇頲字廷碩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時玄宗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未半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素讀數徧大旨已誠好秀才
頲時並成

東阿王七步成章

彭城王十步成詩

世說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　文帝嘗令東阿王植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鼓以爲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按漫叟詩話曰曹子建七步詩世傳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淺深必有辨之者

魏書高帝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大松樹十數根時高祖進繳遂行而賦詩今人示彭城王勰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

令就之也時勰去帝十餘步遽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詩亦調責吾耳　北夢瑣言溫庭筠與太子商隱齊名時號曰溫李才思艷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義手而八韻成

刻燭成韻

打鉢立韻

南史簫文琛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齊竟陵王子良嘗夜集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文琛曰須燒一寸獨爲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江等共打銅鉢立韻燒燭則詩成皆可觀覽

三刻成詩

二刻成詩

南史梁武帝宴華光殿命群臣賦詩獨詔到沆爲二百字三刻便成沆于坐立奏其文甚美

又魏中山王元略邀北梁武帝餞于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韻微二刻俱就文詩皆美

所寫既畢讀而亦通

所寫既畢讀而亦通

吳志闞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冬無資用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讀誦亦過

梁書王僧孺年五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有墳籍以養母所寫既畢讀誦亦過

晉志　六日

忠孝二字僧孺門若願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有墳籍以養母所寫既畢讀誦亦過

不失一字

不誤一字

魏志王粲與人共行前道有導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北史邢邵嘗至北海王所會侯坐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索時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

千言三遍

千言一遍

後周柳虞因聚書久僧習取賦一篇試之賦千餘言三
遍即誦
唐語林常敬忠一遍誦千言　又北齊書那邵字子才
十歲能屬文聰明强記日誦萬餘言嘗因霖雨乃請漢
書五日略能遍之後因飲謔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
一覽便記無所遺忘

楊德祖解碑
蕭穎士讀碑

世說郭泰過曹娥碑下見碑背上題黃絹幼婦外孫
虀臼八字謂楊修曰解否答曰解卿未可言待
我思之修別記云所謂絶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
辭志　卷四　三三
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按畢沅曰陳留
董巴謝承後漢皆以為蔡邕
女也因刻石傍作八字魏
武軍容異也　今俗有婦人流於淫者
有大者渭無水者蜀橫目苟身也　八其腹辨復尚其字
云何修曰無口若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
字當學

洛陽伽藍記東魏孝文帝嘗宴羣臣酒酣歡極帝因舉
卮酒屬群臣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辯之場合莫知見
中尉李彪曰沽酒老嫗麹注塊兒酒即以金鍾瑒瓶人瓶瓶
左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柚左廬宋彭城
王勰曰臣始解此是智字高祖顧

胸有智甕琛和之亦逮
南史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判問
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
覆棊不悞一道
覆棊不失一道
魏志王粲觀人圍棊局壞覆之棊着不信以帊蓋
局使更以他局爲之臣相比較不悞一道
北史齊河間廉獻王孝瑜讀書敏速手行俱下覆棊不
失一道
穆之決斷如流
唐書卷 三七
南史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
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内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旨手
答牋書口行聽受曰並前簡閱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
北史唐邕兼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以上勞效由緒
無不諳練占對如響帝嘗曰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
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馬物
劉弦左手畫方右手畫圓　五事同舉
元嘉左手畫方右手畫圓　六事齊舉
南齊劉悛少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問
目對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
唐李嶷與弟幼卿浦土潭營
朝野僉載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論經史
月數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統起書五言一絶六
事終聚號神仙童子　評曰韓非稱左手畫圓右手畫
兩成器始必不然之說也彼偷書二子奚當定
慈光伯而史遷之邪史家多溢說類如此
一見並記名姓
一問便識姓名
南史劉覽爲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
並記名姓
唐書張巡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即姓名其後雖不識
又御書帝性好讀識羅左右臣官簿姓行名跡
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唱官名未嘗誤
陳簿令無有遺失
北史盧思道前簡閱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
又梁昭明一時檢閱諸文簿令爲子琮問對無有遺
失
流徙民六百人
記遷徙凡千人
潮州刺史韓愈左畫方右畫圓口問
都官郎中員外郎各一人訊以名氏事畢守門所
民因記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字無有誤謬
唐李嶷與弟幼卿浦土潭營遷徙益州亡其籍至廷
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所謂百不爲多
所謂一不爲少
梁書伊昉字彥升幼而聰敏早稱詩誦數十
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後辭義甚美時人謂曰
鄉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又陸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制
彩梁大同末雲公安采武詔其父出到江州以下
並集瓊時年八歲于客前復制詩曰昂昂千里駒
常有飢乏見瓊風神警俊及賜漁九歲時漁七歲而母病
兩眼終朝飛淚以晉之侍人有諸害之性身死之後耀
父母必見有至性從裏欵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

楊子雲子一件童鳥
王景文子一件童鳥
法言曰有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　李軌曰子雲之子也仲
子雖傷童而不苗　九齡而與我玄文　李軌曰九齡仲尼
論玄

南史王蘊父揖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父所愛獨厚其
母裴氏始八歲懷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帝踐祚
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爾
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員多員少
小字答蘊小字也
不取道側李樹實
不爭庭前奈樹實
晉王戎幼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競趨
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
也取之信然
北史楊愔庭前有奈樹實落地群兒咸爭之惟顒然獨
坐
以母命設父侍人
以母語殺父寵妾
魏士劉曠父普典倩產漁及聘漁九歲曠七歲而母病
兩眼終朝飛淚以普之侍人有諸害之性身死之後曜
必見家及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曜年十三謂兄渙

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曜即入室殺侍者
徑詣拜墓舍如大驚曰普怒還人追曜曜還拜謝曰
亡母復令之言故受不請擅行之則善心異之遂不責
也
唐書嚴挺之子武少豪爽母裴不甚愛之所寢獨厚其
爽武始八歲懷問其母母語之故武悉以鐵鎚就
牀寢碎其首左右驚曰挺之出郎君殺矣辭曰安有
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
挺之子也
稱象

江表傳孫權遣使詣闕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
重咸莫能出其理時邯下沖尚幼乃曰置象大船刻其
所至物以載之可知稱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拾遺記魏文帝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住城王彰手
頻其鼻象伏不動
當成此宅相
當成吾宅相
晉書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
當出貴甥以魏氏甥小而志器之舒曰當爲外祖梁司空冀昌愛之增廣客

舍

門此兒
續姑射賦
高陽良賦
寶人物志韓、頴年五歲時裴楷嘗過其父頴方臥度信
卧指賦遊談宮語曰易其顏曰言年物柳依依淑陰今
石搖落悵倫江漢樹猶如此人何以任歎異之知其
必至文章也
明皇雜錄顏純能書有京兆尹
顏真卿之曾不願盼
世說庾太尉風儀俊長不輕
大兒數歲雅重之厲便自知此人知是天性溫太
乘而直上候忽驚猶若下
深雷磔益爽
因問讀書即稱美句
因令誦詩即頌周南
南史劉悛少子偃年十二梁武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
曰尚書又問尚書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
況成異之
又西陽王大約年七歲武帝令

石羅
雅望便有

北史宇
伍下
爲夕
又李遠幼有器局與羣兒在戰鬬嚴指麾俄有軍陣
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拒仗叱之
復爲向陣意氣雄壯始甚子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
帥非常人也
隋王恒之神色恬然
踐祚試之曾不顧盼
世說庾太尉風儀俊長不輕
大兒數歲雅重之厲便自知此人知是天性溫太
累石爲巖引水爲澤近草作旗布置行
不過見之喜曰汝自然如此後必

漢魯共王壞舊宅得古文經傳

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禮尚書

漢書魯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共壁中得古文經傳　又論衡正說篇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

尚書　八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之遂論于中外　九經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

按百篇逸篇解弟子記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其才唯張霸二禩共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稱傳在世間者僞馬脩太史論尚書本百兩篇矣

漢之儒晉仟彥昇集以霸于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唯逸篇解弟子記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故百兩之稱傳在世間者僞馬脩太史論尚書本百兩篇矣

論衡正說篇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逸禮尚書各一篇秦之宮室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不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　按世傳古文尚書即孔壁中所得之篇云孝昭時廷尉上而因不施行而孔氏尚有其書在上位而不施行而孔氏尚有其書在上位而不施行而孔氏尚有其書在上位而

江公與仲舒議
漢書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要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當與董仲舒論于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又武帝時取丘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
善屬文江公吶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
五經同異 程顥中
五經庫 見至元成章庫
後漢書之序空造百物型云暇便五經箚

世尚一不相應于是小戴經梁代稱爲五經箚
北史居而不出惜春秋三傳詩書周易銀晉圖緯恒以教授之人謂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 又唐書
褚遂良傳名那律爲九經庫
姜肱博通五經
張霸博覽五經
後漢書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
又張霸善論語令授太子論語使曾無卿及始更戾
宅其側以就學焉
五經無雙許叔重
五經無對有陸乂
後漢書許慎字叔重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北史陸乂于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爲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說經經楊子行
解經不窮戴侍中
東觀漢記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經楊子行論難儒儒祁生元
後漢書戴憑侍中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匡鼎說詩

漢書匡衡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經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張文爲給
又張馴善論語令授太子論語使曾無卿及始更戾
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第武異禹先事王陽後從甯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將爲平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焦贛易林

許峻易林

後漢書焦贛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今焦氏易林即繇辭書

又方術傳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于世

漢趙曄著吳越春秋

晉楊方撰吳越春秋

後漢書趙曄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于廝役遂棄而之官後之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爲十帙帙十卷合爲百卷洪家具有其書試

以此見考校班固所作始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所因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

南史齊宗室蕭賁幻著述皆稱西京雜記六十卷

劉向校書于天祿閣

晉書楊方少好學有異才時度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諸賢恢寄遠方爲文薦郡功曹主簿度頗稱美之送以示賀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監中逸羣耶聞處尚蘧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教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慕之願之如方者乃

蒹萊之特茵園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恨未定耳移植靈壤必成嘉穀循遂稱方于京師後商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章皆行于世

葛洪西京雜記

蕭賁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葛洪自序云洪家世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先父傳之欲撰漢書編錄未得綸構而亡故書無宗本止雜記而已失前後之次無事類之拚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終癸爲十帙帙十卷洪家具有其書試

以此見考校班固所作始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所因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抄出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闕爾

南史齊宗室蕭賁幻著述皆稱西京雜記六十卷

劉向校書于天祿閣

楊雄校書于天祿閣

拾遺記劉向于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草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叩門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聞之五行洪範之文恐時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知念

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
前漢書王莽以符命自立時楊雄校書于天祿閣上治
獄使者欲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
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
清靜作符命三閣遭緑巍文帝爲閒書觀讀書千卷
者登此觀登者六人而已
揚子雲夢鳳凰集玄上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中
西京雜記楊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
忽然不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頃而滅
又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劉向有新語而作新論
桓譚詠新序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金不自量
晉陸喜少有盛名好學有才思嘗爲自叙其略云劉
向有新語而作新論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金不自量
咸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
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莊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論由
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眞所謂忍愧者也
肅琛甚祕漢書
謝僑不質班史
南史蕭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齎一瓠麈中有
舍卿乃隱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
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蝌蚪舉之
例非祕非衆琛甚祕之
又謝僑素貧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貨錢答曰
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受太玄
好太玄
漢書鉅鹿侯芭常從楊雄居受其太玄法言最雄卒侯
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閒雄死
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
顧君與桓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
北史司馬膺之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宅前都賦每云我

欲與楊子雲周旋
晉書干寶爲搜神記二十卷以示劉惔惔快曰卿可謂鬼
之董狐
僧之董狐
晉書干寶爲搜神記二十卷以示劉惔惔快曰卿可謂鬼
之董狐
西陽雜俎鮑尚書至同泰寺浮屠中倚有執板筆者僧
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尚曰便是僧之董狐
錢神論
錢愚論
晉書魯褒以貪鄙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
貪鄙乃隱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

南史梁宗室臨川靜惠王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牓標
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興佗卿居指
計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
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武帝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觀
韋王綜以宏貪吝遂爲錢癡論

千字文

梁書高祖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使周興嗣爲文高祖稱
善加賜金帛 又仰覽引梁書武帝取鍾王真迹授周
興嗣令選不重複者千字韻而文之興嗣一宿而上爲
髮皆白大被賞遇後興嗣日疾武帝親爲之合藥 又

賈氏談錄進士周遊改次千字文更撰天官應道千字
文將進之請頒行天下先呈宰執右相陳希烈問之曰
有添換千逃曰翻破舊文一無添換又問翻破盡乎對
曰盡右相曰枕把二字如何翻破逃曰唯此兩字依舊
右相曰若如此還未盡逃遂不能對

北史秦王俊開潘徽名爲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
令徵於馬上爲賦一行賦成其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
之復令爲萬字文

曹憲文選音義

公孫文選音義

舊唐書曹憲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

爲文選學者本之于憲又有許淹左思孫羅復相繼
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于代

又公孫羅廬江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卷行
于代

郭子玄竊向秀莊子注

何法盛竊郗紹中興書

晉書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先是注莊
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爲解義
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
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義理與象爲人行濡以秀義
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

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
出故今石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南史時有高平郗紹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
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實士
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于後宜以
爲惠紹不與至書成在蔣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
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于是遂行何書

有子烨掌

孫敬懸頭
荀子有子惡臥而焠掌　齊竟陵王頌云有子刺掌修名立　桓範世要論云有子好臥則刺其掌
漢書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寂以繩繫頭懸屋梁後爲當世大儒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　趙昱歷年不窺園
裴公美經年不出門
漢書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
舊唐書裴休字公美童丱時兄弟同學于滎源別墅休經年不出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

謝承漢書趙昱就處士恭母君受公羊傳兼該圖緯至歷年潛志不窺園圃親疎希見其面
十五年不窺園
十七年不閱門
後漢書桓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又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暨思不閱門十有七年
流粟
流麥
鄒子曰朱買臣貧賤之時孜孜修學不廢朋之流粟志在經傳也
後漢書高鳳好學不休其家曬麥令鳳守雞以竿授其手鳳執竿專精大至不覺雀盜麥流出其袋鳳亦不覺
高門迭租修刺
晉書袁宏父喪臨汝令宏少孤貧以運租爲業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高詠左右微聞宏在舫中諷詠聲甚清會有能文濬投逐駐聽久之遣問焉答曰是袁臨汝郎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宰相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中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北史高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草子送租至平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談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當往租車過駐馬呼閭草子皆驚問本名麤浩乃改爲高子鳥由是知名
王仲任閉書市肆
徐文遠閉書于肆
徐孝肅王充字仲任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北齊書徐文遠家貧乏紙以白給其兄休蠹書爲書文遠

日閱書千餘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

管寧榻穿膝處

嵇康牀有膝瘢

高士傳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一室牀有膝瘢宗室衣冠莫不南史嵇康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瘢宗室衣冠莫不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

不讀謝詩覺口臭

不讀老子覺舌強

談數梁高祖重陳郡謝玄微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郭子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頭筒

肉語

後漢書邊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強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謏出何典記謏者大慙

隋唐嘉話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語學人號爲肉譜

書廚

晉書右丞傅迪好聚書而不解其意剏柳帙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謂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廚矣

南史陸澄當世稱爲碩學墳籍無所不覽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書倉

經死

拾遺記曹植先文潛沒乃移書故謂曹氏爲書倉

又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自發不遠險阻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巷削荊爲筆刺血寫經晝夜誦習晝則緯麻尚以自照記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忙其勤學更以洋衣易之河洛秘與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于柱壁及園林樹木衆好學者求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死

曹長頭

范長頭

後漢書賈逵傳逵自爲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南史范雲謂人曰諸君遊止成儀當問范[illegible]

也以此多識前代舊事
皇甫謐書淫
劉孝標書淫
晉書皇甫謐耽玩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
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
修短分定懸天乎
南史劉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進學精明慧
過人若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
之書淫于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器中渟
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
行秘書

人物志
隋唐嘉話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
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舊唐書李守素署天策府倉曹參軍尤工詩學自晉宋
已降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問閭莫不詳究當時號
爲行詔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言江左山東世南猶相
酬對及言北地諸虞次第如流顯其世業皆有根證世
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荅數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因
謂世南宜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稱爲
五經笥今日倉曹人物志可矣
墻寫五行志

稽瑞列女傳
南史陸倕所讀一編必誦于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
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舊唐書虞世南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
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裨風化時詔度信哀江南賦數
失一字 又蔣乂字德源七歲時詔度信哀江南賦數
遍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強力聞于親黨德宗嘗登凌烟
閣見左壁題列上有殘缺文記每行可辨三五字命錄
之以問宰臣遽受宣無以對即令名乂至對曰此聖唐
中侍臣圖贊也即于御前口誦以補其缺不失一字上
歎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奴婢皆讀書
董侯皆呻吟
世說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
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
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論衡劉子政玩弄左氏董侯妻子皆呻吟之
應璩書記
穆之便尺牘
文章敘錄應璩博學好屬文善爲書記又吳質別傳質
有才學善爲書記
沈約宋書劉穆之與朱齡石升便尺牘當千高祖坐與

齡石蒼書曰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塔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幷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

郭子玄語如懸河

楊盈川文如懸河

晉書太尉王衍每云聽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唐書崔融與張說評事物等曰物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楊炯盧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炯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傾於盧而不竭王恥居後信然魏前諫也

高齋學士

青錢學士

南史庾肩吾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眾籍號高齋學士

舊唐書張薦兄應八舉皆登甲科四參選判策為銓府之最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選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為青錢學士

奪席以益戴焉

奪袍以賞之問

謝承後漢書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說經史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戴焉遂重坐五十餘席

舊唐書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者賦詩東方虯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宋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虯錦袍以賞之

陸澄拜奪舊物

王摛抽掣簟扇

南史王儉自以博問多識讀書過陸澄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市租八案雜服飾令學士徐事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拜舊物奪將去

又王儉嘗使賓客錄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盧江何慮為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錄示之曰卿能奪之摛操筆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嘆賞摛乃命左右抽慮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一語一綠

一字三綠

南史何遠每歲請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綠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唐書裴度辭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

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
之湜卽請卜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綵彩其辱
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
三縑何遇我溝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　又
舊唐書李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
冠及天下寺觀凡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
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爲自古辭文獲財
未有如邕者

西番寫記

新羅請記

舊唐書馬定初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

識念定所爲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
所館寫定商山記于屏障其文名馳于戎夷如此
北夢瑣言大中四年進士馬洧登第揚中文舉最高是
歲新羅國起樓厚資金帛奏請換記時人榮之

鮑照才盡

江淹才盡

宋書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爲臨川王義慶所知賞文
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
爲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才盡實不然也
南史江淹字文通少以文章著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
城太守時罷歸始泊船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

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江懷中得數尺與
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
尺旣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頓劣又嘗宿于冶亭
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
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絶無
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又乾臊子海夢神人授五色筆
識者謂爲五臟神

漢高帝大風歌

漢武帝秋風辭

史記高祖擊黥布軍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
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

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
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
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
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
高祖欲去沛公兄故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
不能給乃去沛中空聚皆之邑西獻高祖復留止張飲
三日（張景曰張帷帳也）
漢武故事帝行幸河東祀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與
羣臣飲讌帝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萌乎（周書明帝幸同州過故宅賦詩曰王業隆秋氣金輿屆舊井落葉聚如故老本無歌大風亦）

陳衛賦鸚鵡

荀莊賦鸚鵡

後漢黃祖長子射與孫權會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于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賓客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

南史宋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各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謝莊及見莊賦數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

拜汾陽之鼎賜黃金十斤

錦曲水之集賜金五十斤

漢書汾陽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于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臣竊上計周鼎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問之名而問之曰公以為何如壽王對曰臣安敢無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鼎為周出故名周鼎今漢自高祖興周亦昭德顯行獲集高墳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生善

大歡悅

晉書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

遇可勿爲常談雲間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陸曰日下乃以鳴鶴鳴鶴隱字也　又時有發門稱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習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弼天釋道安鑿齒時人以爲佳對

戶牖牆壁各置刀筆

門庭藩溷皆著筆紙

後漢王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蔡邕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乃還許下時人稱

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遠見傳焉　抱朴子曰時人嫉蔡邕爲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而抱歸卷持去蔡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其慎之勿廣也

晉書左思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閒居爲事造三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精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可坐或兼有數日班張之流乃使讀之若盡而有餘久而益新

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

袁宏益韻一句

張融足賦四句

晉書袁宏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北征賦至聞所傳于相傳云獲麟于此野誰靈物以瑞德奚授體于虞者疢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娃之足傷乃致傷于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令于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于寫送之致似爲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爲小勝溫云卿思益之宏應聲荅曰感不絕于余心遡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

南史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愷之愷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鍾積雪中春飛霜著路此四句後所足也

孔門如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孔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矣

楊子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詩品云陳思王曹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具文質蓋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王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

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覆醬醍

覆酒甕

漢書楊雄作太玄劉歆觀之曰吾恐後人用覆醬醍也
師古曰醍音
啼小甕也

晉左思欲爲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

何愧張子房

何如霍去病

宋書考武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眼
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

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敬命值多幸得逢時
逶迤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星思何汎

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

南史梁武帝于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侯射沈約賦韻
曹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敬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
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

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燒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
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
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皆嗟駭竟日

詩思不來作鼓吹

用思苦澁求音樂

俗說桓玄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笳發
長阜敦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舊唐書李翰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居楊翟爲文精密
用思苦澁嘗從楊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竭則奏樂
神逸則著文曾揖張逖姚閬等傳兩卷士友稱之

文宗激賞公權春日詩

文宗獨諷公權夏日詩

舊唐書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宮花中駐輦詔公權曰
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詩
公權前奏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追其

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星思何汎
汎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
長柳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憲王悅
士皆屬意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舊唐書時崔信明自謂文章獨步多所凌轢鄭世翼過
諸江中謂之曰雷聞風落吳江冷信明欣然示以餘篇
世翼覽之未終曰所見不如所聞拔之于江信明不能
對權機而去　世說常侍徐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
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遠溥江況之

曰吾爲魏公藏拙

李太白詩風落吳江雪紛紛入酒盃

柴天二詩相反

淵明二詩相反

白樂天思竹窓詩不憶西窓松不憶南宮翁惟憶新昌
堂蕭蕭北窓竹又題沈子明壁上云不愛君池東十叢
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
似玉二詩相反

陶淵明詩雖留身後名生前亦枯槁死者何所知稱心
固爲好又作擬古詩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二意相
反

經會書自善效人

劉超書跡類帝

世語鍾會善效人書于劉閾娶鄧艾章表白事皆易其
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毀之
晉書劉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元帝手筆相類乃
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
密

倚井爲書

臨池學書

晉書王羲之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
耽之不是未必後之也

南史齊宗室江夏王鋒好學書幼匿毋張家無紙札乃
倚井欄爲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辰與
不肯拂窓塵而先書塵上學爲書字

書芭蕉　書樹葉

書柿葉

晉法范釋文陸羽作僧懷素傳曰貧無紙可書常于故
里種芭蕉葉餘林以供揮灑

晉書鄭虔好書苦無紙于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
往日取葉肄書積久始遍

北夢瑣言梁李琪唐末以文學榮名仕至御史臨宗揩
遷永寧令洛陽析出吳弘農楊玢藏跡于荊楚間楊卽沂蜀
兄兗爲宰宜都嘗屢薄之琪相寄每臨流跋石摘樹
葉而試草制詞吁嗟快恨而投于水中梁祖受禪徵入
拜翰林學士嘗登廁聞制後宜都之子彬奉旅淅官因
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歐陽詢不擇紙筆

裴行儉不擇筆墨

國史纂異薛逸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
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若此褚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
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
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

而退

舊唐書裴行儉工草書唐高宗嘗以絹數百卷令草書
文選八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匹行儉嘗謂人曰褚
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
與世南耳所謂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得于代

尺牘文字咸爲楷範

唐崔邠人爭模倣

蒲陽人獻器度長厚文辭美麗尤工書落筆揮翰人爭
模倣

陽詢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行其尺牘文字成以
爲楷範焉

一字徑尺

一字方丈

南史劉穆之傳武帝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帝嘗素
書曰筆力勁壯心手相應巧拙在我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
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
徑尺無嫌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法苑隋東都內慧日道場僧敬脫善正書大筆寫方丈
字天然勁道時號僧傑 又高僧傳云其筆管粗如智
可長三尺東都門額皆脫所題處既筆更不修作

外戚蕭梁書

高麗重歐書

舊唐書柳公權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自
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
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

又高麗甚重歐陽詢書嘗遣使求之高麗數日不意詢
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雖猶耶武德七
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

百濟求書

諸蕃購文

南史李都侯子顯弟子雲書法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
書曰筆力勁壯心手相應巧拙在我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
常幷驅子先其兄實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

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于渚次候之
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
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立子雲乃爲作舟三
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荅信不書
好紙字事者重加賂遺以要翫荅

舊唐書張旭下筆敏速皆述古多是時天下知名無賢
不肖皆記誦其文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之每遣使
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

丙部下

叔詹薛順晉文原其妖
制通下自漢昭救其誅
閻語管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鄭人以名賓行成
公弗許曰子我詹而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圖前曰
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
亡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君請而妖固所願也
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生親狀棄禮違祝臣曰不
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閻而得志于

諸侯尚無救災今禍及矣尊明勝恩知也殺身賡閻忠
也乃就亨樓門耳而疾號曰今以往知忠以事君晉侯
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爲將
軍（按詹辭軍師也）
漢書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嘆曰悔不用蒯通之言妖
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乃詔齊捕蒯通通
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吠非其主當
彼時臣獨知有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
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劍何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
不能耳陛下能平御史大夫都慮知盲以法免融官　按融
漆城

尾衣
史記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
請之漆城雖於百姓費然佳哉漆城漆城寒來不能
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頃難爲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
其故止
晉唐書太宗出獵在途遇市因問酒直若爲得不痛苦
那作口能以馬鞭之必不滿矣意欲太宗不爲改獵太
宗悅賜帛二百段
中射奪食不炙之藥
東方窮飲不炙之酒
戰國策有獻不炙之藥於荊王荊者操以入中射之十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買者曰可食臣故食
之是臣無罪罪在獻者且客獻不炙之藥臣食之而王
殺臣是炙藥也王乃不殺
湘川記岳陽酒香山上有美酒數斗飲者不炙漢武帝
遣繡衣使者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朔
曰酒有臉殺臣臣亦不炙臣炙酒亦不臉遂得免
孔融嗣魏太祖酒禁
閻雍嗣蜀先主酒禁
張璠漢紀太祖制酒禁而孔融薄嗣之太祖外雖寬容
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　按融

集與操書曰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禮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酒旨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扈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厲養東迎其王非因厄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酔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酣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酬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飽糟歌爾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有於政哉又書曰畇承訓答陳二代之既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無啥以讓失社稷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惡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

劉志簡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倾倚威儀不爾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咸共整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爲邑聘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伊籍機捷

秦宓文辯

晉書 卷八 四

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知之溫曰日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才辯皆此類也

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

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

世說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兩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南史河東王欽之嘗爲南康相素輕劉邕後欽之與邕上汝一梧酒令汝誦萬春樂之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俱隙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欽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杯酒否欽之因教孫皓歌荅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

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此豈可使卿有勳
生男於羣官何事
語林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
天同慶臣無勳焉而很頒厚賞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
卿有勳耶
北史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加頒賜羣官各有差奉文
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
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
使卿智不使卿力
謝玄謂不謝王理

南史孫謙梁天監九年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及至帝嘉
其清儉甚禮異焉每朝見稱謝劇氊自効帝笑之曰朕
當使卿智不使卿力
北史宋遊道爲尚書令臨淮王彧謂貴遊道乃執扳長
又陸雲公善奕棊嘗夜侍坐武冠箭炬火帝笑謂曰燭
燒貂帽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貂不遠不還政恐遲而復去
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
南史張融爲封溪令從叔永出治落送之曰似聞朝旨
汝等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
北史元順解領軍徵爲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
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
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何不近比老彭遠求溫子

世說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之謂也數人王公舍笑看之既坐僕射
希嵇阮邪荅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按鄧粲晉
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俯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
人
北史李德善屬文詞藪而理暢鄭收嘗對高隆之謂其
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裡常侍殊
已煞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
貂抄肉拌
冠解燭火

南史齊武陵昭王曄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拌帝
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臣竊其骨肉
又陸雲公善奕棊嘗夜侍坐武冠箭炬燭燒貂帽帝將
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漱石枕流
枕石漱流

晉書孫楚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
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漱石以礪其齒
南史顧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祖右光祿大夫張

永當携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
何戲協曰兒政欲桃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與於北子
獃徼弩強是以發遲
半駿馭精所以疾耳
晉書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張華坐華曰今日相
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詣曰日下荀
鳴鶴鳴鶴陸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視白雉何不張爾
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驟驟乃是山鷄野鶩徼
弩強是以發遲
南史劉璠年仕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璠
爲作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璠策馬居

後相去數十步璠踢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
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何遲曰駕驢羅於騾絆所以
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感自造百疾
至與驚馬爭路
刀韓相嘲
麥寶相嘲
晉中興書刀彝於桓公坐韓康伯次之桓公笑謂韓曰是君韓虎後胡狄
應曰君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刀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但
自姓刀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狐尾者則
爲刀也一坐歎以爲佳
北史麥鐵杖爲汝南太守稍習法令摩盆屏迹後因朝

會考功郎實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麾門麥豈不
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爲快
朱若諸庾異異
可謂衆僧虔庾
晉書孫盛子放字齊莊幼稱令譽年數歲孫嘗見客客有候孫
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
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富有異風而
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南史王僧虔子慈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庾子超宗嘗
候僧虔仍往東齋謂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
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鵝之比羣超宗很狷

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
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庾庾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
蔡氏之宗
楊素以二柳戲二柳
楊素以柳條戲柳調
北史柳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初俱歷顯要及此昂
機並爲外藩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
二卿俱摧弧楊獨聳坐者歡笑
又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柳調因獨言曰柳條逍蘸
弱獨搖不須風調欽賑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
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

崔成習裝度與劉栖楚語耳
漢書灌夫行酒至田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曰嘗
笑曰將軍貴人也毕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
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
曰平生毀程不識不值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嘼
兒咕嚅耳語
舊唐書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駕
肩排衣度而朝士持前端者曰堰度門一日度留客命
栖楚等永度之歡曲躬門去耳而語崔氏從其策舉
酒罰度曰丞相不當所出官嘿耳語度笑而飲之栖
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駢志　卷六　三

羞與曾為伍
噗與前比肩
漢高壁信等過其將軍營將軍謝拜遣迎高謂臣曰大王
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將等為伍
晉書袁宏與伏滔同在桓溫府中呼為袁伏宏心恥
之每噗曰公之厚恩未便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
彭義呼先主為老革
謝奕呼桓溫為老兵
蜀志諸葛亮雖外接待彭義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
義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加察義行事意
以稍疎左遷義為江陽太守義閒當還出私情不悅往

詣馬超超問義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門卿當
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
乎義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晉書謝奕嘗過桓溫飲溫走入南廉主門避之主曰君
若無住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
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
叱楊再思為癡宰相
魏書崔暹字元欽為瀛州刺史會冀安恐民庶患之常
出瀛州北草晴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問
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是暹也荅曰百姓何幸得

駢志　卷六　二

如此癡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時晉楊再思居宰相十餘年阿附權取容無所鳴達人士
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過為謙下當先揭不前至全身免
尚何自屈折荅曰世路孔艱有卓犖於流俗水渺防門以後再思入朝有卓犖於流俗吐牛不
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跟於行耳
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黃紙少師記弓僕射
南史司徒褚彥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壞墜水僧虔
射正倫當為乱下車謝過宗指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

車僕射

北史郭祚爲僕射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官明帝幼弱祚恃一黃鉞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辱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謂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鉞少師

烏不烏鵲不鵲

驢非驢馬非馬

國策史疾謂楚王曰任官貴公心臣聞陳軫曰公行而弟能禁也此可謂不爲鵲也

淩書邕弦王樂漢永陽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乎禮鐘鼓如漢家儀制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邕弦王所謂鼓也

世說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兄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鵠鳥但閒喚啞啞聲

又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豈於識者猶憎其眼

劉祥比令僕

卞彬比令僕

南史劉祥與王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又卞彬嘏慕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

宋東海王禕爲驢王

魏咸陽王坦爲驢王

南史廬陵王禕初封東海王明帝踐祚進封廬陵王初廢帝目禕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改封焉

北史咸陽王諶子坦數狠凶麤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兒悖性與身而長背宋有東海王禕心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恐親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同着號爲驢王

閭里咸謂生犀

時人號爲禿犀

南史陸瑜本無義容而容貌特詭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瑜爲生犀

北夢瑣言杜邠公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人鎮復居廊廡無他才未當延接賓客位而已時人號爲禿角犀

麟奴

麟王

南史前廢帝自以爲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愛常罵帝爲麟奴又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

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牕那得生窒聲兒
北史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
及見慧龍曰位王家兒也王氏世尚昇江東謂之尚王
慧龍舉鼎大浩曰真貴種矣
賀喜鵲
劉鴝鵒
舊唐書賈申宰相參之族子參特愛申每選除授多詣
於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
異苑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語若與之言人必遭疏難及
身疾惟一士調無此理偶值人有屯蹇耳劉固之欣
然而往白說被詞君能見明荅云世人雷同何足恤須

臾災禍果然於是聚世號為劉鴝鵒或遇道
途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
人驚散甚於見鬼
賈旭不識其父殿雲飄殿其母
為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
陳思方父於蠡潘岳匹婦於考
顏氏家訓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邪非殷濛詩云飄颺
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濛又飄颺其母此雖悉
古事不可用也
又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鞏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恰手
澤之遺是方父於蠡匹婦於考（按禮記仲秋之月養
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
不得去
北齊書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壻勢

盛當時因退食暇尋高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籥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放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盡飲命左右索車輪捐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捐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乃俱脫車輪足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與

兵帥共飲觀

三朝對飲

晉書謝幾卿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與樂遊苑晏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帷與車前三騎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畢吏部盜樽

裴御史撝筋

晉書畢卓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 史

臣曰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竄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放自有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聽食便往造焉膳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筯裴坐觀聽食罷而退明日自攜七筯恣情飲噉聽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月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閑者莫不傾耳

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北史咸陽郡王坦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鱉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舊唐書巢王元吉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齊桓好衣紫

鄒君好長纓

韓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

桑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

姓好服紫不已寡人柰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
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
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
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又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鄒君患之問左
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固先自知其
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
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王子陽好車服桓爲鮮明
辛慶忌好與馬號爲鮮明

蒲昌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
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餐故
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又辛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與馬
爲鮮明唯是爲奢
好衣刺文袴
好佩紫羅囊
晉書謝尚好衣刺文袴諸文士貴之因而自攻遂知名
又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謝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
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
阮孚好屐

靈運著屐
晉書阮孚傳初祖約性好財孚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
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
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
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
始分
南史謝靈運登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倚
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嗜痂
嗜瓜

南史劉邕性嗜痂痂以味似鮫魚嘗北詣孟靈休靈休先
患炙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曰性之
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裹取以飴邕邕去靈休與何
晉書劉邕向顧見敬遂取靈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
不問有罪無罪遞與割痂常以給膳
唐權長孺有嗜人爪癖嘗因違行往士蔣傳聚得數兩
削下爪以進曰無以餞遠今有少佳味敢獻長孺涎流
於吻連撮啜合坐驚異
屋下陳尸
道上行殯
晉書時張湛好爲癖前種松栢人謂湛屋下陳尸
又袁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道上行殯

自爲壽藏
自爲墓誌
後漢趙岐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宅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
王孫蠃裘
沐並即焰
漢書楊王孫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蠃裘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徙足引脫其

裹以身親土
魏志注沐並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又救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牀酒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按並之言曰夫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壽爲欺魄夭爲鬼沒身淪有無與神消忽含悅陰陽井夢太極冥以棺槨爲牢衾裯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閱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客耳至夫末世緣生惡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匣象葬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錮以紵絮飾以屋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

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厥豈復識古有衣新之鬼而野有狐貍之齒乎哉吾每得覆沒即以吾身裹於王孫矣

漢高使鄭君名籍
呂布使袁涣皆倫

漢書鄭當時字莊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
魏志呂布初與劉倘和親後離隙布欲使袁涣作書罵倘大怒以兵脇涣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涣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涣聞唯德可以厚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厚在此不在於彼且涣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惡見水中饌
惡聞木邊姓
晉書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憾收斲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
又右將軍桓伊嘗詣忠敬王遵遵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踈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

欲殺之呪諸桓乎評曰有餘愛者愛及屋上烏有餘惡者惡及水中蠆人情之恒也至於此
傳曰好惡以其類者鮮矣良然
爲草人而射之
爲草人而訊之
北史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
祖珽譖之曰草人擬聖躬也
又齊安德王延宗爲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
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捶之二百
方鎮當門不得不除
方鎮生門不得不鋤
吳略曰操殺楊脩曰方鎮當門不得不除
二十三
駢志　卷六
蜀志先主殺張裕葛亮救之先主曰方鎮生門不得
不鋤　南史袁淑時云權臣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
別玉人門非植槿所
灌夫罵坐
晉貴爲坐
漢書田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
賀竇嬰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
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強與俱酒酣蚡起爲
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
酒至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
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
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
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兒女曹咕嘱耳語
吳質別傳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吳質
召優使說肥瘦與貴恥見戲怒問賢曰卿欲以部曲
將遇我邪騎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
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爲瘦鑠忿恚援刀瞋目言俳敢
輕脫吾斬爾遂罷坐質按劒曰曹子丹汝非屠機上肉
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搦牙何敢恃勢騎邪鑠剧起
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
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忿恚還援劒斬地遂便
罷也
駢志　卷六
二十四
板劒息風
板劒斫水
謝承後漢書陳茂管爲交阯別駕刺史行部不渡漲
海刺史周敞步涉過風船欲覆茂拔劒斫水風即止息
又王閎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閎拔劍斫水罵伍子胥
風息得濟　續漢書飛初中張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
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度吏
固諫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我志在理察枉訟
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王述柳鷄子

王忠逐蠅于
晉書王述性急爲累嘗食鷄子以筯刺之不得復大怒
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跨之瞋甚投內口
中齧破而吐之
苻堅傳王忠正始中爲司農卿堅作書勉集筆
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忠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
筆擲踏壞之
溫造與崔中書相逢捉其從人
舊唐書溫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競常
迎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杖折虞人決杏十下左

拾遺舒元輿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
宰相外無所迴避溫造違至尊朝廷與慢凌陛下侍臣恣行
驕暴曾無畏忌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
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祝其從人當時
絛不上聞所以糾愆懲非直甚盛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
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龍街喝道但以崇高自
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虧奬典敕曰憲官之職
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貴在厥可替否不
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令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二
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職先後而
行道途卽祇揖而過共參從人各隨本官之後少相僻

避勿言衙突又開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
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倚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
指鹿爲馬束蒲爲脯
苻堅傳王忠正始中爲司農卿堅作書勉集筆
以青爲黑以黑爲黃
風俗通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故溥
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兆鹿化以爲馬（張華博物志趙高欲亂秦
威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試衆持鹿獻於二世曰獻馬臣言誤陛下以爲鹿也
禮器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周註曰變白黑言素青者六
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故
崔寔政論曰將使玄黃政色馬鹿易形乎（拂其是非高之所以

書帶與魚腹
書帶與魚腹
漢書陳勝升黃帛曰陳勝王篤公所魯魚腹中卒買魚
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聞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
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
往往指目勝廣
北史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王世充昵之法嗣
乃上孔子閉房記書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揚
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
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克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
世下篇言克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

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卽以法嗣爲
陳畿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
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
闕下有寶氣
牛腹有奇書
郡祀志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只
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
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
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赦
又武帝拜少翁爲文成將軍嘗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
成言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通作

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
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
其方無驗神不至通爲帛書以飯牛腹不知言此牛腹
中有奇書殺視得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問之果爲
言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
臣師古有求人者求之
仙者非有求士士者求之
郊祀志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驗及見欒大大說
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
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以臣爲賤不信臣
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
不用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
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
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
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衛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通可
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
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
而黃金不就通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
又上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迹緱氏
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
毋効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

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通可致
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二桃殺三士

孟酒殺三人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
聞晏子欲去之曰此皆力攻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
因請公使人少饋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
孫接仰天而歎曰接一搏猪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
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
郤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

砥柱之流當是時也若少不能游潛行迎流百步頃流九里得過而殺之左操吳尾右挈蠶頭鴨躍而出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杖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卬劒而起公孫接田開疆皆及其桃挈領而次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奪其勇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亦及其桃挈領而次

南史初吳興吳規與有才學郡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張纘出之都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寧飲得過今安規舉起還坐子綸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藏綸因緻綸夜使辛規恨纘勸見憤哭

晉志　卷六　二九

兼至信欠之間人致頓鬼深痈夫子翼日又亡時人

子胥始邊候

張丑始境吏

韓非子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國策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拿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刻子腹及子之腸矣

史恐而放之

客爲鷄鳴出關

孟嘗爲鷄鳴出關

史記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亡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鷄鳴於是衆鷄悉鳴遂歸

貶其劣有馬暫騰上得脫

貶其傷有馬因躍上得免

史記李廣爲胡騎所得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寘

晉志　卷六　三十

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貶其劣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獵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北史李弼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爲所獲弼明帝微行至湖陰王敦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紿以金帛投追騎

晉書明帝微行至湖陰王敦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紿去馬有遺糞軋以水灌之見逆旅老嫗以七實飼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

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說稍留遂久又見助奏冷
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
舊唐書王世充竇建德老母妻子斬關而走
追騎且至無遜曰吾欲西而後已終不能回爾爲追兵所
及以此贈卿無爲相追矛親下
吳公子光詳爲足疾
侯莫陳悅詐云腹痛
史記吳世家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寫王僚飲王僚
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
也人夾侍鈹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七

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七首刺王僚鈹交於劍遂殺
王僚索隱曰
詳音陽
北史侯莫陳悅說賀拔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許云腹痛
起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
叔展呼山鞠窮
欽明乞黍粱墨
左傳展喜傳于魯是無社與司馬邪言號申叔展叔
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
曰於智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當潰申叔
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杜預注麥麴所以
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
云無禦盜藥腹病無過食入井故使叔展視而廢

縱砰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
吾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
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

囊沙散米

聚土覆米

南史檀道濟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
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鬬志道濟夜還魏軍
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罷兵檀有餘故不復
追　又載王智興圍徐州龍驤將軍胡彬爲符離所逼糧盡乃揚

沙以示融軍

北史賀若敦大潮州俄而秋水汎江路遂斷糧援既
絕恐陳將侯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聚土覆之
以米居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
以爲實　又晉書祖逖以穀盛土如米狀使千人運之

詐服魏人衣若叛援關西者

僞爲周文書若從外逃來者

北史韓雄爲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
頗爲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
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
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

又楊樹至建川東魏衆頗盛樹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
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周文書遣人若從

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
之又分土人義酋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樹
分遣兵遂於夜中拔還邵郡

莊生請赦以除星變

一行請赦以禳星變

史記宋公居陶生少子及壯而宋公中男殺人囚
於楚宋公曰殺人而必殺乎使人往視之乃囊黃金千鎰置廁中載以一
市牛車且遣其少子往視之乃囊黃金千鎰置廁中載以一
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宋公不聽長男
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
吾不肖當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

也而先空亡長男本何宋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
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
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
負郭披藜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
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
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
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
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
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
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
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其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

莊生曰今爲秦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
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
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
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蓋至重者人或通知將有赦矣故入錢府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虎葉莊生
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不男曰固
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
復得其金巳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
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兄弟所賣乃入見王曰臣前言

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
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楚國貴人多與金錢財王左右故王
非能卹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
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
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弃作其弟喪歸至其母及
邑人盡喜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
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

西陽雜俎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鈎深藏往當
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
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壽王姥
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
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一曰如何王姥戟手大

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頃
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瓮於中又密選
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圃汝向中
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
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輦衆至奴悉獲而歸一
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荅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
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
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
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
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
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冀梢山蟄乎釋門以眞心

壞一切菩慈心降一切魔如臣幽見莫若大赦天下玄
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趙退翁上前背約

漢書公孫弘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
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弘與臣等建此
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
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

舊唐書趙憬字退翁與陸贄同知政事時延齡姦詐恣
睢滿朝側目憬初與贄約於上前論之及延英對贄
極言延齡姦邪誕妄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

色憬默然無言由是寵贊平章事而憬當國矣

含辛爲淚

應聲便號

載記慕容熙后苻氏欲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

南史劉德願爲孝武押侮上寵姬殷貴妃薨孝武與羣臣至殷處慟哭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踴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

策失金椎

紂走玉馬

孝經援神契后倫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后指策論語比考讖殷惑妲已玉馬走　任時殘云玉馬駿奔

表微子之去

策作璇室

紂作傾宮

宋宇記紂築璇臺瓊室在城南門夏桀造

紂作傾宮

晏子春秋夏之衰也其王紂作璇室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

斮朝涉之脛

鑽朝涉之脛

泰誓商王受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偽孔傳云斮脛視其髓）

宋策康王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鑽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

商紂剔孕婦

東昏剖產婦

周書商王受剔孕婦（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觀其脏）

南史東昏侯時出游走驅斥百姓嘗至沈公城有一婦

人當產不去因剖腹看男女

射天殿地

射天告地

論衡紂父帝乙射天殿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

宋策康王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成之

曰威服天下鬼神

從臺上彈人　嚙契據人　奪兒飼狗

在樓上彈人　奪兒飼狗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

丸也　又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

登門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

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闘且出

北史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

彈人　又好微行遊狹無度恣情強暴有婦人抱兒在

路走避入羊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

狗使食狗不食途以兒血乃食焉　載記石季龍善彈

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

觀人避丸見上

觀人避箭

舊唐書東王元吉守并州性好畋獵載弸弓三十餘兩

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嘗倚而射觀

幽王舉燧不信

田倉舉燧不實

周本紀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

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

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

至及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

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又呂覽周宅鄧鏑近

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平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

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

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

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

真至幽王身走乃死於驪山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

寇失真寇者也

西陽雜俎武昌毋鑑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某居中

城少子倉吉下城三壁相次以拒漢兵光武二十四年

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鼉爲鼉舉燧請

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爲不實倉遂

戰而敗

僅亦守府

但爲寄坐

國語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

弗許曰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

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庇且憎以非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肅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

魏志 卷十七

司馬宣王泰會奏曰大將軍奏背棄舊制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擾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昔趙高柩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昌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

言秦寇至者射之

報齊寇至者殺之

呂覽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杆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

又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蠅者也

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大死者死先夫亡者亡于是報於王王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地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

墜山墮谷

喪山墮谷

史記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墜山墮谷千八百里

自九原抵甘泉墜山墮谷千八百里

北史楊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喪山墮谷多死官側時聞鬼哭

漢武帝遣方士

漢元帝求方士

史記漢武紀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游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游

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
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
海上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
矣
桓譚新論漢元帝被病癇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
詔問所能對曰能恐寒暑乃於昆明池上環氷而馳御
宇敞牀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董君
緣幀傳轄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施人臣偃
珠履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
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羹嘗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主
人翁

南史前廢帝紀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
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
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立面首左右三十人
發丘中郎
模金校尉
魏氏春秋載袁紹檄州郡文曹操署發丘中郎將模金
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　南史宋景和時倣魏武置
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

劉後主喜笑自若

陳後主躭溺聲酒

漢晉春秋司馬文王與後主劉禪宴飲之作故劉枝扇人皆笑之後復以他事誅葛亮存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邪克曰不然是殿下何由并之也文王悶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蜀耳如此荅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之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南史吳興後主名叔寶反語為少屬亦敗亡之徵云

既見宋隋文帝給賜後主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恩致傷心為不奉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狀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職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當就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常作宴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

孫權以水灑羣臣

孫皓殺水流宮人

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到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如平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又初孫皓每宴羣臣無不成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舉大者即加威刑少者飲不盡已又澈水入宮宮人有失逆視之皆謬言之從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少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澈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

官人以鹽汁灑地

淑妃以鹽水灑地

晉書武帝按庇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

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水灑地而引帝車唯胡貴嬪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

南史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粧飾寒帷以候幸客令左右以鹽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況於人乎

御黃門被納從者履

晉書惠帝車走洛陽道中御中黃門布被又惠帝至溫將謁陵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獻歔

獻惠帝米飯
獻僖宗糗餌
晉書惠帝幸成都王頴軍頴敗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
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黃門被囊中藏私錢三千貫
貧用所有買飯以供宮人止食於道中宮舍宮人有持
升餘粳米飯及糗蒜鼓以進帝帝噉之次薦蒸市麨
米飯盛以瓦盆帝噉訖以瓦盆盛有老父獻蒸鴨帝受之
舊唐書黃巢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須御單不得食
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騶綱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
問曰卿爲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爲塵吏敢有此
進獻張淳員外故臣也帝異之感召至行在

麴蘗屑爲粥
燒餘米供膳
晉書愍帝時京師饑甚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官有麴數
十蘗麴充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流涕謂允曰今窘厄
如此外無救援死于社稷是朕事也朕今將少一恐難斯
酷今欲因城未陷爲羣臣之事庶令黎元免屠膾之苦
行矣遣書朕意決矣
又成帝三年蘇峻揮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
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大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
百姓號泣聲震都邑
青衣行酒
執戟爲導
晉書劉聰大會使懷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
惡之
又劉聰出獵令愍帝行車騎將軍執戟爲導百姓
聚而觀之故老或猒欷流涕聰司隸以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
使帝行酒洗爵及而更永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
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懷帝亦爲賓泣聰所害
以的畫腹
持稍擬胃
南史蒼梧王屢欲害蔡高帝嘗數十人直入鎮軍府
時晉熙帝晝臥祿祖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爲射的自

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欲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
王天恩諫曰領軍庶是能射橫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
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正中帝腹蒼梧投弓
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北史文宣晚年政德嘗持稍走馬以擬射律金胸者三
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
將南詔西將東詔北
東行驅西南行驅北
南史蔡明帝性猜忌每出入將
南則詔言之西將東
又東昏率一月二

軍東行驅西南行驅北
黃紙囊盛
黃案包裹
南齊廢帝鬱林王爲太孫時凡諸小人並進加爵位皆
疏官名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帶之
又後廢帝東昏侯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閣
竪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
鑿氷沉屍
以雪埋人
北史魏濟陰王暉業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
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有盟與人何不打碎之我

出此言知卽火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暉業
神色自若仍鑿氷沉其屍
舊唐書滕王元嬰驕縱遊游動作失度出改以疆輦人
將爲笑樂寒方甚以雪埋人
黥軍士以糟食乃退戈大呼
給募卒以麻麥乃噪聚趨府
舊唐書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詔姚令言率
本鎭兵五萬赴援涇師難鎭多稚子弟而來望至京師
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王栁犒軍
士唯糲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不顧皆憤怒揚言曰吾
屬而竊其夫人故大變戾天人之禮
劉琰遘胡氏而妻母絕朝慶之儀
坊記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緣
侯而竊其夫人故大變戾天人之禮
晉志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

白升耶國家瑕休大賚貨財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
耶往次濟水乃返戈大呼鼓譟而還令言曰北約東都
有原實兒郎勿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
環令言請退令言愈奏之上恐令言不能戢衛市居人狼俱走竄亂
馳賜之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戢衛市居人狼俱走竄亂
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閭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
輔往撫勞之繞出內門賊已斬關陣於丹鳳樓下是日
德宗令卒出宮賊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
又李絳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三年南蠻寇
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
已退所募皆還與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

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喻而遣之仍給以
廩麥皆快快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
己乃因募卒貨游聚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爲亂以逞
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譟聚趨府劫庫兵
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鬨亂北走登陴
衙將王景延力戰兵折矢窮景延走絳乃爲亂兵所害
陽侯殺繆侯而大嬰慶夫人之禮
劉琰遘胡氏而妻母絕朝慶之儀
坊記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緣
侯而竊其夫人故大嬰慶天人之禮
晉志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

出胡氏有美色瑛疑其與後主有私呼至五百擲骰子
於以服御品後棄遣胡具以告瑛坐下獄有司議口
辛非擲妻之人面非受寵之地瑛竟棄市自是大臣妻
朝廷遂絕
熙夫宅人多著錦衣錦袴
醫師皇甫侁為侍御史
後漢冥始時李軼朱穆山東士正張邛慎基三輔
北所授官罰者皆緣或有服大庖人多著錦尚
衣繡袴禮論諸於罰罪道中 前漢書注如淳曰漢代婦人之白衣裙方言曰
之所謂之魄者自關
魏吕安與嵇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

會共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語專權或擅答
校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執檛之諸將或遣婢詣省
閽或自齎酒食過天子飲自中不通喧呼罵詈不能
止又競表訐謫長民為部曲來其舍遺醫師走空皆
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組盡示有文字或不時得
蝦蟇給官禀
犬馬食緑幹
晉中州記惠帝蒸太子遣開蝦蟇辭問人為是官蝦蟇
私蝦蟇作官蝦蟇在私地為私
蝦蟇今日若官蝦蟇當貴
北齊書幼主時尤昵宦豎有識云蝦蟇當貴
食緑幹
寺劊佛毀以為錢富商家錢多乃毒令後遂惡疾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
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
真身尚在猶欲割截況
北齊書幼主時尤昵宦豎有識云蝦蟇當貴
食緑幹
寺劊佛毀以為錢富商家錢多乃毒令後遂惡疾
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
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
真身尚在猶欲割截況
牛輔常把靈符
漢書王莽之敗也避火宮室前殿火氣晴之宮人舞女
講論門當柔何時莽紳袍服帶 續漢書輿服志曰天文
部校式於前日時加其莽旋席隨斗柄而坐就車之漸
虜欲飛池水須抱符符命威斗
列書董卓既誅卓婿牛輔恃壯去宅不能自安當把群
兵符以鉄鎖致其肩欲以自護
齊文宣帝以新雨不應撤西門豹冢
魏吳康生以新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
北齊書時夏大旱文宣帝以新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
其冢
魏吉吳康生為相州刺史作州以大旱令人鑿石虎書
像復就西門豹祠所而不復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
毀佛鑄錢
南史梁武帝窣東下用度不足尚平元襄王偉取襄陽

皆不敢言

徐廣請桓玄立七廟

王儉請侯景立七廟

晉書桓玄既篡徐廣據晉典請追立七廟晉史遂

以一廟橋之郊廟之禮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

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

名位不異故不祭立七廟景曰何論七廟偉曰天子登

南史王偉請侯景立七廟并請七世諱勿太常具祭祀之禮

七世祖考故置七廟

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荊州伊那得來

敬定衆聞笑之

王央問諸學士取石勒勃勃怒

辱己思報遣使取敬定石勒勃勃怒

晉書王衍字夷甫時石勒與衍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

陳勝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

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天

下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

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牆填殺之

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俳語以對曰此世佛出救

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世佛出救

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爲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

賴道一言之善也

劉嘉八其

郭翰四其

漢書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王莽專制朝

政必危劉氏吾師宗族為先海內必拯遂進攻宛不得
入而收紹者張埭之從兄也埭與宗族父劉嘉鬬訟
歸莽赦悉罪埭因為嘉作奏曰方今天下開崇之反也
咸欲褒表孝勤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衛其胸刃
其軀切其肌後至者微撥其門仆其墻塊其屋焚其器
庶幾滌地則時咸創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願稍崇
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加冬社以賜諸侯用末監戒
于是莽大說　師古注曰則時即時也

舊唐書郭霸為右臺侍御史初舉其兄尸則天前自
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
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為四兇御史

李義宜為李貓
李德求為李猫
舊唐書李義府傳而害物時謂之李貓
南唐近事李徵君承休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
號李猫兒本無學術訐稱博聞每呼馬鞍廬樂工為伶
俜語佞為寒儜以此貽譏於世
郭尖
李鉗
北史郭景尚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
又李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
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鉗

義孝
義息
北史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郭中富商丁鄒嚴
興等並為義孝　又恩倖傳王叡出入惟惸及疾病孝
文太后每親侍疾叡之奘也假親棺義舊衰絰絞冠送
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耍榮利時謂之義孝
又劉騰為司空擅生殺之威八座九卿旦造騰宅參其
顏色然後方赴省內亦歷日不得見者及薨於位中
官為義息衰絰者四十餘人閤官為義服杖絰衆縞者
以百數
那得此副悉淚

何處得應急像
南史宋孝武寵姬殷貴妃歿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
極嗚咽旦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悲聲及將成禮猶竟懇
北史封述恩娶李士元女大檢財聘則聘及將成禮猶竟懇
遽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為誓士元笑曰封公
何處常得應急像須斯便用
何火乞兒
沉寒永子
天寶遺事張九齡郎士向炎者為何火乞兒
霸王沉釋時論有水子出自沉寒之谷
求押一字累日不遂

但署一字猶不能盡

舊唐書王鉷感權轉盛衰二十餘使近宅爲使院文案堆積胥吏求押一字即累日不遂中使賜遺不絕於門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又楊國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又專判度支吏部三銓事務鞅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胥吏

胥吏

胥臣

胥兒

漢書丙吉御史大夫薨子禮嗣爲丞相禮薨子弘嗣爲丞相弘薨子建嗣爲丞相建薨子晏嗣爲丞相晏薨子昌嗣爲丞相昌

朝野僉載隋諸葛昂高瑣爭爲豪侈昂屑瑣串長八尺
餅濶丈餘饌麁如杜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瑣復屈
昂以車行酒馬行肉碓斬鱠礙蒜舂自唱夜叉歌以送
之
日食萬錢
一食萬錢
晉書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
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歟命取其食
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
劭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味一
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猶云無可下箸處
咄嗟便辦
造次便辦
晉書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萍輒嘗與
王愷出游畢入洛城崇先歸愷下問其所以荅曰豆至難
以此二事爲恨乃密賚貨崇帳下問其所以荅曰豆至難
煮須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萍蓼是北韭
見雅以麥苗耳牛荅不遑良由取者遲不及反制之可
聽臨轅則駭矣于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
告者
南史申書舍人劉休嘗詣阮佃夫遇佃夫出行中路相
逢要休同反就牖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
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
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
東封扈從每色爲一隊
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
舊唐書王毛仲爲行太僕卿部統歲整群牧孳息蓄數
倍其初芻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不
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爲一隊望如
雲錦

又名宗錄年十月幸華清宮楊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
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
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燦列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
不避雄狐之刺無入朝或駐馬方寫不施帷幔每三朝
慶賀五鼓待漏起柂盈巷鞿勒如畫而十宅諸王百孫
凡婚嫁皆因韓虢爲紹介仍先納賂千貫而奉請罔不
稱旨
安成食臨汝飾
北路魚南路徐
南史安成公何尚之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起之子也
並名修家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

食臨汝飾沮之美飯何孟沮之徐
又徐鯤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
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過歌謔則
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荊楚山川靡不畢踐明從
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語
曰北路魚南路徐

鱔頭日進三百

鷄跖必食數千

南史梁宗室臨川靜惠王宏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
東氏潘妃寶儲直千萬好食鮸魚頭常日進三百
呂氏春秋云魯學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跖數千

而後足

妓圍

肉陣

天寶遺事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宮妓密
圍于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爲妓圍
又楊國忠于冬月常選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風
蓋藉人之氣相煖故爲肉陣

鄭袁調新美人掩鼻

江充告衛太子蔽鼻

楚策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袁知王之說
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
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
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袁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
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
也鄭袁知王以己爲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
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
其鼻王謂鄭袁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袁
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袁曰其似惡聞王之臭
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三輔故事衛太子來省疾至井泉宮江充告
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獄當以穢敝其鼻充語
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體氣故敝鼻武帝怒太子太
子走還 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
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宮其寵語之曰
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必長見敬重焉氏
以爲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
共絞殺懸之閤梁術誡以爲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
郤昌其戚謂已之同異也爲如楚懷袁術雖或已屢
武英主也而婁入焉害及女寵無惑已決子天下本而
亦以繞於婦之鼻人家國也如是

斷手足居鞠域中

截手足投溷廁中

漢書呂太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
域中名曰人彘按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夜覇上還過
軹道有蒼狗無頭高后掖忽而不見

[illegible]之趙王如意[illegible]
[illegible]高腹傷而崩
舊唐書則天武后王氏及良娣蕭氏各一百截去手
足投于酒甕中曰令此二嫗骨醉數日而卒後則天頻
見王蕭二庶人被髮攬血如初時狀武后惡之乃以巫
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如故
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子致使隨母他家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

王悅爭道

周覆抑手

晉書王導掌共其子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爪萬

那得爲爾邪

南史齊高帝世寬嘗與直閤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

共基槃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計易行

字父

名妙　卿夫

晉書胡毋輔之酣酔常呼其父輔之字一曰輔之正飲

又袁琉字彥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爲士所稱桓溫少

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未知所

出欲求濟於琉而琉在艱戚以告焉琉略無難色遂變

服悵布帽隨溫與債主戲琉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

相識謂之曰卿當子本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

直上百萬琉投馬叫絕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

加以清議

付之鄉論

南齊爲程令吳郡顧昌玄坐父法秀宋太始中北征亦

亡屍骸不返而昌玄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

以清議

晉書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

敬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聽

之

顏氏家訓曰后徵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衰種字其叔父曰綵

謝氏世無渭陽之情劉毅無復甥舅之敬

世說謝宣暎魯於公座戲調其舅袁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

南史謝約字宣暎謝景重之子　宋書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而史鄭鮮之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

志心武帝尚不屈意於毅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棲遁於是會咸帝與毅欲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設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荅之四坐頗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純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故無存以室與弟

倉悟丙以妻讓兄

左傳齊侯伐晉夷儀故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中論蒼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焉

董叔紡於庭槐

王傒縛諸庭柱

國語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益已乎曰欲乎曰繫援焉他日董抑怨於范范獻子曰不吾敬也歜子就而紡於庭之槐叔過問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結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南史王傒尚宋武帝第二女湘東王妃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傒縛諸庭槐時天夜雪禁凍久之傒兄悛排門詬主乃免

倪而猶馬

漢書張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

騑志

白以倪而猶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

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

服虔今之沙門所持竹杖上表千而下圓如古之便面也

晉書王導夫人曹氏性妒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徙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乘塵尾柄驅牛而進

賜姬婦棗

賜姬婦酒

南史宋明帝憎婦人姬尚書右丞勞彥遠以善棊見親

嫡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斷之何如彥遠卒爾從打其
久遂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勒
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莢
掃籌以此辱之
朝野僉載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救贖宮女皆國色妻妬
嬲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嬖全胡餅酒賜之
云飲之立效瓌三品令置姬媵爾不妬不須飲之若妬
即飲柳氏拜救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
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效遂飲盡然非酖
也既眠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
令別宅安置又賜瓌曰我爲卿斷之何如彥遠卒爾從打其

吾雖不殺伯仁由我而死
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晉書王導料檢中書故事見周顗表救已殷勤效至導
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
由我而死
南史謝朏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朏妻常懷刀欲報朏
朏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益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
曰卿人才無惡小遲但恨不可刑於寡妻朏有愧色及
臨誅嘆曰天道若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
而死

鄧兒賣友

鄧邵賣友
漢書鄭商事孝惠帝呂后呂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
字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呂呂祿爲將軍
軍于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北軍于是迺使人劫商令
共子寄紿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
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蓩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
鄧兒賣友
後漢書賴川甄邵語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于
冀亾奔邵邵偽納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
守會母亾且埋尿于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遲至
洛陽李嘆行塗遇之使卒投車于溝中笞棰亂下大署

帛于其背曰鄧賣友貪官埋母
袁桑門人
陸超門人
南史袁粲之誅也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人狄靈慶
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
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與汝有恩故
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
我兒汝滅門此兒必後靈慶常見兒騎大氈狗戲如平
常經年餘闔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遍靈慶於庭噬殺
之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也
又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既

敗勸其逃亾荅曰人皆有疾此不足懼吾若逃亾非唯
孤晉安之誉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遲等以其義欲因脏
還都而超之赤端坐待命超之門人姓周者謂殺超之
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逃嘉
其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歷其頭折
即永聞之者莫不以為天道焉
自謂侯身　自稱三公
自稱隸臣
三國志毛嘉魏明帝后父封博平鄉侯甚畏驗語輒自
謂侯身
北史胡寶為左僕射每與人言自稱僕射　南史張敬

兒亦自稱三公
奉我鳳池
穩我鳳池
晉書荀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
惘惘恨恨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何
北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趙彥深一人然諂朝廷以
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馬手琮子慈明祖珽
與大官將味不及也上就驚求諸飲食方驚秘不出上
酔後體不快驚乃獻醒酒鮮一大
杜畿不與劉勳大棗
桓崖不與桓玄好桃
杜氏新書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記貴族朝廷嘗從

杜畿求大麴畿拒以他故後動伏法太祖得其書嘆曰
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神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
尼之於顏子美言不能不嘆既悟愛發中文宜率焉以
驟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世說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遣就求之遠
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口德之休明齋慎
貢其楷矢如其不爾雖壁間物亦不可得
使裂餅緣命撤去之
客削瓜皮乃取食之
北史王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
大慙客與王羆食瓜客削瓜皮使內猪厚羆意嫌之及
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熟造成用

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
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
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鞭持
以擊之
鷄卵賦人
鷄子寄抱
南史謝朏爲吳興太守以鷄卵賦人牧鷄數千
朝野僉載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
鷄子一錢幾箇曰三箇起之乃遣數十千錢令買三萬
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
歎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却一鷄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九
十萬又問竹竿一錢幾箇曰三箇起之乃遣數十千錢付之
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爭且林中養之至秋竹
成每一莖十錢遂成五十萬
懷中得二銅盤
髻上得金臣羅
北史祖珽性不羈放縱曾至滕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
酒遂藏銅盤二面厨人請搜詰客果於珽懷中得之
又珽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臣羅
寶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
冤來爲作佳傳
晉書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
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下不與之竟不立傳
遺金請作佳傳
晉書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
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下不與之竟不立傳
北史令朱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因論
崇比喜彭伊霍　又魏收在神武時爲太常少卿修國
史得陽休之訪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
謝曰南皇陳爲林良史者多不足以揚之地多不足以
顯之若何足以勉之茫昧之世雖實錄已
不以桑集示之
便取葦傳擲之
顏氏家訓云吾入鄴與博陵崔文彥友游嘗說王粲集
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

感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嘗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
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
又魏收之在議曹與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
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貌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
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
初不識士衡
吾不識太傅
南史劉義恭封營道縣侯允鄙無識始與王濟嘗謂曰
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恭曰
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厭塞皆然

誤解蹲鴟
又張敬兒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毫網紀諫云
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誤用蹲鴟
大唐新語東宮衛佐馬光震入院校文選綵復注釋解
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蒼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蕭
嵩問之撫掌大笑
顏氏家訓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劉都賦注解蹲鴟芋
也而為芋字後有人餉芋肉巷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
駭不解事義久後詳繹方知如此
呼鴈為鶉雀
呼韓為露蒸
顏氏家訓賀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會說舉族
呼之為鶉吾曰楊雄上賓數曾見之色苴黃點無駁雜
也故陳思王鶡賦云楊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鶡音雀
俱鶡而青出羌中韻集音介此疑頗相
又梁氏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蓴為露蔡石蠙之
徒遞相倣傚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
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蔡否荅曰露蔡是蓴水鄉所出卿
今食者綠蔡菜耳
以狀杜問韋陟

以芙蓉慶夏
舊唐書李祐南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狀杜二
字者林甫不識狀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狀杜何
也陟俛首不敢言
又太常少卿姜度李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
之曰聞有芙蓉之慶客視之掩口
芙蓉宰相見上
伏猧侍郎
舊唐書戶部侍郎蕭炅讀伏臘曰伏猧張九齡曰省中
豈得有伏猧侍郎
逆為干字
光為吉字

北史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鍵

又武將王周者書名先爲吉而後成外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丁部下

南華經論九徵

人物志論九徵

莊子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德而達有堅而緩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人物志平陂之質在于神明暗之實在于精勇怯之勢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體燥靜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儀態度之動在于容緩急之狀在于言其爲人也質素平淡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德之人更爲美號是故兼德而不偏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

依似依依似亂德之類也 按此句疑有脫誤 一至一遠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也 按此句疑有脫誤 似皆風人末流之辨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槩也無恒伏

呂覽八觀

劉邵八觀

呂覽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貫則觀其所進窮則觀其所不爲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周用六戚四隱外周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汗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人物志劉邵八觀者一曰觀其察收以明間雜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辯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辯怨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常八曰觀其應明以知所達

名覆金甌

名內旒中

柳氏舊聞玄宗著八分書凡命將相皆先以御札書其名置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屑知其誰耶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之乃賜卮酒

五代史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籠中夜焚香祝天以簡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丞相封侯自弘始

三公封侯自林始 丞相致仕自賢始

漢書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公孫弘本無爵乃詔封弘爲平津侯丞相封爵自弘始也

魏志崔林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裴松之以爲漢封丞相邑爲菊悅所讓魏三公其失同也

漢書地節三年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十二爲司空

十二爲上卿

傅子云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弟肖行少庶子甘羅詩戰國策文信侯欲使張唐相燕寨七歲爲孔子師今臣行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橐生十二歲干兹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此乃見張卿論

而行之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爲上卿

十五相荆

十八宰阿

說苑荆公子年十五而相荆　抱朴任能篇昔者荆子

總用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

又子奇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賑貧乏邑內大化

後漢書郎顗薦李固云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

稚齒化阿有聲

山東相山西將

已有將蜀有相

漢書班固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

軍白起鄙八王翦頻陽人漢興郦郢王圓甘延壽義渠

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

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

聞蘇幸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

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

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

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

流猶存耳按師古曰匪彼也言非彼勇將強

華陽國志巴西郡屬縣七去洛二千八百一十五里東

接巴郡南接梓潼北接涼州土地山原多平有牛馬

桑蠶人自先漢以來俚僤叟兵僄勇後叔

布柴始周室父子程公弘等或學兼三才或精秀奇逸

其次馬盛衢承伯才藻清妙龔德緒兄弟英氣曄然黃

公衡應權通駿馬德信王子均勾孝興張伯岐建功立

事劉二主之世稱美荆楚乃先漢以來馮車騎鎮南

皆植斯鄉故曰巴有將蜀有相也

拔士爲相擢校爲將

擢士爲相拔卒爲將

後漢陳龍曰三辰不軌拔士爲相四吏不恭拔卒爲將

唐書魏元忠曰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貊不庭擢校爲

將

九十五日至三公

三十六日擁麾蓋

張璠漢記荀爽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既思經典

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

之急詣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陵又追拜光祿勳視

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至三公

世語南陽州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宜王留缺待之

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宜王爲秦會使尚書鍾繇

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

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若名公之子少有文采

故守吏職猶候騎士年丈何遲也衆賓咸服後歷兗豫

州刺史所在有善績效

鄧禹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
來歙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
後漢鄧禹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
縣令長以鎮撫之
漢魏春秋天子以公（鄧禹）典任千外臨事之當或宜速疾
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
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
民速觀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
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
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權
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潤勳也其春秋之義大

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況君
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叛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
于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聞也自
今已後臨事所斃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聿假綬咸使
忠義得相奬勵勿有疑焉

魏武喜得蒯越

周文喜得柳敏

傅子蒯越蒯通之後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
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不決
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
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

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　又載記慕容德至
莒城封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于得卿也
周書文帝越復河東見柳敏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
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
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恒令接之愛及吉凶禮儀亦
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以朝廷政典　又劉璠
降達奚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誡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
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
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徵曰昔晉主滅吳利在二陸明
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　又蕭府書太宗征遼東還
謂薛仁貴曰朕舊所並老不堪受圍外之寄每欲推誠

駑劣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李熹二爲司隸

周散五爲司隸

晉李熹爲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凡爲二代
司隸

又劉毅爲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凡五爲司隸

七百吏半非舊

八百吏多稱當

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
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
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

尹劉琦稱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
聲傅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
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今非舊也
舊唐書永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
由賄成中書主事郭倩李樂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
爵大者出元載小者目倩樂四方商賈賄求官者道路
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紀綱大壞及元載敗招納尋
卒常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
匹夫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無
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崔祐甫代袞薦雅性寡徑復疑
滿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耕允

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法親故何也祐甫
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縣官進擬必須請其才行
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請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
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為然

宓子賤治單父
巫馬期治單父
呂覽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
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問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
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

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汲黯卧治淮陽
景丹卧鎮弘農
漢書武帝召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
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殷勤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
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
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願治淮陽吏民不相得吾
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後漢書陝賊蘇況攻破弘農太守景丹時病帝以
共議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

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
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又傳子曰傳敏為河南尹當時無
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晉書謝安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
黃霸功名損于治郡
呂又名聲損于郡縣
漢書黃霸材長于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

及丙魏十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
爲志吕文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文雖
職内外治身儉約讓菹水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
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于郡縣
王尊請以身塞隄
薦徵請以身塞隄
漢書王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忽
決東郡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
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
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
尊終不肯去及水波稍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怖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毋牀下謝罪曰
元少孤爲毋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毋乞令自改
毋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
舊唐書韋景駿爲貴鄉令縣人有毋子相訟者景駿謂
之曰吾少孤無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分汝幸有毋溫
清之地何得如此鋤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
取孝經付令習讀之于是毋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

召父杜毋
邵父陳毋
東觀漢記杜詩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孫

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用力少見功多
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諺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毋
文慶記岑符九年邵嶧知廣州整內河通舟颶風不爲
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邵父陳毋除
我二苦
後有三王
後有二君
後漢書王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還少府成帝欲
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
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
後有三王
後漢書延篤字叔堅爲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愛恤民黎
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懽愛三輔咨嗟爲先是陳留
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
王後有邊延二君
願乞侯君　願復耿君
風俗通侯霸字君房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
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都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
弱相攜號哭遮使者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
期年民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

虞翻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圖書而具以狀聞
後漢書寇恂爲潁川太守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代朱浮
爲執金吾後潁川盜起從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
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東觀漢記耿純字伯山鉅鹿人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
笑曰鄉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爲東郡太守後坐事
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
純爲東郡太守
號稱神君　號爲神君
號曰聖君

續漢書荀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爲師爲朔陵侯相
號稱神君
晉書曹攄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慜而出之
赴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
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
號曰聖君
又裔智明爲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
張宏爲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慜之停其獄
放令覓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宏逃者宏曰有
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見息世間于
獄在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以付樊公
已寄蘇公
後漢樊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
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長之道不拾遺
行旅至夜裹水漿道傍以付樊公
北史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
或外境姦非輒徙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冬陵縣人魏
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宥列
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實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
賊去百姓中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視盜者從
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當蒙賜物皆置界

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
物已付蘇公矣賊遂去 又南史王猛爲晉陵太守威
惠兼舉姦盜屏跡閭閻野次云以付王府君
任延教民牛耕
王景教民牛耕
後漢書任延爲九眞太守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
耕民嘗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
闢田疇歲開廣百姓充給
又王景爲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
而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最爲饒
墾闢多增墾田是由墾闢倍多境內豐給

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鎮紙爲作法制皆著
于鄉亭
民益種芋
長自引芋
列仙傳酒客者爲梁丞相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
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
汝南先賢傳袁安字邵公除陰平長時年饑荒民皆棄
食租入不畢安聽使輸芋曰百姓饑困長何得食穀先
自引芋outer皆從之
蒲鞭
葦杖

後漢書劉寬歷典三郡吏民有過笞鞭示辱　又異苑
崔景真守平昌有惠政常懸二笞鞭而未嘗用
文選安陸王碑南陽葛杖未足比其仁　曹子建時苗
鞭葦杖示有刑
降者欲去皆聽
冠者見復放還
晉書羊祜率諸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緩愒遠近甚得
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
北史周廣川公測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願得人和地接
東魏數相抄寇或有獲其爲盜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
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

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爲寇兩界遂通慶
平
伏臘放囚
年終放囚
後漢虞延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
繫各使歸家並戒其德應期而還有囚千家被病自載
論獄既至而死　華陽國志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源
令梁書何鳳爲建安太守放囚事同
南史謝方明晉末宋武帝加晉陵太守爲縣騎長史南
郡相當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還家使過正
月二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主簿弘季咸等固諫方明
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懽喜涕泣以爲流死無恨
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返餘一囚十日
不來邊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
者遠近嘆服　舊唐書呂元膺爲斬州刺史放囚事同
元日放囚
至日放囚
北齊書張華原爲兗州刺史獄有囚三元之日三元之
始念卿幽閉令給假五日足得展省期盡當還也
囚果應期而至
南史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也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
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至日此

又梁書庾闡爲東陽太守傅岐爲始新令冬至放囚
俱同
以江名子
以陽名子
江祚別傳祚爲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之
又孟宗爲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之
生以孟爲名　又東觀記任延爲九真太守使男女皆
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十餘人後多名子爲任
又魏志鄭渾爲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
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

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千之法民初長罪後稍豐益
無不舉賠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
新唐書陽城字元宗出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
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
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既求之城奏曰州
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龍州人感之以陽
名子
發姦摘伏
發伏禁姦
漢書趙廣漢字子都爲京兆尹以和顏接士推功於掾
吏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服廣漢精於吏事尤善
所言
爲鉤距以得民情其發姦摘伏如神
又張敞字子高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
伏禁姦不如廣漢
曉告姦黠主名
勘取盜賊名簿
漢書尹翁歸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
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
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
翁歸言
北史韓褒爲北齊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
之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乃悉召集點

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
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乃取
盜賊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
仰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
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勑之一無差
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盜屏息
削投書主名
得投書主名
漢書趙廣漢教吏爲鉤筒及得投書開其主名而託以
爲家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猾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
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
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成名流聞及匈奴降
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鉄面
新論也師古曰鉤若今鹽鉄
曲戚孫威嚴猶爲比劇
同
魏志國淵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誇者太祖疾之欲
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
淵救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恭而少學問者其簡開
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本
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
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
使作笺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汙赭輒收

持練悉斬

漢書張敞爲京兆尹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尚長
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問巷以爲長者敞皆召見具
問困窮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
旦召詣府恐諸偷輩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
休員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
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
犯或一日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抱赭滿市無偷盜

舊唐書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浚不善謀反以城降賊
事洩劉昌奏密計斬之即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實練

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練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

晉士子文首殺竇禮

晉吏李若首殺盧綱

魏志陳留盧毓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
其妻孥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
省者乃辭詣廷尉高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聖泣
對曰夫火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
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
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得時予
錢財乎對曰當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予
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作言次曰汝頗曾

舉人錢不予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恣寀
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雲櫃錢何
露鹿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使鹿
具首殺禮本埋藏處所柔便遣吏
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一斛平
成

魏志胡質住東莞土廣險窄人所殺鬥此士餘疊而
有少處所以死乎悉見其北君年少貴吏孝若見問而
色動

分甫鹿脯

晉甫牛皮

北史齊高城景王澄爲滄州刺史有人從幽州來驢
駄鹿脯至滄州界脯行遺偶會一人爲作遂盜驢及
脯去明旦告州澄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甫鹿脯不限
其價其主見脯識之堆積盜者
又澄爲定州刺史時人有夜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
啓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禽如神君
擬滅此賊定甫犬汝乃作篇上符而牛皮倍求價在牛
主語之因獲其盜

道高

爲所盜肉
又嘗爲鄉人區處其爭
遷時珍
遷樹縣令
漢書趙廣漢嘗記召湖
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
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
吏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
吏人奏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
卽頭服實有之廣漢因
有以自效不忘鄉原意
比吉邵爲兗州刺史
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
夜攝令未明而去其
辛公義葦峴俗
高士廉改蜀風
北史辛公義爲峴州刺史土俗
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公義因令遠客人巡檢部
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舉來安置聽事迴廊療之勸其
飲食千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兒生由命不關
鬼神脉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
迫近水潦雖修築不忌而漂流相
南數里因高築隄瀦水至隄南以
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
又有僧孺爲鄂州刺史武昌軍節

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
舊唐書高士廉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
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
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
獨孤使君
鑿脚刺史
北史裴俠爲河北郡守俠躬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
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食丁肅不
恭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帝周
文命俠別立詞諸牧守曰裴俠清愼奉公爲天下之最
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周文乃厚賜
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
舊唐書薛大鼎爲滄州刺史時與滄
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鑿脚刺史
改架杜爲浮橋
以賦增當苦築
舊唐書韋景駿爲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濫隄
迫近水潦雖修築不忌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
南數里因高築隄瀦水至隄南以無患水去而隄北稱
爲神脉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造
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
又宇僧孺爲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蘄黃觀察等
迅謝而去後人有過疾

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版築賦菁茅以
覆之吏緣爲姦竊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苫版築之費歲
十餘萬卽賦之以增以當苦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發葺
蠹弊永除

祝神斃虎悉斃

移文虎不爲害

九國志謝倏爲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爲暴人不
安居倏一日沐浴謁城隍廟擧酒祝神曰愚民何辜而
虎暴之蓋刺史無德化願虎只食刺史無傷愚民因拜
左右獨宿殿庭中是夜三鼓廟東門闔忽有物咆哮其
聲如雷良久乃止遲明視之斃虎悉斃

汝南先賢傳願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孳民患之少
連命塞陷穽移文獄神虎不爲害

鄧遐斬蛟而江水俱赤

趙昱斬蛟而江水盡赤

襄陽耆舊傳晉鄱遐爲襄陽太守城北江水中有蛟常
爲人害遐遂拔劒入水蛟纏其足遐揮劒截蛟流血江
水爲之俱赤因名曰斬蛟渚亦謂之斬蛟津

方輿勝覽桂爲潭中老蛟爲害太守趙昱率甲士千人
夾江鼓噪昱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左手持蛟首
右手持刀奮波而出隋大亂隱去不知所終後嘉陵水
漲蜀人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于波面過宋太

宗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

羌胡以刀自割

匈奴黎面流血

後漢書鄯善爲吏人羌胡愛惜及卒旦夕臨者日數千
人戎俗父母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誾創辛莫不吼
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鄯使君已死我
曹亦俱死耳

又吸桑性勇壯而簡易千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
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
爲死及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

又爲立祠通共祠之
又清河王懌爲元義誣死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
喪爲之勞面者數百人
太公詠齊居士
孔子誅魯聞人
韓子太公望東封于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
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
掘井而飲之吾無求于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
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
家語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貢
退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

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
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
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
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
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又世說中朝人
共論少正卯溢跖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
剖人充腸溢跖爲甚顏光祿曰爲惡彰露人思加誅隱
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爲甚衆莫能屈
叔向不坐弟虎
劉寔不坐弟偉
左傳晉樂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叔向囚叔向入

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
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
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
大夫祁奚也室老叔向家臣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
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
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
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
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

過恵訓不僭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
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
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
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
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
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魏志魏諷反劉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
叔向不坐弟虎詳見左傳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廙別傳曰
初廙弟偉與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賢不
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
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人之謂也吾親魏諷不修德行而

專以搗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擾世沽名者也卿其愼
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于難
典末典冠兼罪
先令後令俱誅
韓非子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
衣于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
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
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
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
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
群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論衡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

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　夫驂乘之呼車
與衣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
仁惠之情俱發于心然而于韓有罪于衛爲忠驂乘偶
與冠不偶也
韓非子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
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
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令矣
漢高約法三章
李特約法三章
漢書沛公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
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
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
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
非有所侵暴毋恐
晉書李特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與蜀人約法三章
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　又李雄僭稱成都王
赦其境內建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
李離必行理官之法
腹藭必行罷者之法
史記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
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
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

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
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
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
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呂覽墨者有鉅子腹藭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
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誅矣先生之以
此聽寡人也腹藭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
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
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藭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
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
子可謂公矣

宣子舉韓厥厥執轡以僕
楊素薦榮毗毗法繩左右
晉語趙宣子言韓獻子于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
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辭安之宣子召而
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載其車廿雖安之宣子召而
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
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隆義也吾言汝于君懼
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
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
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
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隋書楊素薦榮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
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
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
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左雄薦周舉舉劾奏雄
見洪薦郡說說後升洪
後漢書左雄薦周舉爲尚書既稱職咸者咸稱焉及在
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
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
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
晉書崔洪爲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
史卻者充州刺史哭弟者尚道將其杖法如此
將吏辛入丞相府
辛吏卒入太尉府
漢書趙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魏相府門卒令
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
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
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
以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
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

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
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
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
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寬不
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
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
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
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報
獄故不以實輕乒除騎士之軍興製罪天子可其奏吏
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京兆
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後漢書龐參大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與洛
陽令祝良不平良問之參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
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
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
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來俊臣按狄仁傑
侯思止按魏元忠
舊唐書地官尚書狄仁傑爲來俊臣所構引之承反仁
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
實仁傑既承反有司但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得憑
守者求筆硯拆被頭帛書之叙寃苦置于綿衣遂謂王

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家人得衣中書仁傑
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愕然會鳳閣侍郎
樂思晦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宜隸于司農上變得召
見言俊臣昔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
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
曰不承反臣已死于枷棒矣則天曰何謂作謝死表仁
傑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罪又侯思止按制獄昔虐日甚嘗執中丞魏元忠曰急認
白司馬不然即唼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白司馬
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棒即殺琊琊王冲者也思止
閭巷庸奴嘗以此爲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

倒曳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墜腳爲鐙所
掛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
忠曰侯思止汝今爲國家御史須恭禮數輕重如必須
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爲抑我承反奈何爾佩服
朱紫親衛天命不行正直之毒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
言也非魏元忠無人抑教思止驚起悚怍曰思止死罪
宰蒙中丞教引上牀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
言竟不正時人效之以爲談謔之資

會春頍足歎
會赦未瑕省
漢書王溫舒爲河內太守以九月至盡十二月郡中無

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温舒頓足歎
曰嗟乎令冬月益晨一月足吾事矣
北史田式每救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
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董宣爲洛陽令豪彊震慄
周紓爲洛陽令貴戚踰踖
後漢書董宣字少平爲洛陽令搏擊豪彊貴不震慄京
師號爲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又周紓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士名吏數問里豪強
以對紓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寶等輩豈能知此豈
欲傷乎于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踼踖京
師肅清

乳虎
卧彪
漢書甯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
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
不可令治民上迺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
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 按李奇曰肆
闕也師古曰
直讀曰值
北史李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當養
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彪賊甚憚之
號曰蒼鷹
呼爲皂鵰
漢書郅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
寄無所聽常稱曰已持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
北史田式每救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
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
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
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舊唐書王志愔爲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
僚畏憚時人呼爲皂鵰言其顧瞻人吏如鵰鸇之視鷙
雀也
少年場
倒見門

漢書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
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
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
父老伍人雜居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賈作
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杖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
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
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
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使輿出瘞
寺門垣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
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歌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
死垣東少年場生事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舊唐書則天于麗景門別置推事院專令來俊臣等按
鞫亦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王弘義戲
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俊臣與其
黨朱南山董告密羅織經一卷皆以條貫支節布置
事狀由緒來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
牢中或盛之甕中以火圍遶炙之並絕其糧餓至有抽
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
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狱平盡殺重囚然後宣
示又以索元禮等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
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
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

家復有鐵籠頭連其物者輪轉于地斯須問絕矣囚人
無貴賤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兄之魂
膽飛越無不自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故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玄註尚可宗越殺我

蜀賊尚可羅尚殺我

後漢書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
可尹來殺我

晉書羅尚爲平西將軍性貪火斷罰人言曰尚之所愛
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亞當擬魯衛家成市里食
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

反更爲禍

南史沈攸之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
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尚思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三年
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刁跋扈付丁昨

勿反顧付奚度

南史諸葛長人謀作亂及到門武帝引前却人閑語凡
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人甚悅帝已密命左右
丁昨自幔後出于坐拉爲死于牀側與屍付送尚方誅
其弟黎人昨曉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昨

又大明中有奚顯度者孝武嘗使主領人功石奇虐無
道如此前發帝嘗戲曰顯度刻虐爲百姓疾甚當除
之即日宣殺爲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又高帝誅黃
回回時爲南兗州部曲數千欲叛恐爲亂召入東府停
外齋使桓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爲之語曰欲佈叛
問桓康 又北史崔楷性猛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
莫猾獨付崔楷 又唐永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
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爲逢唐將

寧食三斗葱不見屈突通

隋書崔弘度爲襄州總管吏人莫不戰慄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醯不見崔弘度

舊唐書屈突通爲右武候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犯法無所縱捨時通第蓋爲長安令亦以嚴整知時人爲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盡寧食三斗葱不見

以醯灌鼻

火醋灌鼻見上

北史元弘嗣文帝時爲幽州總管每勘囚多以醯灌鼻或禁弋其下竊無敢隱情

以車輻考僞官

北史畢義雲性嚴酷事多斡了齊安襲作相以爲御史等以車輻考掠所獲十多然大起怨謗

以木手得姦款

北史李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爲木手桎其脅脇復屬者時有焉歹愁翰汾州叛胡得北兒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

彪曾在領軍府閱廷尉所問囚徒聆有人訴枉者彪怒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

肉磔飢

肉鼓吹

舊唐書敬羽爾崇時爲監察御史以苛刻見委任嘗盱因于地以門關輾其腹號爲肉鏄飢

外史檮杌李匡遠爲少府監性嚴刻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樂常聞撻楚之聲謂人曰此我一部肉鼓吹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戊部上

設壇具禮

設壇授策

史記漢王欲召韓信拜之諸何乃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乃信也

南史陳宣帝遺詔者尚淳就壽陽授策明徹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

一軍皆驚　詔出大驚

一軍盡驚

漢書高何薦韓信于漢王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乎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乃拜韓信也一軍皆驚

晉書張華論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師

勾踐伐楚蛙

齊莊逐蝗螂

韓非子越王勾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師為之式御者曰何為式王曰壯士人聞之曰處有氣王猶為式乎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於王者

淮南子齊莊王出獵有蝗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武勇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抱朴子晉文迴輪于勇蟲而莊士雪赴勾踐曲躬于怒蛙而戎卒輕死

手指周泰創痕
手指周泰創處
吳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曰權乘船近岸周泰等悉
隨到周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
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
者授以御蓋
又吳統字公緒時孫權破軍北部已發魏將張遼龍
至洋北柵使追還前兵未去已渡琴不拘及凌統率親
近二百人陷圍扶權出敵已毀橋之扈蓍雨版權
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破創所殺數十人
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游行權院御船見之

臨喜紹痛親近無及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
緒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吳書周統劉基傳
遂留統于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
死
見士卒負擔帝分其尤重
見大將中矢帝親爲吮血
晉唐書太宗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擔以塡壍者帝分
其尤重者親于馬上持之從官悚動爭奮以送城下
又太宗征遼東師次白崖城命攻之右衛大將軍李思
摩中弩矢帝親爲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勵
欲爲治藥辭以匈奴不滅
欲爲短第辭以天下未平
漢書霍去病爲冠軍侯大將軍青侯部曲將大校議自行
青家給也
北史周明帝以雪後前制舊臣勳望表重欲令遣第
餼餘以天下未平干戈不息不宜輒發徒役
北邊良將
北門防將
史記匈奴者起之北邊良將也居代雲門鴈門以
北要害處多所克捕匈奴北邊晏然希有寇警以
寧邊境爲務乃堅壁清野匈奴每入輒堅陳勿與戰
使人謹候利則進前則退匈奴為小利所誘殺數十人
後漢書馬援爲隴右五官掾始到謁見奇其容貌謂
曰子大人才多所宜慎之勿與爭競

史記匈奴中守邊兵軍市租皆以饗士卒稍
蓄積以備緩急以便利從邊塞人民遠田畜事
蒼頡篇曰羣牧之所飲水也
後漢書康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
事房入過五千人移書傷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
率士卒拒之房衆盛而范兵不敢會日暮合官士各交
縛而陳三面爇火啓中星列房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
大驚行旦將退范乃令軍中發合擊房遂往赴之斬首數百
級房自相蹈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平守邊大村將軍

陛下之大樹將軍
後漢書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諸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嘗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南史馬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閭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公自鑒功之名少吾將何事武帝嘗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諱歎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慕南無王庭
漢南無王庭

後漢書吳漢字子顏與公孫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公戰八克

後漢書吳漢字子顏與公孫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公戰八克
唐休璟六戰六尅
舊唐書曰新大將軍裴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唐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熱巴布支新知賊兵欲罷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衆不習軍事吾容爲諸君取之乃披甲先登衆遂敗六戰六尅
太公陰謀　太公陰書
太公陰符
論衡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

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漂杵以武成之信見脂燭

殆且然矣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柰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凡此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外相知之

行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又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勿令之疑圍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柰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遣將將以書問士書亂日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操一分相參合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國人徧聞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方罷而衛姬請罪

管子桓公與管仲閒居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

矣桓公怒問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閉門而謀伐莒未發

也而已聞於國其若何也管仲曰臣有聖人桓公曰

然夫日之役者有免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役役毋使代少焉東郭至桓公令償者延而上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其故何也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曰大欣然喜樂者擅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緣經之色也泱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且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閉是言語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皆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

此之謂乎呂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善於衛無故子爲爲請對曰妾聞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群臣而一知者言三人操一分相參合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behavior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桓公視其色而知之乎以行安氣志桓公不[illegible]

[illegible]桓公與管子遽交而近攻

[illegible]桓公與管仲父閨門而謀伐莒未發

史記范雎初見秦王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
傾倒因進曰夫秦地形勝越韓魏而攻齊絕韓非計也少出
兵則不足以傷多出師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欲少
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
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于計疎矣王不如遠交而近攻
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捨此而遠攻不
亦繆乎

唐書統紀貞觀初帝與羣臣謀西突厥去我遠
緩急不可使可與昏爭乎計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
而近攻詩聽輿以怖北狄待我計定而後圖之帝乃許

晉何曾收圖書
玄齡獨收人物

晉書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
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
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
也

唐書房玄齡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
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
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

陳平六出奇計世莫得聞

後定甲冑鮮下軍亦瓦解

武侯提羽扇

語林曰蔣武侯與晉宣帝戰于渭濱將戰武侯乘素輿
著葛巾執白羽扇指麾三軍衆隨其進止
晉中興書廣陵相陳敏反顧榮與甘卓等潛謀起兵攻
敏榮發橋欽舟于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
羽扇其衆潰散
晉載記角如意以麈軍
唐永把角如意以指麈

南史韋叡與魏將楊大眼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
靡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時俱
發洞甲穿中叡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
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于城上麾
麈呵之乃定
北史唐永少耿介有將帥才識班超傅介然有天下之
志永善馭下士人競爲之用臨陣常著皀服稍把角如
意以指麈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
嘗敗北
晉輿服雜記緑帶
隋書常服皀帶見上
晉書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鈐閣之下侍衛
者不過十數人
解縉金壺遯墨知敵
周德威望塵知敵
北史解律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
步多少與地知軍度遠近
五代史周德威字鎮遠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
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凛如也其小字陽五
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
達奚武具知敵情
阿六拔揣知敵情
北史周文進圍弘農遣達奚武從兩騎覘候武與其候

騎卻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周文
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
軍號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
以告周文遂從攻之
又韓果字阿六拔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
欲爲間伺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門久留是
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
眠從平實泰於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

解征金帶一條
射矢聊城
飛矢易陽

魯連子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恐誅
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
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以矢射城中遺燕將見
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

魏志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
守太祖遣徐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
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
鼠竄聞王者兵不宜爲續若武不勝爲寇
盜反未狀當恨之以德益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
韋叔治節往說田廣韓信度兵夜襲
食其說田廣韓信度兵夜襲
鴻臚卿頡利李靖督軍疾進
[illegible]

漢韓信方擊齊鄜食其謂漢王曰齊人多變詐足下
毋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
千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遂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
食其說齊王田廣以爲然迺罷食其寵歷下兵守戰備
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說行
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迺
烹食其引兵走

舊唐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
請朝謁而潛懷狡猾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
軍安修仁慰諭請襚詔使到彼宜必自寬遠選精騎一
萬齊二十日糧引兵自隨之若公童曰詔許其降

行人在彼未宜計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弼信所
以破賊也如虜倫等輩何足可惜恃怙軍疾進師至陰山
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
官兵至也靖軍將遣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果成
先走部衆因而潰散
獨留屯田
始畢屯田
漢書趙充國上屯田奏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
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
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繩夷習俗雖殊于
人之情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

亡其美地薦草慈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
明主敎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
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春月而壁羌虜瓦解前後降者
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
具也上卒詔罷兵偃充國留屯田
魏志建安元年用棗祇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魏書曰
自遭荒亂率土殘破加以饑饉人民相食袁紹在河北軍人仰給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
州里蕭條公司夫定國之術在于彊兵足食秦人以急
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
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
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郭元振以誠信待娑葛
郭子儀以至誠感迴紇
昔唐書郭元振風神偉壯而善於撫御時西突厥首領
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
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
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

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
解琬知其謀勒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
疑慄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虜

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
好因遣使進馬五千匹及方物
又郭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
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于左
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迴紇曰謂
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今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
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
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
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爲害也乃傳
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
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于是迴紇皆

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酋領各飲之泥
與之羅錦歡言如初
構戎使自離敵
搆虜使相猜疑
魏惠田豫以戎狄爲一井中國之利乃先搆離之使白
爲餌敵互相攻伐素利遣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
攻求援於豫豫恐遂相聚併爲害滋深宜教善計惡示
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掠前後斷截
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數然之
從地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
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鳴

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
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
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
又奉招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
不斷招既敎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
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破于是吏
民瞻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搆間離散使呼厨泉相猜疑鮮
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
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大勃律師次賀隆勞城一
戰而勝常清遂之段秀實進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備左
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
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
以虎皮蒙馬

與柴而遁
左傳城濮之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
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
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
又平陰之役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
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長其衆也乃脫歸
楚之贏誘我
賊之羸餌我
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漢以待之隨人

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
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
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
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
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
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
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
舊唐書封常清代高仙芝討大勃律師次賀逢勞城一
戰而勝常清遂之段秀實進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備左
右搜其山林遂殲其覆
以虎皮蒙馬

以龍文被牛
左傳城濮之戰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奔楚
右師潰
史記田單被圍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綃衣畫以五
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
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
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
觸者死傷在千人因衝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
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孫臏減竈

趙奢增竈
史記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
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
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若
善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
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
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
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乘其步軍
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
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
涓死于此樹之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俟道而伏
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

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
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又秦伐韓軍于閼與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
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
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
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
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
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
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
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
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

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
令許歷曰請就鉄質之誅趙奢曰肯後令邯鄲許歷復
請堅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
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
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後漢書光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
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光乃率衆數千遂詡於陳
倉崤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
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
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

且二百里何也謝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
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軍日增又謂郡兵來迎衆多
行速必憚追我孫膿見弱吾令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
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謝乃
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
至并兵急攻謝于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退

吹笳解圍

吹篪退羌

晉書劉琨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
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

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
走

洛陽伽藍記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圍
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羌叛討不勝琛令朝雲
假爲貧女吹篪而乞羌聞之皆流涕相謂曰何故捨鄉
井在山谷爲寇郎即相尋而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
如老嫗吹篪

宗典以鞭拂帝

李穆以策擊秦

晉中興書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
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

雨晦冥遊者散帝乘閒得脫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
宗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亦被
駐耶因大笑由是被釋

北史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
泰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泰
馬之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因
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檀祇語左右打五鼓

梁武命僧珍打五鼓

南史檀祇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
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

上廳事祇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閒得入欲掩我不
備但打五鼓悞之曉必走矣賊聞鼓謂爲曉乃奔
散

又張弘策傳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夜燒尚書省及閤
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即羽林兵遽擊不
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
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市

戮楊干僕

格舍中兒

左傳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　又晉
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卓也注學　卒也將戰

鍾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固諸阨又克請皆率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前矣之斐人不肯即卒斬以徇

後漢書祭遵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聞將罪之尚書備終遵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取民家一笠者斬

折逆旅匕箸者斬

蜀志呂蒙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缺公家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于是軍

中震慄道不拾遺

晉唐書王尚崇文軍至與元軍中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斬之以徇

務納井竈圊溷蕩除雜障塞

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

袁子或問諸葛亮所至皆舉井竈圊溷蕩除雜障塞晉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而所欲遠非求所速者也

又或問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竭盡威也亮之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地欲遠非求所速者也

又或問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竭盡威也亮之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地

廖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

竹頭木屑悉令舉掌

竹頭木屑曾無棄遺

晉書陶侃為荊州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舊唐書王鍔長於部領程作有法軍州所用竹木其餘碎屑無所棄皆復為用史臣稱鍔曰竹頭木屑曾無棄遺信有程儉而足用

廣博必得

廣殷亦得

世說桓公將伐蜀諮賢以為未易克惟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論博不必得則不為

晉書謝玄傳于時苻堅強盛朝廷求文武良將安以玄應舉郗超知必不負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寄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俊才雖屑屑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輸攻墨守

諸攻郝守

墨子曰公輸盤為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拒之公

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盤詘而曰吾
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
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
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雖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
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
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
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又韓
非子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
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
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
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

信若不爲也遂罷兵而出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
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
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韓詩外傳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赴將
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閩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
閩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也華元曰憊矣易子而
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噫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
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
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
望見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
吾軍有七日糧爾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雖然吾

剪紙爲羽閩解還朝侯射縣侑悟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
有武略制木簡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

楚莊圍宋盡七日之糧

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
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又韓
非子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
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
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
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

信若不爲也遂罷兵而出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
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
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韓詩外傳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赴將
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閩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
閩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也華元曰憊矣易子而
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噫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
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
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
望見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
吾軍有七日糧爾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雖然吾

剪紙爲羽閩解還朝侯射縣侑悟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
有武略制木簡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

楚莊圍宋盡七日之糧

子今衛此而歸爾子友曰王請處此臣將歸耳王曰子
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
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友得以解圍全二國之
命

蒯此而朝食
破之然後食
左傳師陳於靁邶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
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病矣張侯曰
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
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

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
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
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
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三周華不
注

後漢賈復從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
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然後食
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軍咸服其勇
舟中指可掬
城上鍬可拾
左傳郤之戰楚人乘晉軍垣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

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又獻
帝紀天子走陝北渡河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
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驎相續以繫帝腰時中
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餘疋絹乃取德絹連綴爲轡
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
不得渡者并衆復追船收諸不得渡者皆手攀船船上
人以刀橫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唐書李懷光將駱元光垣入之戊者不知也明日
燒其門民相率德新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鍬可拾也
王翦度用伐荊兵數
奉世度用破羌兵數

史記秦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于將軍度用幾何人
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
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
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
荊人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始皇聞之大怒自
馳如頻陽見謝王翦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
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于是王翦將兵六十
萬人代李信攻荊荊閉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
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
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
漢書馮奉世古于宣帝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

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
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
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平相御史府將
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
世曰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
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千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以
將屯爲名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
又別遣校尉救民于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爲所破兩
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
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十月兵畢
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

塞
樊噲圍守蘄縣橫行匈奴中
漢書噲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
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
后以噲言爲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
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
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欲搖動天下是時
殷上皆恐太后罷朝不復議擊匈奴事
後漢書臧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饑疫自
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

勝之家難以慮敵吾方自思之
李將軍不立部曲
史萬歲不修營伍
漢書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便令人人自便不擊刁斗
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
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
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
爲之死我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
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
北史史萬歲不修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

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
立幟壁中見者以爲趙將破
梁臧城上見者以爲唐兵登
漢書韓信背水之戰信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
利卽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
能得信張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爲皆
已破趙王將矣遂亂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于是漢
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歌
舊唐書太宗臨白崖城西北城主孫伐音潛遣使請降
曰臣已願降其中有欵者詔賜以錦袍使還謂曰必降遣之城

上伐音梁臧于城上高踞以爲唐兵登吳降也乃悉衆

亞夫堅卧不起
吳漢堅卧不動
漢書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周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
壁而守梁王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
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
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
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
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
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遁引而去亞夫
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漢

冨平獲索二賊于平原明年春賊幸五萬餘人夜攻漢
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
突擊大破其衆
公孫以杖擊地
元英以杖擊地
後漢書公孫述初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岑
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
南史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
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
次邵陽郡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革敢會焉敢即日

而至邵陽千景宗帥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
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八日而到甬城
九日而到廿城
晉宣帝紀帝潛軍討孟達八日到其城下達告庾亮曰
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
水帝渡水破其柵入道攻之斬達首
又王凌許言吳人寇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
不聽自帥中軍泥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
秦將襲宋厥
秦將襲蔡州
舊唐書蔡州刺史吳元濟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廻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失色自張柴行七十里北至悶鄉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鵝鴨池廻令鼓譟擊之以雜其聲賊者從之盡殺守門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壍而先登廻從之卒而登其門留擊析者絕之元濟外宅蔡史吳元濟曰是何鼓聲元濟子弟歸求寢

永斥俄聞懇軍號令將士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乃至於此田進誠狹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詬罪進誠掷而下之乃檻送京師

流柿

投梮

于寶晉紀王濬治船于蜀吾彥取其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

陳後主紀後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隋文帝謂侯射高頻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將賀若弼韓擒虎分路進討

以木作樓上有四人皆持弓箭　又波斯國乘象而戰

竹戰　南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

投鞭

折杖

載記苻堅入寇有諫之者堅曰以吾之衆投鞭于江足斷其流

又苻登聞姚萇死喜曰姚與小兒吾當折杖以笞之

乘象

火牛

左傳吳師五戰及郢巳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

史記田單被圍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於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壯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所觸盡死傷

乘象而戰

乘騾以戰

舊唐書林邑國以藤為甲以竹為弓乘象而戰王出則列象千頭馬四百匹分為前後又真臘國有戰象五千頭尤好者飼以飯肉與隣國戰則象陳在前于背上以木作樓上有四人皆持弓箭又波斯國乘象而戰

新唐書吳少誠為申蔡光等州節度地少馬乘騾以戰

驍騎子軍尤悍銳甲皆蓋雷公星文以厭勝謂晉王師

艦入章洲淮其中

小船載草灌之以膏

吳志時劉備以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道路為亮語孫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肅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蓋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

新草膏油灌其中裹以淮幕上建牙旗先擊鼓三公於
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蕃公軍
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救諸船同時發火時風
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燔溺死者
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南史韋叡與魏人戰魏人先于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
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應
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會淮水暴長
叡即遣之開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滹之以膏
縱火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斷橋水又漂疾
俄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
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
超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棄甲橫額乞爲囚
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
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于淮上叡積所
獲于軍門捨視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
數百里內皆有火光
數百里中皆爲渡勢
北史薛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長孫承業討之楊侃請
爲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會于恒嶷
北度便據石雞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于此以待步卒
兼覩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霍軍壁三烽
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須
殄殺人遂相傳告報寶寅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
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
又元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爾朱榮將
爲遲計欲更圖後舉楊侃曰若今即還人情失望未若
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
皆爲渡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從
之于是爾朱兆等于馬渚諸楊南渡顥便南走

沙城一夕而成
疑城一夕而成
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爲馬超騎所衝突營不得
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
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縗裳以運
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
時九月水未應凍
干寶晉紀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
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槓衣以韋席加采飾焉一夕
而成
起沙爲城見上
伐柳爲城
北史太武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
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

絶種遣蜚蠊乃遣覘楚之軍械還耳而去有告失遣耳
考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爲城
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遁乃走散
造遶水橋二日而就
制六合城比明而畢
北史隋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逆水橋不成仰木得濟左
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過害帝遣何稠造橋二日而
就
又隋何稠初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
對夜中施之其城周廻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
甲士七使建旗四隅置鼓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

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六旬而就
一夕而成見上
唐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絶
虜南寇凡六旬而三城就
鹿角爲營
鹿角爲城
晉惠帝起居注王浚追石超軍于斥丘超持重不與戰
以鹿角爲營
南史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
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梁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
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竟敏會言馬以
龍壞卻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敏白令吧堅陰陵
大澤過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物銀緩行
敏曰鍾離今擊完而處負戶而汲此必死之兵也景宗曰善敏乃走散
而兇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吳敏卿望
宜善敬之景宗見敏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敏
于是宗晉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淵爲城比曉
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依馬跡以築城
依龜行以築城
搜神記昔秦人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將成而崩者
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

城乃不崩遂以名焉
寰宇記張儀築成都城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周旋
行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所掘處成大池龜
乃復入于中龜每出則州境有賊刺史或病
燒鹿角
拔鹿角
魏志夏侯尚征西將軍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
之相守連年尚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自將輕兵護壍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
半助郃爲備所襲

江表傳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孫權率衆應之使甘寧
領三千人為前部督寧勑寧等入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
下健兒百餘人從諸曹公營使拔麾蹈壘入營斬數
十騎北軍驚駭鼓噪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
萬歲

竿島糞而飲

刺馬血而飲

後漢耿恭圍歌恭于疏勒城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于
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之笮馬糞而飲之

北史竇榮定為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涼州與虜戰高越
原而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效者十

二三皆定仰天太息俄而虜復振

野遺巾幗

魏道巾幗

晉書宣帝紀諸葛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
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遺骨鯁臣衛尉辛毗
杖節為軍師以制之　又舊唐書杜伏威兵威稍盛隋
稜以精兵八千討之後不敢戰伏威遺稜婦人之服以
激怒之幷致書號為陳姥

南史梁宗室臨川靜惠王宏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侯魏
蕭琛以勇敢聞及王僧辯討陳寶應于南康琛又為僧辯
呼曰侯景未滅柰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宥之

馬援據鞍顧盼

源懷據鞍執稍

後漢書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
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後自請曰
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

笑曰雙鏃哉是翁也

北史王始中有告蠕蠕寇北征勝烏一匹細氂一具行百餘里一兵射殺其二人庭跨被稍躍馬大呼衝陣而入氣力強壯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收今奉朝勝之恩還

許褚軍回盼超與軍拳斧目

裴志太祖與諸將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

諸許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其勇從騎是

卷九 四二

以超同席侯至今天下稱焉

又與韋玘持大矛戰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續及其將帥置酒會太祖行酒與韋

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輒舉斧目之章

溫續及其將帥莫敢仰視

趙子龍大開營門

馬超根命開城門

趙雲別傳曹公軍追至圍此時洒陽長張翼在圍內

已設門伏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

雲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戈手後射公軍公

軍驚駭自相踩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

至雲營圍視昨戰處口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快宴

至夜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

南史馬道根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

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法防勞戰此

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傅豎眉等二萬奄至

城下道根整勒木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

門後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殺之魏軍因

退

子龍一身都是膽

卷九 四三

晉志王雅舉身悉是膽

北史王雅周文時從戰芒山時大軍未利諸將皆退雅

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

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刺蛟數創

截蛟數段

志怪錄義興郡溪渚長橋下有谷嗽人周處執劒

橋側伺久之遇出於是懸石橋上投下蛟背而刺蛟數

創流血赤溪自郡浩至太湖句瀆乃死

晉書襄陽故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鄧遐遂投劒入

水蛟浮其足遐輒斷截蛟數段而出

兩蛟繞船

兩龍載舟

呂氏春秋曰荊有伏戎者得寶劒涉江至中流有兩蛟繞其船伏戎拔寶劒赴江刺蛟殺之而舟中之人皆活

荊王聞之仕以執珪

幽明錄吳猛還豫章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視船下有龍載之船不著水

于羽擊兩蛟

苗丘殺三蛟

博物志漁者于羽射千金之璧波河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船于羽左操璧右操劒擊蛟皆死既濟三投璧于河河伯三躍而歸之于羽毀璧而去

韓詩外傳東海有勇士曰苗丘訢去朝服拔劒而入三日三夜殺蛟三蛟一龍而出雷冲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淵泉曰飲馬其僕曰飲馬于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沉苗丘訢去朝服拔劒而入三日三夜殺

來嘗距踊

戚腸復戰

左傳郤犨聘于晉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郤錡來視疾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揭異志彭蜚與宇文虯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

肠俱出內之不盡截去復入戰益奮殺三萬餘人

伏發嘔血鼓音不衰

舉衆流血呵進不止

左傳鐵之戰簡子曰我伏發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唐劉涇紀祭遵爲征虜將軍南擊延岑遵傷乃退遵何吏士曰洞出奈奮擊賊今戰中箭矢入口血流褒中衆見遵傷乃退遵何吏士

遵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

胡景略一怒百萬皆流血

南史胡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

晉唐書張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皆裂血流齒牙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成遏殉國家之難死爲厲鬼以答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與君父義死固所

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

熊渠子見寢石以爲虎射之沒金

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射之矢飲羽

韓詩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

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　論衡或言李廣便是熊渠未
詳是否
論衡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
漢李將軍見石以爲虎而射之
周李將軍見石以爲兕而射之
史記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
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北史周李遷哲獵見石于叢薄中以爲伏兕射
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
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

五百同貫
左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
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
射死焉
舊唐書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于天山將行高宗內
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十札者卿且射
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以金甲賜之
一矢復命
三箭定天山
左傳晉侯使郤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
異姓月也必趙氏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

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訓矢使射呂錡中項
伏弢以一矢復命
唐書高宗時薛仁貴領兵擊九姓于天山時九姓有衆
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薛仁貴發三矢射殺
三人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衆後怠並坑殺之更就
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將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
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
復更爲邊患

魯肅荐周瑜
呂蒙荐蔣
吳書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乃命其屬曰
中國安得冠賊橫暴淮泗間非遑寧之地吾聞江東沃
野萬里民富兵强可以進取宜相隨俱至樂土以觀
時變乎其屬皆民乃使細弱在前壯在後男女三百
餘人行州過郡至富陵等徐行勒兵持滿警之曰鄉等丈
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不賞不追無罰何爲
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度
不能制乃相率還
又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嘗備統不與相見孫權亦
命統不得讐之寧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掣起
曰寧能雙戟乘馬日馳數十里者乃可與語寧若能家之巧也因操刀持
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遂屯于半州

翥巢

舊唐書尉遲敬德善解避箭每單騎入賊陣賊箭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箭還以刺之齊王元吉亦善馬槊欲親自試命去箭刃以竿相刺敬德口終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稽謹當却刃元吉終不能中太宗問曰弈箭避箭何者難易對曰奪箭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箭元吉執箭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箭又程知節爲王世充騎所逐刺槊洞過知節型身挾折其槊兼斬獲追者

晉志 卷九 罕一

跳高六尺

南史周文育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群兒聚戲衆莫能及又黃法𣰰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出入州郡中爲鄉里所憚

府州證康祖其夕在京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南史劉康祖便弓馬膂力絶人以浮湯稍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墻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者開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

證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

北史麥鐵杖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隋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纗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蹔城而入行火光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纗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聘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資敕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澄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

晉志 卷九 罕八

左傳晉郤克及齊侯戰于鞌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舍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又隋書周武帝紀宇文慶曰卿徐勇可以賈人也

九州春秋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梧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急恐懼入室閉戶牽衣覆頭相攻半日猶敢出面其明旦開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呼親

項籍力扛鼎

高漸力扛鼎

漢書項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　又魔陵屬
王膂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羣猛獸
北史齊上黨剛肅王演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
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
刮骨療毒
開肉鋸骨
蜀志關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
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
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
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盈于盤器而羽割炙引酒
言笑自若

南史吳孫子彥少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
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未年石發聚瘡生瘡雖親
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白明世無良
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瘥蛇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
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
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　五代史吳從簡嘗中
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策欲鑿其骨人皆以
爲不可從簡遣使召之工進疑不忍下從簡叱工亟鑿
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
魏文嘉勇絕人
晉文嘉以勇聞

魏志文欽中子俶小字鴦年尚幼勇力絕人
晉書段匹磾弟文鴦常爲石季龍所遮文鴦以其親兵
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鴦登城
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仗
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
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
開四解弓
綽五解弓
南史魚復侯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解力數在園池中
恃騎馳走竹樹下身不虧傷
又晉安王子懋甚驍果能反手于背挽五解弓當世莫

能有者
持大棒前驅
持大棒衝擊
舊唐書高仙芝與大食國戰敗奔逸路陷人馬皆貫而
奔會跋汗那兵衆先奔人及馳馬塞路不克過李嗣業
持大棒前驅擊之人馬應手俱斃胡等退路開仙芝獲
免
又祿山反兩京陷上在靈武設奉嗣業赴行在嗣業自
安西統衆萬里來合崇然功過郡縣秋毫不犯至風翔
謁見上曰今日行朝新敗萬衆喪亡海谷實在卿也遂
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持大

梯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敵
執長刀當陣而呼
挾二矛策馬而渡
舊唐書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鼓來挑戰我師撓矣而
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當亂同業擁
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者不以身啖寇決戰于陣萬死而
冀其一生則我軍無孑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
亡於陣前大呼當副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
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
令所向摧靡
又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城挑

戰龍仙挾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鞍上顧謂李光弼光弼
登城望顧諸將曰敵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
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
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裝何兵孝德曰可給
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還五十騎於軍門爲
繼兼請大將軍鼓噪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
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貢曰勉
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懷恩曰觀其舉踵跂使辟可萬
全者龍仙見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
揺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止孝德呼曰侍
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裹鬻如初孝

徳馬何使固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諱耶曰不識
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徒狗豬狗孝德發聲城震指
矛躍馬而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近龍仙矢不暇發
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而歸
執石人相擊
挾石獅踰墻
南史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羊侃執以相擊悉
皆破碎
北史東魏孝靜帝力能挾石獅子以踰墻
以手挾殿發指
以手挾殿沒指
朱九
南史梁帝謂羊侃曰郎宜加辯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
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挾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劒

杜彪
程彪
南史杜崱膂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
霜明朱弓四石餘力弦絲纏箭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
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
又程文季隨事謹飭御下寬簡前後所剋城邑率皆正
水多築土木之功動以十萬計陣役人文季必先於諸
晨夜則早起至暮不休軍上莫不服其勤幹每戰常前
修齊軍深禪之謂爲程彪

北史韓果窮討稽胡散其種落胡悍果勁勇趫捷號爲
晉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又沈光少驍健善騎馬爲天下最初建禪定寺其中幡
竿高十餘丈過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
上瀉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之和竿而上直至龍頭
盤繞單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
者男女莫不吃異時人號爲周飛仙光從帝攻遼東以
衝梯至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成與賊戰短兵接
高數四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過過竿方垂組光

接而復上常望見北山時有明光鐵鎧所向無
又於西與齊神武遇於芒山時若明光鐵鎧所向無
敵齊人咸曰此鐵猛獸也皆避之
楊大眼勇冠六軍
侯淵高歡九捷
北史楊大眼爲統軍從車駕征宛葉破鄧九江鍾離之
間所向戰陣莫不身冠六軍
大眼性最爲益州刺史臨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暨服
內宿戒二百餘里軍不出身頻致九捷
周昏暮戒嚴何物

元禮俟柵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逼賊軍退走數百步元
禮料敵陣堅難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息其
寇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叱元禮欲挨軍令
元禮曰戰正忙叱何物良久令軍中鼓譟出擊門徒
命澤之恩豐徐言曰斬則斬却換何物語將皆壯之

壞汝長城
是我金城
南史檀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閒引飲一
解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北史齊文宣嘗登并州城曰此何等
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磨邕是金城此
非也
買雍失頭上馬還營　敬定
成買斬首據鞍還營
錄異傳漢武時蒼梧買雍爲豫章太守出界討賊爲賊
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
南史魏攻壯陽齊高帝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于王儉
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衛門蓬戶不朱斯口儉問故答
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沈子便爲孝子孝子

則門加素望世子則門施丹赭及買與魏戰死首兒帢
猶尸椁鞍奔還軍然後偃
錄異傳花敬定乎冠單騎麾戰已喪其元猶騎馬荷戈
呼桓石虔來以愈瘧疾
呼楊大眼至以止兒啼
晉書桓石虔有才幹趫捷絶倫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
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立愈
後魏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淮泗之間童兒啼者
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立止　又劉胡本以面均黑似
胡故名爲越騎校尉鑾異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張平子造地動儀
陶弘景造渾天象
後漢書張衡字平子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
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
有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衔銅丸下有
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
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
揚傍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

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
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
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
南史陶弘景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
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　又晉書李淳風造
渾天儀其制以銅爲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
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儀名曰六合儀有天經緯
規渾綰規金常規相結于四極之內備二十八宿十干
十二辰經緯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儀周徑八尺
有璣規道月遊天行徑度七曜所行並備于此樞于
六合之內第三名四遊儀玄樞爲軸以連結玉衡遊周

而黃約規矩又玄桓北樹北辰南距地軸衡捧干內又
玉衡在玄樞之間而南北遊仰以觀大之辰宿下以識
星之次度時稽其妙

客星掩帝座

客星犯天子

幽明錄漢武帝嘗微行造主人家仍留宿夜與七婢臥
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甚逼書
生驚呼咄咄不覺聲高又見一男子操刀將入戶闖書
生發憤遽繩丸客星應時而退如此者數過帝異而問
之書生具說所見帝乃悟曰必此人塔也將欲肆凶惡
于朕乃詰主人召集期門羽林擒奴問而款服乃誅之

吳回斯盍天啟書生以扶佈朕躬乃厚賜書生

會稽典錄嚴遵字子陵與世祖俱學業長安建武五年
下詔徵遵設樂陽明殿令宴會嘗留宿遵以足加上其
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聞上曰此無異也昨夜
與嚴子陵俱卧耳

吹笛止雨

吹律煖谷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也

列仙別錄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
衍鄒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而穀生今名黍谷

引氣飛雪

即席爲炙

拾遺記周靈王登昆昭之臺忽見二人乘雲而至一人
先明能爲雲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
中池井堅氷可琢

又云周靈王冬設狐腋素裘黑文傳是西域所
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明能使印席爲炙
乃以指彈席上而暗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上

祈禱分風

動搖起雨

荆州記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途旅經過無不祈禱能
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

又云南康有平湖湖中底浮在湖中動搖便起風雨

禦酒

漱水

邵氏家傳邵信臣爲少府南陽遭火燔燒之遭火處見雲西北
在丞相匡衡坐心動舍酒東向酹之後漢書郭憲從駕嘆
來冥晦大雨以滅火而酒香 又後漢書成武丁姬昕坐吳酒救臨戎大
酒厥宮闕火 神僊傳成武丁姬
後漢書英傳于紀山常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
曰成都市火甚盛舍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時日客
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
遂得滅

巴泊成都之火雨皆酒臭
張公洎幽州之火雨有酒氣
神僊傳載巴爲尚書正朝大會巴後到又飲訖西南噀
之詔問謝曰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洒酒爲雨以滅
火後歸書聞成都果然正旦失火有雨從東北來乃息
取酒噀之曰救已得矣後遣驗之云是日火起西南驟
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

南中見瓜

生上稚瓜

僧名忘其姓曼延成花實乃取食之因呼覩
者皆及視所買皆私於己南制出一物坐上冬月以
續僊傳馬湘有道術嘗于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
酒採盛土種瓜須臾引蔓花實食之甚美

許元長致橘

董元素致柑

劇談録唐武宗時術士金陵許元長善變幻武宗謂之
曰先朝明崇儼取羅浮山柑子萬里往來止于旬日東
都洛下去二千餘里元長奉詔而去不日當致十柑元長奉詔
于一小龍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鱗魚也訥怒曰何
亦以所失之數上聞
果聞崇唐宗朝有術者董元素自江南來上召見與
論曰開蔣頻有神術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致之否元
素對曰請安一合于御榻前數刻時有微風入簷元素
乃啓其合柑子滿其中奏曰此江陵枝江縣柑也遠處
恐道上嘗之艱嘆
黃公能制虎後爲虎所殺
長房能符鬼後爲鬼所殺
西京雜記東海人黃公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
束髮立幽雲坐成山河及衰老不能復行其術奉本
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

爲虎所殺
後漢費長房遇老翁爲作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遂能
執等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腐目怒人間其故
門皆見鬼賊之犯法者耳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蟄龍

中朝故事古有蟄龍民長安有蟄龍戶觀水即知龍色
其有無悉如之德星洞燭十日東都龍王池中見之取而歸開緘視
州時李訥爲兼州刺史大以爲虐安命就公衙視之則
于一小龍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鱗魚也訥怒曰何

以爲驗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尺許注水其間收飲投
木柜趣旋轉尾觸穴四旁隨觸而陷水亦漸漉遂巡穴
已闊數尺其人詣門云恐穴更廣即難制也遂拐入瓶
中納方寸之厚贈錢帛攜橋歸舉下
抱杵子西域方士能神呪者時淵禹步吹氣龍即出浮
其初出乃長十數丈是方士更吹之一吹則龍輒一
縮至長數寸攝取著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發之物
塞壺口閉有旱處便賣龍往賣之一龍直數十斤金舉
國會歎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一龍著淵潭之中因復
禹步吹之輒一吹一出長數十丈須臾雲雨四集

沈符蚊死

施符蛇死

潯陽記潯陽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蚊爲百姓害董奉疏
符沉水中少間見一蚊死浮出

廣州記晉興郡路側五六里有一物大百圍長數十丈
行者過視則徙而不反積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從交
州出由此嶠見之大驚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救經宿
徙看蛇已死夾左右白骨積聚成山

少翁言能致其神

巫者言貴妃可致

漢書李夫人妙麗善舞得幸于武帝及卒上憐憫爲圖
畫其形于甘泉宮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

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令上居他帳遥望見
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就上飲益
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
來遲今樂府諸言家弦歌之上又自爲賦以傷悼夫人
南史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
殷氏及宣帝嘗思見之遠爲通琴箱欲見輒引替親屍
如此積日形色不異時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
致帝大喜令召之有頃果于帷中見形如生平帝欲
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就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于是擬
李夫人賦以寄意焉

左慈引鱠魚

介象餌鯽魚

後漢書左慈字元放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
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少吳松江鱸魚耳
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
元放於下坐垂綸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
則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
笑會者皆驚操曰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
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
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姜耳
元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即近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
蜀買錦可過物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暨還斫鱠操

使軽命後掾使蜀及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皆符
契焉
葛洪神仙傳仙人介象字元則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
象到武昌甚敬重之稍爲介起宅以御帳給之賜
遺前後累千金從容謂象曰聞君有變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
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綵
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悵遂赴冬軍曜生擒之
北史由吾道榮隱于琅琊山中辟穀餌松朮伏苓求長
生之祕又善洞視肅軌等之敗于江南其日道榮言之
如日見其後卿人從役得歸者勒問敗時形勢與道榮
所說符同

澄公以祝願脫黑略于羌圍
晉書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佛圖澄
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
澄又自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墮羌圍
中東南走馬之正過懊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
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護免推檢時日
正是澄祝願時也
又佛圖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
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遥救
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
由道榮善洞視

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牧兵已至棄之而走

聖水

聖火

唐書沛宋觀察使令狐楚已宛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

裴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竹命在所禁塞　又李德裕傳云聖水獲利人轉相惑德裕在淛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令狐楚取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遂煮肉熟蜩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南史齊世祖時魏地誕十日赤火南流長南國是歲有沙門從北齎此火而至色赤于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其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

之不止火炙至七性而疾愈吳興丘國寶容以還卿邑人楊道慶虐疾二十年依法炙即差

神像之術誕哉

黃白之僞詭哉

申鑒或問神像之術曰誕哉予心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僊人乎曰僊僊住壽產于異俗就有僊人亦殊類矣

按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僊僊國人長一尺五寸也

又或問黃白之僞曰傳稱論之當也燔垣爲虎則可燦刑星熒惑奎石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動左右背卿不足以專賊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

龜陰故數偶

蓍陽故數奇

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

非趙龜神而燕龜欺

非秦龜神而趙龜欺

韓非子鑒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筴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郎行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于燕後得意于燕而北伐燕將却燕以逆秦兆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筴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邯鄲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麗掖前兵而南則陳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于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割地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龜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數年直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石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筴鬼神不足舉動左右背卿不足以專賊然而恃之愚莫大焉

伐紂不佑龜凶

伐紂不佑筮凶

論衡卜筮篇曰卜之吉者曰凶太公曰龜以
卦兆占之以戰則勝武王從之爭克紂焉

又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
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
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司馬季主爲賈宋遊感

司馬季主爲予陽導僮

宋忠賈誼游于十肆中與司馬季主往復季主曰
今夫卜者導惑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
與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
上卷下多其功利不求尊爵公之等嗤嗤者也何知長
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若乎無色悵然噤口不
能言于是諶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催能
自上車伏軾低頭牽不能出氣

眞語載于陽者兒人也少知長生之妙學道在恃落山
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後逢司馬季主季
主以導仙八方與之遂以度世

何西北行取乘黑牛人

柳毅傳洞庭君令毅於涇陽北見牧羊人云幹在
西食神似遠陽主人忠貞夫人思其父必引留待遇毅
上伺當有一羝觸羣而出者必是也

此能油之即從幹旋語之

大不安以爲圖已主人即入告乃出門南行數百步
聞鼓角聲有一小物如蜜蜂來觸面而過數千中皆火以
口吹之生驚飛力欲至旋風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
有災　又華城門夫人音氣故可空添郡盧公女也得
疾纏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溫里中三處在其東
南皆幹上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

其力後無何有南征鹿鳴當充甲辛來詣盧公占能治
女即公即表請留之軍使其子將華氏疾病初用散
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鴈名以補太醫

北史有東莞民趙侃人趙氏赴明晨會宗族當就
墓所刑之趙氏衆悉於王早發占候并校以一符曰
君今取還選取七人令一人負行至者佩此符于鷄鳴
時伏在仇家東南二里平田中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
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麻第七但捉
取第七者將還家必（）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
氏男五父也諸子並有氏族和解二家趙氏
竟免

東方朔射覆
管公明射覆
漢書東方朔待詔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射
覆皆守官正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載曰臣嘗受易請
射之朔曰是宴數也舍人曰臣以為蓋文無角之為蛇
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
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魏志管輅字公明館陶令諸葛原還新興太守輅往祖
餞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置熱灰著器中使射
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宙雄雌以形翅
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
卵取印囊及山鷄毛者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
成文含實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
身翠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 清河令徐季龍
使人行猟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筒蔑小獸覆非食獸雖
有爪牙微而不體雖有文章齒而不明非虎非雜其名
曰貍猟人慕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
使輅射云器中籍籍有十三種物先說鷄子後道蠭蝗
蜴帛榜百

賞綢杖十
漢書東方朔射覆連中輒賜時有長信郭舍人滑稽
不窮常作左右曰朔往幸中耳非至數也令朔復
覆射守官正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載曰臣嘗受易請
射之朔曰是宴數也舍人曰臣以為蓋文無角之為蛇
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
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
楊舍人
北史楊世為諸文裏里舊多軍役造山貴有急起忘
而藏箭乃使過利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剥艮為山山
出雲故知有雨遁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裏
使從遁書之云遁世若著實須史雲散二人各受賞罰

若著無實不著罰杖十業與曰同是等何獨無賞文裏
曰遁世著會我意故賞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
蔡鼠卜鼠
客師射鼠
述異記蔡饒善卜劉義宣射得一白鼠置囹中召饒卜
之笑曰先色之鼠背明戶鬱弧射之絕左股鼠孕三雄
使人行猟令蔡篮其所得輅曰筒蔑小獸覆非食獸雖
而兩雄若不見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
有爪牙微而不體雖有文章齒而不明非虎非雜其名
曰貍猟人慕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
使輅射云器中籍籍有十三種物先說鷄子後道蠭蝗
蜴帛榜百
元里知主人果肴
趙達知主人酒脯

西京雜記元理善算每主人果設有所一日
遇友人陳廣漢廣漢為之聚
算之而何供餉之備耶廣漢慙曰有客卒客無舍卒主
人元理曰姐上蒸純一頭厨中湯投一枓皆可為設廣
漢再拜謝辱自入取之盡日為歡

異志趙達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畢謂曰客卒之
酒又無佳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後箸再三縱
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羌酒一斛鹿肉三斤何以辭繁
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
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

西京雜記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曰吾有二園米
忘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飭十餘轉曰東園七百四
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園六百九十七斛九升中有一鼠
遂大暑園門後出米西園六百九十七斛九升中有一鼠
大堪一升東園不差圭合元理後晨復過廣漢以米

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剜面皮

北史蔡母懷文每云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蝙蝠
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欲吾部
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
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假而雲氣上蒸屑屑而合比
至日中大雨揔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

並往慶尉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
雲覆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策既殺于吉每獨坐仿彿
見吉在左右意深異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
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拔鏡大叫創
皆迸裂須臾而死

吳志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
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婦名紡績孫權遣中書
郎李崇齎朝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道
卽李崇等無以易所住山林輒譖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與表至孫權于舊龍門外爲
卽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孫權于舊龍門外爲
立館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

及寇亂北遷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 孫盛
曰堅問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檇年老志衰譫
臣若則慶適立庶以妾爲妻可謂多凉德矣而僞設符
命本稱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

郭景純知命盡日中
是南王知不過日午

晉書王敦將衆兵使郭璞筮之不吉敦大怒曰卿言幾
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斬之
北史皇甫玉箱文宣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
告舍人斛斯洪慶以啓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詐
論萬乘主教召玉玉每照鏡自言兵死及校召謂妻曰

我今去不還若過日午時當得活旣至正中遂斬之
文舉怒齊王
華陀怒郡守

呂氏春秋齊王疾痛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
疾謂大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
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
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强請曰諸侯以死爲王與太子期
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
寢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
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
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殪之三日

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寢之以絕陰
陽之氣王使寢之文摯乃死

後漢華陀悼有一郡守寓病久陀以爲盛怒則宜乃多
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
令人追殺陀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

扁鵲起虢太子
晉公起勤愛子

史記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曰
太子何病國中治禳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
不時交錯而不得泄陽緩而陰急陽脈下遂陰脈上外則爲中害精神不守正
邪氣邪氣蓄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卒蹶而

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鷄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
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鄭未嘗
得望精光侍謁于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于
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
兩股以至于陰當尚溫也中庭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
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
大驚出見扁鵲于中閤因噓唏服膺扁鵲泄橫流涕長
太醫令臣淳于意上
卷一 三一
歎管扁青囊書來及頭而爲火所焚
斷截腸胃既而縫合
引出藏腑還內腹中
後漢華佗精于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
量針灸不過數處七八九若疾發結于內針藥所不
太醫令臣淳于意上
卷一 三二
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所當割截除去疾穢既而縫
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合一月之間皆平復
晉書佛圖澄當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腋旁孔中引出
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
作湯二升飛服
取藜一升煮取
後漢書華佗傳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悶面赤不
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即
作湯二升飛服
是生魚膾所苦伻復作三升飲過良醫可

救登全瘥衆動時佗不在遂死

南史陶景傳景頗習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登見謂曰汝有重疾荅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登爲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滷雜于過多所致今服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延壽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登門此來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鷄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華元化療鬥塞

徐文伯傳髮癰

後漢書華佗字元化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蒜虀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于門中適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造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

南史宋明帝宮人患腰痛晝夜叫聲氣欲絕衆醫以爲肉癰徐文伯曰此是癰候以漸按之門吐得物如髮梢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滴盡一斛而已病差

華元化針死胎

徐文伯針震胎

後漢書有李將軍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能不去將軍言問曰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胎理如前似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看毋春乃爲下針并令進湯漸困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

南史宋後廢帝出樂游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徐文伯曰殿有二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于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是太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水灌滿百數

水流盡百斛

華佗別傳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冷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皆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晉書量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山著粉汗燥便愈

南史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藥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徐嗣伯爲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水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

人啼哭請止副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
氷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
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
爾恒發熱冬月猶單衣體便肥壯

爲氣徙癰

作氣出鍼

南史薛伯宗著從癰疽公孫衆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從
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
又陳顯達與桂陽賊戰矢中左目而鍼不出地黃汁滿
瘤合禁先以釘釘柱媳垂步作氣釘即出乃禁縮達目

中鍼出之

服雄黃吐誤食之髮

盡防風療不語之證

舊唐書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
已經二年甄立言診脈曰其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爲
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
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

又許胤宗初事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病風
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脈益沉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藥
宜以湯氣熏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黃耆防風
湯數十斛置于牀下氣如煙霧其仗便得語

誕語療疾病

撥訛療噩花

北夢瑣言元稹博士詣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商
中致官曾誤食一蚕蛻之由是成疾頻發不振京城
時有忘其姓名知其所患乃謂主人使妳中謹家者一
人須臾之曰今以藥吐瀉但以盤盂盛之當吐之時但
言有一小蝦蟇走去然不得令娘知之是誑語也其妳
依過之此疾永除

又有一年少聚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卿肜之與少
年期交晨以魚鮓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閤子內且
令從容俟客退後方得舉接俄而設臺于上施一既杯

隨更錄他味卿亦未出迫暮中久候不至少年錢甚且
出詣舍不免輕毀之遂起又毀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
見因令嘔毀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魁卿卿曰
即君嘔鮓太多醋只飲耳君因餐之果愈此疾

魚睛之會乃指莊詩退謀餐

能化爲老翁求治

鬼畏爲男人求療

山川紀異龍肖生痘化老翁求治於孫登曰病痊當亡
恨時天旱不敷日果大而大石上忽裂一井其水甚
南史徐秋夫仕至射陽令常夜有鬼呻聲甚慘愴秋夫
問何須苦曰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

忍痛療之秋夫曰云何醫法鬼請爲劈人按孔穴針之
秋夫如言病發四處又針肩井三處候祭埋之明日見
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伏其通靈
治病龍
出幽怪
山川紀異涉陰西有真人社旌傳孫登所此值旱龔請
干龍得雨將祭謝之登曰此病龍而安能永保弗信
請哭之水果腥穢時有生疱瘡登言化老翁求治曰
病痊當有報不數日果大雨大石上忽裂一井其水湛
然蓋龍穿此以報也

高僧傳什僧伽開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
死身明藏其懶龍耶伽曰爲之奈何神曰君今夕旦小
宿出窻際外其如人何伽依之其夜霆擊異常質明視
猶有紅線脉焉
黥布刑而王
昭達耽而貴
史記黥布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
其成曰何以知之曰當刑而王又誰敢倍之布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
知餘處何如耳大率有骨名乃解全也之弘禮曰視其
而不異前言占夢自勝已下當爲方岳之任
折臂三公
折臂太守
晉書李祚傳有客相墓者云祚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鑒
之則無後祚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祚竟
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昭達宰卿人擇皇爲流矢所中砂其一目相者見之曰
卿相當矣不久當貴貴盛城陷昭達遂卿里與陳文帝
游閑終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
謁文帝見之大喜委以將帥思寵超于廢等

三君皆丞相

三人皆方伯

史記有管相工田文者與齊丞相孟嘗君同鄉水相
善後賤將會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丹者皆丞相也
其後二人竟更相代爲丞相

前史沈攸之與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
謂晃曰玄象有變半年間有兵起卿中北昕當得宰及
不拜中丞即宰相不離天子左右大富貴晃曰公乃狂
言晃何至此梁鳳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西蜀一日

來向朔方此時公得相晃懼其言深謝絕之其後安祿
山反南犯洛陽僭偽位哥舒翰東守潼關累月奏晃
爲御史中丞追赴京晃又詰曰事急奏免又問三日之
兆梁鳳曰東京日即自磨滅蜀川日亦、能久此間日
何驟分明不可說晃志之即薦張信公主家僮衛媪通生奇在建
章宮時鉤徒擊之門置封侯青日人奴之道得不答
焉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爲車史戰數有功超封侯
官遂爲大將軍自高祖至三公

中書侍郎平章事

又金梁鳳在河隴謂呂諲曰判官骨相合得宰相須得
一大驚怖即得諲後至驛貢謁長沙之驛更武將性
麤猛持弓矢突入射諲矢兩發幾中諲面諲踰墻得免
以告梁鳳梁鳳曰此必入相逾年詔貢門侍郎知政

摸人而知其相
摸書而知其字
北史皇甫玉善相術齊文宣故以市隸其眼使屢摸知
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于常
山長廣二王並曰亦貴至石動筒曰此弄癡人至二供
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
又唐太翼博綜群書其後日肓以手摸而知其字
宋建平舊相馬
唐忘名建平舊相馬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之三十餘人文
公問之各為題目一年倫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
帝問已年壽又令倫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
四十時當有小尼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
為州牧而當有尼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
尼曰君六十二位為諸伯而當有尼先此一年當獨
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尼曰君快海圖至五十
七當尼于兵宜善防之初荊州前後鍾繇相與親善俊
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妻與人荀曰吾與公
建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前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
鍾君吾時嘲之曰惟當嫁阿鶩耳何當此子竟遭閒沒
戚亡而遂嫁于今欲加追思建平之妙雖
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齊高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

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壽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
夏侯威為兗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
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威使素辦至
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景晴紀綱大吏設酒曰
吾所苦漸平明日鵲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戚真必過矣
威罷客之後各瞑疾動夜半遂卒壽六十一為郎中直
省內數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于是數聚會并急
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
年五十七坐與王淩通謀賜死
又宋建平舊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
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齮文帝

相馬
相牛
呂覽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類子女鷹
相目衛思相髭許鄙相脣投伐得相胃脇管青相膸物
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臂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
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以用見馬之一徵也而知
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
也人亦有徵
西陽雜俎相牛法岐胡有書膚厚欲廣毫筋欲橫蹄後
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毒睫亂

鱠人街烏角偏妙主毛少骨多有力潟射旨良牛也踈
助難餐

相印

相板　相笏

魏氏春秋云許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爵見於此何免之有允答相印將拜以印不著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擊開造印者果懷之而隙之于厨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荀仲將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

印工宋衷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傳于南史度道愍精於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頓見道愍託以已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愁忤休祐人禍之回詳容求換其板他日參田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　又秦妙玲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問黃門郎帝嘗問之曰何須問何也宜曰君家欲失火宜護之俄遂火起語宜曰前後三時竹不爰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宜曰此神靈動君但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宜三夢夠何而其占不同何也宜曰夠徇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

周宣相夢

趙直占夢

魏志周宣爲郡吏太守移病夢人曰八月一日當死宣往詣之其家聞其命具語宣宣對曰君宅必有異時當藏起宣對曰天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君必死天杖可以扶弱者也其家從之果破　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梁間造印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言非鄉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盡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曰天下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死后璽書

食也祭祀即訖則羅網徇禽車所轢故中夢當匿車折腳
也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從夢失尤也
蜀志譙周傳生角以問占夢通直直詐延曰夫樵
牛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
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刀下用刀其凶甚矣薛瑰見
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
問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臯公字之象君
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蜀志注何祇背夢井中生
乘以問直直曰乘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乘字四十
八君壽恐不過此祇笑言得此足矣後爲犍爲郡年四
十八辛如直所言

射龍
屠龍
尸子韓雉見申羊干曾有龍飲于沂韓雉曰吾聞也出
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
莊子朱泙漫學屠龍于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
射梅
射蔑
南史柳惲嘗與琅琊王曇慶射嬉其皮濶乃摘梅帖鳥
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濟書宜都王鏗善射常以棚的大濶日終日射候何難

之有乃取甘蕉掛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養由基射猿
養由基射蝨
呂覽荊三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得樹而婢使養由基
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攫樹而號
尸子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蝨謂養由基曰吾願生得養由基接
弓射之拂左翼
曾子善左右射
董卓善左右射
典略文帝自敘曰尚書令荀彧奉使獨軍見余談論之
末彧言聞君善左右射此實難能余言執事未覩夫項
發口縱俯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爾余曰將有
常經術有常所難施發機中非至妙也若馳平原赴豐
草要狡獸設輕會使弓不虛發所中必洞斯則妙矣
魏志董卓有才武膂力少比餘常兩鞬左右馳射
二狐俱獲
雙鳧俱落
南史山强工騎射嘗弓五百箭箠中散從獻文徼方
山有兩狐起于御前山步內二狐俱獲
北史斛律光以庭直事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下雙鵰
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下雙鵰

一發貫二鵰
後魏泰王幹射幹善弓馬以鵰從明元于白登之東北
有鵰數飛鳴于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旋飛稍高
幹以二箭下雙鵰
南史宋厥撫固獨處長孫晟每共游獵晟竟莫有
二鵰飛而爭肉周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
鵰相攖逐一發雙貫焉得鵰圍皆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
友莫敢近之以學彈射
見二鹿援箭
周書獨孤信傳
射鵰都督
晉書祖逖傳
北中多米崇智送臺使見二鹿援弓矢

三十六
欲得人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諼使人責兆不盡
取杖之五十 又射遲綱獲其三
周書周文帝紀
綱走綱獲其三
又賀拔勝從宴昆明池時有製昆游池上周文授弓矢
于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
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此類也 又魏孝武
即位蠕蠕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引之有鵰飛鳴
于殿前帝素知寶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
兩隻命射之即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
落鵰都督
射鵰都將
北齊書斛律光傳從世宗于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
飛鳴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
至地乃大鵰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
高見而嘆曰此射鵰手也當時傳說落鵰都督
後魏書蔡王幹弟幹善方馬以騎從明元于白登之東
北有雙鵰飛鳴于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旋飛稍
高幹以二箭下雙鵰帝賜之御馬方矢以旌其能軍中
壯幹爲射鵰都將
晉維摩神光滿室
晉擇迎祀之如生

三十七
晉法師傳金陵六朝記顧愷之于瓦官寺畫維摩神光滿
室宅累日方散
又王定之于白馬寺畫迎像
誤落筆因畫爲蠅
誤落墨因作駮牛
尉遲偓金陵六朝記晉不與赤龍
于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
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此類也 又魏孝武
即位蠕蠕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引之有鵰飛鳴
于殿前帝素知寶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給熾御箭
兩隻命射之即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悅
晉書顧愷傳愷嘗畫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
明殊勝於常日傳寫者因畫爲蠅
誤落墨因作駮牛
尉遲偓金陵六朝記晉不與赤龍
凌波面而出乃走筆圖之藏于秘閣是歲大旱乃出龍
祭之則甘雨霑洽又爲吳王以祓禊之不去夕悟焉又
吳王以祓禊之不去夕悟焉又爲吳王畫真容世傳之
按晉錄云畫不與真像使畫人圖風吹落筆點素因
就以作蠅既進御恒以蠅拭手彈之
又王致之爲恒溫畫扇爲蠅
誤落墨因作駮牛甚妙

宿其下十日
宿其傍三日
隋唐嘉話閻立本家代善丹青至閻敬之已定
虛得名耳明日更往日名下定須虛士坐卧觀之留宿
其下十日不能去
又幸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
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仰立疲則布毛坐觀因循其傍
三日而後去
閻立本愧畫
陸鴻漸嗜茶
舊唐書閻立本善圖畫工于寫真拜主爵郎中兼

貞觀中凌煙閣功臣閻並立本之所也時人咸稱其妙
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于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
與太宗嘗數賜詔座者焉詢座者焉詢召立本令寫焉時閻外
傳呼云畫師閻立本特已焉下爵即中奔走流汗俛伏
池側手揮丹粉略無座容不勝媿懼退誡其子曰吾少
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
躬厮役之務屢蒙大哥汝宜深誡勿習此末伎立本焉
性所好欲罷不能也及爲右相與左相爨恪對掌樞密
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性畏于圖畫非宰輔之
器故時人以千字文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
青唐書陸羽字鴻漸性嗜茶
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器突
間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
大夫李季卿刺湖州至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
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
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狀愧之更著毀茶論其
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魏文帝善彈棊
王僧虔善棊棊
博物志魏文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
低頭以所冠爲巾角擲棊始自魏宮內

效舊俗也文帝于此技亦特好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
妙踰于帝
南史王僧虔累十二傳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
拾子如龍旗形
下子成一首詩
酉陽雜俎晉鳩摩羅什與人棊拾敵死于空處如龍鳳
形 或言王檢新對玄宗棊局畢悉持
棊天涯覽王勃閻楨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在之向
人曰吾自奉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
捶鉤者非鉤無察
承蜩者唯蜩之知
莊子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

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于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注曰大馬大司馬也江東三郡謂鉤爲捶鉤名

又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偃師所造倡者

馬鈞所作木人

列子周穆王西遊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亦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拊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殆傅會革

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脾腎腸胃外則筋骨肢節皮毛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謂偃師曰汝倡與汝獻孰愈對曰臣之獻其心思口不能言手不能指而千變萬化亦與臣俱不可以不試也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殆傅會革

木仙

賀般刻木爲鶴

西陽雜俎曾般燉煌人未詳年代巧作迅化嘗作木鳥其父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爲妖殺之殺焉吳人發其父于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與趾大旱三年十日般所爲也于是般刻木爲鶴一飛七百里後月吳中大雨唐初工人尚有其木仙

述異記天姥山有峯昔有般刻木爲鶴一飛七百里後放于北山西峯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峯往往天將雨則翮翅動搖若將飛舞

墨子爲鳶一日而敗
公輸爲鵲三日不下
歸子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蓋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
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轄者巧也用咫
尺之木不費一日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方多久
于成數今我爲三年成蓋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
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墨子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
子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
爲車轄須臾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
載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

三年而成鵲哉

三年成畫矣

列子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
柯豪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遂以巧食
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
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脩道化而不恃智巧

韓子客有爲周君畫荚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樣荚者
同狀周君大怒書荚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
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
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荚之功非
不微難也然其於用與素樣荚同

越王鉤船

楚君土船

拾遺記秦始皇好神仙有引人乘舟浮渠水而至者
身長十丈編毛爲衣兩目如電方出于項爲如童
三秦記太虛山上有池神人常乘漆船于其內今有故

漆船江湖

交州記安定縣有越王鉤船潮退則見夏陰雨日百姓
禁採見鉤船出水上

其船浮于者以土爲船畫之而浮水
上若其船沉于者以爲藥君務相船獨浮于是遂稱
藥君乘其船將其從卒富實水而下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巳部上

推終始五德之運

陳終始五德之傳

史記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時頗采其語以干諸侯所謂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珍琅西被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因天地以言其大體驗小物以推大變先列中國而言之引之

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鴆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而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遇不相補矣簡子曰善

孔叢子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于趙王而綴以五絲王大悅申叔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且又不順天雀者取其名則宜受之于上不宜取之于下一國之王受民雀將何悅焉

七日曬書

七日曬衣

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設酒脯　又世說郝隆七月七日見賢陽，皆曝曬衣物隆乃仰臥曝腹于庭曰我曝腹中書

竹林七賢傳阮咸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紈錦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鼻于庭中　又楊園苑疏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閣

常至七月七日宮女出后衣登樓曝之

河神劈山

山神劈流

西京賦注云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迴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今岳上有指掌之形首陽山下足跡亦存焉

水經注盧山有神廟甚神能分風劈流往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爲二劈流爲兩

聖人窟

君子濟

水經注河水北出虞山東南經傅巖歷冏說隱室前俗名之爲聖人窟傅巖北十餘里即葴軒坂亦謂之軒轅傳說備隱止息之此

又昔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檉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日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貨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詣闕上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曰君子濟

智水

愚山

水經注谷水出漢北即智水也北發聽山山下有穴水穴水東南流歷平川中謂之智鄉水曰智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昇天鷄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

升仙之日墳之行未遑不獲同偕霑路約以此川爲居
吉無繁霜蚊虎之患其俗以爲異因號爲墳鄉故水亦
即名焉
又時水西北逕黃山東又北歷愚山山東有愚公家時
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齊桓公時公隱于溪隣
有亡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即杜山之通稱以其人狀愚
故補之愚
火井在鹽
石碳成鐵
華陽國志臨邛縣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泰始皇徙上
郡實之有布濩水從市濮來合火井江有火井夜時光

耿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
通徹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擕行終日不滅也
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
無幾也
又古石山有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
四郡儀官有鐵祖廟祠漢安帝時以鐵賜侍郎鄧通假
民卓主孫歲取千疋故王侯鑄鼎鐘鐵亦盡
天下又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山有蛇
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貢即若是也
新調國火洲
邛窳墟火山

升仙之日墳之行未遑不獲同偕霑路約以此川爲居
吉無繁霜蚊虎之患其俗以爲異因號爲墳鄉故水亦
即名焉
又時水西北逕黃山東又北歷愚山山東有愚公家時
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齊桓公時公隱于溪隣
有亡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即杜山之通稱以其人狀愚
故補之愚
火井在鹽
石碳成鐵
華陽國志臨邛縣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泰始皇徙上
郡實之有布濩水從市濮來合火井江有火井夜時光

耿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
通徹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擕行終日不滅也
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
無幾也
又古石山有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
四郡儀官有鐵祖廟祠漢安帝時以鐵賜侍郎鄧通假
民卓主孫歲取千疋故王侯鑄鼎鐘鐵亦盡
天下又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山有蛇
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貢即若是也
新調國火洲
邛窳墟火山

秋冬自然有火生下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
亦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麈
垢污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搜神記貴谿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于炎
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鳥獸之
毛也漢世西域嘗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
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
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
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列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
並以永示來世今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于是刋

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
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
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
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
逐而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爲布　傅子曰漢桓帝時
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當大會賓客冀陽爭酒
失杯而汙之偽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煒赫然如燒
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鹽用
鹽池
述異記曰河東郡有一大澤澤中產鹽引水沃之則白

成號曰噎因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
又張掖有鹽池自然生鹽其鹽多少隨月增減
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
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
水經注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雖蓋
曀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
沿泝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
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加疾也
宜有白黃牛灘東人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
紆曲而南岸高山重疊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
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

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袁
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
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之
耳聞不如親見矣其體勢秀峰奇樹異形固難以辭叙
林木蓊森雜糅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瞻俯映彌奇流
遯信宿不覺忘返目所覆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
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已於古矣

凱風自是出

條風自是出

山海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中谷條風自
是出

風陵

風堆

水經注函谷關之直北隔河大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
陽世謂之風陵蓋延之所謂風堆者也

水經注高平縣西十里有獨阜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
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爲風堆　又長寧水所出南山上
有風伯祠春秋祭之

風山　風井

風穴

水經注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
如輪風氣扇揚常不止當其衝飄也而略無生草蓋
不定衆風之門故也

又湯井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岸下有風穴
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盛
暑猶須裘褐吹凌人不可暫停

又風井山迴曲有異勢穴口大如盆袁山松曰夏則風
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

重人穴

僵人峽

水經注鄀水南流世謂之溫水泉側有重人穴穴中有

僵尸歲延之從劉武王西征記曰有此尸尸今猶在夫
物無不化之理魂無不遷之道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
偶之狀輸其推移未若正形之速遷也
又兎亭川水西南流歷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
窮穴故加鑿取名焉釋鞍就穴直上可百餘仞石路遂
盡易通單步僵尸倚窟枯骨尚全唯無肩髮而已訪其
鄉俗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童兒時已聞其長傳此
言是數百年骸矣

移山

逃石

水經注移山本在永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故

山以移爲名盖亦蒼梧郁州佐山之類也

又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四五百尺舊傳言石
本惟陽武城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來見嘆
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靈石

孔山上有穴如卓輪

孔山上有穴出乳

水經注河水南合溪口水出孔山南歷溪西流注于河
孔山之上有穴如卓輪三所東西相當相去各二丈許
南北直通故謂之孔山也山出黃城西三十餘里
又易水東逕孔山北山下有鍾乳穴穴出佳乳採者攜
火尋炒入穴里許渡一水潛通流注其深可涉于中衆
穴奇分今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趣每于疑路必有歷記
著乃尋孔以自達上又有大孔壑達洞開故以孔山
爲名也 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
其側有鍾乳穴 又水經注陰陵縣之陽亭北小屈有
石穴不測所窮言穴出鍾乳 又洪山下有石門夾
障峻殿高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得鍾乳穴穴上素崖
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氷雪微
津細液滴瀝不斷

石魚山

石鷰山

水經注石魚山下多玄石山高八十丈餘廣十里石色

墨而理若雲母閃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鬐首尾宛若刻
畫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因以名之
又石鷰山其山有口絣而狀鷰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
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鷰翬飛頡頏如真鷰
矣羅君章云今鷰不必復飛也

醉石

醒石

廬山記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常醉眠其上名
曰醉石
唐餘錄李德裕于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
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即踞之

襄漢丙穴出嘉魚
柏枝丙穴出嘉魚
水經注襄水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口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良木撐于襄谷故左思稱嘉魚出于丙穴又柏枝山下有丙穴方數丈中嘉魚常以春末游渚冬初入穴抑襄漢丙穴之類也

烏鼠同穴

魚龍同穴
水經注鄭玄曰烏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此而同穴之山也烏名鳧鳧似鴈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烏外孔安國曰共爲雌雄牡彦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故曰不相爲牝牡故因以名山

牛皮爲船以渡

三日五變

千年一清
易乾鑿度云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日清終爲白白變爲赤赤變爲玄玄變爲黃各三日拾遺記南海之內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中有毛龍時蛻骨于壙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聖君以爲大瑞　又云黃河清而聖人出

烟從山出

火從地出
西域記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烟人取半月東流半月西流

子時潮上午時潮落
寰宇記云江浙欽廉之內皆有定候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

火從地中出

石鼎

石倉
臨川記石廂其中可容千斛廂開則歲儉閉則年豐鄱陽記錢倉石在饒州石形如倉圓則豐熟因名焉

弱水西流

弱水西流
水經注鄭氏云裘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

下杌
廣雅杌山其王所居名康梁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爲船以渡

三日五變

千年一清
易乾鑿度云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日清終爲白白變爲赤赤變爲玄玄變爲黃各三日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聖君以爲大瑞　又云黃河清而聖人出

半月東流半月西流

子時潮上午時潮落
寰宇記云江浙欽廉之內皆有定候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

廣西志桂林府聖水巖側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五十
年有一大潮
一日再增再減
一日十溢十竭
水經注潮汐塘水一日再增再減盈縮以時未嘗愆期
同於潮水因名此塘爲朝夕塘
又遶水東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南流而又與斟水合
水導源近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溢十竭信
若潮流
石門會泉
橫流會泉

晉書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恒玄欲救嶺南之弊
以隱之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
會泉飲者懷無歸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
因賦詩曰古人飲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
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　又南越志石門之水俗云
經大庾則清穢之氣分飲石門則縞紵之質變即吳隱
之酌飲之所也　又寰宇記隱之罷郡見裴倹中有沉
香一片遂投石門內水中後人謂之沉香浦亦曰投香
浦
水經注橫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以爲會泉飲者
輒冒於財賄問於廣州石門會泉矣廉介爲二千石則
不飲之昔隱之挹而不辭豈爲能涸其真乎蓋亦惡其
名也
盜泉

狂泉
淮南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　尸子孔子
至于勝母縣暮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
名也　又論語撰考讖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母
曾子斂襟　元和志盜泉在泗水縣源出高徑山之陰
南史宋袁粲官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
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
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
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至國主不任其苦於是
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
懽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此亦欲試飲此水矣
方湖
員淵
拾遺記白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迴千里
又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七
矣
好溪
慈溪

地理志處州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宣宗時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潛去民謂之好溪

柳河東集愚溪詩序云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

窮水

富水

水經云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　注曰豐水亦曰窮水

言我竝聲相近字隨譌轉流結爲陂謂之窮陂塘堰雖淪猶用不輟陂水四分農事用康北流注于淮

又大陽山水有二源大富水出山之陽南流而左合小富水小富水出山之東而南逕三王城之東前漢末王匡王奉王常所屯故謂之三王城城中有故碑文字剝落不可復識其水屈而西南流右合大富水俗謂之大泌水也

粉水

錦江

華陽國志漢初楚爲張君爲太守忽得仙道從此升度其祠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爲粉則齊暉鮮芳貢粉

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江州陳氷粉也

又云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

大翮山温湯

徐無城温源

魏土地記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神山屋東有温湯水口其山在縣西北二十里峯嶺四十里上廟則次仲景廟也右出温湯療治萬病泉元嘉之麗俗謂之上亭山此水炎熱倍甚諸湯下足便爛人體瘡疾者要須別引消息用之耳

水經注温源之水蠶疾者不能澡其炎漂以其過灼故湯谷可以熟米

温水可以煮鷄

水經注温泉水出北山七泉奇發炎熱特甚闕駟曰縣有湯水可以療疾矣湯側又有寒泉焉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陰火盛月扇若氷谷矣渾流同溪南流注瀍水又東逕胡木山東流又會温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疥疾之徒無能澡其衝漂枚養者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湯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彦逵云熱如沸湯可以煑米飯之愈百病逵十二清身沐浴一日三飯多少自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

三虫死學道遭難逢危終無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即南
都賦所謂湯谷湧其後者也
又温水出竟陵之新湯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垠岸
重沙端淨可愛靜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
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燄可以燔鷄法一白餘步冷若寒

泉

火井
湯井
水經注火山上有大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尺許源深
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投草發則烟騰火
又火井東五六尺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勢熱又同

以草內之則不然皆沿溝露結故俗以湯井爲目

居民釣魚者先請
路人摘花者先請
水經注民汲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若一尺居民釣
魚先陳酒肉多少拜而請之拜已得魚過數者
水輒波湧魚不卒起酒未盡
又長揚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採當先請不敢扳取
又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徹東西廣二丈
許起高如屋中有石缺其狀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
得無吝故諸物皆表言凡月渡瀘并日而食皆非不自
惜也固千柴不可偏全于弱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
曲羅下三百里始曰瀘水南峯有殺氣暑月蒸鬱不行故
後漢書云乾泉

得筮于長揚溪
水經注飛乾泉潛承太原汾陽北界京山之大池池
在山源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一丈十餘尺不見底
不濫無能測其源深也古老相傳云有人乘舟于池
側忽遇大風飄之千水有人獲其鞋、乾泉以知二
水潛通矣
又衆山嵓曰往八有多還屋井山者有筮竿穴中風吸之
經日雲雨長揚矣有其筮則知潛通矣

鍋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鉤岸上
人牛食之此水能殺氣暗害物不見其形其作
蜀志　卷十一
毒名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有
有蜂中木則沂中人則宜多
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還之無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
禁防不過十日皆死也
又瀘峰最爲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于晉太康中崩
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通最通而特有瘴氣三月
四月過之必死非此時節人往乞者神得無吝故諸物皆表言凡月渡瀘并日而食皆非不自
惜也固千柴不可偏全于弱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
曲羅下三百里始曰瀘水南峯有殺氣暑月蒸鬱不行故

武侯以夏渡爲艱

呪潮

射潮

高僧傳唐靈隱寺釋寶達者以持咒呪爲務往時江潮大至激射潮上諸山遠爲呪之忽一夜江濤中有偉人至玄冠朱衣導從甚嚴謂達曰身是子胥復讐聖毗者非他也師慈心爲物已問命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其事自爾西岸沙漲彌年

共車馬之喧因言其事吳越備史梁開平四年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外江濤晝夜衝擊沙岸版築不能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波頭又親祝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置海門

候而濤頭遂趨西陵乃運巨石盛以竹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豪壑塹通衢廣門亦由是而成焉 錢塘遺事錢王射潮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樣其大如杵

作亭路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義

七女池

五女激

水經注塘水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墎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郁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堰月皆相通注湖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

又涉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名曰五女激或言女父爲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復父怨故立激以攻城城北今淪于水亦云有人葬洮北墓宅將爲水毀其人五女無男皆悉巨富共修此激似今墳宅然激作甚工又云女嫁爲陰縣倀子家貲萬金而自少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下恐兒不從故命言葬我著潮下石磧上倀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今從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石皆如半

相傳歷山

相傳首陽

括地志蒲州府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舜井又趙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如州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皆云舜所耕處

路史夷齊家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焉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爲洛東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院籍之徒咸以爲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即今二山皆有夷齊家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爲疑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有也是爲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即首山也據河南郡境界薄去城東北十里

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以或者指
武帥渡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爲是夫首山之
名所在固不一概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有地曰首
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首陽則正在遼
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　山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
亦有首山豈得徧爲據邪石曼卿云死蒲阪者耻周之
事而死于堯舜之區庶幾見揖巽之風焉則亦非洛陽
矣

舜井

舜井

水經注歷縣東南有姚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陶
處也井曰舜井　水經注歷縣城南封山山上有舜祠
時華見物多屋而飛莫知所向　水經注夫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
下有大穴謂之舜井　封氏見聞齊州城東有孤石平
地舜出俗謂之歷山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
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井

禹井

水經注歷山之東有禹井深不見底東游者多探其
穴

大禹所植

夫子手植

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
朴云平生時物也　魯人藏夫子所乘車于廟中是顏
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爲廬
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
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
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
堂林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等甕對曰夫子甕也背
有丹書人弗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
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讀
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讀有七張伯懷其一
意即召問伯果伏焉

大別山其根盤曲直至井底今柏根尚存　又大別山
陽太平興國寺前亦有古柏俗傳禹治水所植者

晏子宅
晏子家
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塵不
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對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
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
利也敢煩里旅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
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
非宅是卜維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
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
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爲誠曰吾生則
水經注齊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家宅左傳
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崔鴻
十六國春秋慕容德如齊城登營丘望見晏嬰冢頗左
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一賢人達者而生安
近世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
臣先人平仲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
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違城
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德悅之

蘇秦宅
蘇秦家
洛陽伽藍記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里寺南

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炎行于堂前如此者
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
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
舊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
之

又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西北角有蘇秦家
冢傍有寶明寺衆僧常見秦出入北冢車馬羽儀若今
宰相也

屈原宅
貫誼宅
水經注枾歸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宅宅側有田宅雖畦堰縈
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
石爲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須廟
搆衣石猶存故宜都記曰姊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
屈原之鄉里也　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
來歸聆令白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即雖騷
所謂女須嬋媛以詈余也　崔文曰文老傳言原既流
放忽然悔歸鄉人喜悅因名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
儁異地俗流疾故其性亦躁　又羅含湘中記云屈潭
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遵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脚山泊水
又西爲屈潭即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于此故淵潭以
屈爲名昔賈誼吏遷皆嘗遵此弭檝江波投吊于淵淵

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
水經注荊州郡廨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
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欽下大其狀似甕傍有一脚
石牀纔容一人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
誼所植也
樊噲臺
韓信臺
水經注堺水逕樊噲臺南臺高五六丈上容百許人
又堺水北有韓信臺高十餘丈上容百許人
撫父堆
望母臺

水經注縱氏原開山圖謂之縱氏山也亦云仙者昇焉
言王子晉控鶴斯臺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
家得遺履俗亦謂之望母臺莊姜惡公寤生與段京居
又流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姜惡公寤生與段京居
段不弟姜氏無訓莊公居夫人故城潁谷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故城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
忻大隧之賦溳溳之蒸有加醰醰之孝得常矣
將軍望鄉臺
女子望鄉館
述異記漢成帝遣將軍王潰戍邊及帝崩王奔喪逕潰
與莽有隙遂留不敢歸因逃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爲
望鄉之處
又晉永嘉亂既已至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平
城公主奔入兩河界悉爲民家妻常快快不悅有故鄉
之思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館
梅泉
梅溪
述異記越俗娶會稽山夏禹朝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
枝葉　又四明圖經大梅山在鄞縣東七十里蓋漢梅
子真隱此山頂有大梅木其上則伐爲會稽禹廟之
梁或傳縣湍龍于其上每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後
人見梁上水淋淋而菜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

于柱
蘇州記滝梅溪昔有梅樹吳國采爲材姑蘇臺後忽於此
沉今湖州側猶有梅溪
兎園
西園
三輔黃圖梁王築兎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落
後巖桐龍蛇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鬼潛其諸宮觀相
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有王日與宮人
賓客弋釣其中
曹子建公讌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上官儀册
周王文西園孤月秀心鏡而齊明小山攀桂偃情田而

並烈

劉損葺垣牆於大伯廟

蕭允設蘋藻於季子廟

南史劉損爲吳郡太守至閶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宇頹毀唯建章鳳闕歸然獨存

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頹

即令修葺

又蕭允爲鄱陽王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以叙意辭理清典

見諸葛碑銘

經馬援銅柱

北史史萬歲擊南寧夷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下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

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

又劉方經峯林邑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至闍黎江既渡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中瘡却踣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于是濟區粟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

鳳闕歸然獨存

靈光歸然獨存

闕中記建章宮圜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號鳳闕也繁欽建章鳳樓賦曰秦漢規模廓然毀滅唯建章鳳闕歸然獨存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歸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以文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

模木生周公塚上

楷木生孔子塚上

淮南王草木論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綠秋白冬黃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塚上其幹枝踈而不屈以質得其正也

營高敞地

遷高顯地

史記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葬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 按水經注曰淮陰城東有兩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廻數百步高十餘丈皆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

晉書劉超死蘇峻之難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
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
燕數萬銜土置臨江閔王墳上
燕數千銜土投定陶丁姬穿中
漢書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
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壞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
王不反矣榮至請中尉府對簿中尉邳都簿責訊王王
恐自殺葬藍田燕數千銜土置墳上百姓憐之
漢書王莽秉政貶定陶丁太后號曰丁姬平其故墳又
周棘其處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 師古曰穿謂墳壙中也

玉匣殮屍
玉璧藉屍
後漢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
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姦穢 漢儀
注曰自膜以下以玉爲札長尺廣一寸半爲匣下至足
綴以黃金縷謂之金縷玉衣 漢儀注曰玉衣如鎧狀連綴玉爲札長尺廣一寸半爲匣下至足
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成將干寶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
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閨戶扇皆轉可開閉
四周爲徹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
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劒列侍羣座皆刻銅人背後石
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
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

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並共舉出死人以衒
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
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 南史大此則骸骨有假
物而不朽之效也
何類長沙王
甚肖忠烈王
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墉于臨湘
爲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與發者見吳綱
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伍微短耳綱矍然曰是先祖也
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吾答曰即更葬矣
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十六世孫

宋漢書吳芮秦時番陽人也其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
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因率越人舉兵
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乃過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酈
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
爲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項籍
死上以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從爲長沙王都臨湘
一年薨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 師古曰集錄其事也
班固贊曰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得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
甲令而稱忠也 牛僧孺玄怪錄載唐元和中饒州刺
史齊推女因北州宅誕育爲神人擊奴後有仙官治其

事云是西漢郡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若
非也　水經注臨湘縣治西北有北津城縣北有吳芮
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爲塵郭之佳觀也
薛用弱集異記蘭陵蕭頴士楊府功曹秩滿南游行侶
共濟瓜州舟中有二少年熟視頴士相顧曰此人甚有
肖于鄱陽忠烈王也頴士是郡陽曾孫即自欵陳二子
曰吾誠爾祖久矣頴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
將啟請而二子忽遽不見頴士必謂非仙則神度
心竊喜而已明年頴士北歸止于圩舟邑長之署方與
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曰某史於某處擒獲發塚盜
共五六人登令召入按劾盜白曰某史於某處發塚盜

而頴士懸江中二少年亦縁綫于內頴士驚曰斯二
人非僊則神因具述讓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
伏佐驗明者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頴士則以前
説再令詢之皆曰我實陽鄂陽王家大穫金玉當門有
貴人頂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鬢斑白僵臥于石槨姿狀
正與頴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過子又是蕭氏固是
鄱陽侯也因此啟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
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若斯豈

驗與

牛眠地

狗跑泉

晉書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
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汪中其地若葬位極人
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
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死葬
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
年如其所言云

魏書尒朱榮所居之處曾有狗跑地因而穿之得甘泉
焉至今名狗跑泉

得古塚遺功曹何佇爲之起墳
發古冢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
南史始興簡王鑑爲益州刺史于州園地得古冢無復
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
不可皆識金銀爲蛇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爲阜水銀
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
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嘗不同乃遣
功曹何佇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
南史宜都王鏗爲南豫州刺史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
金市箱織金篋爲巖器又有金釵銀鏡等物甚多條以
啟問鄱林勑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
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織毫不犯

墾杜氏山岡

墾鮮于祖墳

北夢瑣言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
之杜公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公衡之洎公
宦達後因事塋斷杜陵山脈由是諸杜數代不振　鮮
于仲通兄弟閒州新井縣人偪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
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勅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岳者幼
年寢處席底有一小蛇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爲奇
事比侯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終于普州安岳縣不
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蛇也

國人傷三貞賦黃鳥

左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
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詩曰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
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
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
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華陽國志永初中廣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祁
妻義王元憬妻姬趙曼君妻華風喪夫執共姜之節守
一醮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兵迫脅憬見拘辱三人同時

自沉于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上處徘徊焉國人
傷之乃作詩曰閒關黃鳥爰集于樹窈窕淑女是綉是
繡惟彼綉兮繡其心匪石磐爾臨川邈不可獲

齊侯親推無存之車

左傳齊侯歸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
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
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杞梁妻
左傳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
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
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以綿上爲介推田

瑣會備爲范蠡地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
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子以
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
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
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
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
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
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

志吾過且旌善人 按洪容齋氏云錄上考西河界縣地史記則已子推從者甚衆公子有一十二人而其書獨載介子推綿上山中事是豫山封之名曰介山蓋水經與左傳與百大夫以下介之推從文公反國封賞不及子推懷祿而隱文公待之不出以焚山求之遂抱木而死文公伐綿上山中以旌善人

國語越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于越國吳王曰不殺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二百里者以爲

范蠡地

太宗爲王珪立廟

太宗爲戴胄立廟

舊唐書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媿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

又載胄卒太宗詔虞世南撰爲碑文又以胄宅宇敝陋

三日相承

晨月相承

晉書愍帝二年有三月相承出于西方而東行

南史梁武太清二年春正月朔兩月相承如鈎見于西方（注曰鳴呂氏春秋有此說今出小月承大月大月承小月亦出淮南子但觀晉季諸異始知有此矣）

三日並照

兩日俱見

載記劉聰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于天獄而滅

晉志　卷二　一

南史梁元帝承聖元年時有兩日俱見

日限千地

日出于夜

晉書愍帝二年辛未辰時日隕于地

又元帝太興元年冬劉曜僭即皇帝位于赤壁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

日中有三足烏

日中有若飛鵲

晉太文志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鵲者數日乃消又像帝永嘉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飛鵲者

又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涼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

月暈左角占角蟲將死

驛馬星流計救書應至

北史天興五年月暈左角晁崇奏占爲角蟲將死帝既赴姚平千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與仍所乘數百頭亦同日斃于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又明元時有客星入于紫微崇奏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徐恩問之路口昨夜驛馬星流計救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救至

騈志　卷二　二

七星化人

七星化豕

周史慕容云太宗時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爲人明日至西市飲酒使人候之有僧七人共飲酒二石太宗遣人召之笑曰此必李淳風小兒在彼言我也忽不見

西陽雜俎云僧一行幼嘗有德於王姥王姥兒殺人係獄姥求救於一行一行乃徙大瓮于渾天寺中授布囊千二奴曰果坊廢園至昏當有七物入來可盡掩之酉後果有群豕至奴悉獲之一行令寘瓮中玄宗急召一行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

將大警于陛下也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一行歸放
豕出又其夕太史奏北斗星見凡七日而復
天雨金三日
天雨金十斛
述異記先儒說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
金使金賤如土是也又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
雨金原
又漢世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于
其家
天雨稻
天雨粟

述異記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又呂后三年天雨粟又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雨
穀三秦魏地凡穀二十頃又漢武帝時扶陽縣雨麥
永光天雨草
元始天雨草
漢書五行志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繆結
大如彈丸
又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　按京房易傳曰君苛
于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
夏雹
豐雹

命歷序桀無道夏隕霜　又穆公即位仲夏隕霜殺草
日中不消　又五行志證聖元年六月陸州隕霜殺草
吳越地煖而盛夏隕霜昔所未有
隋書北狩武成時晝霜下
洛竭
淮竭
史記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昔伊洛竭
而夏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山崩川竭亡之徵也
南史宋太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舜郡明僧紹竊
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陽伏而不泄陰迫而
不蒸于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
必依山川而爲渭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德
之季爾誌吾言周勿泄也竟如其言
泰武王時渭水赤三日

泰昭王時渭水赤三日
五行志泰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
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爲近火沴水也泰連相坐之法棄
灰于道者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擾出殘賊鄰國至于
變亂五行氣色繆亂天飛若曰勿爲刻急將致敗亡泰
遂不改至始皇汰大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
出圖書泰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

易傳曰君湎于酒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
[illegible]按前漢劉御戰一日臨淄而渝四七百餘人此驗矣
[illegible]水豐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蓋武昭滔亦之異至已

河赤于龍門三日

河赤于龍門三里

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于龍門三里　又京房易占河水赤下民恨

水赤如血

水黑如墨

南史陳太建十四年秋七月自建鄴至荊州江水色赤

如血

又陳禎明二年四月卽州南浦水黑如墨

石言于魏榆

石言于平陽

左傳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雕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晉書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　又載記石言于陝若言勿東者

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

土物子關中月餘不滅

載記石季龍時石豕子泰山八日而滅又物異之來已無關中土物無火而相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

石碑生金

碁碑生金

晉書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

又廣州令郭璞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若碁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果驗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拔

城見血而去

關有血便走

神異傳秦時長水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爲湖有老嫗關之憂懼日往窺城門門侍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煞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走去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爲谷矣

淮南子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力聖智與罷怯不肖者同命　高誘注云歷陽淮南國縣名昔有老嫗嘗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嫗視東城門閾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閾

閭者閭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鷄血塗門閭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爲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爲湖也

霍禹第門自壞

董賢第門自壞

漢書霍禹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書地鷄數鳴殿前槐上第門自壞雲尚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擲屋瓦投地就視亡有　按下行志曰時禹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咏

又哀帝詔將作大匠爲董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不土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過其副也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　按五行志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嬉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枹幹一夜自移

六梁一時躍出

魏土地記盧植代西南五十里大澤中築城自讓結落爲九門于是就而不方周四十七里開九門更名其故城之初築也板幹一夜自移此故以爲治城圖西五代城之初築也板幹一夜自移此故曰東城

晉書周遐于姑熟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隨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

襄平北生肉

平陽北生肉

魏志初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既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載記劉聰時流星起于奎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

涇郡鑄鐵鐵飛上

涇郡鑄鐵鐵不下

漢書五行志征和二年春涇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又和平二年春涇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二鑪中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

銅人生毛

金像生毛

漢書郊祀志宣帝甘露元年正月上幸甘泉郊泰時其夏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虡銅人皆生毛長一寸所時以爲美祥

洛陽伽藍記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

中胡煞猪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隣人謂胡兄弟相毆
鬬而來覩之乃猪也即捨宅爲歸覺寺合家入道
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
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
畫人縮頭
游仙震動
載記石季龍時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甸餘頭悉縮
入肩中季龍大惡之徘圍澄對之流涕
梁武帝紀太清元年帝拘身光嚴重雲殿游儵化生皆
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鴻
寶爲伏
北史永熙二年平等寺浮屠成孝武會萬人于寺石佛
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
洛陽伽藍記平等寺門外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
端嚴常有神驗圖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
中此像面有悲容酒日垂淚遍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
京師士女空市里往而觀之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
臾更換以他綿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
明年四月尒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或亾塗地永安二
年三月此像復汗士庶復往觀之五月北海王入洛乖
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
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如初至十二月尒
朱兆入洛陽搆莊帝崩于晉陽按洞冥記漢中邑卿獻寺
城中婦之婦其後又獻西僧智高夜聞
不止未幾交趾人也城發
不可勝數及仗
我以仁信待之
發其先墓墓北祠有佛
臨洮長人
洞冥記長人
五行志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
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于臨洮天戒若曰勿大爲夷狄
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
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築長城故大人
見于臨洮明厲亂之起
長狄十二見于臨洮長五丈餘以爲善祥鑄金人十二
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
銘其背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爲郡縣正法律
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六尺李斯書也故
衛恒叙篆曰秦之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山銘皆斯
書也漢自阿房徙之未央前俗謂之翁仲地皇二年王
莽夢銅人立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
方工鐫滅所夢銅人麝文後貴卓毀其九爲錢其存者
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勝至霸水西停之漢晉

春秋云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鄴宮符堅又徙之長安毀二爲錢其一未至而苻堅亂百姓推毀陝北河中于是金狄滅除

華陽國志秦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宿渠秦史胡毋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李雄之王祖世出自宿渠有識者皆以爲應之

陳焦埋六日更生

柳榮久二日忽言

吳志孫休時吳民陳焦久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搜神記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至揚州榮病久赸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

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至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了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

黑衣人呼官今大赦

玄衣人說三日而赦

載記苻堅親爲赦王猛苻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偪曰禁中無耳屬之理孰從泄也於是收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

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

朝野僉載貞觀中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嘗有鵲巢其側每飯食以餕之後隣地失布者詬景逸盜之緊南廉獄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于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月傳有赦官司詰其由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素衿者

鵲之所傳

太原生婦

周家勾女

伊子時太原發冢破棺槨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

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末不知也視其冢上題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當生于地中鄧艾生

偶與發冢者會也

顏悅之啟蒙汪魏時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

桑生于朝一暮大拱

桑生于宮數日而枯

史記宅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焉帝其修德

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

晉書惠帝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雁日長尺餘數日

而枉無何而愍懷太子廢
斷從復立故處
僵樹自立故處
漢書五行志建昭五年充州刺吏浩賞禁民私所自立
社山陽瑕丘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後樹復立故
處
又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七丈
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
掖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師古曰蜀連續也妃
后有顧木僵反立斷枯復生師古曰顧還也顧音還天辟惡之如曰辟
音壁

樹生支如人頭
杜生支如人形
漢書五行志哀帝未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橋樹生支
如人頭眉鬚皆具亦髮耳
又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杜仆地生支
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細髮枯長大凡長六十一
分按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
狀
陸地生蓮
閩下生蓮
閩令內傳喜生時其家陸地自生蓮華光色鮮盛又

晉范甯爲豫章守表新淦縣廨事前陸地生蓮花
萬歲曆齊太和二年閏下生蓮花
儀仗生華
杜節生花
晉書五行志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鈐下儀仗生
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實以爲狂華
生佔木又在鈐閤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
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
南史祥瑞紀祥僧號妖怪不一內寢相殿柱繞節生花
其莖四十有六霍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妖花
非佳事也

杜生梧枝
杜生槐枝
寰宇記巴郡有梧柱大可十圍高二十餘丈乃公孫述
時樓柱所斫之處忽生枝而不朽
玉堂閒話長安城有孫僅家宅居之數世堂室甚古其
堂前一柱忽生槐枝孫氏猶障閉之不欲人見數年後
漸漸滋茂以至柱身通體皆變壞其巔上衛秘藏不及
衣冠士庶之來觀者車馬填咽不久僅處廳廡居節制
人以爲應三槐之朕亦甚異也
稗化爲稻
桑化爲梧

吳志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晉永康元年壯武國有桑化爲栢而張華過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北原山下草木有鐵騎象

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

載記石勒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

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形父老及相者皆曰此

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中不可量也

又苻堅與苻融登城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

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也

何謝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堅入寇會稽王道子

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號及堅之見

草木狀神若有力焉 水經注八公山無樹木惟重阜

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

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爲俊

異焉多神僊祕法鴻寶之道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

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往衰之術未敢

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

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于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

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畿石皆陷人馬跡存

焉故山即以八公爲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唯

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牀帳如平生被服

纖毳羽扇裙帔巾壺榹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齊永

明十年所建也

花印紅迹

壺即紅色

青瑣記明皇時有獻牡丹者謂之楊家紅乃楊勉家花

也命力士將花上貴妃妃方對粧妃用手拈花時勺面

脂在手即印于花上帝見之問其故妃以狀對上詔于

儒森館栽來歲花開上有手印紅迹帝賞花驚異其事

乃名爲一捻紅後樂府中有一捻紅曲

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芸年

十七容貌絕世時文帝選良家子入宮靈芸別父母淚

下沾衣至升車就路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即如紅也及

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色云矣帝改靈芸名曰夜來妙

于鍼工雖處深帷重幄不用燈燭裁製立成非夜來縫

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

雙劍化龍

二鯉化鐵

晉書張華傳華佩干將莫邪劍所在雷煥子華持莫

邪經延平津忽躍出墮水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

章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晉南徼傳林邑奴文營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

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磨而說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
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研之石即兎解
龜生毛
兎生角
述異記商紂時大龜生毛兎生角兵甲將興之兆按龜毛兎
角物家有此說似謂世所必無者若
述異記所載則復有之斯亦奇甚矣
松變爲青牛
李化爲青牛
嵩高山記嵩嶽有大松樹咸百歲千歲其精變爲青牛
或爲伏龜採食其實得長生
有氏玄中記秦文公伐大梓樹不克夜有鬼問梓樹樹

已豈柰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綠繞樹豈不敗
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于秦王王依此言伐之中有
青牛逐之入澧水 列異傳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
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髮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
是置旄頭騎使先驅
牛化爲虎
羊化爲狼
述異記周幽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洛南有避狼城
云 幽王時群羊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
村是其處也
牛言
犬言
晉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
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 按京房易數曰牛
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
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
秦昭時牡馬生子
漢哀時牡馬生駒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
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
東侵諸侯至于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
功而還行忘善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彊得

天下而還自滅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
姓者至于始皇梁呂不韋子
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群
飲食太守以聞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也
猫犬作人言
乘馬作人語
北夢瑣言唐左威衛將軍李公逢美于閤宮中仁人也自言
北司馬供奉官騎衫紗事無秉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
使靡習三間屋書僮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貼黃指
揮公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
發狂手足舞蹈家人咸訝俄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單

容改常也頭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然自笑且與猫犬之言遇邵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州罷軍收降與元因徙于劒南依王先主優待甚與以青城山丁別墅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李玄旭孟也于時詵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官忠佞好惡皆聞此傳偶未得見仰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　先是路巖相成都移渚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蕭萩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嗣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憑之乎石言于晉殆類此也

狗生角

漢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

二帝四年有鷄生角角尋墮落

豕生兩頭　豕生四足

豕生八足　牛生六足

晉書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閭閻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永不遂也

又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

舊唐書京師人家豕生兩首四足有司欲奏賢參曰此

爲豕禍安可上聞命棄之

又時郊牛生犢有六足者太僕卿周皓白宰相請奏李

泌戲荅以遣之

魯定時雉鼠食郊牛

魯哀初雉鼠食郊牛

春秋定公十五年正月雉鼠食郊牛牛死

又哀公元年正月雉鼠食郊牛　按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　又成公七年正月雉鼠食郊牛角

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雉鼠齧郊牛角

鼠舞

鼠采

魏書五行志曰帝元凱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于雷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腸祠鼠舞不休一日一夜死　按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又成帝建始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家栢及倫樹上爲巢桐栢尤多巢中無子皆有乾鼠天數十　按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

兩足獸

四角獸

晉書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

又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

斡幹中雌鷄化爲雄
府史家雌鷄化爲雄
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斡幹中雌鷄化爲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
又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鷄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
雀生烏　雀生鸇
燕生鷹　燕生爵
法苑珠林帝辛之時有雀生烏在城之隅太史占曰以小生大國家必昌帝辛驕暴不修善政殷國遂亡
百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

宋景文公筆記宋隱同象
周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鸇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鋸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殺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
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鳥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

白黑烏鬬
蒼白鷙出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鬬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鬬于國時有吳楚之反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鷙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蔓養口步廣周之狄泉即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內蛇與外蛇鬬鄭南門中內蛇死外蛇入中廐閤考文廟下
左傳魯莊公時有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按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近蛇孽也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兄昭公代立後厲公出奔昭公復入死弟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僞子儀此外蛇殺內蛇之象也
漢書五行志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子事
鯉鑽土飛出
鯉穿地而生
載記劉聰時河東大鯉惟不食黍豆薪掌率部人收而

埋之哭聲聞十餘里後乃銷土飛出復食黍豆

又石勒時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蝗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

魚見武庫上

雉雊武庫中

魏志嘉平四年夏五月魚二見於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于淵而亢于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遂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

晉書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果有死蛇

晉太康中二鯉集武庫屋上干寶以爲武

旨書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炊飯化螺

炊黍變血

晉書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時人以爲族滅之應　又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瓘又裴楷家炊黍在鼎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卒

蠶蛾哭人

靈徵志　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哭人厓殘者一百一十餘人亦者二十二人

梁武帝紀太清二年九月益州市有飛蟲蔽群蟲人亦

燕尾謡

黃爵謡

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欲燕承矢其後帝爲微行出遊當與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　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言將

黃爵也後遂立爲后　劉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其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欲燕啄矢者也

又成帝時謡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爲人所捷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爵巢其顛也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庚部上

附寶感大電二十四月而生黃帝于壽丘

慶都感赤龍十有四月而生帝堯于丹陵

帝王世紀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于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于壽丘

宋苻瑞志帝堯母曰慶都赤龍感之一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

握矩見大虹息感而生舜于姚墟

脩己見流星意感而生禹于石紐

帝王世紀脩紀氏女曰女志見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

又崇伯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謂修己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又吞神珠薏苡會坼而生禹于石紐

禹生石紐

禹生西羌

水經注石紐鄉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遍能藏三年不爲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

陸賈新語文王生于東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

禹禹逆生

后稷順生

論衡禹禹逆生閻母背而出

又曰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

渤母感狼星之精

棄母履大人之迹

金樓子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龍而成

宋苻瑞志高辛氏之世妃曰姜源劾祭郊禖見大人迹履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己遂有娠而生男以爲不祥棄之姨巷牛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收養長爲堯稷官有功于民

川澤納雲乃收震雹石之曰薏苡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

文崇伯鯀娶有莘氏女謂之女志是謂修己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又吞神珠薏苡會坼而生禹于石紐

得于空桑

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令烋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

又林間錄樹提伽生于火中伊尹生于空桑

春秋孔演圖孔子母徵在遊大家之陂睡夢黑帝使請與己交語曰女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中

寤產

左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注氏謂寤而難公是也而起之史記云寤生生之時其母姜氏因產子之難是也此當爲難生故武公及姜氏皆惡之）

寤乳

載記壽閭之在孕毋胡掖氏因寤而產于被中

虎乳子文

見乳秦氏

左傳初若敖娶于邓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邓淫于邓子之女生子文（杜注邓夫人使棄諸夢澤中虎乳

之）

邓子曰見之淫而無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故莵故命之曰鬬穀於莵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水經注泚水西有孝子墓河南泰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歿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哀義者氏爲泣涕悲不自勝于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

狼乳

猪噬

漢書張騫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

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襁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

論衡北夷槀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牢中欲使馬踏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長大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爲聚東明得渡魚鱉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

盧維喬命同日生

考伯與武帝同日生

漢書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

北史宇文孝伯生與武帝同日

子大之生母見一疋練文伯之生父見一木杖

論衡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

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

又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以夜半時道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

廣漢太守

羊叔子記前身

劉二侯記三生

晉書羊祜字叔子年五歲時命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指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白之李氏悲泣曰吾兒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

北夢瑣言唐大和中宋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志不忍時王人賀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為謂曰子可為我草表能立構或歸以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為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磽确之地必為緩轡有觸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廣傷馬蹄也

六月六日生

五月五日生

唐以為五月其所生則宜養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

話胡盧生也　孝子傳記邁五月五日生其母棄之村

人紀善文養之年六歲本父母云汝是我兒邁涕泣備

所得轍上母　宋書王鎮惡祖父猛為苻堅幷州刺史鎮惡猛縣也以五月五日生家人因俗忌欲出令藏隱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　北齊書南陽王綽以五月五日辰時生彊梁無度後為韓長鸞令親信誣謀反被殺經四百餘日大敛形色毛髮皆如生俗曰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故也　酉陽雜俎唐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時生有異雀數頭身形甚小五色畢備集于樹鼓翼齊鳴其聲清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高州還而占之曰此兒

必文藻煥爛聲名播于天下崔形既小祿位始不高矣

陝西志唐肅宗時張嘉字伯達以五月五日生名五

郎少好儒術以節義自負

赤龍御圖

玄龜負書

尚書中候武王觀于河沉壁禮畢且退至于日昧榮光

幷塞河青雲浮洛赤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

又堯率羣臣東沉壁于洛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玄龜

負書出赤文成字

洛出寶書

洛見鯉文

沈約宋書玄龜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川泉則洛出

寶書

河圖赤光遊于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

也

河洛鳳集

易乾鑿度帝王始興河洛龍見察其黑首者人正白者

地正赤者天正

沈約宋書黃帝齋于中宮坐于玄扈洛水之上有鳳皇

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其雄自歌其雌自舞

黃龍神靈之精

青龍大辰之精

瑞應圖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

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漁則

應和氣而遊于池沼

魏繆襲青龍賦蓋青龍者大辰之精木官之瑞　又瑞

應圖青龍者大辰之精木官之瑞　又瑞

位不肖斥退則見

赤龍御圖

玄龜負書

尚書中候武王觀于河沉壁禮畢且退至于日昧榮光

幷塞河青雲浮洛赤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

又堯率羣臣東沉壁于洛退候至于下稷赤光起玄龜

負書出赤文成字

洛出寶書

洛見鯉文

沈約宋書玄龜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川泉則洛出

寶書

河圖赤光遊于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

也

屈軼指佞

楚莆殺蜮

博物志黃帝時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于庭佞人入

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　論衡太平之時屈軼

生于庭之末指草之狀主指佞人　唐書云惟袁與薛

人中屈軼

說文莆瑞草也堯時生于庖廚扇暑而涼　宋志莆

莆一名倚扇狀如蓬大枝葉小根根如絲轉而成風殺

蜚堯時生於厨　春秋潛潭巴曰君和則蓂於庖厨
瑞應圖一名倚蓂倚扇蓂實閤舜時生於厨
赤烏銜穀
赤爵銜書
宋符瑞志武王伐紂渡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燔
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
論衡曰魚水精白殷色也烏孝烏赤周之應氣也先得
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已移于周矣
竹書紀年赤爵銜書及豐置于昌戶
呂后望氣得沛公
亞父望氣知沛公

漢書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
祖性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高祖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楚漢春秋項王在鴻門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
天五色相繆或似龍或似雲非人臣之相可誅之漢高
祖會項羽范增目羽羽不應樊噲杖盾撞入入食豕肩
羽壯之
鳳凰下郡國
郡國送荅麟
郊祀志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正月鳳皇集役禡于所集
處得玉寶起步壽宮迎下詔赦天下後聞歲鳳皃神爵
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共冬鳳皇集上林迺作鳳皇殿
以答嘉瑞明年正月復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
宣帝時鳳皇下郡國凡五十餘所
載記石季龍時郡國前後送荅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
司農張昌柱調之以駕芝蓋刻于充庭之乘
靜止學宮
荅拔槐間
桌靚記王阜爲東泉令荅麟集止學宮皁使椽沙畺爲
張雅樂擊荅烏舉足乖翼庶蹈而舞止縣庭階十餘日
乃去

決疑注辛緤字公文治春秋讖緯隱居華陰充武徼不
至有大烏高五尺雞頭燕頷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
青棲緤槐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百寮咸以
爲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鳳皆有五多赤色者最多
青色者德多黃色者祿多紫色者爵多白色者鵠
今此鳥多青乃爲非鳳也七善其言王公間之咸遜位
避緤不起
天馬
神馬
漢書天子發蒼梁
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

甘泉宮九莖夜光芝

華陽洞五種夜光芝

漢舊儀元封二年甘泉宮產芝有九莖金色六葉朱實夜有光乃作芝之歌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銅池承露

真誥羅江入霍有洞臺中有五色隱芝華陽洞亦有五

骈志 卷二三

漢武帝紀帝至于中岳嵩高御史乘閤在前數有芝生中岳

似草而非也大如豆形紫華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

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計得食四十七枚壽萬

年 按木草青芝之曰玉芝黑芝之曰玄芝紫芝曰木芝 抱朴子赤者如

珊瑚白者如鹿角黑者如漆石者如桑耳黃者如紫

金面背光明圓徹如盤茎也晦夜去之二三百步便望

見其光矣

神光與于殿柱

神光滿于壇上

郡紀漢宣帝元鳳二年上林

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廟日行四

鵠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有五色集殿前

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與于殿柳有鳥如白鵠前恭後青

神爵馬或交馬即生駿馬俗種之曰渥池駒日行五百

里

梁武帝紀永熙五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賜孝弟

力田爵一級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

履行忽聞異香三隨風至夕將行事奏樂迎神聖有神

光圓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滅

年高

北史曰皇十三年帝幸雲山有神鹿見又后啓母石翌日觀

之曰玉芝黑芝之曰玄芝紫芝曰木芝 抱朴子赤者如

珊瑚白者如鹿角黑者如漆石者如桑耳黃者如紫金

面背光明圓徹如盤茎也晦夜去之二三百步便望

見其光矣

上林僵柳自起

神光滿于壇上

郡紀漢宣帝元鳳二年上林有柳自起僵自起

晉志康帝初爲吳王成帝咸和六年五月曲阿有僵樹
倒池六載是月忽復起生九年吳雄家桃榆復生　又
孝武帝四歲時哀帝興寧三年西吕縣脩明家僵梁復
生
柳莨成文
大木善文
漢書上林傳揭復起生枝葉蟠結其葉成文曰公孫病
已立
稽神錄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改滁州營于壺關
伐木爲柵破一大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城石進
思安表上之其詞臣皆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寶

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覩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
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爲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
此地者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于傍則丙字也後四
年外圍以十貫之印宛宛中宁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
姓起幷州如鴻之言

泰山石立
弧山石立
漢書陸弘傳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侧匈
有數千人聲民覺之起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
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
旁涕弘推泰秋之意以爲石柝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

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偃柝
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姑社不復
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
即說曰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雄差天下
他間擇天下賢人禪以帝位孟竟以秩言昧
又東平煬王雲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
狀又弧山石轉立雲及石竭自立之石所祭治石象弧山
立石東倍草幷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
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忌諱下有司進王后
幽下獄殺治

夢天謂己道成是我子
閻空中言唐公是天子
南史泰軍望氣王蕭摩天謂己當興成是我第十九子我
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二百五帝以降受命之次
至帝爲十九也
舊唐書高祖爲太原留守鎮晉陽宮時武士彠朝管于
街內獨行聞空中有言門下有天子
神人呼太宗我入室侍天子
玉像呼睿宗爲天子
開元天寶遺事睿宗爲相夜夢一門見神人長數丈素衣
冠呼太宗曰我當令汝作天子太宗再拜忽不見
又睿宗初生舍涼殿則天乃于殿內造佛氏有王像焉

及長問視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為天子
陷陽居潘弘禮賀稱萬乘
四天男服天網識為女主
居潘陷陽帝居潘名乙弟弘豐相已弘豐施而貧口
大王骨法非常必為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得陽帝即
位名天下道術人盥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
中漸亂玄象屢內懷憂恐常問弘禮曰卿許相朕其
吉已矣且占相道術朕頗具知卿史相朕今當何如弘
禮逡巡不敢荅帝迫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筆當死弘禮
曰臣本觀相書見凡人之相有類于陛下者不得善終臣
竊不勝愚戇伏知死罪不回耳

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耳
帝大悅在藩常從容問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
方能興明天大雪口履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
大驚上曰我元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
警者即于殿近得水以進逐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硯將
飲硯凍中水凝為冰矣

高祖令墾之深二寸餘其迹念明乃止
西陽雜俎唐宗為冀王時寢齋壁上蝸迹成天字懼遽
掃之經數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鑄黃金為蝸形分置于
釋道像前
氣成樓閣
水變芳醪
舊唐書唐宗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壽百姓遮道獻牛酒
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旌閣之狀議者以為天子之
氣
唐宣宗在藩時常從容問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
方能興明天大雪口履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
大驚上曰我元王也不悟至此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
警者即于殿近得水以進逐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硯將
飲硯凍中水凝為冰矣
皆曾者神所立
像成者奉為主
左傳仍叔之子無家適有寵于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
于桑山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若使主社稷乃徧以璧
祓之既乃與之璧望而祈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雖敢違之既乃與
巴姬命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入拜康王跨之
籲王附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

厭紐

魏書佥朱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胡及成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　又榮既有異圖遂鑄佥爲巳像數四不成

野人與塊

蜀王報土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過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華陽國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妬妻而淫其弟葬漢之地因獵谷中與泰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金一笥遺惠王王大喜曰非不能盡不事此耳裕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復全送還之乃啁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

董卓名識

曹丕名識

英雄記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

吳錄初魏文帝即位孫權常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誰卿以爲何如羣臣未對闔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姓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

論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于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鬬倒之者勝

次擲得雉

三擲盡盧

晉書劉毅傳東府聚樗蒲大擲餘幷黑犢以還惟劉裕與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曰非不能盡不事此耳裕因接五木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轉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曰亦知公不能以此兄借

載記苻堅垂子寶因謁橋蒲大擲寶之曰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橋蒲皆得雉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

董卓名識

曹丕名識

英雄記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

吳錄初魏文帝即位孫權常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誰卿以爲何如羣臣未對闔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姓字言之不十爲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

探扎得符

鑄銅成像見上

後漢書赤眉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劉盆子

與兄茂及前西安侯劉孝綽爲近屬與宗等議曰聞古
天子將兵柄上將軍乃書札爲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
札置笥中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請三老從事
皆大會陛下列坐益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益子
最幼後探得符
薛瑒聞鞞鐸音
山中聞傳漏響
武紀后勤方力耕每聞鞞鐸之聲輒以告其母母曰作
汝耳鳴非不祥也
南史齊世祖遊鵲陽山有白雀來集開山中有清聲
傳滿響

江陵九十九洲
石二十四灘
梁本紀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
天子桓玄之爲荆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
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爲宜都王在
藩一洲自立伐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兇之禍此洲還沒
太清末枝江陽之閻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
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陳本紀武帝發南康贛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
旅以爲難帝之發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
階號費得十二之期

後漢書公孫述欲篡夔有人語之曰八子系十二爲
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
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燿述以爲
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爲
天子號成家
晉紀羅恒解思明等勸李毅稱西將軍益州牧成都
王穎潛子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矗及張烈等
勸穎自立矗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就與百世諸侯
尚爲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就與百世諸侯
晉日朝聞道夕死可矣任重而道遠人去家

司矣頃之伯玉終背之思明曰君纂當門豪貴者
尋求不能得後遂用之爲北伯玉卒敗亡　又梁武帝
以九錫之由是愈忌之文伯曰昔二日半宿文伯視之
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殺之一日半宿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
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月乎文伯乃下火而殺之重衣
以覆之有頃流汗于此
高祖思伯人
任昉思彭亡
史記高祖從平城還

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嚙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輩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汚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柏人縣名屬於趙國）要之置廁（廁行清也）要之置廁（廁行清也）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

於人也不宿而去

後漢書公孫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岑彭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匐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　范曄論曰昔高祖忌相人之名遣之以全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豈幾慮自有明惑將期數使之然乎

兔死犬城

豆入半口

典略雕圃字白兔既殺楊醜電屯射犬時有巫誡圃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圃不從遂戰死

脩唐書實建德爲秦王所破中槍竄於牛口渚專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先是竄中有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

周舒釋當塗之讖

譙周腐杜瓊之言

蜀志時人有問春秋讖於周舒曰代漢者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學者私傳其語又譙周問于杜瓊曰昔周衰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閥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象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慿鄂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

言曹始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曹亦衆言屬曹亦言作曹此始天意也

又譙周依杜瓊言乃簡約而長之曰春秋傳者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高帝名二子曰肥長曰友既立爲帝後皆免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增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于穆侯故自祈周深爱之無所與于內景耀五年宮中大言乃書杜曰衆而大斯之合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

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卒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岳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攘衣枉棹然後敢濟不爾風波驟發輒覆溺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覆不致水神怒覆婦諦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嗔咲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覆自彰

自解徐伯玄

自稱甄舒仲

自語孤竹君

晉書殷仲堪游于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名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吉終而没至是果臨州又鄙濕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甍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子舍西上甍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飲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

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焉

李冰厭聲責江神

文翁援劒擊江神

風俗通李冰爲蜀守時江神歲取二童女爲婦冰以其

恣及先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

白狗子爲庾氏凶徵

白額駒爲李氏休徵

晉書庾冰令郭璞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幷富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于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其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始白龍乎

北史涼武昭王李暠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必有國上之分家有騧黃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呂光末墩煌護軍馮翊等以昭王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昭王初難之會宋繇仕于業告歸言于昭王曰兄忘郭黁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

蒼梓化松

夢庭生梓

逸周書太姒夢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商閎間化爲松柏作棫

漢武故事衛子夫入宮歲餘不得見因涕泣請出上曰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

之有娠
叔孫夢豎牛
文帝夢鄧通
左傳初穆子去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
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于國氏生孟丙仲壬
夢天壓也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
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名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
伯奔齊饋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名女
名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名之不告而歸既立所
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
而從我矣名而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

漢書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
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疊以
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
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喜尊幸之日日
異[illegible]
夢負登天
夢扶上山
左傳晉景公之卒也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
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北史隋文帝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拔脚李盛扶

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王卻曰此夢大吉
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
二人扶特庭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其容色其年上崩
未幾崔彭亦卒
三馬食槽兆晉之興
射馬爲戲兆晉之亡
晉帝紀魏武察宣帝有雄豪志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
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
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又漢晉春秋氏池縣
大柳谷口夜激波湧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
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烏八

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
其詩也使盤去爲計以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
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換徹如玉
又恭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嘗令善射者射馬爲
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自殺之不祥帝亦悟甚悔之
十八公
十一祿
吳書初丁固爲尚書夢松樹生其股上謂人曰松字十
八公也後十八歲五其爲公乎卒如夢焉
南史梁吉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
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得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在已

九及除二郡心惡之
夢四刀爲益州
晉剪刀爲交州
晉書王濬字士治爲廣漢太守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
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
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
殺其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
夢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醴有人於石
世語爰宗爲郡守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醴有人於石
下得剪刀者衆咸異之主簿劉白昔長沙桓王嘗飲餞
孫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爲長沙事果應矣三刀
爲州今得交刀君亦當爲交州後果作交州　又北史

夢身生八翼
夢莊轉三匝
晉書陶侃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
唯一門不得入悶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
左腋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敏板曰以君長
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
北史陽休之在洛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
向西道南有一家極高大休之步登家頭見一銅柱跌
爲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

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
之尋寤意如在郡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
夢剪刀爲益州
夢剪刀爲交州
晉書王濬字士治爲廣漢太守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
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
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
殺其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
夢盜羊得陽城令
洛陽伽藍記建義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詠有百官
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楊元慎元慎曰卿
職羔大夫祝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爲諫議
大夫
又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
其後有功封城陽侯元慎解夢義出方途隨意皆情皆
有神驗　按元慎意深長善尸解夢孝昌年廣陵王

元淵初除徐州三司總衆十萬計勢榮夜夢著衰衣倚
柳樹而立以爲吉徵問于元慎曰三公之祥淵甚悅之
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
三公廣陵果爲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
歌自知當爲公
舒自知當爲公
列異傳華歆爲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
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蹔過良久一吏曰
籍當定柰何得住乃向歆拜相將入出拜行共語曰
當與幾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
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爲公

晉書魏舒嘗詣野王人妻夜産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
曰男也女也曰男舒曰男當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
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
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　裴松之云按晉陽秋說
魏舒少時嘗有事亦如之以爲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
由鳥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羊伏驅下
廣入府中
論衡曾有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驅下其後遷爲東
萊太守
又云羊子厥時廣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

蕉所得貉蟬
冠上集蟬蟬
南史江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嘗於蕉所得
貉蟬一具將歸以慈母母曰此汝休徵也可置待得侍
中貴之至忘其如母言
又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
時咸謂蟬珥之兆
岸側人言顧吳郡
瀆中兒呼蕭丹陽
南史顧琛景平中爲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
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幷著船云
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北岸于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
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
荅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
知爲尊微因誘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爲吳
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又齊宗室傳景明中沈攸之于荆州舉兵武帝時鎮江
州益城新吳侯蕭法先夜乘船忽聞空中有小兒呼蕭
丹陽來測何人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曰賊蕭當平
何事歲防語訖不復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
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
有作理身命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

尹謝口此狀徵往年益城空中言耳　又梁武帝
行次瓜斗淵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
呼曰商主大貴
李氏瑞龜
趙氏瑞蠶
北史趙一名曇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植一本抽三枝
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
登峯執唯福一人歷顯使相奕世榮貴樹婆娑異常四遠俱
又石晉朝趙奉公於家庭有桑葚輒者里
見有望氣者言其鄉里間人曰此家合有登峯輔者里
史曰無之然趙奉先得小兒相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

王氣方盛不在其子孫雨後中令由大原判官
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効也　孫允恭曰凡士之宦
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由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
而効之向者槐棗異常豈非王氣先集邪不然何榮茂
挺特枝盤之如是

晉侯使郤犨公見遠步高

周單子視下言徐

左傳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
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
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始必禍者
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

矣目以處德足以步目其心必典矣目憧不加從何以能久夫合諸
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虞存亡故周將無咎其君在會
步言視聽必皆無過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道足
高曰棄其德言棄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
德足以踐德口以成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愼偏
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再是以云後二年晉
人殺厲公

又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于戚視下言徐晉叔向曰
單子其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表有禆帶有結會朝之
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禆之中
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著之失則有闕今單
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
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
單成公卒

晉侯使郤犨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使公子黨送之
見楚君之隋知其不免
見令尹之儀知其不終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囊爲令尹圍朱方克之以
歸楚人以重賞募能弋得者郤犨如楚聘且涖盟楚
子使公子黨送之郤犨將更之令還受享而隋頭下
言徐子囊曰郤將更之不敬子產曰禁
國而隋教以爲已心將得乎君不免必由其子其爲
君也淫而不父倫聞之如是者必有子歲二十年爲世

子服所役

又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
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
對曰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
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
郤錡將事不敬孟獻知其必亡
成子受脹不敬劉子知其不反

左傳晉厲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
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隋棄君命也不亡
何爲十七年郤氏亡

又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
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若蔡
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
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悛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祖有執膰於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
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月成肅公卒

齊子以儆享知苦成之亡

穆子以僖登知孫子之亡

左傳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宴惠子相苦成叔
舉趾高心不固矣

生子知以賄死

既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傲萬福來
求今夫子傲取咎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

又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叔孫穆子相
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亦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
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穆子亡歸亦亡悛容穆子
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
子逐其君而外叛

受玉陛

執幣傲　受璽陋

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隋過歸告
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隋于受瑞先自棄也

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棄
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又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
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晉晉太后遣使迎高貴鄉公曹髦于元城而立之改元
曰正元天子受璽陛舉趾高景帝聞而憂之

莫敖舉趾高

曹髦堰趾高見上

左傳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
舉趾高心不固矣

生子知必破亡

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豺虎目而豕喙鷙肩而牛腹
豺貪狼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遂弗視　又揚食我
生杖向之母問之往及堂聞其聲豺狼
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或主揚汝向邑
也食采和向子

南史文元袁皇后初生元凶劭自詳視之使持白帝此
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俊按殺之文帝狠狠
至後殿戶外手撥幔柴之方止

野鳥入室主人將去

野獸入家主人將去

涉書買誼爲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誼舍止于坐
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
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
孟夏庚子日斜鵩集于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
止不驚復謬問之曰吾世祚云行嘉日來庶以爲
吉明年癸未吹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
晉書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
中郎張顯上疏諫曰諺云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
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
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 按論衡云楚王英宮樓未成
鹿走上堦其後果夢審貶公旦出鵲鴿來巢其後季氏
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昌邑王時黃鵠鳥集宮殿

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對曰黃鵠野鳥入宮
亡之徵也其後昌邑王竟亡虛奴今田充與公孫賀等
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充舍屋上充心惡之其後事學生
誅
宋意其示先主敗徵
王子年示符堅敗徵
神仙傳仙人李意其與人遷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
人先主欲伐吳遣人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
吉凶意其不荅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
二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捆地埋之便徑去先
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衆人乃
知意其盡行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晉書王嘉字子年時苻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門金
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
馳及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
告堅不寤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行嘉曰來庶成以爲
吉明年癸未收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
流星投亮營

晉陽秋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諸葛亮營
三國志 亮將卒 漢晉春秋云亮卒于
郭氏鴉
晉書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刺史先是華譚庾闡問衛
人氣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
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
曰虜兵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
於雍丘梁州士女若喪考妣百姓爲之立祠王敦
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服鳥
載齊婦
晉書趙王倫于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
西有棗衣小兒言是服鳥倫使錄小兒拜鳥閉置牢
宅明旦開視戶如故并失大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

爲妖焉
又初齊王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産吏
詰之婦人曰我截齋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
著布袍腹爲齋持服俄而冏誅　周嵩公護未誅之
前強練曾手持一大瓠到護第門外投而破之乃大言
曰瓠破子苦未幾而護誅
陸機始臨戎而牙旗折
桓玄始簒位而旂竿折
晉書陸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
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

又桓玄始簒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爺忿土木
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樹三辰
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秦眞人水鏡
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
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
是也
甘卓照鏡不見其頭
仲文照鏡不見其面
晉書甘卓性先寬和忽便彊寒徑還襄陽意氣驕傲衆
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
之其家金橋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橋將離是以

悲鳴主將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整卓轉更狐疑
諫敕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梁延固諫不納
襄陽太守周虓等密承王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
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與虓等襲卓于牀害之
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爲
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
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秦太尉樂知命年不久將盡
開胡王昆知陽翟往而不返
北史齊神武帝聰太常所奏樂法然泣曰樂淫厲而哀
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

末其言卒驗
又王令言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
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
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
項來有之令言遂獻於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
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
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于江都
李嗣眞觀樂于太清而知太子廢
裴知古奏樂于太廟而知中宗立
薛唐吾李嗣眞博學聰音律時章懷太子居春宮聞眞
嘗于太清觀奏樂謂道士劉棲輔嚴曰此曲何哀思不

之花也槩儀曰此太子所作寶慶槩也居數日太子
慶爲庶人
又悉知古善于音律長安中爲太樂丞神龍元年正月
養士兩京太廟知古與其事詢萬年令元行冲曰今石
皆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
衛州問爲唐知古又能聽婚夕環珮之聲知其夫妻終
始
潘安仁詩識
劉希夷詩識
晉青孫秀誣石崇潘岳爲亂初破收俱不相知崇已送
在市岳後至東門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
首同所歸乃金谷時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

其讖
唐新語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爲宮體
詩詞旨悲苦不爲時人所喜嘗弾琵琶爲白頭翁詠
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
此詩讖與石崇白首所歸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歎曰此句復似向
讖矣然死生有命豈復厭之後孫翌搜正集以希夷
姦人所殺或云之問害希夷
詩爲集中之冠非十名人所稱　或云之問集中　又
而以洛陽之篇爲

北夢瑣言唐乾寧中吕美與夔州時屬夏潦峽濱險
里俗云灔澦大如馬罷塘不可下子是行李輟棹而俟
水齊去焉有朝官李巖學士挈家自蜀沿流將之江陵
郡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隴西忽遽始爲
人之促名堅請舉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檝長揖而別州
將目送之際盤渦呀裂吸其舡而倒卓一家溺死初隴
西文賦中有企叙墜井賦至是識焉
每百除九
每百除六
南史梁武帝末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九謂爲九伯
竟而有侯景之亂及江陵將覆每百復除六文稱爲六
百

伯或者以爲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言歷數非人事也
亡秦者胡
彼石者陵
史記秦始皇巡行至上郡入燕人盧生奏入海還以
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
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載記石季龍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
初識言滅石者陵寻而石閔徙封閿陵公季龍惡之改
閿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　史臣曰夫從逆則
凶事符影響爲咎必應理若符璽世龍之殪晉人既窺

其酷永曾井閥之詠揭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蒼者胡象

蒼者胡色

古書董養傳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蒼色馬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悲鳴數日昔周時所盟會泉即此地也今有二蒼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謝靚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

南史胡藩傳廣固之役夜忽有烏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藩曰蒼黑者胡虜房色胡虜歸我

大吉之象明旦攻城陷之

知伊川將爲戎地

知晉室必爲胡矣

左傳昭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晉書五行志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胡坐及爲先太康末又以烏爲胡服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大遷於胡而天下以爲始頭帶身袴口胡

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

庚部下

淘井安金

枯井湧泉

御覽舜爲父母淘井取金銀安罐中與父母　類林舜耕歷山歲不熟舜鑊其母皆羅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歸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　異源賦舜罹于平陽中父認之乃拭其目以光明曾參行孝枯井湧泉　本草曾子見益母而感　淮南曾子攀柩車引輔者爲之上也

雙鯉輒出

雙鯉躍出

後漢書姜詩妻龐盛之女也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

晉書王祥繼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氷凍祥解衣將剖氷求之氷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

又王延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知而不獲杖之流血延辱泣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含之積

賜粟百石

賜米十斛

晉書劉殷至孝掘地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

風俗通楊範採樵進母忽于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米十斛賜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鍾期聞磬而悲

申喜聞歌而悲

呂覽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之擊磬之悲也荅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

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
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賜之則
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嗟曰悲
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
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
說乎哉

又周有申喜者亾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
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
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
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
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

感生則相惟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于中而
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搖臂呼子

聞歌識母

論衡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
到即以右手搖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
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搖臂以呼汝耳

又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閭問歌者爲誰果其母
童子持棗授蛆膾

老人詣門貨棗漿

晉喜顏含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廚家人盡心奉養

每日自營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履束帶醫人疏方應
須蚓蛆膾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
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投含戶開
視乃蛆膾也童子遂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膾藥成
嫂病即愈

南史陸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嘗遣存
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棗漿
時冬月日又遍慕求索無所忽有一老人詣門貨棗漿量
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老人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枕邊得藥

園中得藥

南史劉霽嘗所生母常病霽自祈禱夢見黃衣老
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決立可愈霽哲覺於枕間得
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齊前種葉似葛花

北史梁彥光七歲時父遇萬疾醫云斛五石可愈時求
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
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底異之以爲至
孝所感

冬中得瓜愈父病

冬月得瓜止母渴

李子傳焦華父遘常病甚冬中思瓜華蓼一人黃冠謂
曰我開子父病思瓜故遠以助葬拜受之及寤在手馨

香非常父食而病念
後魏書王薦母病萬渴思瓜時冬月薦至深廚俛泣仰
天而哭忽見蔵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摘歸以進母
渴遂止
母目即明
母目便開
南史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鱠底飯遺在
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
數升恒帶目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盡
夜泣淚目爲失明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北史周元明孝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
辭云 [illegible] 參 一四 三
以道館親喪與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次褒明悲號上訴
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
墓前栽松無犯
冀中清遠不萎
三書許孜親沒鎮宿墓所列植樹木亘五六里時有鹿
犯其松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
獸所殺置于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塚埋于隧
側猛獸即于孜前自縛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
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 又舊唐書褚無量
解職廬于墓側其所植松栢時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
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
有羣鹿馴狎不復侵害無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
南史齊宗室晉安王子懋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
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瓠盛水漬其
莖欲莖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
諸佛令華竟齊不萎七日齊畢華更鮮紅視瓠中稍有
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陶侃雙鶴
庾域雙鶴
晉書陶侃以母歿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
雙鶴冲天而去
梁書庾域母好鶴唳域在位嘗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
[illegible] 卷十四 二
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
雙鶴循翔廬側
雙鶴一旦下來
南史劉霽廬于墓側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又
庾域爲吳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紿事井口而域所
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嘗求一旦雙
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
烏即悲鳴
大亦悲號
北史紐因性至孝父母憲廬于墓側廬前生庶一株高
丈許因之合拱枝葉修茂冬夏恒青有烏棲上因聚聲

哭鳥即悲鳴
又翟普林廬墓又不衣縕絮唯著單綀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一鵲巢其廬前栢樹入廬馴狎無驚懼

燕衙土
燕培城
史記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壖爲宮上徵榮榮詣中尉郅都都不肯聽榮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墓上百姓憐之　又漢書王莽開哀帝母丁姬塚有燕數千銜土投其墓中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凉沮渠蒙遜弟中劉昞曰仲尼聞亦

何如人也昞曰聖人也羣曰卿知其外不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崑淵見仲尼及七十子遊于海中與魯人　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詭也具以狀告魯侯築城以俄而有寇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不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相謂莫入賢人鄉
相戒勿犯孝子鄉
魏志裴注任嘏字子棊博聞闇旒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旗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城邑輒先奔走嘏獨不去　北史華秋以孝聞後賊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賊相謂曰勿犯孝子鄰秋全甚衆

槐木再枝垛
荆樹重條茂
唐書長慶中虢州刺史蕭佑奏湖城縣永房鄉百姓閻都王代同居家內一槐木再枝葉

齊書地理志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均平惟當一株紫荆樹共議欲斫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木同株聞分斫所以憔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

荆樹慶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途爲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　又陸機詩三荆歎同株

李次孫乳生虎
元和姓纂乳流渥
後漢書李次孫南陽人本同縣李元公元公也元公無子次孫乳生虎元公養之如子及元公卒次孫行喪三年廬墓側有虎常隨次孫左右不離墓側鄉里異之

唐書元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言婚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在襁保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

子產治鄭蔡墓不生

子產遺祠雉栢列秀

梁冀別傳云子產治鄭蔡墓累石爲方墳墳東有廟並東水經注徑山上有子產墓不忘本際廟舊有一枯栢樹其座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際廟舊有一枯栢樹其座根故株之上多生雉栢列秀清清

擊鳩之鵠低頭不敢仰視

殺人之虎低頭狀如震慴

論衡傳書稱親公子之德仁惠下士衆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鵠擊鳩鳩走巡于公子案下鵠追擊殺于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鵠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鵠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

後漢童恢爲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兒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覩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癸辛雜志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使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帖耳就殺凡得象油

鄖原邑落無虎患

胡昭部落無寇暴

鄖原別傳曰鄖原到遊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

高士傳胡昭信行著于鄉黨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叔略昭常逕離以解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

相侯衆者

政致甘露

政致甘泉

東觀記沈豎字聖達爲零陵太守爲政愼刑重殺罪法詞訟初不歷獄嫌推不決一斷于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彰揚有智謀勇畧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北史房豹字中幹爲梁陵太守風教修理稱爲仁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寵歸後甘味復鹹

川流暴起

津令縮水

南史齊世祖爲廣興相嶺南精旱遭水阻淜商旅不通上部伍既至無雨而川流暴起遂得利涉

魏書爾朱兆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濵人夢神謂巳曰爾未家欲渡河用爾作灘渡津令爾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白言知水淺處往往表指而道焉忽失其所在

耿恭整衣拜井

乃洿朝服衔井

後漢書耿恭據疏勒城匈奴來攻恭途干城下擁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

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北史魏李渾除海州刺史會土人共圍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絶其路城內先有一池夏早涸竭渾乃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又齊平鑿爲悵州刺史魏將楊標來攻時先築之或枝伏未集素乏水泉永冠俯井而祝至日午門內有大井隨汲即湧鑒具卽帝位又世宗在民間嘗與南頡跌契飲酒至江陵有揚示敵人將士既晴非常勇氣自立

張嘉積柴自焚

載封積柴自焚

位陽先賢讀臨武張嘉爲平與令時天下大旱嘉躬

不應乃積柴自焚火既燃天應時澍感神潤雨後建張明府祠水旱未節則禱

水經注載封爲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伏永元十三年

微太常

鴟梟逃于絶漠

鴟梟不入城郭

拾遺記堯在位七年鴟梟逃于絶漠

水經注雩門南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浴沂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陳君立吉當參居此鴟梟不入城郭

松栢西靡

葭蔗南指

皇甫云漢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云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家上松柏皆西靡也

五代史補漢高祖爲河南節度使天福十一年天下大水太凡葭莩虛度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焉明帝遂即帝位又世宗在民間嘗與南頡跌契飲酒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因謂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著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未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

雖佯爲詬責而私心甚喜

誦經土開械脫

誦經枷鎖自脫

晉書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

北史河間邢摩納與盧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孫騰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閭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景裕之敗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

劉士湮誦經延毋笑

唐史士湮毋明氏寢疾年已五十永不解帶者相駐晬視此女人乃赤狸大重也逡巡與常分路而去常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南史劉靈字士湮毋明氏寢疾年已五十永不解帶者七旬誦觀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笑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

又庾黯妻父易遘疾黯妻至夕無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

誦經辭刑喝停刑

誦經臨刑刀折

南史王玄謨傳太武軍至玄謨夜遁敗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經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既

覺誦之千遍不輟忽傳呵停刑

北史高王時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夢所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流曰高王觀世音

持金剛經免虎噬

誦金剛經免刀刺

北夢瑣言蜀路白衙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忘其名唐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子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者相駐咫覷見此女人乃赤狸大重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又成都府廂都虞候自少年常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日行于村路胥奮刀一揮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修修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路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馬胥亦無所傷

蛤現菩薩形

蛙現羅漢像

杜陽編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而進中擘不破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蓮葉謂之菩薩上遂

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線覆之賜與善寺令致敬至
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又酉陽編隋煬帝晴晡
事稍同

藝苑雌黃大觀中吳興郁宗益剖鮮食中有珠現羅
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
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中憲副楊應誠與客傳玩之
欠不覺越階躍入水中承禱佛求之於烟波渺茫之中
一索而獲葉少蘊公袞皆有詩贊之

放龜得侯

放龜得渡

會稽後賢傳孔愉字敬康管至吳興縣除千亭見人籠
龜於路愉求買放之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及封此
亭侯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德
庶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

續搜神記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有一軍人於武昌市
見人賣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着
甕中養之日日白大近欲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水
中視其去後邾城遭石季龍反毛寶棄豫州既赴江莫
不沉溺于時所養龜人被鎧持刀亦同自投既入水中
變如壯一石上水栽至腰須臾浮出中流視之乃是先
所養白龜甲六七尺即送至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而
去中江猶迴首數顧焉又俱見晉書

八人求命

二人乞命

續搜神記宗洲宇叔林晉太元中爲清陽太守得十頭
龜付厨日辦日以二頭作臛其夜夢十丈夫皁衣褒褙
叩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
來謝

梁書南郡太守劉之亨嘗被二人姓李請之乞命未之
解也其明日有遺生鯉魚二頭者之亨曰夢中所感也
放之又夢來謝恩云當令孫君延算矣

羊因停跼跪拜

羊因請命跼伏

南史王固嘗聘魏因宴請殺一羊羊于固前跪
拜又宴見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
呪之遂一鱗不獲

南齊書王載字元吉諸生酤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
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錢備諸生而
畜其羊

出一僧作羊鳴

人一僧作羊鳴

續搜神記顧霈送客于昇平亭有道人在坐主當欲殺
羊羊繩斷便走來就道人道人不能救既行炙道人食
炙下喉便引之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針之破

獻紐

魏書佘朱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　又榮既有異圖遂鑄金爲己像數四不成

野人與塊

蜀王報土

左傳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華陽國志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

龜策傳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于泉陽漁者預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于宋元王曰我爲江使于河而魯縗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

車頻秦書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爲池養之六十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太卜佐高奏客龜言我歸江南不遇死于秦負於夢中自解曰龜二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

以夢撰占晉勝

以彗鬬占晉勝

左傳城濮之役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

鵡鳥之器投之于江中子胥因依潮來作濤激崩岸

又越王殺文種葬于國之西山葬一年伍子胥乘海上

宰山脇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應伍子

即世後軍不敢大夫極也

子孟孟動酒盡

元玠統孟缺酬

罗廻記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

臨江北岸立堰設有先亡者于良辰美景當飲宴倘或

江上今其側有浦名壇浦

北史高倾足守元廻與南人者過廻迓等終日

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勸酬但無語耳

游忘歸飲之際

有知席共飲等及丸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丸墓

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暗咸見丸在坐衣服

子房燒老父

子房拜小兒

漢書張良常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

所血墮其履足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

之老其老乃強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良

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

良期此良跪曰諾五日平明往父已先在怒

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來五日雞鳴往父又

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

良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

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

我已

真誥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幘

入天門揖金毋拜木公到復是隱言也時人莫知之唯

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

毋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玉毋

洛神形醜不欲圖形

忖留貌醜不欲圖容

三齊略記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竪柱始皇求

為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

十里左右莫動手工人滑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

遂去始皇轉馬鞭前脚始立後脚遂前僅得登岸畫者

溺死于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及及東趣

水經注石柱橋舊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

其神問忖留曰我貌狼醜卿喜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

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

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唯背以上立水

上後輒卓人關逐焚此橋魏武帝遂更修之橋三丈六

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河伯婦

山公恒　江神婦

史記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長老問民之所疾苦

長老曰皆爲河伯娶婦以故貧窮因至爲河伯娶婦時
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
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
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
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
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
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
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
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
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

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
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
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
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
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流血至地色
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
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
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按洪容齋氏曰此事
後漢書淩遲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
男女以爲人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

敢禁宋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
擾良民于是遂絕○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
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
女與神爲婚經至神祠勸酒酒不盡濆濆水竭聲以
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鬬於江岸傍有聞水還流
汗謂官屬曰吾閱大極當相助也南向腹中正白者我
緣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
健者因名水兒也

慎王祠

姑婦津

南史吳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慎王
甚著靈驗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因安牀幕爲神坐前
後二千石皆于路拜祠以乞福下牛充祭時薦惠休事神
謹遂得美遷肅惠明盛于聽事設榻延篤見有張弓挾
矢向之者旬日卒呂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轅于廳上
設八關齋戒而牛死棄廟側安人尋亦死世並云神爲
之渠也迨蕭琛到郡著履登聽事開室中有叱聲琛厲
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
于廟并禁牛祀亦竟無他

酉陽雜俎云姑婦津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
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于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
婦得如此吾無恨焉明光曰君何與水神善而欲輕我

吾宛何怂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託夢
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
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攘衣扛糈然後敢
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娠也婦
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諦之無
不皆自毀形容以塞蜜咲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
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自稱徐伯玄

自稱甄舒仲

白語孤竹君

晉書殷仲堪游于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向日問門前
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

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
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
又郗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徐無所言如此非一久
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屋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
者亡舍西上屋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飲葬畢遂夢
此人來謝

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逆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
君也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焉

李冰厭聲責江神

文翁拔劒擊江神

風俗通李冰爲蜀守時江神歲取二童女爲婦冰以其
女與神爲婚經至神祠勸神酒酒杯不恒漫漫冰厭聲以
貴之因忽不見

水經注蜀有迴復水江神嘗流殺人文翁爲守祠之勤
酒不盡拔劒擊之遂不爲害

孝經愈病

易經却鬼

南史有病邪者問顧歡歡曰家有何書荅曰唯有孝經
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
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荅曰善護惡正勝邪此病者

所以差也

北史權會夜出城東門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
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
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
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
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

阮瞻執無鬼論

阮修持無鬼辯

晉書阮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
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
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
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卿僕
便是鬼于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

又院修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
者有鬼修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著生時衣服若人死
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修曰
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
狄仁傑毀淫祠一千七百所
李德裕毀淫祠一千一十所
唐唐書狄仁傑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
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又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壯年得位貌于布政凡鴞俗
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閒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
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有

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閒弊風頓革屬郡祠
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
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
樂其政優詔嘉之
樂歲見怪
掘歲得鵝
酉陽雜俎工部員外張周封當築墻于太歲上一夕盡
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率莊客指揮復築之高末數尺
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數斗悉踴入地蒼墻匀
若鑿子無一粒重者蟲墻之半如界爲因謂巫醉地謝
之亦無他

廣異記上元末復有李氏家不信方位所忌嘗於大歲上
相傳云得太歲者輾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輾九十餘
忽然騰上田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略盡惟
小薊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滅盡夜中令奴悉作鬼
裝束拟小薊便縛之唯此子得存其後襲封薊公又
竇縣有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嘗於大歲上
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坑肉隨填而
出豐惟棄之經宿肉長寒於庭兄弟奴婢數日內悉卒
鬼良正掘太歲
董表儀掘太歲
廣異記鬼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大歲地掘後忽
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
後車馬甚衆來至肉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聾報
之太歲曰彼正榮華無禁之何暨明失所在
傳載董表儀家住河沙塘東嘗欲撤屋掘上陰陽人云
太歲居北方不可與工既而掘深二尺許得肉塊漫漫
然蠢惡之投諸河亦無祸
歲輸磚數千

歲上梓十枚

玄中記玉門之西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國人歲歲出石磴數千輸廟中名曰靈寶磴紹靈開從春雷出磴日減至秋而盡

華陽國志梓潼縣郡治有五婦山故蜀五丁士所搜蜕

前山處也有善板祠一日惡子民歲上雷梓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

以刀開心

以鑒開心

異苑鄭玄師馬融三載無開融謂還玄過枇杷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胷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卽返淺

洞精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東矣

舊唐書尹知章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鑒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悟通諸經精義尤明易及莊老玄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其有貧賤者知章盡其家財以衣食之 又北夢瑣言唐劉蕡先婚李氏生一子卽劉贊也柏國處後贊且孤幼性甚魯鈍教其讀書終不計悟其舅卽李殿衛侍郎也以劉氏之子不可無後常加怒笞人引路狀免驛馳遠路復患痞疾行邁之次難求醫藥忽有

以實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立仁者冤合族
誅廟神爲其分疏奏于兵神無人作奏璟爲草之既奏
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
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
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
南史蕭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
交飲至一斛每酣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
從後爲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
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遥禱請救是日
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
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

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傳衛上偶皆泥濕如汗者是
月猷大破苟兒
又曹景宗傳先是旱甚詔祈諸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
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
忽有雲如縷條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
詔追停于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鍾
離詔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
之力也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睹
焉
穆之出陌壞
孝嗣移於崩

南史劉穆之開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遇與信會直視
不言者久之反室壞
又徐孝嗣初在學府晝臥齋北壁下夢雨童子遽云移
公牀孝嗣驚起開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歷牀
劉聰作遮須王
韓翁爲開羅王
載記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
于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復返于不周
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宅甚壯麗號曰蒙珠離
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
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畧

盡但可永明壹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
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帥國引約入宮與
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
後來年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于機上俄
而蘇使左右撥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
尼渠帥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
也勉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
玉并葬焉　志林云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
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見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
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北史韓翁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思禮殊厚無何其隣

母兒舍門下儀衛甚盛有問王者母與而問之其中人
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馬忽然走至舍家曰我
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問羅王爺子弟欲拔之爺止之
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　酉陽雜俎大寧
坊力者張幹劉右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
閻羅王

蔣濟子轉泰山錄事

沈僧昭爲泰山錄事

列異傳蔣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兒爲泰山
伍伯怯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龕士孫阿見召爲
泰山令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明日暮復夢

云新君明日中當發願重啟侯何情不一試驗之濟
于是乃見孫阿具爲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
北蒙瑣言唐僖宗朝翰林基待詔滑生能基品甚高少
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滑基請饒一路滑
生基思甚遲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
介意仍于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
黃冠犯闕僖皇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
州路入辨裂挈家次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基客天帝
命我取公著基請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熙泣愈然
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顏回卜商爲地下修文郎又
李長吉爲帝召撰樂府豈斯類也所言天帝者非北極

天皇大帝也按真誥又非北方玄天黑帝道君此鬼都
北帝以號鬼帝世人有功德者地官得以辟諸四嶽公
之流是也召某之命乃酆宮帝君乎
楊鑣與大姑作偶
光澤與太山作兒
北夢瑣言唐楊鑣牧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巡侵游外
蘇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
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
後人語訛作姑妳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
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鑣與于此行鑣悅
大姑容偶有言謔浪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

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爲楊郎邂逅詞云家姊多幸蒙
楊郎枕頓便希回撓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鶯怪乃
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輾慕君子而楊郎
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于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
懇布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
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
又晉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
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人作第三兒得否自
是歸家精神恍忽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
龍禍老桑
狸誤老表

龍絡出必過屋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賢亦當深
誤老表狸不從途詣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于是論
及文章辭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賈百氏包十
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數口明公當尊賢容衆
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畢子兼愛其若是邪言卒
便退華乃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
甲蘭錡當是疑僕邪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
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使人防禦甚嚴
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所照者衆百
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
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

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錢一尺
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然以照之蒼生乃是
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千年不復可得

撥糞是金

遺糞皆銀

湘中記云長沙西南有金牛巖漢武時有一田父拿赤
牛告漁人欲渡江漁人云船小豈勝得牛田父曰但相
容不重君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又
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污船以棹撥糞棄水欲盡方
覺是金尚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穴隨而掘之莫
能及也今掘處猶存

酉陽雜俎演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
呵詈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
父尋至山惟見牛跡遺糞皆爲銀明年世祖封禪
五羊負穀

五羊銜穀

南部新書曰吳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
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祥
故廣南謂之五羊城 與番禺雜記同

廣州記六國時廣州爲楚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至其
所數良久乃隱家人共見極驚駭太宗聽覽編云文靜
醉中渴甚要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靜視其
體尚猶濕也

馬見

唐玄宗臨潞州景龍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府假寐夢白鶴翺翔士宋大雅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案又徵聘嗟至洛陽令崔日知宅崔設饌未就明皇因寢忽有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盡怒不見上覺曰饑甚欲啖聖之驗也

長弘之血化爲碧

淮俗之血凝爲草

莊子長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又台州志

王臭婦爲元兵所劫至嵊縣清風岭投崖死血漬石間天且陰即墳起如始甘　永新志

趙氏夜元兵併其子殺之血漬禮殿間八碑上

淳安人如初

化理志未央縣東北二里許有墓境室故處有夫餘嶺地

青色皆殺未嘗是歸淮陰血漬而然

化大蛇

化巨龜

江夏黃氏化龍入深淵

丹陽宣氏化龍入桌潭

後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龍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暮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晉書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龍水其中龍入於戲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龍入於戲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龍入於戲堂上作大坎實

靳尚作一大蟒
鄀后謫爲大蟒
攝山記楚大夫靳尚以讒殺屈原爲天所遣化二六蟒
穴在山後人爲之立廟
梁武懺序鄀氏梁武帝后也崩數月帝居寢殿聞外騷
妄聲覩之乃見一蟒盤踞上殿瞰睛呀口向帝帝驚駭
遽起曰宮殿嚴禁非爾類所生之處豈妖孽欲崇朕耶
蛇人語曰蟒前身鄀氏也支以生在嫉妬損物害人死以
是罪謫爲蟒耳

辛部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人所以有姓
人所以有氏
白虎通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紀遠禽獸
所以別婚姻也故紀世別類使生相愛疾相哀同姓不
得相娶所以重人倫也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
也詩曰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
以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合五常而生正
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生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

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
又人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下伎力或氏其官或
氏其爵謚其氏即可知矣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
字者何所以別諸族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王者之
子稱王王者之孫稱王係諸族之子稱公子公子之
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　刑德放曰
堯之命羲稷契賜姓于姬舉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
達刑禹姓姒祖昌意以養茂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
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　案潛夫論曰堯
賜契姓姬禹姓姒氏曰有夏伯夷爲姜氏曰有呂下
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微末因是

以爲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或氏於
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穆
成宣戴柏所謂謚也魯吳楚蔡晉燕趙所謂邑也王
氏庾氏王孫公孫所謂字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
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
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西郭所謂居也三鳥五鹿
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皆出是爵而不可勝紀
也

楚狂接輿姓陸

東方曼倩姓金

高士傳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爲食楚昭
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
論衡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
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有度世之人此又虛也

柬之先爲睞

棘之後爲蒙

晉書柬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睞廣之後也王莽末
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睞之足
改姓焉

又聚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仇以爲

慕容因冠而氏

禿髮因被而氏

戴記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褕跋見而好之乃效髮髻冠
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
又初壽閭之存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

以鐵爲氏

被爲禿髮因而氏焉

以石爲名

戴記赫連勃勃下書曰帝王者繫天爲子是爲徵祥實
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卓無窮大
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
氏庶脉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代人

晉書桓豁聞苻堅國中有篇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

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

申繻命名對

孫休命名詔

左傳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
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
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類以名
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
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牲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
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紀以器幣則廢
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隱疾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
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

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吳錄載孫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爲作字取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聲字伯明者也孤嘗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已爲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爲最不謙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覃覃音如湖水潭潩之潭字茜茜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寘寘音如兕觥之觥字弈弈音如玄爾酋之酋次子名相同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慈慈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發發音如有所撥持之撥此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遏其普告天下使咸聞知　裴松之以爲俾稱名以制義表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以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詰於前修垂嗤驗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

孟子父名

孟子母名

孟氏譜曰孟子之父激公宜毋仉氏或云李氏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云

漢高父名

漢高母名

符瑞志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之母媼赤烏若龍感已而生執嘉是爲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爲昭靈后昭靈后游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玉英丞此者王昭也孤嘗哂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已爲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爲最不謙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覃覃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歟禹時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媼之爲意義皆同至引讖記好奇騁博增爲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之說益無取焉寧有劉媼本姓實存史遷首不載歟而

言斷可知也

顧元歎之名爲蔡邕所與桓元子之名因溫嶠所稱

江表傳顧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同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　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爲蔡雍之所歎因以爲字

爲

晉書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葬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開其棺哭曰與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

賜改其名

舊唐書路嗣恭始名劒客歷仕郡縣有能名後援神烏令績上上爲天下最玄宗以其能嗣前恭賜改其名

唐書李正巳反將斷江淮路德宗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也

賜復名萬福

商臣巫賢

舜臣巫賢

尚書君奭篇云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巫咸

韓詩外傳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貪臣聞之魚鱉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皮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才有七日不動半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兩曾子

兩子思

秦策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也頃之一人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 史記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經故授之業 按西京雜記曾子與子夏子貢俱學於孔子子貢有駿馬北曾參矣

闕里志孔伋字子思遠事孔子而受業於曾子蓋顏子孳卒聖道傳於曾子曾子傳於子思子思傳於孟子其學獨得其宗子思嘗著書四十九篇

左傳鄭駟秦而侈大夫也而嘗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壁子國參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齊王猛服東郭書謂如驂之靳
秦王猛遇苻永固謂若文之尚
左傳齊侯伐晉夷儀澈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
曰此役也不以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入於雷
下東郭書讓登車彌從之曰子讓而右我讓而右使登
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
敛甲曰襄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之如驂之靳
杜注驂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以從書
如驂馬之隨驂也傳言齊和弱以能克
載記苻堅字永固常從容謂王猛曰卿夙夜匪懈愛動
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　又南史王猛
歸欵隋文帝太悅謂辛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
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

鄭行人子羽
衛行人子羽
左傳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子羽揮字也程鄭問焉曰敢問降
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
問焉

又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
子羽子羽衛大夫　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若不如且也
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
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
而況大國乎

為買料子玉
冲由見子玉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
人子玉復治兵於蔿今甘肅故蔿地　終日而畢鞭七
人貫三人耳闔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
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文傳政於子玉曰
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
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
過三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去又親起
子子玉親從

又齊陳瑾如楚瑾陳恒之兄子玉恒之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
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
終樂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
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

魏舒善謀
魏舒徐籌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
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徇為行五乘為三伍前有失之
斃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
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

而薄之大敗之 注傳言皆吳能用善謀
晉書司徒魏舒每有大事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
王良御簡子
王良代宣秉
左傳晉趙簡子與范氏中行氏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 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子良卽 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吹於牖下犀子免之吹不在寇
後漢書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建武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

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斯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大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若使無書 使無書卽偶司徒之使史勞苦卽是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
秦昭王時公孫述
漢哀帝時公孫述
韓非子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主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而主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善而止 是有三公孫弘矣
晉趙高爲丞相
漢趙高爲太守
史記秦二世三年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高欲

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
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
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
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爲也

水經注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漢河太守作
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責秉功
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
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秉適所劃冀乃書表自理
其略言高貴不尚節儉奢之夫而冀貧遺對研密失機
辨妄其性嫺世求顯偷窮銀艾鄙摩天官易誠負乘誠
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曝閒待高上之便西北

訟

漢高帝時貢禹

漢元帝時貢禹

漢書魏相述高帝時蕭何周昌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
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
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
永久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竊法之中詔者趙
堯舉春李舜舉夏兄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
四人各職一時

又貢禹以明經絜行著聞元帝徵爲諫大夫數虛已問
以政事

丑仁椎任安

秦密鷹任安

史記武帝名見衛將軍令人田仁任安二人前見品問
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椎埋剽攻亡軍門使士大夫樂
從職關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
官使百姓無怨心少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
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宜名天下其
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

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
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參寧丈之高而忽鶴仞之嵩樂
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奧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
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炯然有如皎日復何疑
哉誠知書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按益部耆舊雜記安漢人少有志節家富好施鄉黨以安所長宜日記人之善忘人之惡

漢成美王商之固守

若必美王商之厚黨

漢書成帝建始三年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
奔走相踩蹈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

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肖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廼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

孔安國承武帝詔作尚書傳

孔安國承武帝詔領東海郡

論語正義孔子十一世孫安國爲漢武帝博士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　漢書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益尚書滋多云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今名必論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槃龍附鳳者矣如

楊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

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恠子替玆不立祠

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

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

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

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稱有益於世著乎雖

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

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張良爲成信矣

張良爲右僕射

漢書張良問行歸漢王王以良爲成信矣

戴記永和五年石季龍僭即帝位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

孔安國承武帝詔作尚書傳

孔安國承安帝詔領東海郡

論語正義孔子十一世孫安國爲漢武帝博士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　漢書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益尚書滋多云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晉書孔安國孔安國孔倫子也以備業顯孝武時甚蒙

禮遇安帝時歷尚書左右僕射

張禹封安昌侯

張禹封安鄉侯

漢書張禹字子文宣帝甘露中詔備問禹詔書望之問

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以爲後代王商爲丞相封安

昌侯

後漢書張禹字伯達性篤厚節儉和帝時爲太傅安帝

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

西漢宋弘爲中常侍

東漢宋弘爲大司空

漢書長安孫寵游說顯名與息夫躬謀曰時無益有大
石自立聞邪臣託往事以爲太山石立而先帝龍興東
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而后
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
行於杼抒荊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
發國姦誅主僻取封侯之計也躬寵乃與中郎右師譚
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
後漢書宋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
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
水家人救得出因佯瘖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
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贍

漢李廣爲士夫所信
孫李廣爲士流所愛
漢書賈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
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忠誠信於士大夫也
北史李廣孫文宣時掌書記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担
率無私爲士流所愛
漢李陵遂降於虜
唐李陵見殺於蠻
漢書李陵軍既敗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
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

歐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今軍士持二升糒一斤冰
期至遮虜部者相持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
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
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注如淳曰半讀曰判或曰五升曰半師古曰半
判也）
唐書張柬之論姚州戍云置姚州後錄事參軍李陵爲
蠻所殺
宋賈臣密告張湯
朱買臣密害豫章
漢書朱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張湯爲小吏趨走
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

及買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
買臣見湯坐氷上弄爲禮謝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
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
梁高宗即位朱買臣密告豫章罰王棟及其二弟橋
穆世祖志也
兩子夏俱稱材能故謂欽爲盲子夏
兩耳庶俱爲將軍故謂惇爲盲夏侯
漢書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爲
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林能稱故衣冠謂欽爲
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誣乃爲小冠高廣財二
寸由是京師更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

魏略夏侯淵與夏侯惇俱爲將軍軍中號惇爲盲夏侯
惇惡之每照鏡恚怒輒樸鏡於地　魏志夏侯惇從征
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
右將軍王莽
新都侯王莽
漢書燕剌王旦賂遺蓋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等皆與交通謀爲逆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霍光與右
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　姓張晏曰
王莽天水
人也字
稚叔
又王莽字巨君永始元年封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
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

位愈尊節操愈謙散與賓客無所愛惜收
聘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稱之游者
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
不愧恩
立盆子爲帝
推盆子爲主
後漢書赤眉欲求劉氏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爲帝
北史侯朱世隆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元曄爲
主曄小名盆子問者皆以爲事類赤眉
隨衡不自驕尚
淺衡頗自驕貢

後漢書張衡少善屬文游于三輔因入京師觀大學遊
通五經貫六藝貌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
靜不好交接俗人
隋書張衡以滿邱之資因寵莫與爲比頗自驕貴　衡
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前太學受業研精覃思
爲同輩所推
漢李杜齊名
唐李杜齊名
後漢書先是李固兄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杜
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內數息朝野瞻望時有位數
月以地震免官者周衡左馆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

嘗自詣與李固抗論言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
及清河王前事起弟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
等交通請逮案罪而弟太后素知喬忠伉策免而已冀
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與
辭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於獄中妻子歸故
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收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
陳留樊志張聞之號泣行到洛陽乃著故　小積記爲友
門亭吏守衛尸旁志張竊恚積十二日部官從事執之
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因於是帶鉄鏁詣闕上書乞李
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送喬喪還家葬送行
服隱匿不仕　又李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

布土蕃務副三府曰臣聞孔子曰帝者論也今官作鄭
亂小人論難明於公行政化日損尺一封用不經御省
是帝欲不論平帝往往宴忘下有可建策者尚書都護
細戰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領護之時弘農五官掾杜撝伏闕以思禄發其姦與安
同日坐帝愈怒遂幷下於門北帝在濯龍池臨泰雲
等事霸言曰李膺范滂等欲為不軌共相標榜誹訕朝廷帝欲不誅矣何以厭衆心
慈不足加罪帝謂以為然而常侍欲
原之乃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霸皆收獄中後冀州刺
史買琮使行部過記到棄市刻石表之　又劉陶性簡亢
無朋交接唯以同郡潁陰陳寔為師友景晨朝乞見
綱紀頗弛陶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及遭黨事當考實

門生故吏為陶設計使逃匿陶曰吾年已七十死生
命也終不以此累人遂下獄考實於黃門北寺獄　杜安為人沈質少有局幹不好
後漢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共輔大儀每事輒先起兔歸
本部與有司同坐而名行相次其時人亦稱安杜焉
徵聞門天官未詳人杜南與郭伋齊名而自負文格
放達識者謂伋而有儀節山之朝說元和中詞人元稹
論李杜之優劣曰子謂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
總萃焉始起與之論詩之格歌和漫後詩人以

屈宋商周千餘年仲尼刪拾選擇取其干預教化之尤
者三百餘無所間隊人作而死者之能感然猶去風世
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淫民
謳歌頌訛賦曲度續歌之篇亦應時間作至漢武賦柏
梁而七言之體興燕子樂府之作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
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
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
兵亂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狀抑
揚寬裒悲離之作尤極於古磊落使才頗存宋齊之間
放蕩精清為高益吟寫性靈雕琢淫艷劉勰鍾嶸
又宋齊之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能者之文王出
而又流宋之流研練情切聲勢譜之為律詩自是
之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
實効尋柔則不追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
則骨格不存開散則識濃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
風騷下流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
徐庾之流藻鑒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使尼考跟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千歲苟以為能所不
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
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

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
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韵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
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駢棄凡近則李尚不能
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張玄清淨無欲

張玄清介高行

後漢書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
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選陳倉縣丞清
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
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
餘人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從吏白門

下責之時右扶風梁鴻見絃異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
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縢矣遂請上堂問難
極日

蜀志張紘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　江表傳曰玄清
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紘　按吳書曰紘見耕稼枕爰其
文爲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字紘
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
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
爲雄霸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談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
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紘既好
文學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
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張溫以車騎將軍出討

張溫以輔義中郎出使

後漢書中平二年秋七月三輔蝗左車騎將軍皇甫嵩
免八月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十一月
張溫破北宮伯玉于美陽

吳志張溫以輔義中郎將使蜀孫權謂溫曰卿不宜遠
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
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擧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
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誠無張老廷
尉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

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
忌溫至蜀諮問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
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
下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
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勃任旅力清澄江浒願與有
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竟事興煩使役乏少
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
未便耻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親蒙勞來恩詔輒加
以榮自慴悚恒若驚謹奉所奏圖書一封蜀甚貴其才

張綱埋車輪

張綱脩攻具

後漢書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按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清勤忠惠宜表異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便收其冠帶舉奏殘賊臧罪者顯明黜陟　八使名見順帝紀

宋書武帝北討慕容超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自長安反太山太山申宜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及至升諸樓以示之城內莫不失色　按綱修攻具成設飛橋縣梯木幔板屋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

吳嚴武以圖供知名

唐嚴武以門蔭策名

吳錄曰嚴武字子卿衛尉畯子也圖棋莫與爲雋郎挺之子也神氣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讀書不究精義涉獵而已弱冠以門蔭策名

吳桓彝不肯署名

晉桓彝不從僞降

吳志孫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孫亮名草司議曰少帝荒悖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奉亮璽綬以亮歸第　按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　漢書袁盎傳曰盎兄噲以盎任爲郎盎病免居杜陵袁氏與新豐鄰數相從飲博鬬雞噲數負盎錢盎常讓噲噲恚盎如昆弟

晉書蘇峻之亂桓彝據廣德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并偽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寫以手版之舉間其故曰卦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畫地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

王沉東野丈人

晉書王沉字處道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千來堂講論屬文號沉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

又戎傳王沉字彥伯作釋時論以東野丈人自寓

載記劉聰朝復有一王沉

太原王澄

琅邪王澄

晉書太原王濟弟澄字道深辯慧有才藻又琅邪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王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蠻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

踰牆而走

司空張華

僕射張華

晉書張華盡忠匡輔彌縫闕補雖當關主虐后之朝而

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

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功勳進封壯武

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為司

空領著作

載記姚興遣使聘於慕容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

宗正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

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

將亡樂師歸周今皇泰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

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為道不同權謂之理會於功成故

老子曰將欲與之必先取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

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

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莫能辭屈華遂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

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

而不仰酬興善之

中書郎成公綏

太史令成公綏

晉書成公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

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雋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

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

舍乃作賦美之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

鷹之太常徵為博士歷秘書郎轉尚書郎中書郎每與華

受詔並為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

載記義熙三年慕容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

類鼠而色赤集於圜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

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

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

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

劉弘為荊州刺史

劉弘為泉州刺史

晉書太安中張昌作亂遣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劉弘宰前將軍趙誠等討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

平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羣旅貧乏多為盜賊弘

乃給其田種使各耕墾貸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大樂伶

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

壞樂崩令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

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為之歎息今主

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

哉乃下郡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署本署

隋書劉弘拜泉州刺史會高祖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

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

與士卒數百人袭扉甲腰帶及劍樹皮而食之一無離
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衆來攻城陷
爲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　後漢書董卓殺執金
吾丁原司空劉弘免董卓自爲司空

秦將姚崇

唐相姚崇

載記鮮卑薛勃干貳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姚與與
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
士馬而還

舊唐書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先天二年玄宗講武在
新豐驛名元之代郭元振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

品復遷紫微令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進封梁國公是
時上初卽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丞相
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
斷割不滯

今仲舒何如昔仲舒

今李膺何如昔李膺

南史直閣將軍董繩祖有氣力蕭子響與同行繩曰
殿下癲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
癲上聞而不悅曰人名繩復何容得繩猶乃改名爲仲
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
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張漢書董仲舒）

廣州人少沿舂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
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　師古曰言教學者但就
其舊業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

又李膺爲新昌侯蕭藻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
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
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後漢
漢書李膺字元禮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文章李益

詩人韓翃　孝子江泌

舊唐書李益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爲歌
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以
賂求取唱爲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爲

屏障題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
爲歌詞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
有散灰扃戶之譏聞于時故時論妬痴爲李益疾　新
唐書時又有太子舍人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
以辨云（按明話錄李尚書益有宗人善文章李益門戶
始衰公稱人謂尚書爲當世文章李益非子爲門戶
李尚而尚書亦兼門望爲當翃爲當世文章李益非子爲門戶
吳調家人曰人著笑今日局席乖逸表佐淄青幕府府罷
唐書韓翃字君平南陽人庾希逸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執與德宗曰與詩人
時有兩韓翃其一爲刺史宰相請執與德宗曰與詩人
韓翃（按本事詩天寶末舉進士制詔詞人中書兩進名
德宗批曰與詩翃姓名同爲江淮刺史又吳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秋無虎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

唐書江泌字上清母亡後以生關供養遇鮭不忍食食
來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泌族人兗州治中泌薦門郎
愈子與泌同名世稱泌爲孝江泌以別之
太公號尚父
子儀號尚父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舊唐書德宗即位詔郭子儀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
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計二千戶給一千
五百人攝二百匹馬草料所須諸使副元帥並罷諸子
弟女婿拜官者十餘人

商太宰
吳太宰
列子商太宰
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
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
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
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
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
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也眞爲聖歟眞不聖
歟
左傳公會吳于鄫單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
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
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寒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
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
寒也乃不尋盟 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嚭問曰孔子何
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
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太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
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
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
曰然則子有所的也對曰天下有大禍而子獨不的焉
不識誰之罪也 越絕書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

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趙平原君
史記平原君趙之諸公子也前十中勝最賢喜
賓客 容益至者數千人
漢書朱建楚人也故嘗事淮南王黥布布有罪去復
事布布欲反時門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果父疾遂反
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利與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爲
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善樂毅不取客雒陽侯行不
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
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雒陽侯賀曰午

原君母欤何乃贳我時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
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欤君誠厚送喪則彼
為君欤芡辟陽侯乃奉百金往時凡五百金久之人或
往時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愛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
詠之太后愈不可言大臣多宦辟陽侯行欲急殊之辟
陽侯因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
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
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竟欲殺之今日
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必怒亦誅君何不早自為辟陽
侯言帝帝必君出辟陽侯太后大喜尚主但幸君富
貴益倍矣于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

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
及其成功出之大驚
蕭何封鄼侯
臧荼封燕侯
漢高帝十年五月初置王侯將相之次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
群臣爭功成皆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鄼侯鄼高
食邑八千戶
後漢書臧宮與吳漢並滅公孫述光武以蜀新定拜宮
為廣漢太守十二年增邑更封鄼侯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
馬文淵為伏波將軍
漢書路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
後漢書馬援字文淵時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
攻沒其郡九眞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
餘城側自立為王于是遣伏波將軍 援平憍
南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
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
後駱越奏行馬將軍故事 援還將至故人多迎勞
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于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

有善言反問衆人邪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
封數百戶今我微勞很獨大縣功課賞厚何以能長久
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
援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
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諾為小止
當如此矣 案東觀記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
伏字大外牆城皐令印皐字為白下羊丞印白下羊尉
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
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舊曉古文字者事下
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大馮君小馮君
大泰君小泰君
漢書馮野王字君卿立字聖卿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
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

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德
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
舊唐書泰景通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
師之常云景通爲大秦君暐爲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
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稱也景通貞觀中爲洗馬

大南郡小南郡

大鄭公小鄭公

南史劉之遴字思貞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
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禮弟之亨字嘉會代
遵之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毒不兄弟因
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荆州長

大鴻臚小鴻臚

小南郡

北史鄭述祖字恭文少聰敏有風檢爲先達所稱齊天
保中爲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嘆曰古人有言
閭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之鄭兗州見之矣
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齊亭
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
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
悲慟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
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

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魏郎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宜前爲大鴻臚蠻爲人賢
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
前後治行易相如

郭伯濟封汾陽子

郭子儀封汾陽王

魏志郭淮字伯濟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勳前朝改
封汾陽子 按淮初封陽曲侯詔戾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
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
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
朕甚嘉之

舊唐書李靖字藥師喬孫芳任鳳翔府司錄參軍告閑
進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靖官告敕書手詔等十餘卷

內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文宗寶愔不能釋手其
尚堪書金裝木匣製作精巧帝並置禁中令書工模寫
本還之賜芳絹二百匹衣服靴笏以酬之
唐書李德裕字文饒臥被放左拾遺丁家立內貶潮州
爲上書直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
太子少保衛國公賜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萬石君

萬石嫗

史記石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
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
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

又後漢書馮勤字伯偉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楊宣帝
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
萬石君焉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
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八
尺三寸八歲善計姚期薦於光武在事精勤遂見親識
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後歷官司徒號稱
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
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必不肯爾

漢書嚴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
石嚴氏父子入相

漢書韋賢代蔡義爲丞相時賢年七十餘爲相五歲少
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舊唐書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
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爲異
事

三日歷三臺

十旬遷四職

後漢董卓切敕州郡舉秀才詔府邑不得已到署祭酒
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
日之間歷三臺

北史唐瑾轉荊州總管府長史入爲吏部中大夫歷御
正納言內史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　又蘇亮自
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俗曰才至不怪
其速也

三世山陰

三世觀察

袁書山陰東土大縣難爲長官傳儒佑在縣有能政
爲武康令遷山陰令尤明察又著名二縣號曰神君
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
人時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玢
子劉代玄明爲山陰問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

不載臨別當相示既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唐書崔郾字廣略貶時為陝州觀察使舊弊有上供不足奪吏俸以益之歲入八十萬鄜以廉使帥用之直代之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遷鄂岳浙西觀察使至用寬政安疲人及居鄂漸則峻法嚴刑未嘗貰一死罪江湖之間翟蒲是懲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其月而蓋覆羣盜凡三按縻車牢由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逐寧泰

子瑤歷浙西鄂岳觀察使理為湖南觀察使

祖父並經此職

祖父皆為此職

南史謝朏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薦兄覽並經此職前代少比

又王承為國子祭酒承祖俞父肅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之有

辛部下

梁武帝迎佛髮

唐憲宗迎佛骨

南史梁大同五年扶南國遣使送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寶誌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蠶形 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

還成螺文則與帝所得同也

舊唐書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皐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骨而來供養者韓愈素不喜佛上疏諫

以頭施人

以肩施人

水經注釋法顯所謂紀尸羅國漢言戒頭也佛為菩薩時以頭施人故國名國國東有投身飼餓虎處皆起塔

又陀衛國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爲菩薩時亦于
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
鉢容二斗少華投中便滿
鉢受三斗終日香花不滿
法顯傳陀衛國有佛鉢川氏王天與兵衆來伐此國欲
持鉢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然八象共
牽復不進王知緣于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
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
便滿富人以多花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
佛圖曰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
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則亦便如言

掘視惟有一石
改葬惟有空皮
晉書佛圖澄卒于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
西人鬧石季龍執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
舊唐書道士劉道合爲高宗合還丹成而上之咸亨
中卒及帝營奉天宮還道合之殯室弟子開棺將改葬
其尸唯有空皮而背上開坼有似蟬蛻盡失其齒骨衆
謂尸解高宗聞之不悅曰劉師爲我合藥白服仙去
伯陽乘青牛
老達騎青牛
列異傳老子西游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
子乘青牛而過
神仙傳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
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人
青鳥西方來
赤龍東南上
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華齋忽有一青鳥從西方
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
至有二青鳥如烏侍王母傍

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
行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
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
大雨安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
與辭決去
魚知名
鷄知名
晉書錄東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佉五鉢日夜
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即
沒
列仙傳況雉翁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皆有名
字千餘頭暮棲于樹暮日放散呼名即種別而至
舉羅張之得一隻焉
以石擲之得一隻履

後漢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 葉令奉有神術每月
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 不見車騎密令太
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而/ 下于是候鳧
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鳥焉乃詔上方驗視則四年中
所賜尚書官屬履/ 存焉也
鄧德明南康記昔有盧耽仕州爲治中少/ 授仙術善解
雲飛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 于元會至朝不及
朝列化爲白鶴至閤前迴翔欲下/ 威儀以石擲之得一
隻履耽驚遽就列內外左右莫/ 不駭異時步隨爲廣州
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 至誅滅
朽索懸石試長房

白髮懸石試偉道
後漢費長房從仙翁入深山踐荊棘千羣虎之中弼使
獨處長房不恐又臥于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于心上
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
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
子幾得道恨于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
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爲
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
盧諶晉中山劉偉道學仙在嶓冢上積十二年仙人試
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臥其下偉道顏
無變色心安體悅臥在其下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
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賜其神丹而白日昇天
服三氣
存三氣
真誥沈幼仲恒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青氣白氣赤氣各
如綖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
爲之十年身中自有五色之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
素內景法
又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臥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
心中有白氣臍中有黃氣三氣俱先如雲以覆身上因
變成火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內外如此旦行之至日向
中乃止于是服氣百二十過都畢道止如此使人長生

不死辟却萬害所謂知白守黑求死不得知黑守白萬
邪消却忌食六畜肉及五辛之菜當別寢靜思尤忌房
室
煮石爲糧
以石爲藥
神仙傳白石生者嘗煮白石爲糧營就白石居
後漢書火山山旁石皆焦鎔流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
爲藥
石腦
石髓
真誥姜伯眞數在方山上取石腦石腦在方山北穴下

繁陽子昔亦取此服北竺山中亦有此物石腦故如石但小斑色而輭耳所在有之服此時時使人發熱又使人不渴

又周穆王北遊崑崙之阿親飲絳山石髓食玉樹之實而方墓乎汲郡　又晉杜康遇王烈共入山烈密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

飲霞

服霧

論衡河東蒲坂項曼都好道學仙去三年而返家人問其狀都曰欲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每飲一杯數日不飢

真誥服霧法常以平旦于寢靜之中坐卧任己先閉目內視髣髴如見五藏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爲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繞纏在面上鬱然因又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唾六十過畢乃微呪曰太霞發暉靈霧四遷結氣宛屈五色洞天神烟合啓金石華真諱變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肩虛時乘六雲和攝我身上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術者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

上巳取槐子

上寅採甘菊

梁書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髮皆黑

太清草木方槐以十月上巳取子服之好顏色長生通神

玉函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日採名曰容成九月上寅日採名曰金玉英六月上寅日採名曰長生長生者根莖是也

精十二月上寅日採名曰長生

五穀爲養五果爲助

五菜爲充

黃帝內經藏氣法時論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　肝性喜急食甘以緩之急食甘緩也　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　心性喜緩急故食酸以收之緩也　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　肺性喜氣逆急故食苦以降之氣逆急也

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　脾性喜緩急故食鹹以收之緩也　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腎性喜燥故食辛以潤之燥也　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各藥攻邪　辛能散邪氣酸能收正氣甘能緩邪氣苦能堅正氣鹹能耎堅結也　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並隨五味所宜也

五味所入　五藏所惡　五藏所藏　五氣所病

五味所禁　五藏所化　五藏所主　五精所并

黃帝內經靈蘭秘典論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
貴賤何如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
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
之官也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
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
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
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
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
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
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
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
戒之

又實命全形論岐伯曰夫人生于地懸命于天天地合
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知萬物者
謂之天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節節也)天有寒暑人有虛實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
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害也
風者百病之長
風者百病之始
黃帝內經風論篇以春甲乙傷于風者為肝風以夏丙
丁傷於風者為心風以季夏戊己傷于邪者為脾風以
秋庚辛中於邪者為肺風以冬壬癸中于邪者為腎風

十二官
十二節

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爲藏府之風各入其門戸所中則爲偏風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風入係頭則爲目風眼寒飲酒中寒則爲漏風入房汗出中風則爲風新沐中風則爲首風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外在腠理則爲泄風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風氣也

又骨空論黃帝問曰余聞風者百病之始也以鍼治之奈何岐伯對曰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治在風府風穴也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名曰風府穴也中督脉足太陽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名曰風府穴也調其陰陽不足則補有餘則寫用鍼之道必法天常盛虛補此其常也

風雨傷人先客于皮膚

邪客于形先舍于皮膚

黃帝內經調經論岐伯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于皮膚傳入于孫脉孫脉滿則傳入于絡脉絡脉滿則輸于大經脉血氣與邪并客于分腠之間其脉堅大故曰實實者外堅充滿不可按之則痛

又繆刺論岐伯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孫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絡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經脉內連五藏散于腸胃陰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于五藏之次也如此則治其經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于經流溢于大絡而生奇病也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于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于經命曰繆刺

因四氣而調神因五方而異治

黃帝內經四時調神大論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卧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卧早起無厭于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

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早卧早起與鷄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

又異法方宜論篇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

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疎理其病皆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于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氷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痹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

地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雄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

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商山四皓

九嶷四皓

按四皓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先生字季夏甪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甪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　前漢錄張良華問索綏曰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綏答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乎長安有四皓冢爲不還山也

焦先瓜牛廬

楊沛瓜牛廬

魏略隱者焦先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衆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搆火以自溫後呻吟獨語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閒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兎同群不肯安語

某松之云按魏略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爲瓜當作蝸蝸牛螺中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爲黃犢先等作園舍形如蝸牛螺故謂之蝸牛廬

孫登嘯蘇門山

孫登嘯宜陽山

晉書阮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振榮緒晉書稱孫登經冗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嘿其精神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笑籍求與俱出登不

肯籍因別去登上冢行且留如箭韶笔黃之音磬振山谷籍怪而問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耳求之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　鄒道元曰案孫綽敘高士傳言在蘇門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感之嘗丈人先生蓋在蘇門山又別作登傳孫盛晉魏春秋亦言吾不知其人即神游自得不與物交阮氏尚不能動其英標復不識何人而能得其姓名　眞誥趙威伯善嘯若風激衆林或如伐鼓之音時在天市壇上奮然北向長嘯呼風須臾雲翔其上衡氣動林或冥霧蹙合或露雨其濛矣　許円按音考登當作宜亭山與紫綺所載略同

沈道虔凡十二命皆不就

徐伯珍應十二召皆便退

南史沈道虔居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廋之資田不改節受琴于戴達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守府凡十二命皆不就

又徐伯珍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赴蒙山立精舍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

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

賜竹根如意

賜竹節如意

南史齊建元元年冬徵山僧紹爲正員郎稱疾不就共後帝與翟思祖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僧紹曰不食周粟而食周祿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棲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爲恨昔嚴顥高卧廬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豈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還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箇箨冠隱者以爲榛焉

北堂書鈔周處陽羨風土記云恩音賜臣屈鉄竹節如意曰所未睹

五柳先生

七松處士

晉書陶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類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

戶號七松處士

杜子美與野老相狎

司空圖與野老同席

南部新書鄭嘉既老號所居爲隱叢時小松七本于庭

舊唐書杜甫于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泛
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
其倣誕如此
又司空圖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縛罣白隨歲時村
社雩祭祠禱鼓舞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
色
文取季隗衰取叔隗
策納大橋瑜納小橋
左傳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
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
衰生盾

吳志孫策欲取荊州以周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
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
小橋 江表傳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
二人作壻亦足爲歡
結裙
持履
拾遺記成帝常以三秋閒日與飛燕戲于太液池以沙
棠木爲舟貴其不沉沒也每輕風時至飛燕殆欲隨風
入水帝以翠纓結飛鸞之裙常恐曰妾微賤何復得預
纓裙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鸞結裙之處
趙飛燕外傳帝與后游太液池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

風揚音徐無方長翰細嫋與相屬帝曰無方爲我持后
無方拾吹持后履
晉羊祜識晉公子而饋飧
亭長妻識漢武帝而獻餐
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
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
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得
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盛
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後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用
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
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水經注漢武帝微行栢谷過扈賓門亭長妻梁氏而饋
之既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賢渡令賓津者
是也故潘岳西征賦曰長徵容于栢谷妻覩貌而獻餐
謂此亭也又云酬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謬官
以勞訓子
以謙訓子
魯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
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
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
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故勞其民而用之
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

忘善則惡心生決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綢
義勞也
瑤志注鍾會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于教訓會雖童稚
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
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
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
異訓謂曾曰學猥則倦倦則易怠吾懼汝之意怠故以
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雅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易老
子每讀易孔子說鳴鶴在陰勞謙君子籍用白茅不出
戶庭之義每使會反覆讀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
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辱所由故也

慎斯術以往足爲君子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夫人
執會手而誨之曰汝弱冠見敘人情不能自足則
禍在其中矣
截髮供賓
截髮供饌
列女傳樂羊子妻貞義截髮以供其費
魏志清河王經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
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
隸校尉終以致敗
晉書賢媛二十四友潘岳爲黃門侍郎與石崇等諂事賈謐二十四友中最爲首論晉書限斷亦岳之辭
雖供從亦過所望及達去侃追送百餘里達口卿欲仕
郡乎侃曰欲之困于無津耳達過廬江大守張夔蔣芙
之襲名爲督郵　又周顗母李氏字絡秀少時在室顗

暢淳說又不可徼射不計乾燥元謂也二子不知是忠義方平君子謂二子宜為南陽之濮沈投而死為南陽有原之濮沈投而死為南陽之濮沈投而死為南陽有原之濮沈投而死為南陽有原之濮沈投而死為南陽有原

舊唐書宋庭瑜裴耀卿魏氏善屬文先天中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耀卿魏氏隨夫之任中路作南征賦以叙

志尚甚典美

羊爲汝徘徊何兒于人

我見汝亦憐何兒老奴

南史宋文帝乘羊車每至潘淑妃戶羊輒舐地不去帝

曰羊乃爲汝徘徊兒于人乎

世說桓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齊後主始

不知既閤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籐

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

有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兒

高辛女配犬

阿史那交狼

後漢書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

勝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

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

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尋之

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

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

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

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絶人跡不至于是

女解去衣裳爲僕監之結髮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

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

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

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于

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爛語言侏儒好入山壑不樂平

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　又

陷北記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千搏猛獸語爲犬

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婚嫁穴居食

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

歸與其筋十餘隻數其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之見其

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

北史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爲部落蓋匈奴之別

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爲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

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

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

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于時若

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

穴內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

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即其

一也最賢遂爲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

漢公主妻烏孫昆莫自治宮室

唐公主妻吐蕃弄贊遂立宮室

漢書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昆
莫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
盛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
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
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
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
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
思土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間

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
新唐書貞觀十五年妻吐蕃弄贊宗女文成公主詔江
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大栢
海親迎見道宗執壻婿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靦
汨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
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
中禁之自褫避爲辱統納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
習詩書又請儒者典誥疏
烏桓婦至嫁時方養髮
鮮卑俗雅娶姻先髡頭
後漢書烏桓以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
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髻步搖上[illegible]
魏志弁辰國兒生以石厭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
又鮮卑言語習俗與烏桓同雅娶姻先髡頭以黍丹
大會于饒樂水上飲讌畢然後配合
夜郎剖竹而生
哀牢編木而感
後漢書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
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
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
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
之夷僚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
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
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
又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illegible]居于牢山嘗捕魚水

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況木化
爲龍出水上沙[illegible]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
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
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
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爲王後牢山
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爲妻後
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
弁辰國兒生以石厭頭
康居國子生以蜜內口
魏志弁辰國兒生以石厭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

舊唐書康居國生子以蜜內口中明膠置瑩內欲其成
長口常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
巴佉勇銳歌舞
賓民銳氣喜舞
華陽國志周武王伐紂賓得巴蜀之師若平尚書巴師
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
後舞也
又閻中有渝水賓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
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
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

周時肅慎貢楛矢
駢志 卷一六
竹書肅慎貢楛矢
國語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
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
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
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于是
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
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焉肅慎氏之貢
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
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
之金積如之
魏志景元三年夏四月遣東都護譯立使重譯入
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
弩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豹皮四百枚
扇肩國獻褌特鼠
波斯國獻活褥蛆
舊唐書貞觀十六年扇賓國遣使獻褌特鼠喙尖而尾
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輒吸而尿之其瘡立愈
又波斯國伊嗣侯遣使獻一獸名活褥蛆形類鼠而色
青身長八九寸入穴取鼠
以十一月為正
以十二月為首
駢志 卷一六
舊唐書泉女國以十一月為正
又康國即漢康居國以十二月為歲首
十一月鼓舞乞寒
盛暑節漱氣成涼
舊唐書康居國俗有佛法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
潑盛為歡樂
又拂菻國每至盛暑之節人厭蠒熱乃厭水潛流上編
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
簷飛溜懸波如瀑激氣成涼風甘巧妙如此
以駝候風
以烏卜歲

舊唐書吐谷渾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暍行
旅風之將至老駝便知之則引項而鳴以口鼻埋沙中
人以爲候即以毳搥敲口鼻而忍其患
又東女國以十一月爲正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齎楮
詣山中散糟麥于空大呪呼鳥俄而有鳥如鴉飛入巫
者之懷因割腹視之每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
多災異其俗信之名爲鳥卜 殼新唐書作穀
灼骨以卜
觀蹄以占
後漢書倭國灼骨以卜用決吉凶
魏志夫餘國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凶合者吉

以丹朱坋身
以麝香塗身
後漢書倭國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
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坋身如中國之用粉也 文說曰坋塵也音蒲頑反
舊唐書林邑國俗皆徒跣得麝香以塗身一日之中再
塗再洗 又後漢書夫餘國好養家食其肉衣其皮冬
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裎以尺布蔽其
前後
駮國不衣繒帛 駮一作駁
于闐初無桑蠶

舊唐書驃國好生惡殺其理無刑名桎梏之其犯罪者
皆以竹五十木東之復犯者捷其背數至五輕者止三
殺人者戮之男女七歲則落髮止寺舍辰參門至二十
不悟佛理乃復長髮爲居人其衣服悉以白氎爲朝霞
繞腰而已不衣繒帛云出於蠶爲其傷生故也
乃治蘭
張華爲屋
釀麋爲酒

胡嶠陷北記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
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
其生肉
又東女真能釀麋爲酒醉而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
則殺人
高昌有蒲萄酒
龜茲燒蒲萄酒
舊唐書高昌厥土良沃穀麥歲再熟有蒲萄酒
又龜茲國燒蒲萄酒富室至數百碗 又漢書大宛左
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
敗

林邑國以檳榔
訶陵國以椰樹
薄皇書林邑國以檳榔汁爲酒有結遼鳥能解人語
又訶陵國俗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大如
人腦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
夫餘國譯者詭手據地籍語　又倭人見大
天竺國敬者跽足摩踵
魏志夫餘譯人傳辭皆詭手據地籍語　又倭人見大
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
舊唐書天竺國人皆深目長鼻致敬極者跽足摩踵
又吐蕃拜必兩手據地作狗吠之聲以身再俯而止
[illegible]　卷一百九十八　三二
又南蠻子曰胡人彈骨越人齧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
異其旨一也三苗影音羌人括頍中國冠笄越人剪
髮其於服一也

飜王
鴈臣
漢書龜茲王乃飜王也
洛陽伽藍記元魏時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春秋去
邊中四之熱時人謂之鴈臣

象踐
饕食
唐書南蠻環王

芋戰乘象　芋馬四百分前

後不設刑有
尺訟者焚香
對跽自咎
訟者行立而斃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
中數丈以牙接之應聲碎矣莫敢競者
吳時外國傳鱷魚大者長二三丈有四足似守宮常吞
食人扶南王范尊敕捕取置溝瀆中尋有所忿者縛以
食鱷若罪當死鱷不食便解放以爲無罪　又南史林
邑國于城溝中養鱷魚門外圈虎有罪者輒以餧猛獸
及鱷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　[illegible]　卷一百九十八　三三
鱷魚潭有爭訟官不能斷者則令二人濟水十過此潭
[illegible]　卷一百九十八　三四
曲者鱷魚出而食之直者雖過數次鱷出而不食也

胡煌
晉陽秋司農書狐蝗食茅草盡石勒與蝗競取民禾
百姓謂之胡蝗
北史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大子年號神嘉居雲陽
谷西土咸被其德前之胡荒

研志卷之十六

禹謨命玄甫輯

亡部上

人之生因水異
人之生因土異
呂覽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
又淮南子云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淵水人輕遲水人

重

淮南子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息土
人美耗土人醜　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
氣多女障氣多喑（音殷嘽塞而無聲也）風氣多聾林氣多癰木氣
多傴（音鳥癭也）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躄暑氣多
天寒氣多壽谷氣多痹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污者爲衍）陵
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
氣皆應其類

人右耳目不如左明
人左手足不如右強
黃帝內經金匱真言論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
人左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
人左手足不
陽者其精幷

也帝曰　岐伯曰東方陽也
工上則上明　虛故便耳（聰
明而手足不　力陰也甚於千下幷千下
則下盛而上　耳目不　手足便也故俱感
于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
金出故邪居之

舜手握褒

孔掌威射

孝經援神契舜手握褒（宋均曰手中有文褒猶符也起受其法）又論語摘輔象云
湯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
我手握尸是謂守道子游手握文雅是謂敏士公冶長
手握帛是謂習道子貢手握正是謂受相公伯周手握

直期是謂疾惡

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
重耳仳脇張儀亦仳脇
史記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
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　劉子云顏回重瞳　漢書王
莽重瞳子　涼州記呂光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
肘有肉中　梁書沈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
人又增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　北史隋魚俱羅
村表異人目有重瞳言論多陰爲煬帝所忌梁敬
眞希旨奏誅　五代史梁康王文孜目重瞳子實錄
自負以爲

論衡晉公子
張儀仳脇亦
其駢脇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士說注駢合幹 南史梁武
帝日角龍顏重瞳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炎身映日無
景兩骼駢骨
越王長頸烏喙
秦王長目鷙膺
史記范蠡目脩遺大夫文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
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安
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譖種且作亂越王
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
駢志 卷十二 三
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論衡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王以幷天下之計始皇從其
冊與之抗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
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
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
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
蜂目豺聲
豺聲而視
晉書王敦傳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
聲未振若不
爲人所噬
又王弼傳
道見而謂之曰君豺線豹視好亂

樂禍若天下 作士大夫矣
魏武帝捉刀立
史記祖改服觀魏使
晉說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
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
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
聞之追殺此使
南史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孝武帝鎮彭城魏使尚書
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目
帝不轉及出謂人曰張矦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常人也
單于遷延却退
駢志 卷十二 四
番人莫敢仰視
前漢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王商坐未
央宮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
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
北史韋夔爲營州總管夔容貌環偉每夷狄參謁必整
儀衛盛服以見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敢仰視
圖形禳鬼
寫形命壻
南史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其形像以絕人所經村邑恣
又桓康隨武帝起兵擢堅陷陣督戰絕人所經村邑恣
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輒其形十寺平病

癡者寫形貼著牀壁無不立愈

手與玉如意不分

晉書王衍妙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南史簡文帝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

二天人

投果滿車

晉書潘岳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

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

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又世說潘安仁妙有姿容好神

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

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遊遊于是羣婦齊共亂唾之委頓

而返

拾遺記王渙挾竹簡插筆于洛陽市傭書美于形貌又

多文辭來傚其書著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

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

期期

艾艾

漢書周昌爲人吃高帝欲廢太子昌曰臣口不能言然

臣明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

然而笑即罷

世說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舍草吏　魏

忘營語稱艾艾晉文王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

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長沙莊口不能劇談
楊雄口不能劇談
兩京雜記長安有儒生曰惠莊閎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粟糟反能陷邱吾紆駐溺死溝中逢衆楚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談此中多有
漢書楊雄口吃不能劇談而好深湛之思
夏侯撰鏡
張裕撰鏡
魏志夏侯惇為流矢所中傷左目　魏略惇每照鏡恚怒輒擲鏡于地
蜀志　卷十七　人一
弼曰晉書劉琨會浩時裕為琨從事侍坐其人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于地
初先主與劉璋會浩時裕為琨從事侍坐其人
魏志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任城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名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當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于地
初先主與劉璋會浩時裕為琨從事侍坐其人
魏志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任城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名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當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于地
蜀志　卷十七　人一
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北史神武墜後崔陵竊言黃頷小兒堪當重任不崔還外兄李愼以告還還啓文襄絕陵朝謁陵曼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頷兒何足拜也
黃面兒
白面兒
唐書賈餗會曲江故事舉自門下入揖御史餘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
五代史末帝遣使者監督劉郭軍郭名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文在乎曰虞
如裕所刻

文在手曰友
論衡云晉唐叔生文在其手曰虞
左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
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又宋仲
子生有文在其手曰魯夫人　三十六國春秋劉淵生
而左手有文曰淵遂以命之　載記劉元海十二月而
生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
背赤文起成字曰艸付
臂肉脉起成字曰巨覇
載記苻堅母荀氏嘗游漳水祈子于西門豹祠其夜荀
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
孟幽州業重一千斤
南陽王保重八百斤
語林孟業甚肥或以爲千斤武帝乃作一大秤掛壁業
入見武帝曰朕欲自秤有幾斤業答曰陛下欲秤臣耳
晉書南陽王保體質豐偉自稱重八百斤
姜維膽如斗
李膽膽如升
世語曰姜維死時見剖膽大如斗
南史侯景之爲逆也東陽人李膽起兵爲賊所殺見其
膽者乃如升焉
無令羶汚土

又樓護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據與
谷永俱爲五侯上客
舊書李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爲歌詩鄉賦之年諷
誦多在人口
短主簿
鐵主簿
世說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大司馬所眷按珣爲主簿
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荆州爲之
語曰顧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北史許惇爲司徒主簿以明斷見稱人號爲入鐵主簿

無令土汚鬚

後漢書溫序拜謁者還護羌校尉序行郡至襄武爲隗囂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歃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大怒叱宇因以節擿殺數人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汚土遂伏劒死

前趙錄劉聰以讒愚故誅詹事靳光光臨刑舉止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敷之無令土汚吾鬚

一宿髮白

數日髮白

齊書謝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　又徐寅有罪

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武帝問其故曰臣思慮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舊唐書李日知神龍初爲給事中毋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鬚髮輒白

髮若動

髮如直

舊唐書顏杲卿被殺狗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于其妻疑之髮若動云

太中遺事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宜宗召至禁中問道術散髮箕踞用氣攻其髮條條如鐵線直

換眼

易牽

卓異記陶穀少時夢數吏云奉符換眼吏附耳求錢十萬安第一眼穀不應又云錢五萬安第二眼復不答吏曰可安第三眼卽以二彈丸納眼中旣覺眼色深碧後有善相道士陳紫陽曰好貴人氣柰一雙鬼眼竟不至大位

括異志徐郎中抃少夢神人狀甚偉手攜竹籃其中皆人鼻端視徐曰形相非薄但其鼻曲而小吾與若易之送于盤中擇一鼻先劃徐鼻擲去以所擇鼻安之仍以手指捫四際夢中亦覺痛楚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

徐之鼻素隆不正自夢易之後自然端直歷官駕部郎中

李克用號獨眼龍

王延稟謂獨眼龍

五代史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威名蓋于代北

五凋故事王延稟審知之養子少一目人謂之獨眼龍

刺字作花

飾面用花

天寶軍錄云日南麁山連接不知幾千里裸人所居白民之後也刺其臂前作花有物如粉而紫色畫其兩目

下去前二齒以爲美飾
酉陽雜俎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
以掩黯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
意輒印面故有月黯錢　百姓間有面皴青誌如黯舊
言婦人在草蓐亡者以墨黯其面不爾則不利後人
越人習水必鏤身以避蛟龍之患今南中繡面老子蓋
雕題之遺俗也
曾刺張燕公詩
身刺白舍人詩
酉陽雜俎蜀小將韋少卿韋表微堂兄也少不喜書嗜
好劖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曾上刺一樹樹杪集鳥

數十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爲
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挽鏡寒鴉集耳
又荊州街子葛清剪不肩撓白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舍
人詩段成式常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共自解背上亦
能闇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愛花偏愛菊則有一人
持盃臨菊蕊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
纈窠鏁勝絕細凡刻三十餘處皆體無完膚陳至呼爲
白舍人行詩圖也
背鍍天王
背刺天王
酉陽雜俎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鬬常入
獄滿背鍍毗沙門天王吏欲杖背兒之輒止恃此轉爲
坊市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
頭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
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脩理功德錢
又段成式門下騶路神通每軍設力能戴石簪鞁六百
斤石醬破石槃數十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場神助
多則力生常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
其背而拜焉

若有反相
公有反骨
漢書高祖立漳于沛爲吳王已拜受印名漳相之曰若
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
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
北史皇甫玉帶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
曰我何爲反玉曰公有反骨　又孝文觀台宿有逆謀
氣言于咸陽王禧曰玄象變汝終爲逆誤會無所成但
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
子公食指動
張融搖食指
左傳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
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
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

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
南史張融傳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罪行炙人便去融欲求監鹽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
安祿山以兩足黑子呈韓公
吳行魯以足下文理呈中尉
開元傳信記安祿山初爲張韓公仁愙帳下吏韓公嘗令祿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子祿山因竊視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之比將軍者黑而加大不知是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約爲義兒彌加薦寵

北夢瑣言吳行魯少事內官西門軍容一日爲洗足中尉以脚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軍容行魯曰某亦有之乃脫履呈中尉歎曰我爲汝成之後假以軍職有功除西川節度

百穀

五穀

楊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也稻者溉種之總名也菽者衆豆之總名也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爲百穀

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黍稷西方多麥稻

六穀

禾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宜平而陰者多五穀

又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九穀

月令云五時食麥食菽食麻食黍食稷

合璧事類六穀者稻黍稷麥菽麻是也 又云三穀者梁稻菽是也

又云九穀者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是也

禾 稻類

秫 糯

梁 粟

稻 有水陸二種

菽 大小豆

麻 有雄雌

麥 大小麥

黍 有赤白

稷 有雄雌

秫 糯

楚辭大招五穀注稻稷麥菽麻冬黍

漢食貨志五穀注麻

說文 麥 芒穀 菽 豆總名 粟 嘉穀實也

淮南子 稻生於水而秀於陸 菽生於陸而秀於水

禾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宜平而陰者多五穀

又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月令云五時食麥食菽食麻食黍食稷

合璧事類六穀者稻黍稷麥菽麻是也 又云三穀者梁稻菽是也

又云九穀者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是也

稻

稻名

爾雅 稻 疾

稻種

齊民要術 稻有黏不黏兩種 黏者爲粳不黏者爲糯 粳有早晚 糯有赤白

稻性

本草 稻 味甘平 無毒 主治補中益氣 厚腸胃 止煩渴 久食令人肥健 不饑 和血脈 通九竅 利關節 潤皮膚 長肌肉 令人光澤 好顏色 其糠 味甘平 無毒 主治久風濕痺 下氣 除胸中煩熱 消穀 利大小腸 去口臭 其米泔 味甘平 無毒 主治消渴 止小便利 去熱 除煩 解酒毒 其粳米 味甘平 無毒 主治益氣 止煩 止泄 其糯米 味甘溫 無毒 主治補中 其赤者 主治止泄 其白者 主治止汗 其陳倉米 味甘平 無毒 主治補虛 厚腸胃 止泄 其新米 味甘寒 無毒 主治補中 其稻芽 味甘溫 無毒 主治消穀 下氣 除胸中熱 其稻根 味甘平 無毒 主治補中 其稻花 味甘平 無毒 主治補中 其稻葉 味甘平 無毒 主治補中 其稻節 味甘平 無毒 主治補中

稻產

禹貢 揚州厥田下下厥賦下上 厥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稻事

齊民要術 稻欲得良田 不擇地下 地不良 雖水不生 凡稻田 須得地勢下流 水通灌溉 地形不下 水不得入 地形雖下 水不流通 不可種稻 稻須水 故名水田 非水不生 非地不長 水深淺 隨時調適 量其所宜 稻生處 水不可斷 斷則葉黃 水不可多 多則莖疎 水不可淺 淺則草生 稻須清水 不用渾濁 渾濁則生泥 不可插 水清則生澄 澄則草死 稻須暖水 不用冷水 冷水則傷稻 稻須煖水 煖則稻速生 稻須水 故名水田 非水不生 非地不長 水深淺 隨時調適 量其所宜 稻生處 水不可斷 斷則葉黃 水不可多 多則莖疎 水不可淺 淺則草生 稻須清水 不用渾濁 渾濁則生泥 不可插 水清則生澄 澄則草死 稻須暖水 不用冷水 冷水則傷稻 稻須煖水 煖則稻速生

稻品

齊民要術 稻有黏不黏兩種 黏者爲粳不黏者爲糯 粳有早晚 糯有赤白

稻性

本草 稻 味甘平 無毒 主治補中益氣 厚腸胃 止煩渴 久食令人肥健 不饑 和血脈 通九竅 利關節 潤皮膚 長肌肉 令人光澤 好顏色 其糠 味甘平 無毒 主治久風濕痺 下氣 除胸中煩熱 消穀 利大小腸 去口臭 其米泔 味甘平 無毒 主治消渴 止小便利 去熱 除煩 解酒毒 其粳米 味甘平 無毒 主治益氣 止煩 止泄 其糯米 味甘溫 無毒 主治補中 其赤者 主治止泄 其白者 主治止汗 其陳倉米 味甘平 無毒 主治補虛 厚腸胃 止泄 其新米 味甘寒 無毒 主治補中 其稻芽 味甘溫 無毒 主治消穀 下氣 除胸中熱 其稻根 味甘平 無毒 主治補中 其稻花 味甘平 無毒 主治補中 其稻葉 味甘平 無毒 主治補中 其稻節 味甘平 無毒 主治補中

稻產

禹貢 揚州厥田下下厥賦下上 厥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稻事

齊民要術 稻欲得良田 不擇地下 地不良 雖水不生 凡稻田 須得地勢下流 水通灌溉 地形不下 水不得入 地形雖下 水不流通 不可種稻 稻須水 故名水田 非水不生 非地不長 水深淺 隨時調適 量其所宜 稻生處 水不可斷 斷則葉黃 水不可多 多則莖疎 水不可淺 淺則草生 稻須清水 不用渾濁 渾濁則生泥 不可插 水清則生澄 澄則草死 稻須暖水 不用冷水 冷水則傷稻 稻須煖水 煖則稻速生

稻品

紫沉雲氷通明之麻
拾遺記有繞明草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劒草其莢形
似人挾劒橫斜而生有傾離草言其草見日葉垂覆地
食者不老不疾
又有紫沉麻其實不浮有雲氷麻實冷而有光宜爲油
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草藤也食之延壽
延精昆和輕心醇和含露之麥
朝虹宵明焦茅黃蕖閒遐之草
拾遺記有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府有輕
心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
凌冬叮咀有含露麥穗中有露味甘如飴　已上俱融

澤國出
又融澤國之比有草名虹草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
如穀花似朝虹之色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高
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黃渠草
映日如火其堅勁若金食者焚身不熱聞遐草服者耳
聰香如桂莖如蘭
朱草曰生一葉
蓂莢曰生一莢
大戴禮朱草曰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
葉落終而復始
帝王世紀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始生一莢至月

半則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月
小則餘一莢焦而不落王者以是占歷惟盛德之君應
和氣而生以爲堯瑞名之蓂莢一名蠻莢一名仙莢
抱朴子曰昔黃帝候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
佩之宜子孫
食之宜子孫
山海經枉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
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　南方草
木狀萱木一名宜男婦人懷妊佩其花生男
又崇吾之山有木焉員葉而白柎赤花而黑理其實如
枳食之宜子孫　又青要之山有鳥焉名曰鴟其狀如

鳥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
金鹽
玉豉
東華眞人煮石經舜賓登蒼梧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
用偃息正道此乃五加也又與名曰金鹽昔西域眞人
王屋山人常言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何以得
長壽何不食石用玉豉玉豉者即地榆也五加地榆皆
是煮石而餌得長生之藥也昔尹公度聞孟綽子董士
固共相與言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盛得一
睡草
斤地榆安用明月寶珠

夢草
連異記桂林有睡草兒之則令睡一名醉草亦呼為懶婦筏又出海南地記　又洞冥記多末國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
洞冥記夢草似蒲色紅葉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夢懷則舒也故曰望舒荷
共葉則知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又晉太始中浮支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團似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
東方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向日葵
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
薇菜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朝日蓮
曹子建云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終向之者王羲之云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天下物理豈可以意求唯上聖乃能窮理

水經注石灘縣有錫義山方圓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門上有石壇長十餘丈世傳列仙所居今有道士披髮俎朮恒數十人山落谷深多生薇蕨草其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花徑十丈
花長十丈
異人關令尹喜傅老子語喜曰天涯之淵異人所遊各坐蓮花之上一花輒徑十丈有返生香逆風聞卜里忿則贈以青棠一名合歡合歡枝葉柔弱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相牽緻樹之家庭使人不忿稽康種之舍前　又本草其葉能去垢至暮即合故曰合昏又謂之夜合花　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丹棘忘憂
青棠蠲忿
君子芋

博士芋
廣志云蜀漢旣繁芋民以爲資凡十四芋有君子芋大
如斗魁有百果芋魁大子繁多蔽收百斛種一百畝葉
以養蠶
風土記云博士芋蔓生根如鵝鴨卵
救窮草
醒醉草
福地記武當縣石堦山西北角有大松樹下生草名
救窮冬夏不枯日食三寸絕穀不饑登遐度世陶先生
謂之西岳佐命是也
天寶遺事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
醉過於草傷不覺失其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然
醒悟故目爲醒醉草
東陵五色瓜
會稽五色瓜
史記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
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　又阮籍詩昔聞東陵瓜
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勾帶五色曜朝日蒨
實四面會
述異記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今吳中有五色瓜歲
充貢賦
避諱名著藥
避諱名山藥
負暄雜錄山藥本名薯蕷避唐代宗
英宗諱曙遂名山藥　又本草一名山芋秦楚名玉延
鄭越名土藷一名脩脆一名兒草
浮根
沉實
洞冥記漢武旦露池西有靈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
葉沉波下霜降彌美因名青氷菱
拾遺記昭帝琳池中有倒生菱蔓如亂絲一花千葉根
浮水上實沉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
五大夫松
五大夫柏
漢官儀泰如皇上泰山風雨暴至休于松下因封
其樹爲五大夫
河南志嵩山天封觀有古柏三株武后封五品大夫
百餘步俗云大小將軍
仁壽木
君子樹
拾遺記晉人爲介之推起思煙臺種仁壽木似梧而
枝長柔軟其花異食
晉宮閣記華林園有君子樹三株
千年長生樹

萬年長生樹
西京雜記上林死有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　又晉宮閣記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
合掌桓
摩頂松
酉陽雜俎唐太常博士崔石云汝西有練溪多異桓及暮枝葉皆俯呼合掌桓
大唐新語玄裝法師往西域取經手摩寧遠寺松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吾歸卽東向使吾弟子輩知之既去其枝年年西指一年忽東向弟子曰教主歸矣果還至今謂之摩頂松

不死樹
恒春樹
博物志員丘山有不死樹食之乃壽
拾遺記方丈山有恒春之樹葉如蓮芬芳如桂色隨四時一名沉生
返魂樹
無患樹
十洲記聚窟州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煎之令可丸名曰金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邦死香死屍在地聞氣乃活
古今注程雅問檻木曰無患何也荅曰昔有神巫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爲衆鬼所惡競取以爲器用以却邪厭鬼故曰無患也
又慕文令僧家貫之爲念珠惟取紫紅色小者佳
本草無患子一名噤婁一名桓桓患字聲訛也　酉陽雜俎無患木燒之極香

指星木
發日樹
洞冥記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辭沒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之獸嗥星
洞冥記胥池寒國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旣也亦名開日樹
不燼之木
不灰之木
神異傳南方有大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雨猛風不滅
開山圖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案江云其木色墨似炭而無葉有石赤如丹以一石相磨則火發以然無火可以終身今則無之
慎火樹
勝火木
南越志廣州有大樹可以禦火出北謂之慎火或謂戒

火多種屋上以防火
伏琛齊地記武城東南有滕火木方俗音曰挺子共木
經野火燒炭不滅故東方朔謂爲不灰之木　又抱朴
子曰南海蕭丘之上生一種木雖爲火所着但少焦黑
人或得以爲薪者炊熟則灌滅之用之不窮

平仲木

君遷樹

吳都賦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弧形

鳳翀

孫枝

酉陽雜俎歷城房家園共中雜樹森竦或有人折其桐
枝者博陵君輒曰何爲傷吾鳳翀
風俗通梧桐生于嶧陽採東南孫枝爲琴聲極清麗
周禮註孫枝之根末生者也蓋桐孫亦然

樹槐

種槐

舍置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甚衆恐有試者何以待
之太公曰請樹槐於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者距之
後周書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以土堠
經雨頹毀每須修之孝寬臨州勅部內當堠處置槐樹
既免修復行路又得庇蔭文帝後見之於是令諸州道
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

桂可以爲糧

桑可以充衣

異苑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玄德軍小沛年荒
穀貴士衆皆饑仰以爲糧
唐書李德裕居家以儉約自處每謂子孫曰吾性不好
貨財遂至貧乏然吾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

聖桑

食桑若干根可以充衣

仙桃

洽聞記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五日溪血流
出聖桑大如蓋以爲常
神仙傳仙桃出蘇晨仙壇有人至心祈之輒落壇上或
至五六顆形如石榴赤黃色破之如有核三重研飲之
立愈衆疾尤治邪氣

袁家梨

高聰梨

世說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袁家梨當復不

蒸食不
北史魏高聰以高肇之黨彈廢於家斷絕人事惟修營
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爲珍異
眞定梨
箭谷梨
魏文帝詔眞定御梨大若拳甘若蜜脆若菱可以解煩
釋渴
廣志新豐箭谷梨　謝眺賜紫梨啟味出霜關之陰旨
珍玉津之滋豈徒眞定歸美大谷慙滋　又庾信啟
睢陽東先子園三尺新豐箭谷枝懸六斤
千年棗

三星棗
杜還經行記大食國有千年棗
廣志河東安邑棗東郡穀城紫棗長二寸西王母棗大
如李核三月熟在衆果之先洛陽宮後園河內汲郡棗
一名墟棗一名安益棗東海蓬棗洛陽夏后棗安平信
都大棗單父棗梁國夫人棗大白棗一名曰戚咨小核
多肌三星棗駢白棗灌棗此四者宮園所種棗有狗牙
長熟色如朱乾之不縮氣味潤澤殊于常棗食之可以
安軀益氣赤松子云北方大棗崎鹿棗
桂棗夕棗之名
杏核如笠
桃核尺餘

神仙感遇傳裴沆典從伯過白衣老人裴渴甚求茗老
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杏核一
扇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饑渴漿
味如杏酪老人曰君飲杏漿當哭九族親情且以酒色
爲誡也
野人閒話蜀文谷干中書劉光祚處見桃核杯杯潤尺
餘紋彩燦然眞蟠桃之實也劉自云少時游華嶽見一
道士以此核酌瀑泉盥漱觀之驚駭道士以半片授之
又墨庄漫錄有人以桃核半枚獻王荊公中客米三
四斗
棗長四五寸

棗長六七寸
大業拾遺信都獻仲思棗四百枚實長四五寸正紫色
細文文皺小核味甘勝于青州棗北齊時有山人仲思
得此棗種之因以爲名亦名仙棗時海內惟有數株
神異經北方荒中有棗林焉其高五十丈敷張枝條數
里餘疾風不能偃雷電不能摧其子長六七寸圍過其
長熟色如朱乾之不縮氣味潤澤殊于常棗食之可以
安軀益氣赤松子云北方大棗崎鹿棗味有殊既可益氣又安
七尺棗
三尺梨

述異記北方有七尺之棗南方有三尺之棗凡人不得見或見而食之即爲地仙

橘名三十八

橘重五六斤

瑣碎錄河陰石橘名三十八中只有三十八子也

西陽雜俎大食勿斯離國石橘重五六斤

十二枚及一尺

十五枚爲一斤

西陽雜俎衛公言滑州櫻桃十二枚及一尺

三秦記漢武帝果園棗十五枚爲一升

一蒂十七實

群芳譜 卷二十 二十五

二蒂十二實

南方草木狀吳黃武中交趾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蒂以爲瑞異羣臣畢賀

建武故事晉咸和六年西平將軍庾亮送橘十二實共同一蒂以爲瑞異 又三國典略梁侯景未平王僧辨獻嘉橘一蒂二十五子于湘東王王荅之曰昔文康獻橘十有二子用今方古彼有慙色今景之兇惡既稔凱歌之聲已及嘉瑞遠臻但增嗛慰

合成樹分三衙

獨根樹分二枝

南越志博羅縣有合成樹十圍去地二丈分爲三衙東向一衙橈橈西向一衙橈橈南向一衙橈橈北向一枝是木威樹

金櫻子有樹名獨根分爲二枝其東向一枝是橄欖樹

南向一枝是橄欖樹

楠謂之讓木

楠謂之讓木

武林樹記雉山有木名交讓泉木敷葉後方萌芽亦更歲更榮枯也 又楠木植之成行列枝葉若相迴避然

謂之讓木

嶺表錄異荔枝葉不相妓蜀人謂之讓木

荔枝圖

荔枝

甘澤謠天寶十四歲六月日於驪山貯是貢妃誕辰上命馳驛小部音聲羣集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曲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是年荔山坂

楊慎丹鉛錄白居易爲忠州刺史在郡種木蓮荔枝圓實朝中親友各記其狀曰荔枝生巴峽間樹影團團如帷蓋葉如枇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衆如滑桃核如栝殼如紅綃膜如紫綿瓤肉潔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醽醁如敵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木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遠去矣

北夢瑣言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貶物論嘗召同列餐苦爲俾羅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餐何物蒼頭曰漫生喫了也朝中聞而哂之又嘗爲人求國親知貧乏者願候濡救但諾而已竟不與之

烏榔大如酒盞

烏榔之柿

鄴中記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鴈卵盛其味不酸又晉安帝起居注武陵臨沅獻安石榴子大如椀其味

不酸一蒂五實

栗大如拳

栗大如柿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梬棗柰棗紫棗瓜棗楟棗峄陽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

詩經義疏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楊特饒唯漁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他方不及也倭韓國下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柿　又廣志栗有關中侯栗大如雞子梁州獻栗徑寸半趙中栗大如拳　地理志諸暨產如拳之栗　後漢西夷傳馬韓出大栗如梨

橘踰淮爲枳

貉踰汶則死

周禮考工記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

水經注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二千石經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聲乃以布裹篙足今則不能爾猶謂爲不輟此峽多猿猿不生北岸非唯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初不聞聲將同貉獸渡汶而不生矣（按此則峽之北岸自昔不聞猿聲矣時人所稱諸岸極聲其謂之何）

竹爲棟梁

竹爲釜鬵

異物志有竹曰簞其大數圍節間相去局促其中實滿堅強以爲屋棟斷裁便以爲棟梁不復加斤斧也

孝經河圖少室之山大竹堪爲釜鬵　又雲南記雲南有實心竹文采斑駁好可爲器物其土以爲桮幹交

牀

笫竹爲船

簟竹爲布

神異經南方荒中有湯竹長數百丈圍三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船　又南方草木狀雲丘竹一節爲船出扶南今交廣有竹節長二丈其圍一二丈者往往有之

南方草木狀簞竹葉疎而大一節相去五六尺出九真
彼人取嫩者碓浸紡績爲布謂之竹疎布
湊州通竹無節
昌州海棠有香
北戶錄湊州通竹直上無節空心也　又高潘州有疎
節竹五六尺十節僧道多以爲杖
花譜海棠有色無香惟蜀中昌州海棠花有香其木合
抱故昌州號曰海棠香國州治前有香霏閣每花或二
十餘葉香氣醲郁
入水即乾出水便濕
置乾反濕置濕反乾

王羲之云石脾入之水即乾出之水便濕
酉陽雜俎雀芋如雀頭置乾地反濕置濕地反乾
惠子大瓠之種
田仲堅瓠之類
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
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
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
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
也夫　呂氏春秋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魚多
泊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孰然而視之爲

瑪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
韓干齋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
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則
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
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
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
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都夷晉食一片則歷月不饑
春茶布握一片則滿室皆香
洞冥記都夷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饑以粒如粟
米許投水中俄而滿大盂也

洞冥記波祗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亦名荃蘼一
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爲布
所謂春蕪布亦名香荃布堅密如氷紈也握一斤滿室
皆香婦人帶之彌月芬馥
招涼珠
迎涼草
拾遺記黑蚌珠千年一生燕昭王常懷此珠當盛暑之
月體自輕涼號消暑招涼之珠
杜陽編李輔國家夏則于堂中設迎涼草其象類碧而
幹似苦竹葉細如松雖若乾枯而未嘗凋落盛暑掛之
窓戶間則涼風日至

龍與金

蛇銜珠

法苑俱名國有商人驅八牛牧于澤中時有離車捕得一龍云將食之商人以八牛易致取放別池中龍忽人語邀入宮中有龍女與八餅金云此是龍金截已更生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

說苑隋縣滍水側有斷蛇丘昔隋侯出而見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謂之隋侯珠亦曰靈蛇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銜雙明珠

銜赤玉珠

搜神記曾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爲戎人所射窮而歸之參收養治療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炳燭視之雌雄各至銜雙明珠報參焉

張氏家傳禧字彥祥除教諭今有鶴負矢集禧庭禧以甘草湯洗之傳藥留養十餘日瘡愈飛去月餘銜赤玉珠二枚置禧庭事

馬肝石

黃蛇珠

洞冥記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春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下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

又赤松子乘黃蛇入水得黃珠一枚色如真金或言是黃蛇之卵故名蛇珠亦名崩疾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

唾悉是金

泣則出珠

述異記南康梅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船遇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爪求寄載過至岸下此人唾盤上徑下崖直入石穴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入

石始知異視盤上唾悉是金矣

又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晉木玄虛海賦云天琛水怪鮫人之室

壬部下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雙鵠爲引

衆鳥翊從

宋志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庚申鳳凰見丹徒潤賢亭

雙鵠爲引衆鳥陪從征虜將軍武昌王渾以聞

唐志長壽三年十一月陳州上言宛丘縣鳳凰集衆鳥

數萬前後翊從行列齊整色別爲群後三日改元爲儀

鳳

羽豪

荀子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衆聚萬國矣方欲

珠襦黎會金玉其得之即奚若晏子曰臣聞琥琰之外

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爲羽豪其爲鳥也非龍肺不食非

鳳凰不飲其食也常飢而不飽其飲也常渴而不充生

未歲何天其天年而死珠玉之珍非乃爲君之患也

羽宗

胡銓經鵝者陽鳥也而遊于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

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駟驥

也又禽經鵝愛陰而惡陽鴈愛陽而惡陰

鷖火

鷖水

山海經小華之山鳥多赤鷩可以禦火　符禺之山其

獸多夔龍其狀如羊而赤氣其鳥多鴟其狀如翠而赤

喙可以禦火　翠山其鳥多鸓其狀如鵲赤黑而兩首

四足可以禦火　泚光之山嘉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

其中多鮮魚之魚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

如鵝可以禦火　丹陽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

名駅餘可以禦火　崞山有鳥焉狀如鴟而赤身白首

其名曰窫窳可以禦火　卽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龜

而白身赤首名曰蛫是可以禦火

又崑崙之丘有木焉其狀如棠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

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

焚焚之鳥同同之鳥

策策之魚堂堂之魚

衛波傳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顏淵問由識此

鳥否子路曰焚焚之鳥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于泗水

更見前鳥復問由識此鳥否子路曰同同之鳥顏回曰

何一鳥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絲絹煮之則爲帛染之則

爲皁一鳥而二名不亦宜乎

譚子化書戾氏穴池構竹爲欄登之者其聲策策焉

辛氏穴池構木爲欄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放

魚于池中每凭欄投餌魚必踴躍而出後但聞策策堂

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

辛氏魚可名堂食之化也

鶼鶼

蠻蠻

山海經南方有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 史記古之封禪西海致比翼之鳥 拾遺記成王時然丘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爲獎 周書成王時巴人獻比翼鳥

又崇吾之山有鳥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

孝烏

仁烏

尚書緯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 謝子法訓曰夫孝行之本莫本而求未見得之者也烏若而有反哺況人而無孝心者乎

拾遺記晉文公焚山求介子推有白烏遶烟而噪或集介子推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思烟臺其烏云仁烏

烏棲府

烏集戟

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 又南史高昌國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舊唐書柳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臺烏大集于昇平

翠筑鹍鹍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陛除天平節度烏不復集

鷓鴣之烏

崩賓之鷓

莊子昔者有鳥止于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

范太鷓鴣詩序崩賓國王結置峻岐之山獲一鷓鴣王甚愛之欲其鳴而不能致乃飾以金樊享以珍羞而鷓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聞鳥見其類而後鳴可懸鏡以映之王從言鷓鴣觀影感契悲鳴哀響中宵一

奮而絕

鸚鵡訴苦寒

鸚鵡持佛號

舊唐書貞觀五年林邑獻五色鸚鵡數許寒過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況二女之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歸之

華嚴鸚鵡舍利塔記貞元中有獻鸚鵡鳥者河東裴氏志樂金仙之道以此鳥名載楚經常神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或教以持佛名號者則仰首奮翼若善感聽或俾之合佛則歌然而

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歷試不爽貞元十九
年七月悴爾不懌已而日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曰
將西歸乎爲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
泊十擊磬而十念成欲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得舍利
十餘粒

廣州獻吉了

廣州民獲吉了各一頭獻于刺史
元初廣州獻之言音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亦云料聞
鵡遠矣

北戶錄普寧有廉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于刺史
其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凡笑語悉效人斯珍禽
也　按唐會要林邑國有結遼鳥謂之吉了鳥能人語
又魏載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
二隻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怨不食則天
問曰何乃無聊也景陽曰其配爲使者所得頗思之乃呼
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
天不罪也　聞見錄瀘南有秦吉了者亦能人言俗夷
奇愛以千錢三十萬買之其人告以資將貢official
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不食而死計曰漢
禽猶不願入夷中遂不食而死計曰漢人而甘摧縛者眞鳥之不如矣

變而之仁變而之不仁變而之善變而之不善

鷹

鷹制鵰雛
鵰識鷹雛

幽明錄楚文王少時有人獻一鷹爪頭神爽殊絕常鷹
故爲御千雲夢置網雲布烟燒漲天毛羣飛旋爭噬競
射此爲獲頸聯目遠視雲際無搏噬之志王曰吾鷹所
獲以百數汝鷹曾無奮意將欺余耶獻者曰若效于雉
兎臣良試獻俄而雲際有一物翱翔飄颻鮮白而不辨
其爲鵰也之俛旋翻而升矗若飛雷須臾羽墮如雪血

下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
喙邊有蒼泉臭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鵰雛也始
飛故爲鵰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

西域貢黑鷹伴鵰雛衆莫踰惟東方朔識之

鵰放鴿

鵰縱脅

段成式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蒼鵰集庫閣每有鴿數
千鵰冬中每夕即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
餘鷹鵰不敢侵之

長安薦福寺有鵰冬取小禽煖爪掌旦則縱之視其所
適之方則是日不于是方擊搏

白鶴送書
羅隱賓詩
金誠庵太宗養一白鶴號白將軍取鳥常驅至于殿前然後書先誤名落鷹殿上恒令送書從北至東都與鶩
王仍取報日往返數廻
來只以書繫鶴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又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船開元遣書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
信
朱鷹爲樂府
白鷹爲婚贄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其十八章象載瑜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鷹作其詩曰赤鷹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鳥鉦所見施祉福登蓂結無極
舊唐書高宗紀永徽元年遣使以白鷹得鶴鶉賜侍臣
舊唐書高宗納右衛將軍裴居道女爲太子妃所司奏適會苑中獲白鷹高宗自洗獲朱鷹遂
爲樂府令藏白鷹得鶴鶉賜侍臣
人倫異代潤望我鎮慰德也
知夜
警露

淮南子鶴知夜半而不免于鼎俎　墨子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
風土記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于草上滴滴有聲因集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
又禽經注露禽鶴也露下則鳴
愛陰而惡陽
禽經云鶴愛陰而惡陽鴈愛陽而惡陰
胎化
影生
鮑昭舞鶴賦散曲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
藻質抱清適之明心　又宝嶠類要鶴胎生者形體堅小性貪稻粱雖甚馴熟久須飛去鶴合而卵生其體大
食魚蝦啄蛇鼠不能去
內典鶴影生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孕
鶴有淩霄之姿
鷹有淩霄之志
世說支道林好鶴時有道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鍛其翮鶴軒翥不能復起乃反顧視之如有懊喪意
林公曰既有淩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
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晉記慕容垂請至鄴拜墓存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

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若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雪之志
唯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去棄不還

誓鳥

怨鳥

述異記精衛狀如海鷕今東海畔精衛誓水處溺于此
川誓不飲其水一名誓鳥　又山海經女娃遊于東海
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
舍經注子規蜀越間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啼苦
則倒懸于樹

海上之鷗

海上之靖

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
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取
來吾翫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蒼頡解詁云
鷺鷗也生藕葉上名水鷗　南越志云江鷗一名海鷗
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生卵似
雞卵色青頗知風雲若羣至岸必風漁人及渡海者皆
以此爲候

昌氏春秋海上之人有好靖者每居海上從靖遊靖之
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靖也終日翫之而不去
其父告之曰聞靖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翫之明日之
海上而靖無至者矣

鵪鶉之飛先南
子規之啼必北
南越志鵪鶉鳥雖復東西迴翔命翮之始必先南翥其
鳴自呼杜薄州　異物志鵪鶉形似雌雞其志懷南不
北徂也其鳴云但南不北　西陽雜俎鵪鶉飛逐月數
如正月一日飛而止但伏巢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
日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爾雅云鴶周舍經鵴周子規也啼必北向　博物志杜
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杜鵑即子規

鵪鶉膳止妒

鷓鴣腦酒健忘

梁武帝平齊獲侍兒子餘堇頗媟於日爲郗后所隔拘
憤恚將成疢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
以鷓鴣爲膳可以止妒梁武從之郗茹之後妒殆減半
帝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爲羞以徧賜羣臣使
不才者無妒於才佞私者不妒其奉公潔者不嫉其清
貧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
橫捕之會崇佛戒殺遂止　出華

鷓鴣胎生
鷓鴣卵生

西陽雜俎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賫鴣腦酒令人
久醉健忘

楊孚異物志鸕鷀能沒于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
孕雛于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八九少者五六相
連而出若系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　又杜臺卿淮
賦鸕鷀吐雛于八九相連而出若系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
本草衍義元宗奕曾官于澧州公宇後有大木一株其
上有鸕鷀三四十巢日夕觀之既能交合兼有卵殼布
地其色碧豈得雛吐口中是全未考尋可見當日聽人
之訛言也

鵝鵾集于芝池魏文下詔

鷺鳥獲于宮內崔光進言

魏黃初中有鵝鵾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

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遂位而讓管寧

魏書蕭宗時獲禿鶖鳥于宮內詔以示崔光光表曰蒙

示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者也臣聞野物入
舍古人以爲不善是以張弧惡鴞賈誼忌鵩鵾暫集
而去前王猶爲至誡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
養孅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衛侯好鶴曹伯
愛鷹身死國滅可爲寒心

雀入于海爲蛤

雉入于淮爲蜃

夏小正九月雀入于海爲蛤蓋有矣非常入也
又十月玄雉入于淮爲蜃蜃者蒲盧也　按晉語趙簡

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介物猶知其
龍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寶雉侍曰臣聞之
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貽哀無德不哀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
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獻故之勤人之化也何
日之有

孝鵝

靈雞

寰宇記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鵝育卵而腸出以火其
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菖蒲草母前若祭奠狀
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因呼爲孝鵝塚

高僧傳唐杭州徑山釋法欽姓朱氏嘗養一鷄不食生
類隨之若影不游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
鷄家在焉

見蛇則噪而賁

見蛇則宛而躍

禽經云鵲見蛇則噪而賁孔雀見蛇則宛而躍

見異類差翅鳴

見同類拊翅鳴

禽經云鵝見異類差翅鳴鷄見同類拊翅鳴

喜曰鵲

垂露鳴

洞冥記有喜日鵲至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曰舞日鵲
又有升藁鴨赤色每止于芙蓉上不食五穀唯啄葉上
垂露因名垂露鴨一名丹毛鳧
野鷄先鳴而後鼓翼
家鷄先鼓翼而後鳴
物類相感志云警畜能知時雖風雨陰霾而戒時不忒
時至則啼人以爲候故周書緯云鷄陽鳥也所以爲人
候四時也又云野鷄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鷄屬陽先
鼓翼而後鳴
長鳴雞
遠飛鷄

西京雜記長鳴鷄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鬬
洞冥記有遠飛鷄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非四海朝往夕
還視雞公善養雞得遠飛鷄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鷄如
鴟大色紫有翼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
伺晨雞
司夜雞
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嶲獻伺晨雞即下漏驗之晝
刻無差
洞冥記有司夜雞隨鼓節而鳴不息從夜至曉一更爲
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
鷹逢鳩告以東徙
鳩遇梟止其巢吳
說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子改
鳴則可不能改鳴猶惡子之聲也
曹子建集令禽惡鳥論荊軻之梟將徙巢于吳鳩遇之
曰子將安之梟曰將巢于吳鳩曰何去荊而巢吳乎梟
曰荊人惡子之聲鳩曰子能革子之聲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
而巢吳也如不能革子之聲則吳楚之民不異情也爲
子之計者莫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
用梟鏡以祠黃帝
作梟羹以賜百官
郊祀志古天子嘗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雜古

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常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　淮南子夫雁從風而飛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避弋繳　抱朴子智禽銜蘆以避繒

水牛結陣以却虎

雜阿含經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捨去還出便得入水道人因悟我不及龜放恣六情不知死至

鹿隨

符瑞志宋元嘉二十五年白虎見蜀郡二赤虎遊前又瑞應圖白虎者義獸也一名騶虞王者德至禽獸澤洞幽冥則見

五代史永平三年五月騶虞見璧山有二鹿隨之見則天下大穰

見則天下大風

山海經欽山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玉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

又几山有獸焉其狀如菟黃身白頭白尾名曰閒狢見則天下大風　少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山狸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見則天下大水

見則天下大旱

山海經空桑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其名曰軨軨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豺山有獸焉其狀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陽

山多化蛇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此呼見則其邑大水　敖岸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鹿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長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右其音如吟見則其郡縣大水

一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　玉山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魚其音如鴛見則其國大水　邽山滍水出焉南流注于洋水其中多黃貝黽魚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

又姑逢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若
鳴曰徼徼見則天下大旱　獨山末塗之水出焉而東
流注于洋其中多蠃蝪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
則其邑大旱　女烝之山嶽水出焉而西注于禹水其
中多薄魚其狀如鯉魚而一目其音如歐見則天下大
旱　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餘如之澤
其中多鱃魚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
見則天下大旱　崦嵫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面
雖身犬尾其名自號也見則其邑大旱　鉼于毋逢之
山浴水出焉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
旱　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

大旱

鵸鵌獸

飼邪獸

述異記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人有罪觸邪治獄其
罪疑者令羊觸之　又唐長慶中麗上出異獸如猴臞
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過漢人則否
神異經窮奇獸似牛而色猬尾長曳地其聲似狗狗頭
人形鉤爪鋸牙逢忠信之人齧而食之逢姦邪者則捲
食獸而飼之　窮其當作窮奇

除凶

蠪侯

梁祚魏國統云西南夷土有異犀三角夜行如大炬火
照數千步或時解脫則藏于深密之處不欲令人見之
王者貴其異以爲舞能消除凶道

杜陽編懿宗周昌公主出降帶蠪侯犀其犀圓如彈丸
入土不朽燭帶之令人蠪侯怒

禦兵

禦凶

山海經中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
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禦兵　號
山其鳥多鴛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禦兵　騶

山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飛魚其狀如
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　少室之山休水出
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鯩魚狀如鹿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
而對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
又陰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
人不昧可以禦凶　講山有木焉名曰帝屋葉狀如椒
反傷赤實可以禦凶

辟塵

試毒

本草李司封宗易嘗言石駙馬保吉知陳州其州廨宇皆新之每毀舊屋則坐于下風塵自分去人皆驚怪之蓋其所服辟塵犀也 嶺表錄異辟塵犀爲婦髻梳摩不著髮

抱朴子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爲駭雞犀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爲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爲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其角爲又導者試毒藥爲湯以又導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物則無沫起也 北戶錄注通天犀置大盆盛水屈又堪辨毒或中毒箭刺於瘡中立愈蓋犀食百毒辣刺故也 南越志海中出離水犀似

舊唐書拂菻國一名大秦有鳥似鵝其毛綠色常在王邊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

雙雙合體

蛩蛩假足

山海經云南海之外有二青獸相幷名曰雙雙生乙首一也今人畫雙雙皆合爲

論苑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蛩前足鼠後足兎是獸也甚矣其愛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蹶以走蹶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蹶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

猩猩血堪染韡

猩猩血可染罽

本草宋建武中安西縣主簿韋文禮進獨獨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獨獨能負千鈞若既力如此何能致之役土人丁鑒進曰獨獨見人喜笑則上唇掩其目人以釘釘著額上任其奔馳候死而取之髮極長血堪染韡其毛一似獮猴人面紅赤色作人言馬聲善知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聞而欣然命工圖之

華陽國志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屑色鮮不黯

獅能禦象

獅能伏虎

宋書宗慤字元幹隨檀和之伐林邑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兵裝被象前後無際慤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

洛陽伽藍記元龜波斯國獻獅子永安末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進華陰縣山陽并進二虎一豹見獅子悉褰耳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善帝令取試之槖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踉曳鎖而起

帝大笑　舊說獅子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瞑熊見之而躍

象騰隨四時
蚺膽隨三旬
獸苑淳化中上苑一象斃太宗命取膽不獲徐鉉曰當須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又在前左足果得之問其故鉉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春故知之
西陽雜俎蚺蛇膽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又朝野僉載云五月五日取時膽兩柱相去五六尺裂蛇頭尾以杖於腹下來去扣之膽即聚以刀割取藥封放之不死復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

木代象牙
木代犀角
南越志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前木代之可得不爾窮其主得乃已
黃耳
解頤藏于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
抱朴子犀歲一解角藏于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
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馳還取消不覺後年輒復解　酉陽雜俎云波斯國謂象牙爲白
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
晴犀角爲黑暗
象淚子
猿求子
酉陽雜俎象性多識見其子皮必泣　又雍子萬機論云象見子皮無遠近必泣

大名黃耳
駢志　卷十八　二十二
穆天子傳注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
黃耳
述異記陸機少時頗好遊佩在吳家盛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嘗旅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馳還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
絕塵
絕影
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絕塵
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

漢文帝九逸
唐太宗十驥
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絕羣一名逸驃一名紫燕騮一名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爲九逸有來宣能御代王號爲萬里良俱還代即
同紀傳唐太宗時東胡利幹國產良馬首似橐駝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太宗時來其大酋因使者獻之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爲美名曰騰霧白曰皎雪驄曰凝露驄曰懸光驟曰決波騮曰飛霞驃曰發電赤曰流金狐曰翹麟紫曰奔虹赤虎禮其使

昭陵六馬
天宛六馬
金石錄太宗六馬其一曰拳毛騧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其二曰什伐赤紀赤色平世充建德時所乘贊曰濯淵未靜爰鉞伸威朱汗騂足青雘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所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聲書平隴回薛定最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華宋金剛時所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衆危濟難其五曰颯露紫紫騮平東都時所乘贊曰紫燕超躍骨騰神駿氣馳三川威凌八陣其六曰

蒼白雜色平寶建德時所乘贊曰足輕雲影神發天機策玆飛練定我衣塵關之役備體流汗
紀異錄天寶中大宛國進汗血馬六疋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一曰紅玉驎二曰紫玉驎三曰平山驎四曰陵雲驎五曰飛香驎六曰百花驎復命圖于瑤光殿乃改爲觀驥殿
劉先主的盧
庾元規的顱
世語曰劉備屯樊城劉表會請備宴會前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厠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

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踴三丈遂得過乘梁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
晉書庾亮字元規美姿容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昔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
傳玄乘與馬賦曰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驄馬使自至廄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廄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瘦瘁骨立備撫而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匹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德獨取一騧馬形觀既醜衆亦笑之其後劉備奔于荊州馬超戰于渭南逸

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五花乘

九花虬

名畫要錄開元內廐有飛黃照夜玉五花之乘　又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

杜陽編代宗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欒以賜郭子儀馬身被九花文號九花虬上往日東幸覩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侍臣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令之速鞭恐閉夜而九花虬絞然如三五里而已

忽雷駃

望雲騅

酉陽雜俎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駃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能監越三領黑貂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國史補德宗幸梁御馬號望雲騅獨遶倒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狀後老放飛龍廐

中貴戚壽爲圖

東夷濊國獻果下馬

漢樂浪郡出果下馬

魏志濊國果下馬漢桓時獻之（注云高三尺乘之可下果樹下行）　又漢書昌邑王賀召皇太后果下馬乘之

述異記漢樂浪郡出果下馬高三尺　又北史尉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不與曰土相扶爲墻人相扶爲王二馬亦不得動而索也

千里馬

千里牛

續博物志肅宗時有告保定太守反者令李泌乘千里馬往按之千里馬寧遠所獻髮拳紫色狀如八駿乘者必衣裘自絮似胡兒抱持早發扶風初馳三十里則皆旁側跳三十里外乃墜然安而去唯聞耳傍風聲飛前蹄之土過辰時達保定申時歸奏事

晉書荀晞見朝政日亂催禍及已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遣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

馬四歲二齒

牛四歲四齒

酉陽雜俎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

酉陽雜俎牛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以後每一年接脊一節

六角牛

四耳牛

述異記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

洞冥記元封三年大秦獻花蹄牛高六尺尾環繞角生四耳角端有肉踣如蓮華角容一石

角容廿斛

魏書元魏桓帝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角容一石

南史扶桑國有稍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

稍割牛肉

日及牛

什法盛歷國傳天竺波羅奈國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許十日一割或不至十日一割便用病或致死人服其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一等于人又異物志月氏有羊尾重十斤稍割以供食壽生如故玄中記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及牛以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猶亦食漢人入此國以牛示之以爲珍異漢人已吾國有乖大小如指名爲犛食桑葉爲人吐絲外國人不復信有蠶也　又博物志越鵲國有牛稍割取肉經日必復生　又勝夫錄大食勿斯離國產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時割取脂二十餘斤再縫合仍生不取則斃死　莊浪有犛羊土人截取其脂非久復滿腹

鹿角八岐

鹿身兩頭

宋高僧傳唐京師安國寺什元康貞觀中遊學京邑有彭姓者先居山野見一鹿角分八岐厥形絕異樵而馴伏遂豢養之乘而致遠曾無倦色

魏宏南中志雲南郡有熊倉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食壽草名之食壽鹿　盛弘之荊州記武陵郡有山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

猾褢冬蟄

熊熊冬蟄

山海經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有獸焉其狀如人而毚尾穴居而冬蟄其名曰猾褢其音如斲木見則縣有大水

詩義疏熊羆似黃而大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鹿寨

熊館

瑣碎錄鹿夜歸宿下鹿角寨大者角向外四圍小者在中圍圈如寨今人以木做作鹿角寨

墨客揮犀熊于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跲伏之所必在石嵁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唯虎出百里外則迷所出道路

熊白

熊掌

埤雅云熊當心白脂如玉俗呼熊白好與木耳氣味之

熊經

爾雅翼熊方冬唯自舐其掌故其冬蟄不食而肥美

靈公殺宰夫之膰能踏不熟者而楚坂見圍諸食能踏而死以其難熟冀於外救也　纘子殺王天下酒濁而殺厨人

呼熊爲子路

呼虎爲李耳

述異記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風俗通曰呼虎爲李耳俗說虎本南部中廬李氏所爲呼李耳卽喜呼斑便怒　又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自關東西謂之伯

皆虎食物遇耳卽止以觸諱故也

一峯羣驢

兩脚駱駝

北史迷密國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窠驢　爾雅異駝背有兩峯如鞍其足三節

南史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有兩脚駱駝野驢有角

果然讓老

果然傷類

出經果然獸似獼猴以名自呼色若黑羆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者似有義焉交趾諸山有之

猿人射之以其毛爲裘得甚溫煖

國史補劍南人之採果然者得一果然其數十果然可得何哉果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鳴雖殺之不去此禽獸之狀而人心也

麝臍爪剔其香

蚶露腹明無膽

埤雅今商汝山中多羣麝所遺糞常就一雌遂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跡他所慮爲人獲人反以是蹤迹其所在必掩羣而取之蓋麝絕愛其香每爲人所迫逐勢且急卽自投高岩墮爪剔出其香就縶且必猶拱四足保其臍

嶺表錄異蚺蛇被取膽它日見捕者則遠遠側身露腹痊明已無膽以此自脫

孫供奉

胡博士

幕府燕閒錄唐昭宗播遷隨駕伎樂人有弄猴頗駔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簒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趍其所跳躍擊遂令殺之唐臣媿此猴多矣

搜神記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諸生忽復不見九月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讀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羣狐羅列見人卽走老狐獨不去是皓首書生瓜次者丘

豹玖首山
廣志狐玖首丘豹玖首山是性之異也　又安南志象
病首必向南而玖
猶豫
狐疑
顏氏家訓禮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
先儒未有釋書按尸子曰五尺大爲猶說文云隴西謂
犬子爲猶晉以爲人將大行大好孫在人前待人不得
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
也故稱猶豫或以嗣雅曰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也既
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爲獸又多

猜疑故聽河水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曰狐疑虎卜則
其義也
很籍
很狠
野史云很起臥遊戲多藉草草皆穢故曰很籍
酉陽雜俎云很脞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當令
手攣縮很糞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很狠是兩物狠前
足絕短每行常駕兩很失很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
以蒙羊祀竈
以烏羊漿車
風俗通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善祀竈臘月晨炊
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孫識執金
吾封原鹿侯輿衛尉銅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
子孫常以臘月祀竈以黃
南史孔淳之與王敬弘爲人外之淡又申以婚姻敬弘
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
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
羊生土中
犬生地中
舊唐書拂林國有羊羔生于土中其國人候其欲

萌乃築垣以環之防外獸所食然其臍連地割之絕則
死惟人著甲走馬擊鼓驚之其羔驚鳴而臍絕因逐水
草以一二百口爲羣
尸子地中有犬名曰地狼　夏鼎志掘地得犬名曰貫
水下鼠重千斤毛可以爲褥
火中鼠重百斤毛可以作布其毛八尺可以爲
神異經北方層氷萬里厚百丈有碏鼠在氷下土中焉
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褥臥之卻寒又不盡木火中有鼠重千斤毛長二尺餘
細如絲但居火中洞赤時時出外而毛白以水逐而沃
之即玖取紡績其毛織以爲布用之若有垢涴以火燒

之則淨也

又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火中有鼠重百斤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

龍畏蠟

封氏見聞海州南有海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路也實應中堰破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將成輒壞甚以爲憂或說梁武築浮山堰頻有缺壞乃以鐵數萬斤填積其下堰乃成知遠聞之即依其言而塞穴初堰之將畢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于上流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白蛟龍護其目避之而去故堰可成

鯉魚陵居

南部新書龍之性最惡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鷰肉故食鷰肉人不可渡海

龜寶四品

玄衣督郵

河伯從事

古今注龜一名玄衣督郵

又云龜一名河伯從事

吳王膾餘

誌公膾殘

博物志吳王江行食膾有餘棄于江中流化而爲魚今江中有名吳王餘膾魚者長四寸大者如箸猶作膾形

高僧傳寶志對梁武帝食膾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師何必爾誌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金陵膾殘魚是

白龍魚服

白龍魚鱗

也

曜鰓

燒尾

三秦記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跡猶在水懸下注旁有山水陸不通龍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不上者魚故云曜鰓龍門垂耳輮下

林登博物志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一初登龍門即有風雨隨之天人自後燒其尾乃化爲龍矣

鰕姑

螺婦

爾雅翼海中有鰕姑狀如娛蚣云管蝦

原化記義興吳堪爲縣吏家臨荊溪忽得大螺已而化爲女子號螺婦縣令聞而求之堪不從乃以事害堪巨令要鰕鬚毛鬼臂二物不獲致罪堪語螺婦婦即致之令乃譖語曰更要禍斗堪又語螺婦婦曰此獸也須臾牽至如犬而食火糞以爲火人與火試之忽遺糞燒縣宇令及一家皆焚死焉

海鏡蠣爲腹

水母蝦爲目

越絕書海鏡蠣爲腹水母蝦爲目　嶽表錄異海鏡廣人呼爲膏藥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紅蠣子其小如黃豆而螯足具海鏡饑則蠣出拾食蠣飽還腹海鏡亦飽或迫之以火則蠣子走出離腸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蠣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　本草蝤一名蝤蛑大者如牀小者如斗無腹胃眼目以蝦爲目蝦動蝤沈故曰水母目鰕如鼠鬚之與蛩蛩相假矣

蟻王

化書蜂有君禮也　自然論蜂無王而盡死

齊諧記董昭之過江見一蟻著一短蘆走因以繩繫蘆著船蟻得生其夜夢一烏衣人謝云僕是蟻中王也後

酬志

竟脫董于蠶

食而不飲

飲而不食

淮南子曰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浮游不飲不食三日而終也

青蠅爲吊客

虞翻別傳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

青陽記衛士相牛僧孺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

及登科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人行狀數萬折射再三良久乃去

樹子化蝶

木葉化蝶

滿潤錄長安城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落後結實其子光明燦然如火之照焉數日皆化爲紅蛺蝶飛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國入長安此其前兆也

北戶錄段公路南行歷縣藤峽維舟飲水覩岸側有一木五綵初謂丹青之樹命僕採獲一枝尚綴執蝶凡二十餘個有翠紺緣者金眼者丁香眼有紫斑眼者黑毛

者黃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劒莢者因登岸視之乃知木葉化焉

蛺蝶如帆

蜈蚣如箏

嶺南異物志常有人游南海泊于沙岸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到舟舟人競以勺擊之如帆墜益破碎墮地視之乃蛺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之得肉八十斤啖之極肥美

紀聞唐杜暐使嶺南手扇州見蜈蚣大如箏夫實四載廣州因海潮一蜈蚣沉得肉一百二十斤

癸部上

王莽三反

邴公三反

魏志劉寔以王莽方于上而好下侫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世說邴公體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侫已一反也治乞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又唐李嶠三戾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矜文章憎人才筆迭

好貪濁憎人受財

三良爲政鄭未可間

三良爲殉秦不東征

左傳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于人氏三族實逆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

又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爭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猶詛之況奪

之善人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夥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喆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晏子授纓而秉去莊公之難

崩茷騙車而入死莊公之難

韓詩外傳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

韓詩外傳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于是盟者皆脫劍而入仰天而嘆曰惡乎

于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之失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常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佚其難（俗作憊）免公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曰

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

竇戡南山白石歌

楊惲南山種豆歌

淮南子竇戡欲干齊桓公田竊無以自達于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于齊暮宿于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衆越軒車下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四授以政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何單衣適至骭從時恍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呂範以忠誠見信

周谷以能欺不用

吳志孫策使呂範典主財計策臨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以有功見疑不與之範以忠誠樂年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年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

爭桑構吳楚之戰

賈太傅新書昔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亭
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亭田嫉而稀
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夜往竊
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
報搔瓜宋就曰是構怨召禍之道也今人竊爲楚亭夜
灌其瓜令勿知也楚旦而往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爲也楚令大陰因以聞楚王楚王
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于梁王

婁敬不敢易衣

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
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
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
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格實爲鴟夷之戰

趙簡奉檄心耻

晉書劉毅曾祖毋盛冬思蓮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
奉慕其名性候之坐有頃府檄到當以義爲守令義奉
檄持入白母喜動顏色
謝承後漢書趙曄少嘗爲縣吏奉檄詣督郵心耻于廝
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

道經九折阪

敕入鳳莊門

漢書王陽爲益州刺史至邛崍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
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王尊爲刺史至其阪問
吏曰非此王陽所畏道邪尊叱其馭曰駛之王陽爲孝
子王尊爲忠臣

南史宋明帝敕諸莊子朏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
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超而入朏曰君處
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

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得
解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董生乃盡
北史崔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解其
毋李春思蓳惜錢不買後其子軌之錢百萬背和亡走
庾彥達分秩奉姊
朱脩之未曾贍姊
南史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携妓之鎮貨給供奉中分秩
祿西北稱焉
又朱修之儉刻無潤貨爲刺史未曾供贍其姊往姊家
姊爲設菜羹粗飯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
致飽

不欲婿爲張掖守
特乞婿爲徐州長
漢書張禹爲戍帝所敬厚帝嘗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
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于男遠嫁爲張掖
太守薦戚妻不勝父子私情思于相近上即時徙戚爲
弘農太守
北史崔光曾啟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荆州五
隴戍主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兼別
爲輩集京師明帝許之
所居塵埃滿積
輒令拭席洗床

南史周捨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
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閤重邃捨足之則塵埃滿積
以荻爲障壞亦不修
又庾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
洗牀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吏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
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
見譏
虞翻骨體不媚
魏徵舉動嫵媚
虞翻別傳曰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
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
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舊唐書太宗宴于丹霄樓酒酣太宗謂長孫無忌曰魏
徵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
用之以至今日足爲無愧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發言
輒卽不應何也對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
輒應便恐此事卽行帝曰但當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
得耶徵曰昔舜誡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臣面從
陛下方始諫此卽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堯舜之意耶
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撫媚適爲此耳
徵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若陛下不受臣
諫豈敢數犯龍鱗

鯀入羽淵
鯀伏羽山
史記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極鯀于羽山以死　正義曰鯀之羽山化爲黃能入于羽淵
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　又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
鯀羽郊
湯時有穀生于庭
太戊桑穀生于朝
呂覽成湯之時有穀生于庭昏而生比旦其大拱吏請

卜其故湯退卜者曰吾聞作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于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
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
殷本紀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
拘甕出井
負缶入井
莊子云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于貢曰有械于此後重前輕汲水若抽

名曰桔槔日浸百畦用力寡而見功多子不欲乎

說苑衛有五丈夫俱負缶入井出而灌韭終日竟一區

鄧析過下車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桔槔終

日溉韭百區不倦

夏后入民室適乳奸傷之子

舒公詣主人適生奸傷之男

呂覽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冥（晦冥孔甲

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

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

口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慕動折檮奸斫斬其

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奸

之歌

晉書魏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

問曰男也女也曰男舒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

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

爲奸傷而死

師曠鼓琴而平公瘡病

雍門鼓琴而孟嘗歔欷

齊子平公問師曠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

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

有德義之君也今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

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

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于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

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聞于天平

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而問曰

音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

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

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

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

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乎公

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

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

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

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瘡病

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

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貧而後貴前後貶昔富而今

貧廣屋窮巷不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慤質抱真達變無

雅誘慾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生離遠

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

爲鄰入用堀穴爲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

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爲之援琴而長

太息未有不慘愴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

堂連閣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讌侍側揚激

楚辭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

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若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彊而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旣已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蹴蹋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于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

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臣亦愛臣之信臣難破臣之國

韓非子齊伐魯索饒鼎魯以其膚往齊人曰膚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臣之信

呂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賢聖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孝武皇帝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皆不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

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卽山海經所出也
考宣皇帝時擊磌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語問何以知之亦以此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
顧之尸
雞口牛後
雞尸牛從
史記蘇秦說韓宣衛王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臣事秦何異于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挾强韓

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
駢志 卷十九 索隱曰尸爲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 又史記索隱曰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
不信眼鬚長一丈
不信眼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廣州記吳後復置廣州以南陽滕修爲刺史或語修眼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循始復謝厚爲選
循始復謝厚爲選滕修爲刺史循爲刺史循鄉人語循蝦鬚長一赤眼鬚長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褚淵謂劉祥寒士不遜
張緬謂杜杲寒士不遜
南史劉祥字顯徵爲孝建元中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 又司徒褚彥回因遊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謝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負袁劉得富貴爲免寒士

北史張緬嘗于新渝侯宅因酒後論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劉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
賦詩得僧推月下門句衝大尹昌黎賦詩得落蕃滿長安句突大尹楊楚
唐詩紀事賈島赴舉至京騎驢賦詩得僧推月下門之句欲改推作敲引手作推敲之勢未決不覺衝大尹韓愈乃具言愈曰敲字佳矣遂並轡論詩久之或云吟落蕃滿長安之句唐突大尹劉柄楚
詩話名無本末東都舉人賈島午後不得出島騎驢於天津橋上吟其詩句欲改推作敲引手作推敲之勢不覺衝大尹京兆劉栖楚以其無禮拘於公庭島具對所以然之意栖楚曰敲字雖佳然非公所宜也島乃悟遂並轡而歸論詩良久

王弼言有無

裴頠言有無

魏志注王弼幼而察惠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詣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尊亦爲傳嘏所知于是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嘆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

晉書裴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苟寵仕不事事至王行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

風教凌遲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略曰夫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微空無之義難檢辨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于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卷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于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言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　夫欲收重泉之鱗非緼怠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貧不學儉卑不學恭

尚書周官篇云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卑不學恭非人性分也勢使然

不稼不穡不狩不獵

不績不經不稼不穡

魏風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山海經巫載民盼姓不績不經服也不稼不穡食也

稻者黍稷實發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大雅生民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苞方體維穎維發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山海經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百穀自生鸞鳥自歌鳳鳥自儛靈壽實華

舟木所聚爰有獸相群爰處此舟也冬夏不死
賢大夫也而難爲上賢大夫也而難爲下
良大夫也其儉偪上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禮記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
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
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輔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
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國之上
曰臣尊矣然而臣踈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
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

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孫叔敖相楚棲
車牝馬糒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
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赤子終日號而不嗄
兒子終日嗥而不嗄
老子合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
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
莊子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
捉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
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帝者天下之大稱也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皇皇者君美也天子而卑諸侯何謂也
後漢書鍾離意傳帝常以喜怒賞罰意諫以爲賞罰
入林下帝怒甚疾言曰卿出卿出意曰天子穆穆諸侯
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卿帝赦之
戴記李雄嘗醉酒而推中書命杖大官令丞相楊褒進
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酗也雄卽捨之
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
至人忘情察人不事情
晉書王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
中物何至于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則情

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而更爲之慟
元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衆人不事情行情之黽務其
救訓而尊信義
以黃金摳者惛　以黃金摳者惛摳探也曰侯反
以黃金注者殆
列子以兵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注者殆
莊子以兵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殆
呂氏春秋以兵戮者殪以鉤戮者戰以黃金戮者殆
惴心者不怒虛舟
忮心者不忘報友
莊子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惴心之人不

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欲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
聞于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
何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又云復讐者不折鏑于廟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
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
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
天不忽于人民幾乎以其虛眞

皮爲之災

皮自爲罪

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
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

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憂市南
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于
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晉跼于江
河之上而求食爲定也然且不免于網羅機辟之患是
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
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
端非子罹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于晉文公文公受客
皮而嘆曰此以皮之美自災其皮爲罪

皆治者使跖可信

韓非子父母之愛卵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
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
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
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于愛聽于威矣故十仞
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羊易牧者夷也
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必審常庸人不釋鍰金
可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錙金
錙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
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

用也

漢書初漢勝辛有父老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厚葬以
香自燒膏以明自銷賢生竟大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
出莫知其誰

魯人善織屨而徙于越

宋人善治甫而適諸越

韓非子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于越或謂之
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所兵游于不用之國
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文身無所用之

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莊子云宋人善治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施賞不遷行誅無赦攀轅其賞戮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又申鑒大治之廬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害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投百金于前白刃加其身雖臣跖弗敢掇也等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于野也則爲私者寡矣　商子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國皆有禁姦邪刑盜賊之法爲姦邪盜賊者宛刑而姦邪盜賊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姦邪盜賊者刑輕也刑輕者不得誅也必得者刑衆也故善治者使跖可患

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爲姦雖跖可信也勢得爲姦雖伯夷可疑也　又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探淵者知千仞之深繩之數也故託其勢者雖遠必至守其數者雖深必得今夫幽夜山陵之大而離婁不見清明日端則上別飛鳥下察秋毫故目之見也託乎勢也夫置丞立監者且以禁人之爲利也而丞監亦欲爲利則何以相禁故恃丞監而治者僅存之治也遏數者不然別其勢難其道故曰其勢雖匿者雖跖不爲非焉

雜醬楯矛者

難相良劒者

韓非子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呂覽相劒者曰白所以爲堅也黃所以爲物也黃白雜則堅且物良劒也難者曰白所以爲不伐也黃所以爲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物也又采則銛堅則折劒折且銛焉得爲利劒之情未革而或以爲良或以爲惡說使之也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衆人百萬不可謂強

韓非子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

韓非子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衆人百萬不可謂強磐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石不生粟衆人不可使距敵也

韓詩外傳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甲厲敵與無民等故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

愚之不得鬼神教之

精而熟之鬼將告之

管子云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呂覽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 高誘注

利出一空其國無敵

注史曰日將所學致鬼神故曰有鬼告之也

利出一孔則國多物

商子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國半利用出

十空其國不守

又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

十者亂 又管子曰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

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

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

以雞致鼠以米致蠅以米致蠅雖工不能

以鞭抑狗以弧怀鳥狗也雖久弗親也

呂氏春秋以雞致鼠以米致蠅雖工不能

賈子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抑狗也雖久弗親也

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怀鳥也雖久弗得也

孤裘而羔袖 鳳鳴而贅翰

羊質而虎皮

左傳齊人以郠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郠糧歸右宰穀臣

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

袖乃赦之

楊子或問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

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設

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豹而戰忘其皮之虎

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辨人貌別

其文萃也雞變則豹豹變則虎

又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國者尒十

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詩而儀秦行何

如也曰甚矣鳳鳴而贅翰也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 寧我薄人不人薄我

左傳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于軍門之外

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鷄鳴

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

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

旃趙旃棄車而走林楯蕩撜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

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

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世語曰太祖過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太

祖自以背董卓命疑其圖已手劒夜殺八人而去 孫

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已遂夜殺之既而

懐惜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戴記祖梁蒙遊伯父雞伽麪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

大敗翹鄂言千兵羅仇曰主上玩老將懼乎服當相
領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
乎吾兄弟素爲所懼與共經死潛竄若物衆何西平
出若輩舊大將呼凉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
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
皆爲光所殺
南史梁武帝舉兵至姑熟悛惶與兄慱及諸友朋于小
郡候接時道路備梗悛與諸人同想逆旅食供夫行里
餘悛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若復有追堪辦瓦客命左
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比及黃泉無相見也
左傳魯莊公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
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
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
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頼
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
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
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
融融
後漢遂爲母子如初
載記苻健盡衆西行起浮橋于盟津以濟其弟雄率
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
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
髮短心長
身短慮長
左傳齊侯田于貝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
余冥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
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
北史陸俟選懷荒大將未期請高車莫弗訖懼俟嚴急
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許之徵俟至京朝見言不過週年
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帝疑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
諸莫弗果殺孤以叛帝聞之大驚召俟問其故俟曰夫
高車之俗上下無禮無禮之人易生陵慢收之以威則

人懷恣慢恣慢既多敗亂彰矣帝歎曰卿身何短慮何
長也
蠆蠚有毒況國乎
勇夫重閉況國乎　　困獸猶鬬況國相乎
左傳邻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邻不設備而禦之臧文
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
乎君其無謂邻小蠆蠚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
公及邻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邻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又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
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
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
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又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
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
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
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
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
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

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于明晉侯使復其位
祝有益也詛亦有損
祝有益乎詛亦爲亡
左傳齊景公欲誅子祝固史嚚晏子曰今民人苦病夫
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
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
祝更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
責公疾愈
論衡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
犧牲不肥潔也且齋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
曰昔吾先君中行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無以復徒
卒之不足也令主若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
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賊歛厚則民訪詛君
苟以祀爲有益于國乎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國
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
乃慙
子無謂秦無人
卿勿謂吳無人
左傳文公十三年秦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于諸浮趙宣子曰
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生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
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

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
使魏壽餘僞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于晉使夜逆
諸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屬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
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已者
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
死妻子爲戮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
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
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及
處者爲劉氏
吳昔孫權與魏和欲遣子登還歸北虜諫諫曰禁敢數
萬衆身爲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親

還之雖無所損猶爲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群臣送綦毋謂綦毋謂卿勿憎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綦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爲翻設虛坐

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其賊是怨其人何罪

左傳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北史樊子鵠反以樓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橫被殘賊其賊是怨其人何罪

棠君尚謂其弟員曰我能死爾能報

沈文叔謂弟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

左傳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其事集矣王執伍奢無極又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弟員曰爾適吳吾將歸死我能死爾能報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

南史沈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弟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杲

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第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

燭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

趨王爲好勢趨士爲好士

戰國策齊宣王見顏燭曰燭前燭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燭前燭亦曰王前可乎燭對曰夫燭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燭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

又先生王手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手曰手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手爲好士于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于門與入

新婦以至言而爲主人之笑新婦以便計而貽太甚之譏

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附靳無箸服車至門扶教送毋曰癡竈將失火入室見曰曰從之偏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爲笑者遑晚之時失也

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於煙視媚行徐行監于操蕉火而炤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第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

門中有欲附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太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太甚者

鷸蚌相持而爲漁者所得

犬兔俱罷而遺田父之獲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謂燕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亦謂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見蚌腊蚌必有死鷸斜鷸兩者不肯解漁者得而併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强秦之爲漁父也又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

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于前犬疲于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頓兵敝衆臣恐彊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

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于足

漢書賈誼治安策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天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還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輓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史罵而栲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矣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摈辱之哉

又轅固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于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于足何也天下之分也

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友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爭弟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非殺而何固曰必若去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

爲之執鞭所忻慕

爲之驅殿所甘心

太史公晏子傳贊曰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所甘心

自我得之自我指之

明皇雜錄班景倩自揚州採訪入爲大理少卿郡守倪若水望其行塵曰班公是行何異登僊乎爲之驅殿良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漢書灌夫既得棄市罪覆嬰愧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
田蚡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欒逐不得告言蚡
陰事嬰銳爲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
后家迮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
且終不令灌仲孺獨宛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書上
南史侯景背盟圍城城陷蕭確排閤入啓時武帝方寢
確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否對曰人心不可臣向
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
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

遂成暨子名

使暨子成名

史記孫子度魏軍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
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
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
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
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
敗乃自剄曰遂成暨子之名

晉書阮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
子成名

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是皆索地泰大征伐不休之

唐書張柬之論姚州戍曰漢歷博南山涉閣倉水更置
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
渡瀾倉爲他人蓋譏漢貪珍奇鹽布之利而使蠻夷之
所馳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用日廣
而使陛下之赤子身膏野艸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
望祭于千里之外于國家無絲毫之利任百姓受終身
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

豫章生七年而後知

駃騠生七日而超毋

淮南子泰族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檐椽

楠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　延叔堅曰豫章與杭杰相似七年乃可別
文選孟康注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　孫氏瑞應圖曰駃騠駿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于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涇之至而炭已重風之至而木已動
天且風而鳥已翔天且雨而魚已唼
淮南子夫涇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
又天之且風舯木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也陰噎未集而魚已唼矣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溼以類而應也
以賤治貴以醜治好
微而毗著瑣而助洪
潛夫論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治貴以醜治好者矣
陸士衡演連珠云鑽燧吐火以熾陽谷之擊揮翮生風而纖飛龍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吳志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從備置吳咸爲榮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徧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載記秦涼授沒帝時谷將帥上黨李嘉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嘉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晲兵秦宜聖威何不振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

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松柏之姿經寒猶茂
世說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顧凱之家傳松柏之姿經霜猶茂滿柳之質望秋先零
始驗疾風知勁草
何晏疾風知勁草
東觀漢記光武爲大司馬以王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宂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頼川從我者皆近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
南史庾登之仲遠爲宋明帝所厚廢帝景和中明帝疑防宻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曰

卿可謂疾風知勁草
王導指周顗腹曰此中何所有
周顗指顧和心曰此中何所有
晉書王導甚重周顗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
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
又周顗過顧和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
寔是難測地顗入謂王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
亦以爲然
辛毗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
蕭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

魏志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于主制斷時政大臣
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
衆皆應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詬言毗
正色曰主上聰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
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
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
陳書時殿內朋主吳瑾及宦官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
請屬蕭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
叔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
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設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
吳瑾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
饑則附人飽則颺去
魏志陳登與曹公言待呂布如養鷹云饑則附人飽則颺高
晉書王導甚重周顗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
我本無宦情
吾少無宦情
晉書王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東海王越薨衆共推
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
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
軍爲石勒所破
鄧艾既申不敢昧于富貴矣
晉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志
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加之意
大戴禮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殁雖欲孝
誰爲孝年既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
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
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志而

已矣

漢書董仲舒曰陛下并有六下海內莫不率服蠲除煩亂興滅繼絕以應天心求賢良以方正之矣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而歸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仰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

有先覺者有後覺者有不覺者

韓詩外傳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開道術之人則其于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尚猶醉也故世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楚莊王蒞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于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恩索賢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腶脩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備之曰奚備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夫賢人者如此乎于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塊踈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

賈子懷王問于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楚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王謂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過失是以亡也于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笑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腶脩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備之曰奚備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夫賢人者如此乎于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塊踈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

賈子懷王問于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楚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王謂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過失是以亡也于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笑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腶脩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備之曰奚備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夫賢人者如此乎于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塊踈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

賈子懷王問于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楚莊王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不食申侯請罪曰臣齋而具食甚潔王謂然嘆曰非子之罪也吾過失是以亡也于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笑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腶脩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備之曰奚備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夫賢人者如此乎于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塊踈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

而群臣又莫若不穀恐亡國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爲故莊王戮服大國義從諸侯威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食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以存亡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嗚呼吾知所以存亡被服而侍立御者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外內不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國宜矣于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麤餕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實聞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論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存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逐政治路亂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于澤中曰

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吾饑而欲食御進腥酒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何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爲問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耶君之所以亡者以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遽據式而笑曰若子賢固若是若耶遂徒行而于山中居饑倦枕御膝而卧御易以塊自逃而去君遂餓死爲行獻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許乖伯後

寤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欠部下

湯之盤銘九規學庸語正者並不詳載

武之盤銘

大戴禮武王之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太平御覽溫益銘曰慶也　後漢書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授物飢舉清觴又盛口實

菉竹猗猗

綠漪猗猗

釋文綠漪猗猗注漪音倚作

有斐君子

有邶君子

釋文有邶君子注邶美號

赫兮喧兮

赫兮宣兮

釋文赫兮宣兮注宣顯也

諠訟必盡其辭

禮記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能也有不問也

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

誠於中形於外

誠於此形於彼

顏氏家訓宓子賤云誠於此形於彼　汲冢周書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

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禮記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有諸己後求諸人

有諸己不非諸人

淮南子云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

桃之夭夭

桃之枖枖

說文枖木少盛貌从木夭聲詩曰桃之枖枖於喬切

其葉蓁蓁

其葉湑湑

通典云其葉湑湑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不安於上不以使下

禮記云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

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

維石巖巖

維石嚴嚴

詩攷維石嚴嚴

不察鷄豚不畜牛羊

不息牛羊不息鷄豚

荀子云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哀其手　韓詩

外傳云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鷄豚之息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之人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脩幣施太夫不爲場園委積之臣不會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歆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

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

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

盬鐵論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

鳶飛戾天

載飛鷹天

潛夫論載飛鷹天

君子居易以俟命

孝子居易以俟命

說苑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行險以徼幸

家語孔子曰易行以俟命居下不援其上蓋介于山之行也

天下之達道五

天下之通道五

史記平津侯傳云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好學近乎智

好問近乎智

說苑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而能治其身者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反脩治其身矣所以治人者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篤上有道

上達有道

淮南子云士處卑賤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舍有道不信於友不得事親

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
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
人十之已千之
人一之我萬之
中論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
是謂人一之我萬之
於穆不已
於穆不似
孟仲子云於穆不似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禮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禮經
三百威儀三千機其文之變也
衣錦尚絅
衣錦尚褧
尚書大傳作衣錦尚褧注褧或爲絅
淡而不厭
淡而不醮
劉邵人物志云中庸之德淡而不醮質而不綴文而不
績
綴
奏設無言

左傳云設辂無言
因不失親
姻不失親
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視古人所重豈徒輒婚非類
張說之碑曰姻不失親官復其德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史記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
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教之以政
道之以政
禮記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 陸賈來也君若教民以德整
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語云有恥且格
有恥且格
有恥且敬
漢書云有恥且敬
不敬何以別
不敬何以辨

禮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漢桓
寬曰善養者不必須養也善供服者不必綿繡也以已
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
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
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
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視其所以

考其所爲

汲冢周書云考其所爲視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
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　大戴禮云考其所爲視其
所由察其所安

君子周而不比

君子比而不別

晉語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
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別也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

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

韓詩外傳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
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
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能之要
也能之爲能之不敬臨喪不哀
爲禮不敬臨喪不哀

子張問干祿

史記子張問干祿

施于有政

克施有政

書君陳篇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白虎通孔子居
周之末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
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

與其奢也寧儉

與其偪也寧拘

大戴禮云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偪也寧拘

殷人用石

淮南子云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
人之禮其社用石周人之禮其社用栗

大戴禮曾子曰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
朝廷而不恭則我無由知之矣

患所以立

患已不立

潛夫論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已不立

幾諫

微諫

禮記從命不怠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正義謂
子于父母前
顧不匡諫耳

晝寢

晝寢

駢志 卷二一 九

筆解韓曰晝當爲晝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
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按論語宰予晝寢之
人不堪其憂林宗不改其樂 宋武帝嘉爲寢室之
後漢紀云并日而食衣不蓋形人不堪其憂林宗不改
其樂

孟之反

孟之側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師及齊師戰於郊右
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
不進也 杜預注之則
孟氏族字又

文質彬彬

文質份份

說文份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商書曰

博文約禮

博學約之

後漢書范升傳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

依於仁游於藝

依於德游於藝

少儀云士依於德游於藝注德謂一門至德一門藝謂六藝也周禮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藝者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未嘗無誨焉

臺灣新
銀書館

未嘗無悔焉

論語釋文魯讀誨爲悔古自東魯緜行以來未改魯讀者亦自一證

富而可求

富不可求

說苑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

五十學易

五十以學

論語釋文魯讀易爲亦　史記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

彬彬矣

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得見有常者斯可矣

春秋繁露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誠唯弟子不能學也

論語釋文魯讀正爲誠

丘之禱久矣

吾十之久矣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啓予足

豯予足

說文豯予之足

孟敬子問之

孟儀往問之

說苑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弗能可也

太宰問子貢
太宰問孔子
列子商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丘則博學多識者也
河不出圖
雒不出書
史記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
鄉黨倘倘
鄉黨逡逡

陸賈新語鄉黨以仁倘倘朝廷以義便便 劉脩碑云鄉黨逡逡如也 祝睦碑曰鄉黨逡逡朝廷便便
素衣麑裘
麑裘紋衣
禮王藻云麑裘青豻褎紋衣以裼之 豻胡犬也紋豹文色近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 師曠衣大蝠時服先祖之服
褒裘長
結衣長
說文結衣長短右袂
狐貉之厚
說文貉似狐善睡獸從豸各聲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 徐鉉曰今俗作貊非
瓜祭
必祭
論語釋文魯讀瓜爲必
鄉人儺
鄉人禓
禮記鄉人禓 禓于陽反鬼也禓或爲傷或爲獷皆強鬼也謂疫癘之鬼也 孔 依也 孔疏鄉人禓者庾云立於阼階之上所以然者於時驅逐強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曹本段玉裁云禓作儺非字非 作禓字非
君賜生
君賜牲
論語釋文魯讀生爲牲
朝服拖紳
朝服袘身
說文袘裾也从衣它聲論語曰朝服袘身 唐石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升車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漢書成帝紀班固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
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倢伃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
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
容者矣師古曰言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皆謂儼然端嚴也不親指者爲惑亂也不親此也
本論語鄉黨篇論語云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孔子之事故班氏引之以美成帝今
儒說孔子之事故班氏引之以美成帝今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者說者以爲
不親指者說者以爲不親此句者非也按論語釋文車中不內顧魯讀車
中內顧又禮記曰車上不廣欬師古曰欬謂小咳也音胡代反視
五雋師古曰雋絕也言絕異於衆也雋音子兗反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
空腸不受命而飲酖嗌不容咽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
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
與之亢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師古曰億意
子在回何敢死

子路共雉
子路掩雉
衛波傳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
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
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曰爲雉噫之歌　呂氏春秋子路捾雉而後
釋之　博物志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子路
捕鳥社神牽攣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天喪予
天祝予
春秋繁露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
狩獲麟曰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

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　鹽鐵論云子路宰我
一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傷之若由不得其
死然天其祝予
億則屢中
意則屢中
漢書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魯之間
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
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
與之亢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贛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師古曰意
子在回何敢死

我存夫安敢畏
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
有師者可知也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
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
存夫安敢畏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
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師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
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者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浴乎沂
沿乎沂
○北史李彪既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
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爲已死彪曰子在回何敢死

筆解韓曰浴當爲汾字之誤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
浴之理哉
風乎舞雩
詠而歸
諷于舞雩
仲長統云諷于舞雩之下
咏而饋
論語釋文鄭本作饋爲歸　論衡云曾設雩祭
於沂水之上蘇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
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風
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

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
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
祭審矣
棘子成
華子成
古今人表作華子成
片言折獄
片言折獄
子路無宿諾
片言剖獄
論語釋文魯讀折爲制
宰我無宿問
大戴禮宰我請問帝顓頊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
女欲一日辨聞古昔之說躁哉予也宰我曰其有
聞諸夫子曰小子無有宿問
刑罰不中
刑罰不衷
後漢梁統疏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言

中也
名之必可言
爲之必可名
史記云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
苟政其身於從政乎何有

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
中論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如
勝人何
無樂爲君
莫樂爲人君
韓非子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嘆曰莫樂爲人
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避
而走琴壞於壁公曰太師欺寡人也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
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唉是非君人之
言也左右前除之公曰穆之以爲寡人戒　沈括筆談
鼓琴魏文侯起儛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若知

文侯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
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其父竊羊而子證之
呂覽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執而將誅
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上執而將誅
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
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
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斗筲之徒何足選也
前漢書貢曰斗筲之徒何足選也師古曰筲竹器也
筲一斛二斗受數也其
不可以作巫醫
不可以作巫醫
禮記緇衣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道言與龜筮
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
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古今人表作尾生晦
尾生晦
古今人表作尾生晦
以德報怨
以德報怨
以怨報怨
以怨報怨
禮表記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又云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
民也○尸子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尚德哉若人
上德哉若人
史記云上德哉若人
子路問成人
子路問成人
顏淵問成人
說苑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
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
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飾身以禮
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揚子云若
顏子者其猶龍乎之無慾終侯之以禮象可謂祖稷之臣矣
舜之智禹稷契之臣湯文申子太姒之淑
之女無之而不能成其德也故曰成人之
正而不譎
正而不譎
法而不譎
漢書云齊桓公法而不譎
微生畝
尾生晦
古今人表作尾生晦
以德報怨
以德報怨
以怨報怨
禮表記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又云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
民也○尸子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非善射羿蕩舟
非善射羿蕩舟
琴善射羿湯舟
古今人表作琴善射羿湯舟

荷蕢
荷臿
說文臿古文𣏌象形論語曰有荷臿而過氏之門
諒陰
亮陰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弟言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薨子聽於冢宰三年　家語子張問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喪成王聽於周公其義一也

以杖叩原壤
荷杖問弟子
呂覽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持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
闕黨童子
闕黨童子
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
狎亟之事則當聞之矣

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
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小人窮斯濫
小人窮斯濫
說文濫過差也从女監聲論語云小人窮斯濫矣盧曉切
無爲而治
無爲而制
春秋繁露云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爲而制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

與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躬自厚而薄責於外
春秋繁露云仁者愛人不在愛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我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
○蔡邕正交論身自厚而薄責於人恐其遠矣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成在乎躬
小慧
小惠
論語釋文魯讀慧爲惠
友便佞

友諞佞
說文便巧言也从言扁聲周書曰截截諞言論語曰友
諞佞部田切
君子有九思
君子有三思少思學老思教有思施
荀子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行
問一得三
學一知二
韓詩外傳劍雖利不斷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
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
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強而勉不究故

盡書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
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
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邦君之妻
國君之妻
白虎通云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
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
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夫
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
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他國稱之謙之辭也 曲禮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
人曰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
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命相近也事相遠也
申鑒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言凶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渾剖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或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偽是前言戲之耳

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惡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惟向言為然
由是前言戲之耳
家語子路嘗極魯之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夫子曰魯人必不極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耳
佛肹
弗肹
古今人表作弗肹 史記佛肹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

中行伐中牟佛肹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
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肹以
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
色厲而內荏
情疏而貌親
禮表記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疏許
氏說文穿窬者外貌爲好而內懷姦盜似此情疏貌親
之人外內乖異故云穿窬之盜也與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
其未得之也患不得
家語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孫吳司
馬法曰
古之矜也廉
古之矜也忿
論語釋文魯讀廉爲貶
天何言哉
夫何言哉
論語釋文魯讀天爲夫
柳下惠爲士師
柳下惠吏於魯
燕惠王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
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
乎寧於故國阻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乎
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
按輿歌而過
按輿游其門
莊子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
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
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
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
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莊周
滔滔者天下皆是
悠悠者天下皆是
史記悠悠者天下皆是也
子高慢而不顧
簡傲而不輸
晉氏春秋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吾子高曰當堯之時未
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

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恊而穫遂不頓

以杖荷蓧

說文蓧田器从草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彼今作條徒弔切

焉可誣也

焉可憮也

漢書薛宣傳焉可憮也蘇林曰憮音撫也晉灼曰憮自失貌古日論語子夏之言與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有害於明 太平御覽引論語食亦作蝕

說苑云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有害於明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一人有罪無及萬夫

呂氏春秋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墨子湯曰惟予小人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

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

王何必曰利

君不可言利

史記魏世家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我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

南齊書蕭子良引孟子有言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云君王好仁義爲本 舊唐書裴垍傳代宗召見便殿問譆擢酤之利一歲出入幾何譆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敝種誠謂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爲

賢者亦樂此乎

仁人亦樂此乎

韓詩外傳齊景公縱酒酣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illegible]

右曰仁人亦樂此乎
白鳥鶴鶴
白鳥翯翯
大雅白鳥翯翯
謂其臺曰靈臺
命其臺曰靈臺
賈太傅新書云文王志之所在益之所欲百姓不愛其
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文王有志焉爰令近規之民聞
之者膚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
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
愛敬之至也 又文王之澤下及禽獸洽於魚鼈咸若

仗樂而況士民乎詩曰惛惛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
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 易乾
鑿度文王二十九年代紂受赤雀丹書 詩含神霧云作靈臺 易是類謀云作靈
援神契曰靈臺所以觀祲祥 六韜文王既出羑里 考紀
周公曰築爲靈臺 三輔故事漢作靈臺於城東周作
靈臺在豐水東常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 三輔黃圖
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
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四百二十步
長安志文王宮在鄠縣靈臺靈囿靈沼皆屬其地也臺
沼詩人嘗頌其靈矣而不載其制今無可考獨靈臺

遺址至貞觀尚在 魏王泰括地志辟廱靈沼今悉無
復處惟靈臺孤立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
漢書食貨志賛曰書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此六者
于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時可斂之也野有餓莩而弗知發發倉不知發之也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
常平亦有從來
庖有肥肉廐有肥馬
廚有腐肉廐有肥馬
鹽鐵論刺復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餓人 漢
書貢禹諫文帝曰廐馬食粟將萬匹天下之民所爲大
饑餓死者是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
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
乎 北齊書後主紀御馬則籍以甲仗牡則設書盧且牢櫪內給種豬合牝牡則設書盧且牢櫪內給種豬及馬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觀之狗生而以肉飼之謂之肉狗介號隔府大馬發塞多食豚肉故有食豚之人卷者柏葉大肉粉飼之
作偏者無後
爲偏者不仁
禮記孔子謂爲靈者善謂爲偏者不仁不殆於用人
乎哉

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孚然興雲沛然下雨
韓詩外傳云如歲之旱莫不潰茂然天淳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見變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蹤焉視不出閭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潰茂

蒙衾以羊
蒙衾以牛

大戴禮成廟禮之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向視宗人牢夫寢人皆玄服宗人曰請令以衆某廟君曰諾遂

入雍人拭羊拭乃行入廟門碑南北向同上雍人舉牢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

以羊易之
以豕易之

臨求子云齊宣王見牛衰其無罪以豕易之是心足以王吾君有王道

晏子春秋景公探雀穀穀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穀穀弱故反之晏子遊北海還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穀穀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曰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宋史程頤傳頤與高宮中塗頤疾推此心以及四海

閒其聲不食其肉
閒其聲不嘗其肉

賈太傅新書云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又曰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帶忍也長遠庖廚所以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洞澤豺不祭獸不田羅不設網罟鷹隼不鷇卵不殺胎不夭不入廟門碑南北向同上雍人舉牢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

不入庖廚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湯曰昔蛛蝀作呂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漏害物也如是

挾泰山以超北海
挾泰山以越河濟

墨子曰挾泰山而越河濟可謂毋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

桓產經產

管子民有經產房玄齡注經常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

方四十里

宣王囿五里

後漢書靈帝紀初作靈臺單圭花司徒楊賜上書曰臣聞使者並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爲苑昔先王制囿裁足取牲以備三驅薪采芻牧者往焉六國之際取民者有罪傷稆者被誅孟軻譏梁惠王極陳其事先帝之制左開洪池右作上林不儉不泰禮以合中今復規都城之側以畜禽獸之物非所保養民庶赤子之義築垣不時春秋有譏盤於游田周公作戒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足用逞情意願四節何必變革前以罷民力若與章華郢人爭叛秦作阿房黎庶憤怨宜思叔孫卑室之慈太宗露臺之費慰此下民勞止之歌上欲止停申任芝

樂松等曰昔宣王囿五里民以爲大文王百里民以爲小今造二苑與百姓共之不妨於政民棄其澤上遂從之（章懷太子注引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也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民以爲大臣以王之囿大於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臣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臣以文王之囿與民同之文王之囿與衆共之

世說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盛冲中魚網紀罪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殺其麋鹿若如殺人之罪復何所容

後漢逸民有坐放官

魏志高柔傳是時殺禁地麋鹿者身依財産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務儉用爲資中間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麋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榮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若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不如早取之爲便也

太王事獯鬻

黃帝逐葷粥

外紀黃帝北逐葷粥史記匈奴淳維殷時居於北蠻（唐韓愈筆）

曷敢越志

誰敢干志

搜神記武王伐紂至河上雨甚疾霄晦瞑揚波於河衆莫敢言武王曰今在天下誰敢干志者風波立霽

放於琅邪

南至琅邪

管子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將何所轉舟而南至琅
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
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不足者謂之
久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
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
命矣乃令出發粟與饑寒令所睹於途者無問其鄉
所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昔者文王之治岐

昔文王之治西土

晏子曰昔文王之治西土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
連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

所放依而長　王制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
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
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

衆人皆曰殺之未可

唐書鄭注搆宋申錫捕送台寺內外震駭崔玄亮謀決
官即延英詰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長揖
曰面斬有言衆人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
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宜於法今殺一凡
庶當稽與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
申錫言也

於是始興發粟於饑寒

令出發粟於饑寒

晏子春秋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
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
命矣乃令出發粟與饑寒令所睹於途者無問其鄉

爲巨室
爲大室
劉向新序齊宣王好爲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尺以
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香居諫而止
幼而學之壯而行之
少而好事長而行之
呂氏春秋能意見齊宣王宣王好直有之
乎對曰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
汚君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
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
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論於主

使人琢玉
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
求而不肯主之所惡也
使工製冠
國策王斗謂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
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
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
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
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太王去邠
史記孟子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何稱太王去邠此豈
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

成歟今治國不求良士而任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
縫之效耶王無以應
太王居邠
太王去邠
史記孟子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何稱太王去邠此豈
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
劉向新論曰梁惠王謀攻趙孟子大王去邠劉向新論曰梁惠王謀攻趙孟子大王去邠劉子新論曰
之事以王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
奚不去梁乎　孔叢子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
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
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
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
若此魏牟曰王無罪請爲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
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
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
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虎突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
乃與幼艾　桓子新論魏牟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
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王能重國若此二尺縫則
國治其安王曰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縫何也牟曰大
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爲其敗縫而冠不

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着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王又問着老曰狄人何欲着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着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着老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之束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　莊子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肉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

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　呂氏春秋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爲也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於岐山之下　淮南子曰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扶幼携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　說苑云諸侯之義效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以強梁侵凌百姓故使諸侯效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百姓故事德德戒民以犬馬珍幣而役不止問其所欲

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着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乃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　後漢書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非其所報者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福

將見孟子

將見伊尹

墨子曰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

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　評曰臧氏混制彭氏混尹一也而魯所遭之主殊也然詎非天哉　顧炎商斥彭氏以下車則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承會讓云未當行與讓相遇天未與已乎　論衡曰公寮紫子路於怨公伯寮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吉天不尤藏倉諺知時命當自然也

速於置郵傳命

疾乎以郵傳命

呂氏春秋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不膚撓不目逃

不色撓不目逃
韓非子曰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辱於藏獲
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　西陽雜俎列
言無瘢撓盃棬不膚撓
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夫刺之而不
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
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
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
故辭知其所蔽
故辭知其所離
鶡冠子云故辭者華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

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
飾遁辭者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正辭者惠物者也
聖人知其所立　易大傳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
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
其守者其辭屈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湯封於葛子文王封於岐
商子云昔湯封於葛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
迨天之未陰雨
綢天之未陰雨
說文云綢繆也从糸㬎聲詩曰綢天之未陰雨徐鉉曰
泉非聲未詳徒耐切　家語殆天之未陰雨
天作孽猶可違
天作孽可違也
禮記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逭
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
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
亢倉子曰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
邑之郊不踐禾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
廣屋而歸之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讐
以順天之道故赴其國不居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
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極救之發

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令有人於
此能生殺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
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隣國之人歸之若流
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
乍見孺子入井
人見孺子入井
孟子書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
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今孟子少異）
矢人惟恐不傷人
矢人者不爲不仁
柳宗元守道論云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

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功也　韓非子云醫善治
人之傷舍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與人成
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也非與人不
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
非愛憎人也　又云輿人欲人富貴棺人欲人死喪人
不貴則輿人不用人不死則棺不價非有仁賊利在其
中　無能子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子高曰君知穿鑿若周公齊君曰周
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
以臣之知又鑿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
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
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又相見觀其材志察
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穿何慚焉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
棄乎
彼丈夫我丈夫
彼人也我人也
孔叢子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一可力而致乎子
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
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鹽鐵論顏淵曰舜獨何人也舜何人也　或問於鹿門
子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
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脩能修
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嬗舜爲疇佐二十以
文選注曰孟子有疾王使問之孟子曰昔者有王命時
有負薪之憂
王無恙焉
穿何慚焉
孔叢子子高任司馬又爲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
以子賢明故信子也苔曰君知穿執若周公齊君曰周
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
以臣之知又執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
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
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又相見觀其材志察
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

穿何慚焉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
棄乎
彼丈夫我丈夫
彼人也我人也
孔叢子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一可力而致乎子
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
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鹽鐵論顏淵曰舜獨何人也舜何人也　或問於鹿門
子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
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脩能修
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嬗舜爲疇佐二十以

孝聞焉在乎修哉
今縢絕長補短
今秦斷長續短
國策云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
餅粥之食
饘粥之食
禮記曾中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孔穎達疏曰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爲哀
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緝理斬是不緝理情是實也緝理之麤細不緝理之麤細皆是實由斬衰之情麤於齊衰之情齊衰之情麤於不杖期之情故云齊斬之情也饘粥之食者父母之喪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云自天子達

上有好者
上好是物
禮記緇衣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
殷曰庠周曰序
漢書儒林傳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
八家相保出入更守
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
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
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
十五畝家爲公田十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
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
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得分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
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今或不然今民相伍
有罪同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讐而民相殘傷和睦之
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是仁道泯焉

禹八年於外
居外十三年
史記云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
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當此之時蓂墮不掇冠挂不
顧而暇耕乎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杜而直之使自得之
文選東方曼倩曰杜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
求之撓而廢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
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用夏變夷

以夏變夷
後漢書范曄論引孟子有書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
夏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
楊子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
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
荊舒是懲
荊荼是懲
史記云荊荼是懲 穀梁傳曰荊者楚也何爲謂之荊
狄人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
駢雅 卷二 四之
荊狄之也 左傳楚大饑羣舒叛之 仇池筆記云王介甫先對舒公改封荊公時曰荊舒是懲議者云非相公學之過也
枉尺而直尋
詘寸而信尺
漢書終軍曰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 師古曰尋長
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爲之孟
子以爲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 尸子載孔
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 文子曰屈
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 鹽鐵論云小枉大
尺君子爲之 沈論訓曰詘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枉
而大直君子行之
湯遣羊於葛伯
湯獻牛於荊伯
帝王世紀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遣之
以羊
越絕荊湯獻牛荊之伯之伯者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
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荊伯未從也湯於是
乃飾犧牛以事荊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
心此謂湯獻牛荊之伯也
齊語楚語
齊言楚言
漢書賈誼曰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
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爲惡猶生長於楚不
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 韓詩外
傳云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
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入於膠漆是以君子
務爲學也 呂氏春秋曰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
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
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
楚言矣
士往拜其門
士往拜其門
七年冷其室
禮玉藻云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 疑於君惠也作受又

陳仲子頻顧生鵝
裴公美不食鮐鹿
舊唐書裴休字公美兄儔弟俅人有以鹿脯遺俅者俅
俅怠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克今日食肉翌
日何繼無宜改餐獨不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齊桓公女
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爲質子爲造齊門齊
女思其國必葵虞西山
郭緣生述征記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因山爲墳
大冢東有女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
女水導川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燕太上四
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隨淪
閔魯不能以率濯
遷於負夏
鄒志 卷二一 三一
帝王世紀云遷於負黍 又史記云就時於負夏
文王生於岐周
文王生於東夷
陸賈新語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
法合而度同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云孟子稱禹生
石紐西夷人也
子產以乘輿濟人
景差以陪乘載人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
之下陪乘而載之寢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
國相豈不顧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
胸中正則眸子瞭焉
其心正則童子瞭然
白帖注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乎目共心正則童子瞭
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
無有賸閔曾不能率養
顯錢論云孝子曰甘義以養口輕媛以養體曾子養曾
哲必有酒肉無端緒雖公西赤不能以爲容無有賸雖
閔曾不能以率養
遷於負夏
鄒志 卷二一 三二
帝王世紀云遷於負黍 又史記云就時於負夏
文王生於岐周
文王生於東夷
陸賈新語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
法合而度同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云孟子稱禹生
石紐西夷人也
子產以乘輿濟人
景差以陪乘載人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
之下陪乘而載之寢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
國相豈不顧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

洋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

蔽賢者不祥

不知賢不祥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說苑齊景公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邪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虎室澤是蛇窟何不祥乎

周公思兼

周公兼思

尚書大傳云周公踐阼思兼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

詩亡春秋作

雅廢春秋作

文中子曰小雅廢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

楚之乘晉之檮杌

後漢紀云楚之乘晉之檮杌譬之春秋其事一也　袁宏曰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彰　公羊傳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

庾公斯學射於尹公他

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

左傳初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爲孫氏追公公孫丁御公孫丁射爲叢射兩鉤而還

愛人者人恒愛之

自愛然後人愛諸

楊子曰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人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君子有終身之樂無一朝之憂

說苑云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

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又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我亦人也

我何人也

賈太傅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問寬徇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倜儻而加忘我儇傻而弗省耳

是以如是其急
自任如此其重
鹽鐵論曰禹憂百姓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
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致民稼穡其自任
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其妻子而已乎夫食
萬人之力者榮其受任其勞
而惡退而反
苟惡退而復
說苑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退而後復來
皆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
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將守先生之舍魯人

果攻鄆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存者九魯師罷鄆君
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父母惡之懼而敬
使舜完廩
使其塗廩
竹書紀年沈約注曰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
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
工衣自窣而出
鬱陶思君爾
思舜正鬱陶
史記謂見象喜以舜爲已欲象取之牛羊倉廩於父
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於父
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

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
象日以殺舜爲事
瞽叟象每欲殺舜
路史世傳瞽叟與象每欲殺舜其妹嫘首每爲之解
流共工於幽州
流共工於幽陵
史記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
舉而天下咸服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
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

史記三王世家太史公云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
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
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埶(勢)相(疆)
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
源源而來
諄諄而來
說文云諄諄誨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諄諄而來魚
怨切
舜見瞽瞍其容有慼
舜見瞽瞍其容造焉
韓非子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
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
也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
禮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王尊無二上
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書亡不書葬也)
禮君不稱天(趙氏子也)大夫不稱君(莊氏君也)恐民之惑也 前
漢高帝紀云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公曰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皇帝子乃人主也太公雖父乃人臣也
奈何令人主朝人臣如此威重不得申後上朝太公太
公擁篲迎門卻行欲拜上大驚扶太公曰帝人主

奈何以我亂天下法韜悅曰孝經云雖天子必有尊也
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
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
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
古之道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
舜薦禹於天
舜薦禹爲嗣
史記云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
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
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 宋書符瑞志舜在位十有
四年秦鍾石筆未罷而天下大靈雨疾風發屋拔木

桴鼓揣地鏗鼙亂行舞人頓扶樂正狂走舜乃擬瑤抨
衝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鍾
石筦絃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普應慶雲
興焉

吾君之子也

帝禹之子也

史記云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
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
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
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
即天子之位○越絕書云夏啓獻犧於天啓者禹之子
之經曰夏啓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外丁三年仲壬四年

陶隱居年紀云殷湯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
年太甲治十年沃丁治二十三年太戊治十年外壬治三
年沃甲治四年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

五羊之皮秦穆公

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莊子云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千之皮籠百里
奚

接淅而行

淅而行

說文引孟子去齊淅而行淅米言其兩切漉乾漬米言
不待炊而行也　異閒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淅
淅唐本作漉字本許氏語

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聖之中者也

韓詩外傳云孔子聖人之中者也

金聲而玉振

玉潤而金聲

後漢班固傳玉潤而金聲注孟子曰孔子

周室班爵祿

王者制爵祿

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
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制農田
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
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
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
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
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
祿君十卿祿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當其下下

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
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
三分凡四海之內九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
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
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二百
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
有一五十里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
諸其餘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
子之元士視附庸不與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
上士二十七人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

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
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
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
大夫一命　呂氏春秋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
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
中矣

帝館甥于貳室
帝館之于貳室
路史舜之潛德堯實知之南面而與之言蓋龍垤而蔭
驚棄蔭不移而堯志得始尚見帝帝館之于貳室于是

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
辭尊辭富
辭貴辭富
禮坊記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亾故君
子與其使食浮于人也寧使人浮于食
在國曰市井之臣
在邦曰市井之臣
儀禮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
曰刺草之臣
孟子論夜氣
屈子論夜氣
楚辭遠遊篇云一氣孔神竦予神夜存虛以待之兮無
爲之先
惟心之謂與
人心其神乎
楊子云人心其神矣乎學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
其惟聖人乎　莊子云其寢不夢其覺不憂其生不樂
之間而再遨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
憤騰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舍生取義
舍生重義
後漢書范曄論云夫專爲義則傷生專爲生則虧義若

義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義仝生可也

杯水救車薪

一勺救車薪

文子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双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堰不能塞一河

杜恕駁論云水性勝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彊而水弱人性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彊而性弱

服堯之服

冠堯之冠

傳子云冠堯之冠行桀之行亦桀也服桀之服行堯之行亦堯也服桀之服行堯之行亦桀也

行亦堯也 桓寬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同足者而俱行今衆桀胡桔梗于洹濮則衆世不得一不思之耳

五就湯五就桀

三就文三入殷

鬼谷子云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于文王是故無賢者也

夫子誠無善耳

韓詩外傳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詩曰鼓鐘伐鼉鳴鼓逢逢矇瞍奏公而魚鱉鼓舞夫子之爲教而見人者也孟子而六馬仰秣魚鳥猶知樂者之爲樂而況人者也孟子

馬及之畢泰梁父之陰則郤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若袒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而已哉

五霸三王之罪人

六國五霸之罪人

前漢紀荀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霸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

齊桓公盟諸侯

晉文公盟諸侯

春秋繁露桓公曰無貯粟無障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爲

妻　管子與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今　于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

晉文公春秋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奸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亾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奸倩害公

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二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藥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宋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毛者猶無佐也　左傳襄十一年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畏乎乃溝戰備曰凡我同盟好惡

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災其民隊命亾氏踣其國家　注云七姓十二國之祖皆歸姓者小邾曹姓未于滕薛秦姓邾自出任姓實十二國言十七姓者舉其大略也

無曲防無遏糴無障穀無貯粟　穀梁無雍泉無乾糴

由今之道

居今之朝

雖無論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仁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楊倞注云神謂不測也按宋陽曰似聲玉振之類汝南皆用之莫解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

有事君人者

有事人君者

後漢書陳蕃疏曰周有事祖稷者祖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人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矣

昏暮叩人門戶索米與者

昏暮叩人門戶索米與者

鹽鐵論云富則仁生濟則民安止昏暮叩人門戶求米火貧夫不恤者何則所饒也夫爲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淮南子曰扣門求火無不與者饒足也故林中不貨薪湖上不賣魚者也

舜蹙之分

堯桀之分

漢書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

不拔一毛

不損一毛

列子云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

不與也爲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
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
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
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
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
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
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于肌膚肌膚微于一節
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
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
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
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摩頂放踵

摩頂致踵

文選李善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于踵利天下爲
之劒熏曰致至也

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王公大人用吾言必治

墨子云王公大人用吾言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
行必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于
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
賢于耕織也　荀子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于人之
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

上者也人主用之則論任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
而慤必爲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爲貧無置
錐之地而明于詩社稷之大義鳴呼而莫之能應然而
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
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于窮閭漏屋人
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牛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
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于閭黨閭黨之子弟罔
不分有親者取多者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
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爲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爲人
上何如孫卿曰其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

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通于四海
則天下應之如讎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
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遍
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夫其爲人下也如彼
其爲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

孟子稱進銳退速

老子稱進銳退速

後漢書李固傳用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章懷太子注按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檢書機云老子

放飯流歠

小飯大歠

枚乘七發云小飯大歠如湯沃雪

流杯

浮杯

論衡云若孔子言殆沮浮杯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杯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事輕重殊稱多少異實

善陳善戰

善師善陳

穀梁傳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

二女果

二女嫘

說文嫘姬也一曰女侍曰嫘讀若騾或若委从女果聲

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嫘烏果切 子華子曰堯居于衡室之宮垂衣而襞幅遼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帶幅鳥而入覲者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

舜游于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于大常備十有二章繡黻玄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環珮步趨中于韶部之節舜亦若固有之也

使人昭昭

俗人昭昭

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往者不追來者不拒

來者不距去者不止

荀子云予貨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 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檃栝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養心莫善寡欲

養心莫善于誠

荀子云養心莫善于誠程子曰既誠矣又何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不食竽棗

不嘗梹榔

齊書任昉父遥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求之不得

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終身不嘗檳榔 梁書陶子鱗毋嗜蕈毋沒後嘗以供蕈及後一冬嘗蕈不得痛恨慟哭遂長斷蕈味 華陽國志侯偶二親病時不能食肉偶終身不食肉

惡似而非者

皆似而非者

魏策云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色也似虎白骨疑象碱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呂氏春秋云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者之所患患人之辯言而似通者相似之物此

愚者之所不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文選阮元瑜曰
夫似是之言固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濟注曰乃
佞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勢以設比
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爲之者多　淮南子云使人之
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
若翡之與藁本也蛇床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
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
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闇主亂于奸臣小人之疑君
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　舊唐書唐次曰邪徑敗
良田讒口亂善人惡其莠言之蠹政也蓋謂似信而詐
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捷捷可以亂德豈止蠅翔雕

卉薏苡惑珠者哉
由孔子而來至于今
由孟子而來至于今
春秋胡傳曰仲尼至于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
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
歲矣其書未亾其出于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
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子222-549